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第十三章 血的勞動服務	第十四章 派西和獸足
第十五章 霍格華茲總督察	第十六章 豬頭酒吧
第十七章 教育章程第二十四條	第十八章 鄧不利多的軍隊
第十九章 獅與蛇	第二十章 海格說故事
第二十一章 以蛇之眼	第二十二章 聖蒙果魔法疾病與傷害醫院
第二十三章 隔離病房的聖誕	第二十四章 鎖心術
第二十五章 請『蟲』入殼	第二十六章 看得見與看不見
第二十七章 人馬與告密者	第二十八章 石內卜的隱私

【第十三章 血的勞動服務】

那天晚上哈和在餐廳吃了一頓不愉快的晚餐，他對恩不里居「大小聲」的事，以霍格華茲的標準而言，算是異常迅速的傳揚開來。當哈利坐在榮恩和妙麗的中間吃飯時，他可以聽到四周嗡嗡的耳語，有趣的是這些耳語似乎都不怕他聽到，相反的，他們好像都希望他生氣後再開始「大小聲」，這樣他們就可以親耳聽見他的第一手故事了。

「他說他親眼看見西追·迪哥里被殺」

「他說他和『那個人』決鬥」

「太扯了」

「他騙誰呀？」

「拜 - - 託 - - 」

「我真不懂，」哈利放下刀叉（因為手抖得太厲害而握不住），咬牙切齒，顫聲的說，「為什麼兩個月前鄧不利多告訴他們時，他們都相信」

「問題是，哈利，我不認為他們相信。」妙麗冷冷的說，「噢，我們出去吧。」

她用力放下她的刀叉，榮恩心疼的看看吃了一半的蘋果派，但還是跟著出去。大家一路注視著他們走出餐廳。

「剛才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你不認為他們相信鄧不利多？」他們來到一樓樓梯口轉角時，哈利問妙麗。

「哎，你不明白那件事發生後的情形，」妙麗平靜的說，「你緊緊扒著西追的屍體回到草地中央 我們誰也沒看到迷宮裡面的情形 我們只聽到鄧不利多說「那個人」回來了，不但殺了西追，還跟你決鬥。」

「那是事實呀！」哈利大聲說。

「我知道那是事實，哈利，請你不要對我那麼兇好嗎？」妙麗無可奈何的說，「只不過在完全接受真相之前，大家都各自回家過暑假了，在家兩個月又讀了不少批評你是瘋子、鄧不利多快要老年癡呆的報導！」

他們慢慢走回葛來分多寢室的長廊，大雨不斷打在窗櫺上，哈利覺得他開學的第一天彷彿有一個星期那麼長，但他就寢前還有一大堆作業要寫，他的右眼上方又在隱隱作痛。當他們拐進胖女士的走廊時，他從不斷被大雨沖刷的窗戶看一眼漆黑的大地，海格的小木屋依舊不見燈火。

「惡人掌。」妙麗不等胖女士開口便說出通關蜜語，畫像立即打開，現出後面的洞口，三人爬進交誼廳空無一人，大家都還在樓下吃飯。歪腿本來蜷縮在一張扶手椅上，這時快步迎上來，大聲的喵喵叫。哈利、榮恩和妙麗各自找了一張他們最喜歡的椅子在壁爐邊坐下，歪腿輕巧的跳到妙麗的腿上縮成一團，像極了毛茸茸的薑黃色靠墊。哈利望著火光，覺得精疲力盡。

「鄧不利多怎麼會讓事情發展成這種地步？」妙麗忽然大聲說，把哈利和榮恩嚇了一跳；歪腿從她身上跳下來，一臉被冒犯的表情。

她氣憤的重重搥了一下扶手，使得椅子裡的一些填充物從許多小孔掉出來，「他怎麼會讓那個可怕的女人來教我們？而且是在我們的普等巫測年！」

「我們始終沒有一位好的黑魔法防禦術老師，不是嗎？」哈利說，「妳知道嘛，海格說過，沒有人願意教這門課，他們都說這門課很危險。」

「話是不錯，但是聘請一位完全不願意讓我們施用魔法的老師！鄧不利多在搞什麼鬼？」

「她還叫大家幫她做間諜，」榮恩低聲說，「還記得嗎？她說，要是我們聽到任何人說「那個人」

回來了，叫我們要去向她報告。」

「她當然是來監視我們的，這事再明顯不過，否則夫子為什麼要叫她來？」妙麗怨聲說。

「不要再吵了，」榮恩正想回嘴時，哈利有氣無力的說，「能不能 咱們做功課吧，不要再說了」

他們各自從房間的角落拎起書包，回到壁爐邊的椅子，這時其他人都陸陸續續吃完晚飯回來了。

哈利避免把臉對著畫像入口的方向，但仍感覺到他們投注的眼光。

「我們先做石內卜的作業好嗎？」榮恩說著，拿起羽毛筆沾沾墨水，「月長石的特性 和它在 魔藥製作 上的用途，」他一面哈著，一面在羊皮紙最上方寫下這幾個字，「好了。」

他在標題下面畫一條線，然後期待的看著妙麗。

「月長石有什麼特性，它在魔藥製作上又有什麼作用？」

但妙麗沒有在聽，她眯著眼睛望著房間的另一個角落，那邊弗雷、喬治和阿李坐在一群天真的一年級生中間，這此二年級生嘴巴都在嚼東西，好像都是從弗雷手中握著的一個大紙袋拿出來的。

「不行，他們太過分了，」她說著站起來，明顯的非常生氣，「來吧，榮恩。」

「我 - - 什麼？」榮恩說，想拖時間，「不要，算了，妙麗 - - 我們不能禁止他們分糖果。」

「你明明知道那是鼻血牛軋糖，或 - - 或者是嘔吐糖片，或 - - 」

「昏幻糖？」哈利輕輕的提示。

一個接一個，彷彿被隱形的大木槌敲到腦袋似的，這批二年級新生紛紛癱倒在座位上；有的往右邊滑到地上，有的雙手垂掛在扶手外，每個人都吐出長長的舌頭。許多人看著都笑了，但是妙麗挺起胸膛直接朝他們走過去。弗雷和喬治這時手上都拿著一個夾板，正在仔細觀察這些不省人事的新生。

榮恩從椅子上撐起半個身子，猶豫了一下，最後對哈利喃喃的說：「她一個人處理就夠了。」說著，又坐回椅子上，把身體縮到不能再縮為止。

「夠了！」妙麗大聲對弗雷和喬治說，兩人都有點吃驚的望著她。

「哎，妳說得沒錯。」喬治說，點點頭，「這個劑量真夠強的，可不是？」

「我今天早上就對你們說過了，你們不能在學生身上試驗你們的垃圾商品！」

「我們付錢給他們的！」弗雷忿忿不平的說。

「我不管，它有可能帶來危險！」

「胡說。」弗雷說。

「冷靜點，妙麗，他們沒事！」阿李安慰妙麗，他一個個察著那些一年級生，並在他們口中放進一種紫色的糖果。

有幾個一年級新生果然在動了，幾個躺在地上，或掛在椅子上的都現出吃驚的表情，因此哈利肯定弗雷和喬治一定沒有事先警告他們糖果的作用。

「感覺還好吧？」喬治親切的對躺在他腳邊的一個黑髮小女生說。

「我 - - 我想是吧。」她哆嗦著說。

「太好了。」弗雷高興的說，但妙麗迅速搶下他們兩人手上的夾板，和那一大袋子的昏幻糖。

「太不好了！」

「當然好，他們不都還活著？」弗雷氣憤的說。

「你不能這樣做，萬一他們當中有人生病了呢？」

「我們不會害他們生病的，而且我們早就自己先試驗過了，現在只是看每個人的反應是不是都一樣而已 - - 」

「你們要是不停止，我就要 - - 」

「罰我們勞動服務？」弗雷說，一副妳 - - 給 - - 我 - - 試試 - - 看的口氣。

「罰我們寫字？」喬治取笑她。

房間內的旁觀者都笑了起來，妙麗挺直身子、眯起眼睛，她蓬蓬的頭髮彷彿要放電似的。

「都不，」她說，牠的聲音氣得發抖，「我要寫信告訴你母親。」

「妳不會。」喬治大驚，退離她一步。

「啊！會，我會，」妙麗狠狠的說，「我沒辦法阻止你們自己吃這些愚蠢的東西，但是你們不能拿給一年級新生吃。」

弗雷和喬治一副遭到雷殛的模樣，他們知道，妙麗的威脅不是唬人的。她威嚇的瞪他們一眼，將弗雷的夾板和糖果還給他們，大步走向火爐旁。

榮恩縮在椅子裡，鼻子快頂到膝蓋了。

「多謝你的支持，榮恩。」妙麗嘲諷說。

「妳一個人就能處理得很好呀。」榮恩囁嚅說。

妙麗瞪著她的空白羊皮紙看了好一會，頹然說道：「唉，不行，我現在無法集中精神，我要去睡了。」

她打開書包，哈利以為她要收拾書本，不料她反而從書包裡掏出兩團奇形怪狀的羊毛織品，小心翼翼放在壁爐旁的桌上，再拿出幾片作廢的羊皮紙和一枝壞掉的羽毛筆蓋在上面，然後退一步欣賞牠的傑作。

「妳在搞啥個梅林的名堂？」榮恩說，他看著她的樣子彷彿怕她瘋了。

「這是給家庭小精靈戴的帽子，」她高興的說，這才把她的書塞回書包內。「我在

暑假做的，不用魔法我織得很慢，不過現在回學校了，我應該可以多織一點了。」

「妳要把這些帽子放在這裡送給家庭小精靈？」榮恩慢慢的說，「還要先用垃圾把它們蓋住？」

「是的。」妙麗不服氣的說著，把書包用到肩上。

「不行啦，」榮恩生氣的說，「妳是想騙他們去撿帽子，他們說不定不想要自由，妳卻硬要給他們自由。」

「他們當然想要自由！」妙麗立即說，不過她的臉微微泛紅，「不准你碰那些帽子，榮恩！」

她轉身走了。榮恩等她消失在女生寢室門內，這才拿掉毛線帽上的垃圾。

「至少要讓他們看清楚他們撿到的東西，」他堅定的說，「反正」他捲起他已經寫上標題的羊皮紙，「今天也別想寫了，沒有妙麗我根本寫不出來，我對月長石一點概念也沒有，你呢？」

哈利搖頭，他發現他越搖頭，他右邊的太陽穴就疼得更厲害，他想著巨人的戰爭，頭更痛了。明知到了早上，他一定會後悔今晚沒有把作業寫完，但還是把書裝進書包裡。

「我也要去睡覺了。」

哈利回寢室時從西莫的旁邊經過，但並沒有去看他。卻好像瞥見西莫張嘴想跟他說話，他加快腳步走向螺旋形的石梯，避開一場可能的挑釁。

第二天清晨，天色仍然灰撲撲的，雨勢和前一天不柏上下。梅格仍然沒有出現在教職員餐桌上吃早餐。

「不過往好處看，石內卜今天也不在。」榮恩高興的說。

妙麗張口打了一個大呵欠，給自己倒了一些咖啡，她看上去很開心，榮恩問她什麼事那麼高興，她只簡單說：「帽子不見了，看來家庭小精靈終於想要自由了。」

「我不相信，」榮恩斷然說，「他們說不定不知道那是可以穿戴的，我看它一點也不像帽子，倒像長毛的膀胱。」

那一整個早上，妙麗沒再跟他說過一句話。

兩堂符咒學後緊接著兩堂變形學，孚立維教授和麥教授都在上課的前十五分鐘講述普等巫測的重要性。

「你們一定要記住，」個子矮小的孚立維教授尖聲說，他和往常一樣站在一堆書上面，這樣才不會被講桌擋住視線，「這些考試可能影響你們未來的前途！如果你們還沒有認真想過你們的將來，該是開始考慮的時候了。同時，大家可能要比以往更加用功，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 - 」

他們花了一個多小時復習召喚咒，孚立維教授說他普等巫測會考這個，下課前又開了一大堆符咒學的課後作業。

變形學也一樣。

「你們如果不加緊運用、練習和學習，」麥教授板著臉說，「一定無法通過普等巫測。只要肯用功，我相信全班每個人都能通過變形學的普等巫測。」奈威不敢置信的嘆一口氣，「是的，你也能，隆巴頓，」麥教授說，「你只差一點信心而已。那麼今天我們從消失咒開始。消失咒比魔法咒簡單，後者要等到超勞巫測時才會考到，但是前者仍然是你們的普等巫測中最難的科目之一。」

她說得一點也沒錯，哈利發現消失咒果真很難，兩堂課過去了，他和榮恩都沒辦法把他們練習用的蝸牛變不見，但是榮恩滿懷希望的說他的蝸牛顏色好像變淡了。相反的，妙麗在第三次練習時便成功的讓牠的蝸牛消失了，為葛來分多多贏了十分，她是唯一可以不用寫作業的人。其他每個人都必須開夜車練習，準備第二天下午再試。

現在哈利和榮恩面對一大堆作業開始恐慌了，連午餐時間也高在圖書館尋找製作魔藥時月長石的用途。妙麗還在為榮恩取笑她的毛線帽而生氣，所以沒有加入他們，等到那大下午上奇獸飼育學時，哈利的頭又開始痛。

天氣變涼爽了，微風習習，他們走在斜坡的草地上，往禁忌森林邊上的海格木屋走去時，間歇的雨點開始落在他們的臉上。

葛柏蘭教授站在距離梅格家門前十碼的地方等大家集合，她面前擺著一張架高的長桌，桌上放著許多小樹枝。當哈利和榮恩快要接近她時，他們背後忽然傳來爆笑聲；兩人轉頭去看，發現跩哥·馬份正大步朝這邊走過來，身邊依然跟著他那一票史萊哲林的密友。他顯然剛剛說了什麼好笑的話，因為克拉、高爾、潘西·帕金森和其他人一面走過來，一面大聲笑著。哈利從他們緊盯著他看的情況判斷，不難猜出他們談笑的話題。

「都到齊了嗎？」等史萊哲林與葛來分多的學生都到齊了以後，葛柏蘭教授大聲說，「那就開始上課吧，誰能告訴我這些東西是什麼？」

她指著她面前的樹枝。妙麗唰的一下舉手。馬份在她後面模仿她的齜牙和跳上跳下爭著答題的模樣。潘西·帕金森尖聲大笑，但笑聲幾乎立刻變成一陣驚呼，因為桌上的小樹枝忽然跳起來，現出原形。牠們看上去很像木頭做的小淘氣玩偶，每個都有著長了小樹瘤的棕色手腳，每隻手的末梢都有兩根樹枝狀的指頭，牠們還有一張扁扁的樹皮臉，上面有一對深棕色的眼睛。

「哦 - - ！」芭蒂和文妲齊聲的說，令哈利聽了非常刺耳。大家總是認為海格從來沒有展示過正點的奇獸：的確，黏巴蟲是有點乏味，可是火蜥蜴和鷹馬倒還很有趣，爆尾釘蝦或許又太過頭了些。

「女生請小聲點！」葛柏蘭教授嚴厲的說，在這些樹枝狀的小動物間撒了一把看起來像棕色米粒的東西，牠們立刻去搶奪食物。「吶 - - 有誰知道這些動物的名字？格蘭傑小姐？」

「小樹精，」妙麗說，「牠們是樹的守護精靈，通常住在魔杖樹上。」

「葛來分多加五分，」葛柏蘭教授說，「是的，牠們是小樹精，格蘭傑小姐答對了，牠們通常住在可以用來製造魔杖的樹上。還有誰知道牠們都吃什麼？」

「木蟲，」妙麗迅速回答，這說明了哈利以為是棕色米粒的東西會蠕動的原因，「但是可以的話，牠們比較喜歡吃仙蛋。」

「好孩子，再加五分。所以，你們想從小樹精居住的樹上摘取樹葉或者枝條的時候，最聰明的辦法是先準備一些木蟲，可以分散牠們的注意力又好安撫牠們。小樹精看起來沒有危險，但是如果激怒牠們，牠們也會用手指去戳人的眼睛。你們可以看到這些指頭又尖又利，千萬不能讓它們靠近你們的眼睛。現在請大家過來，拿幾隻木蟲和小樹精去瞧瞧 - - 我這裡的數量夠三個人共用一隻你們可以仔細的觀察，我要你們每個人在下課前畫出牠身上各個部位，並且寫上說明。」

同學們紛紛湧上前，哈利故意繞到桌子後面，站在葛柏蘭教授旁邊。

「海格去哪了？」他問葛台蘭教授，趁著其他人都在挑選小樹精。

「你不用操心。」葛柏蘭教授說，一副想要息事寧人的樣子。上一次海格沒來上課時，她也是這個態度。跩哥·馬份的尖臉帶著得意的笑，從哈利後面伸手過來抓了一隻最大的小樹精。

「說不定，」馬份低聲說給哈利聽，「那個大笨蛋自己也受了重傷。」

「如果你不閉嘴，說不定連你也會。」哈利抿著嘴說。

「你要是問我，我會說他說不定養出一個連他自己也控制不了的大怪獸。」

馬份說完走開，一面還回頭對哈利得意的笑。哈利忽然覺得很不舒服，馬份是不是知道什麼內幕？畢竟，他的父親是食死人；他會不會知道和海格有關的情報，而這些情報一時還沒有傳到鳳凰會的耳中？他急急繞過長桌，找到正蹲在草地上叫小樹精乖乖站好，好讓他們畫圖的榮恩和妙麗。哈利拿出羊皮紙和羽毛筆，也在他們旁邊蹲下，然後低聲轉述馬份的話。

「要是海格出事，鄧不利多一定會知道。」妙麗立刻說，「你如果表現出很擔憂的樣子，正好中了馬份的圈套；這等於是告訴他我們完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我們一定要假裝沒事，哈利。來，你把這個小樹精抓好，讓我畫他的臉。」

「是啊！」馬份從旁邊的一個小組慢吞吞的說，「我父親兩天前和魔法部長談過話，看來魔法部似乎下定決心要開除一些不適任的教師，所以，即使那個白癡巨人真的回來了，恐怕也要馬上收拾行李回家去囉。」

「哎呀！」

哈利把小樹精捏得太緊，快把牠捏斷了，小樹精立刻報復他，用又尖又利的手指在他手上劃了一下，馬上就出現兩道又長又深的傷口。哈利扔下小樹精，克拉和高爾原本就在為海格被解聘的說法哈哈大笑，這時笑得更大聲。小樹精使盡力氣往禁忌森林跑去，頃刻間只見一個小木頭人沒入樹根底下。遠處下課鐘聲響了，哈利捲起那張沾了血跡的小樹精畫像，用妙麗的手帕包紮起手上的傷口，走去上藥草學。馬份嘲弄的笑聲仍在他耳邊響著。

「要是他敢再說一遍海格是白癡。」哈利咬牙切齒的說。

「哈利，不要去和馬份吵架，別忘了，他現在也是級長，他會讓你日子很難過。」

「哇，不知道日子難過是個什麼樣子？」哈利諷刺的說。榮恩大笑，妙麗卻蹙起眉頭。他們一起走過菜園，天空還是拿不定主意要不要下雨。

「我只是希望海格能快點回來而已。」他們抵達溫室時，哈利低聲說，「不可以說那個葛柏蘭教得比他好！」他又威嚇的補上一句。

「我沒有。」妙麗平靜的說。

「因為她永遠不可能跟海格一樣好。」哈利堅定的說。他剛上完一堂堪稱典範的奇獸飼育學，心裡很不痛快。

一旁溫室的門開了，幾個四年級生走出來，金妮也在裡面。

「嗨！」她從旁邊經過時輕快的打招呼，幾秒鐘後露娜·羅吉德地出現了，她走在全班的最後面，鼻子上還沾著一點泥土，牠的頭髮盤在頭頂梳了一個髻。她一看見哈利，那一雙凸出的大眼立即顯得很興奮，並且筆直的朝哈和走過來。她的許多同學都好奇的轉頭去看，露娜深深吸一口氣，連招呼也不打便開口說：「我相信「那個人」回來了」「我相信你和他決鬥過，而且逃了出來。」

「呃 - - 是的。」哈利尷尬的說。露娜戴著一副看起來好像橘色小蘿蔔的耳環，芭蒂和文妲似乎也注意到了，兩人正吃吃笑著，對她的耳垂指指點點。

「妳們儘管笑吧，」露娜說，她抬高音量，顯然她以為芭蒂和文妲在笑她說的話，而不是在笑她戴的耳環，「就像一般人過去也不相信八寶獸或犄角獸那些事情一樣！」

「他們沒錯啊！」妙麗不耐煩的說，「因為根本就沒有八寶獸或犄角獸那回事。」

露娜狠狠的瞪她一眼，一蹦一跳的走開了，那對蘿蔔耳環發瘋似的晃著。現在呵呵大笑的人不止芭蒂和文妲兩個了。

「請妳不要冒犯唯一相信我的人好嗎？」走進教室時，哈利對妙麗說。

「唉，拜託，哈利，你可以找到比她更好的。」妙麗說，「金妮把她的事都告訴我了。她顯然只相信全無證據的事。我才不會去相信一個父親在《謬論家》雜誌工作的人。」

哈利想著他抵達學校當晚看到的那些邪惡的翼馬，想著當時露娜說她也看見了的情形，他的心情略略一沉。難道她說謊？但他還來不及細想，阿尼·麥米蘭已經走到他面前。

「我告訴你，波特，」他以支持的語氣大聲說，「並不是只有怪胎才支持你，我個人也百分之百相信你，我家人始終都支持鄧不利多，我也是。」

「呃 - - 多謝，阿尼。」哈利說，他有點吃驚，但是很高興。阿尼偶爾是會有這樣的脫線演出，但哈利還是很感激能有一個耳垂土沒掛蘿蔔的人對他投信任票。阿尼這一番話當然立刻使文妲·布朗臉上的笑容消失，他轉頭和榮恩與妙麗說話時，哈利注意到西莫一臉不解又不服氣的表情。

不出所料，芽菜教授一上課便對他們宣講普等巫測的重要性。哈利真希望那些教授不要這樣；現在只要想起他有多少作業要趕，就焦急得開始胃痛，尤其下課時芽菜教授又叫他們回去寫一篇報告，他益發覺得不舒服。疲倦加上聞了強烈的龍大便——那是芽菜教授最喜歡的一種肥料——的味道，葛來分多的學生在上完一個半小時的課走回城堡時，大家都不怎麼說話：又是沉重漫長的一天。

哈利肚子好餓，他五點還要去恩不里居教授的辦公室接受第一次的勞動服務，因此沒把書包帶回葛來分多塔就直接去吃晚飯，他想不管她要怎麼整他，先填飽肚子再說。但他還沒進入餐廳，就聽到有個憤怒的聲音大喊：「喂，波特！」

「又怎麼了？」他無奈的喃喃自語，轉身一看是莉娜·強生，她看上去非常生氣。

「我告訴你怎麼了，」她說，直直走到他面前，手指用力戳他的胸口，「你幹嘛給自己搞出個星期五下午五點的勞動服務？」-「什麼？」哈利說，「啊——對了，守門手的選拔！」

「現在才想起來！」莉娜怨聲說，「我不是告訴過你我要全員到齊，然後挑選可以和每個人都配合的守門手嗎？我不是告訴過你我特別預定了魁地奇球池嗎？現在你居然決定不出席！」

「我沒有決定不出席！」哈利說，這番不公平的話令他錯愕，「我的勞動服務是那個恩不里居搞出來的，就因為我實話實說，把「那個人」的真相告訴了她。」

「那你就直接去找她，叫她星期五放你假，」莉娜強硬的說，「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甚至告訴她說，「那個人」的事是你用想像力捏造出來的都可以，反正你一定要出席就對了！」說完，她轉身大踏步走了。

榮恩和妙麗進入餐廳時，哈利對他們說：「知道嗎？我想我們最好問一下泥水池聯隊，看奧利佛·木透是不是在受訓時遇害了？因為莉娜好像被他的靈魂附身了。」

「你想恩不里居星期五放你假的機會有多大？」他們在葛來分多的餐桌坐下時，榮恩懷疑的說。

「低於零。」哈利沒好氣的說，又了一塊羊排到他的餐盤開始大嚼起來，「不過，總要試一試，對吧？說我願意多罰兩天什麼的，不知道——」他嚥下一大口馬鈴薯後又說，「希望她今天晚上不要把我留太久，你知道我們有三篇報告要寫，還要練習麥教授的消失咒，孚立維還要我們想出一個解符咒，又要完成小樹精的畫，還要寫那個無聊的崔老妮的夢境日記。」

榮恩呻吟一聲，若有所思的看看天花板。

「而且看來好像會下雨。」

「那跟我們的作業有什麼關係？」妙麗揚起眉毛說。

「沒什麼。」榮恩立刻說，耳根紅了起來。

到了四點五十五分時，哈利向他們兩個說聲再見，就往三樓恩不里居的辦公室走。他一敲門，她就喊道：「進來。」聲音甜蜜密的。他謹慎的跨進門，四下打量這間辦公室。

他在前幾任教授教課期間來過幾次這裡。吉德羅·洛哈住在這裡時，他在裡面掛了許多他笑咪咪的畫像。路平住在這裡時，好像總有可能看到籠子或水槽裡關著某種令人著迷的黑生物。在那個冒牌穆敵居住的時期，裡面裝滿各式各樣用來偵測不當使用魔法和偽裝的儀器。

但是現在，它看上去完全不一樣了，到處披掛著蕾絲的窗簾和布料。有幾只花瓶插滿乾燥花，每只花瓶底下又墊著墊子。其中有一面牆上擺了許多裝飾用的盤子，每個盤子上都有一隻彩繪的小貓，脖子上分別戴著不同顏色的蝴蝶結。房間內東西很多，哈利看得眼花撩亂、呆若木雞，直到思不里居教授又開口說話。

「晚安，波特先生。」

哈利嚇一跳，看看四周。他沒注意到她，因為她穿了一件鮮豔大花的長袍，和她身後桌布的色彩幾乎融為一體。

「晚安，恩不里居教授。」哈利生硬的說。

「坐下吧。」她說，指著旁邊一張鋪著蕾絲桌巾的小桌子，她還拖了一張直背椅放在旁邊，桌上有一張空白的羊皮紙，顯然是專為他而準備。

「呃，」哈利站著不動。「恩不里居教授，呃 - - 在開始之前，我 - - 我想請妳幫幫忙。」

她的凸眼眯了起來。

「喔，什麼事？」

「呃，我 - - 我有加入葛來分多的斟地奇球隊，我本來應該在星期五下午五點出席，參加新守門子的選拔賽，我在 - - 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跳過那天晚上，改天 - - 改天

晚上再 補 』

他還沒說完就知道這樣做不妥。

「哦，不行，」恩不里居說，她笑得很開心，仿佛剛剛吞下一隻肥美多汁的蒼蠅，「哦，不行，不行，不行。這是懲罰，罰你為了引人注目而惡意散播邪惡的謠言，波特先生，既然要懲罰當然就不能配合犯錯者的方便。不行，你明天也要在五點鐘過來，還有後天，星期五也一樣，按照計畫接受課後留校的勞動服務。我想，讓你錯過你真正想做的事倒也不錯，這樣可以加強我要給你的教訓。」

哈利覺得一股熱血衝上腦門，他聽到熱血澎湃的聲音，原來他是「為了引人注目而惡意散播邪惡的謠言」啊？

她微微偏著頭看他，臉上依然堆滿笑，彷彿早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就等著看他是否又開始大吵大鬧。哈利費了好大力氣才移開他的視線，他把書包往直背椅旁邊一放，坐下。

「來，」恩不里居嗲聲嗲氣的說，「我們在控制脾氣方面都有進步了，對不對？現在，你要為我寫幾行字，波特先生。不，不用你的羽毛筆，」哈和彎腰打開他的書包時，她又說，「你要用我這枝特別的羽毛筆，來，給你。」

她遞給他一枝細長、筆尖特別尖銳的黑色羽毛筆。

「我要你寫：我不可以說謊。」她輕柔的對他說。

「寫幾遍？」哈利問，假裝很有禮貌的問。

「啊，那要看這句話烙印的程度而定，」恩不里居甜蜜蜜的說，「開始吧！」

她回到辦公桌上，坐下來低頭專注在一疊羊皮紙上，看來像是有待批閱的報告。哈利舉起尖銳的黑色羽毛筆，忽然想起還缺了什麼。

「妳沒有給我墨水。」他說。

「啊，妳不需要墨水。」恩不里居教授說，有一點點想笑的樣子。

哈利把筆尖擱在紙上，寫著「我不可以說謊」。

他立刻痛得倒吸一口氣，羊皮紙上的字好像是用鮮紅色的墨水寫成的，在這同時，這幾個字地出現在哈利的右手背上，彷彿是用解剖刀在皮膚上劃過似的——就在他注視

著鮮血淋漓的傷口時，他的皮膚卻又自然癒合，只是比先前略微發紅，但摸上去很平滑。

哈利抬頭看恩不里居，她也在看他，她那蟾蜍似的大嘴拉出一個微笑。

「什麼事？」

「沒事。」哈和平靜的說。

他看看羊皮紙，又把羽毛筆放上去，寫著：我不可以說謊，又一次感覺手背上的刺痛：這幾個字又一次割進他的皮膚裡，同時又一次在幾秒鐘後自動癒合。

這樣一直下去，哈利在羊皮紙上一遍又一遍寫下這幾個字，他很快便明白，這不是墨水，而是他自己的鮮血。他就這樣一遍又一遍在他的手背上刻下這幾個字，自動癒合，等下一次在羊皮紙寫下這幾個字時，又再度出現。

恩不里居窗外的天色已經黑暗，哈利沒有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停止，他甚至沒有看錶，他知道她在等著看他示弱，他不要表現出來，就算叫他坐一整夜，用這枝羽毛筆割他自己的手也不要。「過來。」過了好幾個鐘頭後恩不里居說。

哈利站了起來，他的手十分刺痛。他低頭去看，卻發現傷口已經癒合了，癒合的地方長出紅色的新肉。

「手。」恩不里居說。

哈利把手伸出去，恩不里居伸手一把握住，她用肥厚粗短、戴著許多醜陋舊戒指的手指碰到他的手時，哈利全身一震。

「嘖，嘖，好像還沒有留下什麼印象，」恩不里居含笑說，「那就明天晚上再試試看，好嗎？你可以走了。」

哈利一語不發的離開恩不里居的辦公室。學校這時已經一片岑寂，顯然已經過了午夜。他慢慢走回長廊，等他轉過一個轉角，確定她聽不見了，他才拔腿狂奔。

哈利沒有時間練習消失咒，沒有寫半點夢境日記，也沒畫完小樹精的畫像，更沒寫他該寫的報告。次日上午，哈利早飯也沒吃，匆匆捏造了兩篇第一堂課要交的占卜學作業。他很驚訝的發現，頭髮衣服都亂七八糟的榮恩也和他一樣在趕作業。

「你昨晚為什麼不寫？」榮恩在交誼廳到處找尋靈感時，哈利問他。他昨夜回到寢室時，榮恩已經睡著了。榮恩此刻喃喃的說了什麼「做別的事」之類的話，低頭又在羊

皮紙上寫了幾個字。

「行了，」他說，碰的一聲把日記蓋上，「我說夢見我在買一雙新鞋，她總沒辦法說那些古里古怪的話了吧？」

他們一起快步走向北塔。

「你被恩不里居叫去勞動服務的情況如何？她叫你做些什麼？」

哈利猶豫了一下，然後說：「罰寫字。」

「那還好嘛，嚶？」榮恩說。

「嗯。」哈利說。

「嘿 - - 我忘了 - - 她有沒有准你星期五放假？」

「沒有。」哈利說。

榮恩同情的嘆口氣。

對哈利而言，這又是難過的一大。他是變形學這門課中表現最差的一位，完全沒有練習消失咒。

他必須放棄午餐好完成小樹精的畫像，同時，麥教授、葛柏蘭教授，還有辛尼區教授又發給他們更多的作業，他根本不可能做完，因為晚上還要去恩不里居那裡接受第二次勞動服務的處罰。最慘的是，莉娜·強生在吃晚飯時又緊追不捨，她在得知他無法參加星期五的守門手選拔賽之後，對他說她不欣賞他的態度到了極點，還說她認為想繼續留在隊上的選手絕對應該以訓練為重。

「我被罰勞動服務啊！」她大踏步走開時，哈利在她後面大聲喊，「妳以為我願意和那個老蟾蜍待在一個房間裡，不喜歡斟地奇嗎？」

「還好只是罰寫字而已，」哈利頹然坐下，望著眼前的牛肉腰花派胃口盡失時，妙麗安慰的說，「還不算太嚴厲」

哈利張口，欲言又止，接著點點頭。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告訴榮恩和妙麗他在恩不里居房間內的遭遇，他只知道自己不想看到他們驚慌的表情；那只會讓事情變得更棘手、更難面對。而且他隱約認為，這是他和恩不里居之間的事，是一種意志力的暗中較勁，他不要讓她知道他在抱怨而為此洋洋得意。

「我真不敢相信我們會有那麼多作業。」榮恩懊喪的說。

「你昨天晚上為什麼不做呢？」妙麗問他，「妳到底去哪了？」

「我 我去散步了。」榮恩趕快把話岔開。

哈利肯定，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藏有秘密。

第二次勞動服務和第一次一樣慘，哈利手背上的皮膚刺痛的速度更快了，紅得也更快，還出現灼燒感。哈利認為字跡不可能一直很快就癒合，不久傷口就會蝕刻在他手上，也許這樣恩不里居才會滿意。但他堅決不讓自己痛得叫出來，而且從他進門到過了午夜才放行的這段期間，他只說了兩句話，就是「晚安」和「再見」。

現在他只好拚命寫作業了。他回到葛來分多交誼廳，儘管已經精疲力竭，他沒有上床睡覺，而是打開書本，開始寫石內卜要求的月長石作業。等他寫完作業時，已經過了半夜兩點。他知道他的作業寫得很不理想，沒辦法，如果不交作業，下一個罰他勞動服務的，就會是石內卜。接下來他匆匆填寫麥教授要他們作答的問題，草草畫好葛台蘭要求的小樹精畫像，這才蹣跚的回到寢室，衣服也沒脫，往床上一倒立刻睡著。

星期四依然在疲憊中度過。榮恩似乎也睡眠不足，哈利不明白為什麼。他的第三次勞動服務和前兩次一樣，但是經過兩個小時以後，「我不可以說謊」這幾個字並沒有從哈利的手背上消失，而是一直留在那裡，不停的滲血。哈利的筆尖一停，恩不里居教授立即檢查。

「啊！」她溫柔的說，離開她的書桌，親自檢查他的手，「好，這樣應該可以讓你牢牢記住了，是不是？今晚就到此為止，你可以回去了。」

「我明天還要來嗎？」哈和說，用左手拎起書包。

「喔，要的，」恩不里居教授說，依然滿臉笑容，「喔，我想我們再多做一個晚上就可以讓這句話更深刻一點了。」

之前，哈利從沒想過天底下還有比石內卜更可恨的老師，在走回葛來分多塔的路上，他不得不承認，現在已經找到一個更強勁的對手。他一面爬樓梯上七樓，一面想著，她是個邪惡的、畸形的、瘋狂的老 - - 「榮恩？」

他走到樓梯頂端，右轉，差點撞上榮恩，榮恩躲在「瘦子拉克蘭」的雕像後面，手上握著他的飛天掃帚。他看見哈利時嚇了一大跳，立刻把他的新飛天掃帚「狂風十一號」藏在背後。

「你在幹嘛？」

「呃 - - 沒什麼。那你在幹嘛？」

哈利皺眉頭。

「好了，你就明白告訴我吧！你躲在這裡做什麼？」

「我 - - 我在躲弗雷和喬治，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榮恩說，「他們剛剛帶了一票一年級新生經過，我猜他們一定又在他們身上做實驗了。我的意思是，現在他們不能在交誼廳做這種事，有妙麗在就不行。」

他話說得很急。

「那你幹嘛帶著飛天掃帚，你該不會是在飛吧？」

「我 - - 好吧 - - 好吧，告訴你好了，可是你不能笑，好嗎？」榮恩防衛的說，漸漸脹紅了臉，「我 - - 我想，既然我有了一把很棒的飛天掃帚，我想試試看能不能被選為葛來分多的守門手。好了，你笑吧。」

「我不會笑你，」哈利說。榮恩迴避的眨著眼。「這個點子好極了！如果你能加入，那就太酷了！」

我沒看過你當守門手，你的技術好嗎？」

「還不壞，」榮恩說，見到哈利的反應，他大大的鬆了一口氣，「查理、弗雷和喬治在假日期間練習，都叫我當守門手。」

「所以你今天晚上是在練習？」

「從禮拜二開始，每天晚上 - - 不過只有我一個人。我本來想引誘快浮來追我，但是不容易，我不知道這樣效果好不好，」榮恩看起來有點緊張與焦慮，「我如果去參加選拔，弗雷和喬治一定會笑我笨，自從我當上級長後，他們一直在挖苦我。」

「真希望我也能參加。」哈利幽幽的說，兩人一起走向交誼廳。

「是啊，我也 - - 哈利，你手背上那個是什麼東西？」

哈利本來用右手在抓鼻子，聽到這句話立刻想藏起來，結果和榮思想藏他的飛天掃

帚一樣，藏不住。

「只是一點傷 - - 沒什麼 - - 是 - - 」

但榮恩已經抓起哈利的手，拉到他眼前，仔細看刻在上面的幾個字，立即現出頗不以為然的神情，放下哈利的手。

「你不是說她只罰你寫幾個字嗎？」

哈利猶豫了一下，他覺得榮恩對他說了實話，所以他也把自己在恩不里居辦公室那幾個小時發生的事說給他聽。

「這個老巫婆！」榮恩反感的小聲說著，他們這時已經來到胖女士前面停下，胖女士的腦袋靠在畫框上熟睡著。「她真病態！去找麥教授，同她報告！」

「不要，」哈利馬上說，「我不要讓她覺得吃定我而洋洋得意。」

「吃定你？你不能讓她就這樣算了 - - 」

「我不知道麥教授有多少權力可以壓制她。」哈利說。

「鄧不利多，那就去找鄧不和多！」

「不要。口哈和斷然說。

「為什麼？」

「他的煩惱夠多了。」哈利說，其實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不去找鄧不利多，是因為鄧不和多自從六月到現在一句話也沒跟他說過。

「那，我想你應該 - - 」榮恩還想說什麼，卻被胖女士打斷，她正睡眼惺忪的望著他們說：「你們到底要不要告訴我通關蜜語，還是要叫我等一整夜，直到你們把話說完？」

星期五清晨的天氣和前幾天一樣陰沉潮濕，哈利進入餐廳時本能的看一眼教職員餐桌，還是沒有見到海格。他立即把注意力轉移到他自己的層層問題上，例如堆積如山的作業，和再一次到恩不里居辦公室接受勞動服務的處罰。

這一天有兩件事讓哈利的心情好一點：一是快要到週末了；另外一點是，雖逃不掉這最後一次悲慘的勞動服務，但從恩不里居的窗口可以遠眺魁地奇球池，運氣好的話，

說不定他可以看到榮恩的選拔賽。當然光線很微弱，但是能有一點讓他開心的事，他就很感激了；這是他到霍格華茲就讀以來，開學後最慘的第一個禮拜。

那天下午五點鐘，他來到恩不里居教授的辦公室外敲門，滿懷希望這會是最後一次。恩不里居教授接應聲喚他進去。鋪著蕾絲桌巾的小桌上已經擺好一張空白的羊皮紙，尖銳的羽毛筆擱在旁邊。

「你知道該怎麼做了吧，波特先生。」恩不里居說，對他甜甜的一笑。

哈利拿起羽毛筆，瞥一眼窗外。如果他把椅子稍微往右邊移個一吋——藉口要靠近桌子一點——他辦到了。現在他可以看到遠方的葛來分多魁地奇球員在球池上下翱翔，大約有六個小小的黑色人影站在那三根高聳的球門底下，顯然在等候輪流守門，從這麼遠的距離很難看出哪個是榮恩。

我不可以說謊。哈利寫下這幾個字，他的右手背上的傷口裂開了，開始流出鮮血。

我不可以說謊。傷口挖得更深了，產生刺痛。

我不可以說謊。鮮血順著他的手腕流下。

他乘機偷看一眼窗外，這個時候守門的不知道是誰，技術很爛，就在哈利偷眼去瞧的幾秒鐘當兒，凱梯就有兩次得分，他真希望那個守門手不是榮恩。他收回視線，專注在血跡斑斑的羊皮紙上。

我不可以說謊。

我不可以說謊。

只要他認為可以冒個險的時候，他就抬頭偷看一眼：譬如當他聽到了恩不里居的羽毛筆在羊皮紙上寫字的聲音，或者她開抽屜的聲音。第三個人的技術很棒，第四個簡直糟透了，第五個非常巧妙的避開了搏格的追擊，可惜漏接球，使得對方輕鬆得分。天色漸漸暗下來，哈利懷疑他是否可以看到第六個和第七個角逐者的表演。

我不可以說謊。

我不可以說謊。

羊皮紙現在沾滿斑斑點點從他的手背滴下來的血跡，他的傷口痛徹心扉。等他再度抬頭時，夜幕已經低垂，看不到魁地奇球池了。

「讓我們來看看你懂得這句話的意義沒有，好嗎？」半個小時後，恩不里居柔聲說

她走過來，朝他伸出她那粗短的手指，當恩不里居抓起他的手檢查刻在皮膚上的幾個字時，哈利忽然感覺到一陣刺骨的疼痛，這個疼痛不是來自他的手背，而是來自他的前額，同時，他的上腹部也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他立刻把手抽回來，唰的一下站了起來，瞪著恩不里居。她也回望著他，一抹微笑把她那張恐怖的大嘴拉得更大。

「會痛，對不對？」恩不里居柔聲說。

他沒有回答，他的心在怦怦跳，跳得又猛又快。她是在說他的手，還是她知道他的額頭在痛？

「我想我已經表達我的意思了，波特先生，你可以走了。」

他抓起他的書包，以最快的速度離開辦公室。

保持鎮定，他告訴自己，快步跳上樓梯，保持鎮定，這不一定就是你所想的那樣「惡人掌！」他喘著氣對胖女士說出通關密語。門開了。

迎接他的是一陣嘈雜聲，榮恩對著他跑過來，滿臉興奮的笑，手上握著高腳杯，杯子裡溢出的奶油啤酒濺得他胸前都是。

「哈利，我做到了，我入選了，我是守門手了！」

「什麼？喔 - - 太好了！」哈利說，儘可能露出自然的笑容，他的心仍在劇烈跳動，他的手也依然刺痛，而且還在流血。

「來瓶奶油啤酒吧，」榮恩在他手上塞進一瓶奶油啤酒，「我真不敢相信 - - 妙麗去哪裡了？」

「她在那裡。」弗雷說，指著火爐邊一張扶手椅。他手上也有一瓶奶油啤酒。妙麗坐在椅子上打盹，手上的飲料斜歪一邊。

「我告訴她的時候，她說她很高興。」榮恩說，有一點點不安。

「讓她睡吧。」喬治急忙說。哈利這才注意到，他們附近有幾個一年級新生，個個都有剛剛流過鼻血的明顯痕跡。

「榮恩，過來，看看奧利佛這件舊袍子你能不能穿，」凱娣喊道，「我們可以拆掉他的名字，換上你的。」

榮恩走開了，莉娜大步走到哈和面前。

「抱歉，波特，先前對你有點兇，」她說，「做隊長的管理工作壓力實在太大了，你知道嗎，我開始在想，我以前有時是不是對木透的態度太差了點。」她從她的高腳杯邊緣望著榮恩，面有憂色。

「我知道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但他的球技並不是很出色，」她率直的說，「不過，我想經過一番訓練他應該沒問題。他家人都是魁地奇高手，我寄望他將來也能有比今天更好的表現。老實說，維琪·法比榭和傑瑞·胡柏今天都飛得很好，但胡柏太愛嘀咕，老是這個那個，維琪又參加太多杜團活動，她自己承認，要是集訓時間和她的符咒杜活動衝突，她會以符咒杜為優先。總而言之，我們明天下午兩點有個練習，這次你一定要到。還有，幫個忙，請你盡量協助榮恩，好嗎？」

他點頭。莉娜又邁開大步走向西亞。哈利走到妙麗旁邊坐下，他放下書包時，她動了一下猛然醒來。

「喔，哈利，是你榮恩很棒，不是嗎？」她模模糊糊的說，「我呵 - - 呵 - - 好累，」她打了個呵欠，「昨天一點才睡，做了好多帽子，它們一下子就不見了！」

果然不錯，哈利發現房間各個角落到處藏有毛線帽，容易上當的小精靈很可能曾往無意中撿到。

「好棒，」哈利心不在焉的說：他如果不馬上把話說出來就要爆炸了，「告訴你，妙麗我剛才在恩不里居的辦公室，她碰到我的手。」

妙麗仔細聽他敘述完，她徐徐說道：「你擔心「那個人」會像控制奎若一樣控制她嗎？」

「嗯，」哈利說，把音調放低，「這不是有可能嗎？」

「大概吧，」妙麗說，她的語氣不是很肯定，「我想他不會以控制奎若的方式來控制她，我的意思是，他現在已經活過來了，不是嗎？他有他自己的身體，不需要和別人共用一個了，我想他可能用蠻橫咒控制她。」

哈利看著弗雷、喬治和阿李在丟空的奶油啤酒瓶玩耍，一會兒後妙麗說：「可是，去年沒人碰你，你的傷疤也會痛，鄧不利多不是說過，這和「那個人」當時的心情有關

嗎？我是說，說不定這件事和恩不里居毫無關係，也許是巧合，碰巧在你和她在一起的時候發生了？」

「她很邪惡，」哈利說，「很畸形。」

「她是很恐怖沒錯，但是 哈利，我認為，你應該告訴鄧不利多你的傷疤在痛。」

這是兩大之內第二次有人勸他去找鄧不利多，他給妙麗的答覆和他給榮恩的一樣。

「我不要拿這種小事去煩他，妳剛說過，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整個暑假都在痛 - - 只不過今晚更痛而已 - - 」

「哈利，我相信鄧不利多不會嫌煩，他一定會想知道這件事 - - 」

「是啊，」哈利說，他再也忍不住了，「這不就是鄧不利多唯一關心的事嗎，我的傷疤？」

「不要這樣說，這不是真的 - - 」

「我想寫信給天狼星，問他有什麼看法 - - 」

「哈利，這種事不能寫在信裡面！」妙麗說，一臉緊張，「你忘了，穆敵告訴我們寫信時要小心！」

我們再地無法保證貓頭鷹不會被半路攔截了啊！」

「好吧，好吧，那我不告訴他就是了！」哈利不耐的站起來說，「我要去睡了，替我跟榮恩說一聲，好嗎？」

「喔，不用了吧，」妙麗說著，鬆了一口氣，「如果你可以去睡，那表示我也可以，也不至於顯得太沒禮貌。我可是累壞了，明天還有更多帽子要織呢。聽我說，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做，很好玩的，我現在越織越好了，可以織出各種花樣和小絨球了呢。」

「呃 我想我不行，謝了，」他說，「呃，明天不行，明天有好多作業要趕」

說完，他懶洋洋的往男生寢室的樓梯走去，留下妙麗露出微微失望的表情。

【第十四章 派西和獸足】

第二大早晨，哈利是寢室裡最早醒來的一個。

他在床上躺了一會兒，太陽光從掛著的那四張海報的空隙射進來，他看著灰塵在光線中打著旋，細細體會著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六的感覺。新學期的第一週拖得好像無休無止的長，就像是一堂大規模的魔法史課程。

四周仍是一片昏昏欲睡的寂靜，太陽的光線也剛剛才成形，因此哈利認為現在還是黎明時分。他將床鋪周圍的簾幕拉開，站起身換衣服。除了遠方傳來的鳥鳴之外，唯一的聲響是他那些葛來分多的室友們緩慢、深沉的呼吸聲。他小心的將書包打開，拿出羊皮紙和羽毛筆，走出寢室，往交誼廳走去。

哈利直接往壁爐旁邊，他最喜歡的那張柔軟的扶手椅走去，壁爐的人已經熄滅，他舒舒服服的坐下，看看四周，再將羊皮紙攤開。那些通常會在一天結束時堆滿整個交誼廳的垃圾，包括羊皮紙團、老舊的多多石、空的原料瓶以及糖果包裝紙，現在已統統不見，就連妙麗的那些小精靈帽子也是。哈利心想，不曉得到現在已經有多少小精靈在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況下被解放了，他打開墨水瓶，將羽毛筆放進去沾了沾，握著它，離開羊皮紙黃色光滑的表面約一吋左右，努力的想——可是過了一、兩分鐘後，他發現自己瞪著那空盪盪的火爐，完全不曉得該如何下筆。

現在他可以了解，之前榮恩和妙麗在夏天時要寫信給他是有多麼的不容易。他要怎麼將這過去一個星期發生的大小事情告訴天狼星，將他等不及要提的那些問題全部提出，並且又要小心不能亂寫，以免信件遭到攔截時秘密洩漏？

他一動不動的生了好一會兒，望著壁爐，然後，終於做了決定，他再將羽毛筆沾進墨水瓶，毅然決然的把它壓到羊皮紙上。

親愛的塞鼻子：希望你一切都好，回到這兒的第一個星期實在是糟透了，我真的很高興終於到了週末。

我們有了新的黑魔法防禦術老師恩不里居教授。她簡直就跟你的母親一樣和藹。我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去年夏天我寫信告訴你的那一件事又發生了，時間是在昨晚我和恩不里居一起做勞動服務時。

我們都很想念我們最大號的那個朋友，希望他很快就會回來。

請盡快回信。

一切順心！

哈利哈和又將信反覆讀了幾次，試著從一個外人的角度去看它。他看不出人家怎麼可能知道他在談些什麼 - - 或是他交談的對象 - - 如果單憑信的內容來看。他倒是希望天狼星看得懂關於海格的暗示，並且向他們透露他可能會在什麼時候回來。哈利不想太直接的問，以免引來太多人去注意海格不在霍格華茲這段期間的一舉一動。

這封信實在很短，卻花了他不少時間；寫到一半時，陽光已經爬升上來，照亮了大半個房間，此刻他也聽見了從樓上的寢室隱約傳出一些走動的聲響。他小心的將羊皮紙封好，爬山畫像的洞口，往貓頭鷹屋走去。

「我如果是你，就不會往那邊走，」哈利剛來到通道上，差點沒頭的尼克就從正前方的牆壁穿出來，對他說。「皮皮鬼正在走廊裡，他打算對下一個經過帕拉瑟半身像的人開一個有趣的玩笑。」

「是不是包括了把帕拉瑟直接推倒在人家頭上？」哈利問。

「真是絕了，的確如此，」差點沒頭的尼克用厭煩的語氣說道，「皮皮鬼從來就不懂得適可而止。」

我現在要想辦法找到血腥男爵 也許他能夠制止這一切 再見，哈利 」

「好，再見。」哈利說，於是他由向右轉改為向左轉，選了一條較遠但是較安全的路徑前往貓頭鷹屋。他走過了一扇又一扇亮出耀眼藍天的窗戶，精神越來越抖擻；再過一會兒就要去參加訓練，他終於要回到魁地奇球池了。

有什麼東西拂過他的腳踝。他往下一看，發現管理員那隻骨瘦如柴的灰貓拿樂絲太太，從他身邊悄悄走過。她用那對燈籠般的黃眼打量了他好一會兒，接著消失在一尊憂愁韋夫的雕像後頭。

「我又不是在做什麼壞事。」哈和在她後面喊著。她看起來就是一副要跑去向老闆打小報告的模樣，可是哈利實在搞不懂，他當然有權在星期六早上走到貓頭鷹屋。

太陽現在已經高高升到空中，哈利進入貓頭鷹屋時，那一扇扇沒有玻璃的窗戶亮得讓他有點眼花；一道道銀亮的陽光密集的在圓形的房間中交叉四射，好幾百隻的貓頭鷹棲息在樑木上，被早晨的陽光曬得有些煩躁，有的顯然是剛剛狩獵回來。哈利踩過許多細小的動物骨頭，覆滿稻草的地板隨著他的腳步輕輕的咯吱咯吱響著，他伸著脖子尋找嘿美。

「妳在這兒啊，」他說，在圓拱形的大花板幾乎最頂端的地方認出了她。「下來，我有信要給妳。」

她伸展開那對白色大翅膀，低沉的嗚嗚叫了一聲，俯衝到他的肩膀上。

「哎，我知道這外面寫的是塞鼻子。」哈和把信交給她，讓她用喙啣住，也不知為什麼，他很小聲的說，「其實是給天狼星的，懂嗎？」

她眨了一下那對琥珀色的眼睛，他認為這表示她聽懂了。

「一路小心喔。」哈利帶她來到一扇窗戶旁，嘿美在他的臂膀上稍微一蹬，便向蔚藍的天空展翅飛去。他望著嘿美直到她變成了一個小黑點最後完全消失，他這才把視線轉到海格的小屋上頭，從這扇窗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那兒目前沒有人住，煙囪沒煙、窗簾也是拉上的。

禁忌森林裡，高高的樹梢都在微風中搖曳。哈利眺望著，一面享受吹拂在臉上的新鮮空氣，一面想著等會兒的魁地奇。接著，他看見牠了。一隻身形巨大、長得像爬蟲類、有著翅膀的馬，就跟那些拉霍格華茲馬車的翼馬一模一樣，有著如同翼手龍般伸展開來的黑色皮革翅膀，像一隻怪異的巨鳥般自樹林中升起。牠在空中繞了一個大圓圈，又衝回樹林裡。這一切發生得太快，哈利根本無法相信自己所看見的，只曉得自己的心瘋狂的怦怦跳著。

哈利身後的門突然打開了，他嚇得跳起來，連忙轉過身一看，原來是張秋，手裡拿著一封信和一個包裹。

「嗨。」哈利機械式的說。

「喔。嗨。」她有些氣喘的說。「我還以為這麼早不會有人上這兒來。我五分鐘前才想起來，今天是我媽的生日。」

她揚了揚那個包裹。

「真的。」哈利說。他的大腦好像變成了一團漿糊。他很想說些幽默有趣的話，可是那隻可怕的翼馬一直鮮明的存在他的腦子裡。

「天氣很好。」他說，往窗戶比了一比。他覺得自己的內臟好像都窘得全部萎縮掉了。大氣。他居然在談什麼天氣。「是啊！」張秋說，四下找尋著合適的貓頭鷹。「滿適合打魁地奇的。我這一整個禮拜都沒有出去，你呢？」

「也沒。」哈利說。

張秋選了隻學校的草鴉。她輕輕將牠引導到手臂上，牠很熱誠的伸出一隻腳讓她將包裹綁上去。

「欸，葛來分多找到新的守門手了嗎？」她問。

「找到了，」哈利說。「就是我朋友榮恩·衛斯理，妳知道他嗎？」

「那個討厭龍捲風隊的人？」張秋極為冷淡的說。「他行嗎？」

「行，」哈利說，「我認為他可以。不過，我並沒有去看他角逐選拔的情形，那時我正好在勞動服務。」

張秋抬起頭，那個包裹在貓頭鷹腳上只綁到一半。

「那個叫恩不里居的女人好可惡，」她低聲的說。「只因為你把他是怎麼——怎麼——怎麼死的真相說了出來，就罰你勞動服務。大家都聽說了，這件事已經傳遍學校。你敢這樣挑戰她，真的很勇敢。」

哈利的內臟像充氣似的，一下子全都膨脹了，讓他覺得自己簡直可以從這滿是排泄物的地板上飄浮起來。誰在乎什麼笨翼馬，張秋認為他是真的很勇敢耶。一時間，他考慮著要替她綁好貓頭鷹腳上的包裹，藉機假裝不小心的讓她看見自己那隻割傷的手可是就在這個絕妙主意浮現的同時，貓頭鷹屋的門又開了。

管理員飛七大聲呼著氣走進房間。他那張凹陷、青筋暴露的臉頰上浮著紫色的血暈，下巴的贅肉抖啊晃的，那頭稀疏的灰髮更是亂糟糟；他顯然是一路跑著來的。拿樂絲太太輕快的跟在他腳邊，仰望著頭頂上的那些貓頭鷹，貪婪的喵喵叫。上方出現了一陣翅膀亂拍的騷動，一隻黃褐色的大草鴉更是惡狠狠的亂啄一通。

「啊哈！」飛七說，踏著扁平足向哈利靠近一步，鬆垮的臉頰憤怒的搖晃著。「我接到了密告，說你打算去訂購一大批屎炸彈！」

哈利交疊起手臂，瞪著管理員。

「誰告訴你，我在訂屎炸彈？」

張秋看看哈利又看看飛七，眉頭同樣也皺著；她手臂上的那隻草鴉，單腳站了太久實在是累了，警告性的對她嗚嗚叫了一聲，她並不理會。

「我自有我的消息來源，」飛七自鳴得意的嘶著。「現在不管你寄的是什麼東西，

都把它給我交出來。」

哈利立刻慶幸自己剛剛寄信時沒有拖延，他說：「沒辦法，已經寄了。」

「寄了？」飛七說，由於憤怒而臉扭曲著。

「寄了。」哈利冷靜的說。

飛七怒氣沖沖的張開嘴，無聲的說了幾個字，接著目光上下打量哈利的長袍。

「我怎麼曉得你沒有把它藏在口袋裡？」

「因為 - - 」

「我看見他寄的。」張秋生氣的說。

飛七轉向她進攻。

「妳看見他 - - ？」

「沒錯，我看見他寄的。」她惡狠狠的說。

兩人都住了口，飛七怒目瞪著張秋，張秋照樣瞪回去，然後管理員鞋跟一轉，拖著腳步往門那邊走。他的手按著門把，停住腳步，回頭看著哈利。

「只要讓我看到一小塊屎炸彈」他一步步重重踩著梯子下樓去了。拿樂絲太太又朝那些貓頭鷹渴望的睨了一眼，也跟著主人走了。

哈利和張秋彼此對望著。

「謝謝。」哈利說。

「不客氣。」張秋說，終於舒包裹在草鴉的另一隻腳上固定好，她的臉微微的泛著粉紅色。「你不是是真的在訂屎炸彈吧？][不是。」哈利說。

「那我搞不懂，他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呢？」她邊說邊將貓頭鷹帶到窗邊。

哈利聳了聳肩。關於這點，他和她一樣的感到不解，不過奇怪的是，此刻這件事並不會怎麼困擾他。他們一塊兒離開貓頭鷹屋。到了通往城堡西廂走廊的入口，張秋說：「我要往這邊走。呃，那就 那就再見啦，哈利。」

「嗯 再見。」

她對他笑了笑，轉身離去。哈利繼續走下去，覺得很開心。他終於好好的和她講完一次話，完全沒有出醜——你敢這樣挑戰她，真的是很勇敢——張秋居然說他很勇敢呢——她並不恨他還活著——當然，她之前還是比較喜歡西追，這他很清楚——只是如果當初他早西追一步邀她參加舞會，事情也許就會發展得不一樣了——當時哈利開口邀她，她卻不得不拒絕的模樣，看起來似乎真的很遺憾——「早啊！」哈利開心的向榮恩和妙麗說，他已經來到餐廳裡葛來分多的學院餐桌前。

「你為什麼笑咪咪的？」榮恩驚訝的打量著哈利。

「呃，等一下要打魁地奇了嘛！」哈利高興的說，將一大盤燻肉和蛋拉到面前。

「喔，對，」榮恩放下了正在吃的那片吐司，灌了一大口的南瓜汁。然後，「聽我說——你想不想跟我早一點過去？只是要——呃——在訓練開始之前幫我先練習一下？這樣我就可以，你知道，比較熟練。」

「好啊，沒問題。」哈利說。

「哎，我不認為你們應該這麼做，」妙麗嚴肅的說。「你們兩個的功課都落後了——」

說到一半她忽然打住，早晨的郵件送到了，跟往常一樣，一隻鳴角鴉叼著《預言家日報》朝她飛過來，牠緊緊的貼著一只糖碗，險象環生的降落在桌上，伸出一隻腳來。妙麗將一個納特塞入牠腳上繫的皮袋，拿了報紙，用批判的眼光掃視頭版，貓頭鷹飛走了。

「有什麼好玩的嗎？」榮恩說。哈利笑了，他知道榮恩急著要將她的話題從功課上轉移開。

「沒有，」她嘆口氣，「只不過是一些八卦緋聞，「怪姊妹」樂團的貝斯手要結婚了。」

妙麗打開報紙，整個人消失在報紙後頭。哈利忙著繼續吃第二份的蛋和燻肉。榮恩抬頭望著頂上的窗戶，神情有點恍惚。

「等等，」妙麗突然說。「喔，不——天狼星！」

「怎麼了？」哈利說，一把搶過報紙，用力太大，把報紙從中間撕了開來，他和妙

麗一人一半。

「『魔法部日前接獲可靠消息來源密報，天狼星·布萊克，惡名昭彰的連續殺人犯等等等 目前就藏匿在倫敦！』」妙麗痛苦的悄聲讀著那半張報紙。

「魯休思·馬份，我打賭一定是他，」哈利憤怒的低聲說道。「他在月台上果然認出了天狼星」

「什麼？」榮恩滿臉驚恐。「你該不會是說 - - 」

「噓！」其他兩人說。

「『魔法部警告巫界民眾，布萊克極端的危險 殺害了十三個人 從阿茲卡班脫逃 』跟平常一樣的垃圾，」妙麗下了結論，將那一半的報紙放下，擔憂的望著哈利和榮恩。「他以後都不能再離開那棟房子了，就這句話，」她低語著。「鄧不利多確實警告過他別亂來的。」

哈利悶悶不樂的低頭看著他手上那一半的《預言家日報》。那一版的大部分篇幅都刊載著「摩金夫人的各式長袍店口的廣告，顯然這家店目前正在大減價。

「嘿！」他將報紙攤開來，好讓妙麗和榮恩都能看見。「你們看這個！」

「我想要的長袍都已經有了。」榮恩說。

「不是啦！」哈利說。「你們看 這裡的一小篇文章」

榮恩和妙麗靠彎下身子靠近來看，這篇文章還不到一吋長，被安置在最底下的一欄。上頭的標題是：魔法部遭侵入史特吉·包莫，三十八歲，居住克拉潘，金蓮花園街二號，日前在巫審加碼出庭受審，被指控的罪名為八月三十一日晚間侵入魔法部及搶劫未遂。包莫係當場遭到魔法部門警巫師阿瑞·門區逮捕，警巫當時發現他於凌晨一時意圖強行進入設有最高防護措施的一道門。包莫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兩件指控均遭宣判有罪，判入阿茲卡班監獄服六個月的刑期。

「史特吉·包莫？」榮恩緩緩的說道。「他就是那一個有烏窩頭的傢伙，對不對？他也參加了鳳凰會 - - 」

「榮恩，噓！」妙麗說，害怕的朝周圍望了望。

「在阿茲卡班關六個月！」哈利震驚的低語。「只為了要穿過一道門！」

「別傻了，這不可能只為了穿過一道門而已。他凌晨一點跑到魔法部到底是要做什麼？」妙麗很輕的說。

「你們看他會不會是在替鳳凰會出任務？」榮恩低聲說著。

「等等，」哈利緩緩說道。「包莫本來應該要來送我們的，記得嗎？」

其他兩人望著他。

「沒錯，他本來應該是護送我們去王十字車站的保鑣之一，記得嗎？結果穆敵氣壞了，因為他沒有出現，所以他不可能是去替他們出任務，對不對？」

「嗯，也許他們沒有料到他會被逮到。」妙麗說。

「這是預先設好的計謀！」榮恩興奮的叫著。「不 - - 聽我說！」他繼續說，看見妙麗臉上那威脅的神情，趕緊戲劇化的壓低嗓門。「魔法部懷疑他是鄧不利多的人馬，於是 - - 我不曉得 - - 他們就把他騙到了魔法部，而他根本就不曉得自己要闖過一道什麼的門！也許他們只是假造一些事情來騙他過去的！」

哈利和妙麗思索著這番話，三人沉默了一會兒。哈和認為這個說法實在有些牽強。然而，妙麗看起來卻極為贊同。

「你們知道嗎？如果真的就是這樣，那我一點也不會驚訝。」

她若有所思的將她那半張報紙摺好。等到哈和放下刀叉時，她好像才回過神來。

「好，嗯，我想我們應該先解決芽菜那篇關於自體施肥灌木的報告，運氣好的話，我們午飯前就可以開始練習麥教授的魔法咒」

一想到樓上還有一堆功課等著自己，哈利就興起了小小的罪惡感，可是天空是那麼的清澈蔚藍，藍得教人興奮，他已經一個星期沒騎他的火閃電了。「我是說，我們可以今晚再做嘛！」榮恩說，他和哈利正在通往魁地奇球池的斜坡草坪上走著，兩人肩膀上扛著掃帚，耳朵裡仍舊迴盪著妙麗的嚴重警告；她說他們兩個一定會被當掉普等巫測的所有科目。「何況還有明天啊。她實在用功過頭了，這就是她的毛病」他停頓一下，用稍微焦急的聲音補上一句，「她說我們到時候不可以借她的來抄，她是認真的嗎？」

「我想她是，」哈利說。「可是，這個也很重要，如果我們還想在魁地奇球隊裡待著，就得花時間練習。」

「對，沒錯，」榮恩說，馬上士氣又高昂起來。「反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把每一件事都做好。」

他們快到魁地奇球池時，哈利瞥向他的右方，看著禁忌森林的樹木陰沉的搖來晃去。沒有任何東西從林子裡飛出來；天空上空盪盪，只有幾隻貓頭鷹在貓頭鷹屋尖塔的周圍打轉。他要擔心的事已經夠多了；那匹翼馬又沒有對他造成任何傷害，他決心不再去想牠。

他們從更衣室的櫃子裡取了球，開始練習。榮恩守衛著三根高高的球門柱，哈利打追蹤手的位置，試著把快浮射過榮恩。哈利認為榮恩的表現很不錯；哈利射過去的球當中，他守住了四分之三，而且愈練習下去，他的表現愈好。過了幾個小時，他們回城堡午餐——飯桌上，妙麗很明確的表示，她認為他們兩個人毫無責任感——飯後又再回到魁地奇球池，準備參加正式的訓練。他們進入更衣室時，發現除了莉娜，所有的隊友都到了。

「還好吧，榮恩？」喬治說，對他眨著眼。

「還好。」榮恩說，到球池來的一路上他顯得越來越安靜。

「準備好要大展身手了嗎，小級長？」弗雷將魁地奇袍子套上頭，頭髮給壓得亂七八糟，他臉上微微露著使壞的笑容。

「閉嘴。」榮恩臭著臉說，這是他第一次穿上屬於他的隊袍。這件袍子原本是奧利佛·木透穿的，和肩膀特寬的木透柏比，現在套在榮恩身上已經算是挺合身的了。

「好，各位，」莉娜邊說邊從隊長辦公室走進來，衣服已經換好了。「我們上場吧。西亞和弗雷，可不可以請你們把球箱抬出來？喔，還有，外頭會有一些人在看著，我希望大家別去理會，好嗎？」

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故作悠閒，哈利於是心裡有數，曉得那些不講日來的觀眾大概會是誰。果不其然，他們從更衣室來到那晴空萬里的球池時，另一頭馬上傳來一陣喧囂嘲笑聲，源頭是史萊哲林的魁地奇隊員以及一堆雜七雜八的攪局者，他們圍聚在空曠的觀眾席中間偏高的位置，聲音響徹了整個運動場。

「衛斯理騎的那是什麼啊？」馬份用嘲諷的拖長語調太喊。「怎麼會有人對一根發霉的爛木頭下飛天咒啊？」

克拉、高爾和潘西·帕金森尖聲轟笑著。榮恩騎上他的掃帚離地起飛，哈利跟在他後頭，看到他的耳根都變紅了。

「別理他們，」他說，加速趕上了榮恩，「等到我們跟他們打過之後，就曉得是誰有資格笑了。」

「我就是喜歡這種態度，哈利。」莉娜讚許的說：手臂下夾著個快浮飛到他們旁邊，將速度放慢，在她這支空中球隊的前方盤旋著。「好了，各位，我們一開始先傳幾個球做為暖身活動，請所有的隊員——」

「喂，莉娜，妳那個叫什麼頭啊？」潘西·帕金森從底下尖聲嚷著。「怎麼會有人把頭髮弄成一堆從腦袋瓜裡爬出來的蛀蟲呢？」

莉娜將她那頭長辮子從臉上甩開，冷靜的繼續說：「現在大家散開，讓我們好好的來玩一場。」

哈利反方向離開其他人，往球池最遠的一邊飛去。榮恩反向飛到另一側的球門。莉娜用單手舉起快浮，用力丟給弗雷，弗雷把它傳給喬治，喬治再傳給哈利，哈利再傳給榮恩，榮恩把球弄掉了。

史萊哲林球員在馬份的帶頭下狂吼尖笑。榮恩往地面衝去，搶在球落地前將它接住，他毫無章法的往上急竄，以致整個人側歪在掃帚上，面紅耳赤的爬到了正常的打擊高度。哈利看見弗雷和喬治交換一個眼色，不過兩個人一反常態，什麼話都沒說，這讓哈利覺得很感激。

「把球傳出去，榮恩。」莉娜只當沒事似的叫著。

榮恩將快浮丟給西亞，西亞傳給哈利，哈利傳給喬治。「喂，波特，你那道傷疤怎麼樣啦？」馬份叫道。「你該不會需要躺下吧？上一回你在醫院廂房抬了多久，有一個禮拜喔，那是你的最高紀錄，對不對啊？」

喬治將球傳給莉娜，莉娜再傳回給哈利，哈利沒料到球會傳過來，但還是用指尖一把抓住，迅速傳給榮恩，榮恩衝上前救球，卻以幾吋的差距漏接了。

「拜託你，榮恩，」莉娜不悅的說，看著榮恩再度往地面俯衝去追快浮。「專心點。」

榮恩再度回到了打擊區，這時他的臉已經變成像快浮一樣的深紅色，不過很難分得清哪一個顏色比較深。馬份和史萊哲林隊的其餘成員在那裡鬼叫笑鬧著。

到了第三次，榮恩終於搶到了快浮，也許是一時鬆懈，他過於興舊的將球傳出，結果球直直越過凱梯伸出的那隻手，狠狠擊中了她的臉。

「抱歉！」榮恩哀叫，趕緊衝上前查看有沒有因此造成任何的傷害。

「回到你的位置上，她沒事 - -」莉娜大吼。「請你傳球給隊友的時候不要把人打下掃帚好嗎？我們已經有搏格在負責這件事 - -」

凱娣的鼻子在流血。下方，史萊哲林的人又是跺腳又是嘲笑。弗雷和喬治圍到凱娣身旁。

「來，把這個吃下去，」弗雷從口袋掏出一樣紫色的小東西遞給她，「吃了馬上就會止血。」

「好啦 - -」莉娜叫著，「弗雷、喬治，去拿你們的球棒和搏格。榮恩，移到球門那兒去。哈利，等我說好的時候就把金探子放出來。我們現在要進攻榮恩守的球門，這不用多說了。」

哈利跟在雙胞胎後面快飛，準備去拿金探子。

「榮恩真是把事情搞得一團亂，對不對？」喬治咕噥著，這時他們三人已經降落到裝球的箱子旁，從箱子裡拿了一個搏格和金探子出來。

「他只是緊張而已，」哈利說，「今天早上我和他練習時，他表現得很好。」

「是嗎？嗯，那我希望這不是他所謂的最好表現。」弗雷悶悶不樂的說。

他們回到了空中。莉娜哨子一吹，哈利便放出金探子，弗雷和喬治也對搏格鬆了手。從那一刻起，哈利就沒再去管其他人的動向。他的責任就是捕捉那顆飛來飛去的小金球，捕捉到它的搜捕手這一隊是可以加一百五十分的，而要捕捉到它更需要最快的速度 and 技巧。他加速，在追蹤手之間翻滾來穿梭去，秋天的溫暖空氣拍打在他臉上，遠處史萊哲林的叫囂已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嗡嗡聲在他耳內響著。可是，叫暫停的哨子聲來得太快。

「停 - - 停 - - 停上莉娜尖叫。「榮恩 - - 你沒在守中間的球門。」

哈利轉頭望向榮恩，他正在左邊籃網前盤旋，留下其他兩個網子門戶大開。

「喔 抱歉」

「你在看守追蹤手的時候一直移來移去的亂轉，」莉娜說。[你可以留在中央不要動，除非有哪個特定籃網要守護，要不你可以繞著籃網轉圈，不要毫無目標的朝一邊亂飄，你剛剛就是這樣去了三分的！]

「抱歉！」榮恩又說了一次，他的臉紅得發光，就像襯著藍天燒得火紅的一把烽火。

「還有凱娣，妳不能想想辦法讓鼻血不流嗎？」

「它越流越厲害耶！」凱娣吃力的說，試著要用衣袖將血流堵住。

哈利瞥向弗雷，弗雷看起來很焦急，他查看著口袋。哈利看見他掏出來一樣紫色的東西，檢查了一下再又轉頭望向凱娣，他的臉色大變。

「好吧，我們再來一次，」莉娜說。她不去理會史萊哲林，他們現在已經開始高唱著「葛來分多大爛隊，葛來分多大爛隊」，不過她坐在掃帚上的姿勢卻明顯的非常僵硬。

這一回他們只飛不到三分鐘，莉娜的哨子就響了。哈利正好發現金探子就在敵方的球門那兒打轉，現在只好煞車停住，覺得很惱火。

「又怎麼了？」他不耐的對靠他最近的西亞說。

「凱娣。」她簡短答道。

哈利轉身看見莉娜、弗雷和喬治都在以最高速衝向凱娣。哈利和西亞也朝著她那兒飛過去。很明顯的，莉娜總算趕上了最後一刻喊停，凱娣的臉已經變得慘白而且全都是血。

「她得去醫院廂房。」莉娜說。

「我們送她去，」弗雷說。「她 - - 呃 - - 有可能不小心吞錯了噴血泡泡豆 - - 」

「哎呀，沒有了打擊手，又少了一個追蹤手，那也沒必要再練習下去了，」莉娜不悅的說，這時弗雷和喬治將凱娣架在他們兩人中間，同著城堡俯衝。「快，我們快回去換衣服吧。」

他們走向更衣室時，史萊哲林的人還繼續在那兒高聲唱著。

「練習得如何？」妙麗在半個小時之後冷冷問道，這時哈利和榮恩已從畫像的洞口爬進了葛來分多交誼廳。

「還算 - - 」哈利開口說。

「糟透了。」榮恩毫無生氣的說著，一頭埋進妙麗旁邊的一張椅子。她抬頭看看榮恩，冷冰冰的態度似平和緩了下來。

「哎，這只足你第一次練習而已，」她勸慰著說，「總得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 - -」

「誰說是我把練習搞糟的？」榮恩打斷她。

「沒人這樣說，」妙麗說，看起來被他嚇到了，「我以為 - -」

「妳以為我表現得一定會恨爛嗎？」

「沒有，我當然沒有！聽著，是你說情況很糟，所以我才 - -」

「我要去做功課了。」榮恩生氣的說，大步踩上通往男生寢室的樓梯，走出了視線。妙麗轉頭望向哈利。

「他是不是表現很爛？」

「不會。」哈利忠誠的說。

妙麗揚了揚眉毛。

「喔，我想他應該可以打得更好啦，」哈利咕噥著，「可是這不過是第一回的訓練，就像妳剛剛說的 - -」

哈利和榮恩那一晚似乎都沒在作業上有多少進展。哈利知道榮恩對今天魁地奇練習賽的差勁表現耿耿於懷，而哈利自己卻是怎麼都無法將高唱「葛來分多大爛隊」的聲音逐出腦袋。

他們星期天整天都待在交誼廳裡，埋首書本當中，四周的人來來去去，擠滿之後又漸漸走掉，大廳變得空盪盪的。又是一個晴朗的好日子，葛來分多學院的同學大部分都在戶外的操場上，享受這也許是今年最後的陽光。到了傍晚，哈利覺得整個腦子好像讓人乒乒乓乓敲了半天似的，又腫脹又昏沉。

「也許我們以後該試著在週末之前多做點功課。」哈利向榮恩嘀咕，他們終於將麥教授那一長篇魔法咒的報告擺到一旁，痛苦的開始研究起平尼區教授有關木星的諸多衛星的報告，這一篇的長度和難度和上一篇完全一樣。

「對啊，」榮恩揉著他那對已經有點充血的眼睛，一面將第五張寫壞了的羊皮紙扔進一旁的火爐。

「哎 我們要不要乾脆問妙麗，借看一下她寫好的報告？」

哈利朝她瞥了一眼；她坐在那裡開心的和金妮聊著大，歪腿高在她腿上，兩支棒針在她面前的半空中閃啊閃的，正織著一對奇形怪狀的小精靈襪子。

「不要，」他悶悶的說，「你知道她不會讓我們這樣做的。」

於是他們繼續努力，窗外的天色一點一點的暗下去。慢慢的，交誼廳裡頭的人又開始變少了。到了十一點半，妙麗打著呵欠晃過來。

「差不多快弄好了吧？」

「還沒。」榮恩簡單的說。

「木星最大的衛星應該是加尼美德，不是卡利斯，」她說，手越過榮恩的肩膀指向他天文學報告的其中一行，「而上面有火山的是埃歐。」

「謝謝。」榮恩吼著，將那幾行惹禍的句子劃掉。

「對不起，我只是想 - - 」

「是嗎，妳只是想過來這裡批評 - - 」

「榮恩 - - 」

「我沒有時間聽妳說教，行嗎？妙麗，我現在已經焦頭爛額了 - - 」

「不是 - - 你看！」

妙麗指著離他們最近的一扇窗戶。哈利和榮恩都轉過頭去看。一隻英挺的鳴角鴉正站在窗台上，瞪著房間裡的榮恩。

「那不是赫密士嗎？」妙麗說，聲音聽起來很驚訝。

「哎呀，真的是！」榮恩安靜的說，將羽毛筆一扔，站起身來。「派西寫信給我要做什麼？」

他走到窗口，把窗子打開。赫密士飛了進來，降落在榮恩的報告上伸出一隻腳，腳上繫著一封信。榮恩將信一解下，貓頭鷹立刻飛走，還在榮恩畫的一個埃歐衛星上留下了一排的墨汁爪印。

「這絕對是派西的筆跡，」榮恩說，一頭栽進椅子裡，瞪著寫在那捆紙卷外面的幾個字：榮恩·衛斯理，葛來分多學院，霍格華茲。他抬頭望著其他兩人。「你們怎麼說？」

「打開啊！」妙麗急急的說，哈利也點頭。

榮恩把紙卷攤開來看。他的目光順著羊皮紙越往下移，眉頭就鎖得越緊。等到全部看完時，他臉上是一副厭惡至極的表情。他將信丟給哈利和妙麗，兩人湊在一起看：親愛的榮恩：我剛剛才聽說了（自然是從魔法部長本人那兒，而他是從你們的新老師，恩不里居教授那兒聽來的），你成為霍格華茲的級長。

這個消息實在讓我感到太驚喜了，首先我自然得先說聲恭喜。我必須承認，過去我一直擔心妳會走上我們所謂的「弗電與喬治」路線，而不是跟隨著我的腳步，因此你可以想像，當我聽到你終於停止挑釁權威並且決定擔下一些真正的責任時，心中有多欣慰了。

但是我要對你說的並不只有道賀，榮恩，我還想要給你一些忠告，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選擇了在晚上等這封信，而不是照平常的早晨郵件。希望你在讀這封信時，能避開一些鬼頭鬼腦的人，免得回答一些多餘的問題。

當部長告訴我你當選級長的同時，他也透露了其他一些消息給我，而我據此得知你和哈利波特仍舊往來密切。我必須告訴你，榮恩，你要是再跟那個男孩繼續保持兄弟情誼，那麼，你的那枚徽章實在就岌岌可危了。是的，我知道你聽到這些會很驚訝——毫無疑問的，你會說波特向來都是鄧不利多最寵信的學生——可是我覺得有義務要告訴你，鄧不利多掌管霍格華茲的日子可能不長了，定之後接管的人對於波特的行為會有著非常不同——應該說是更為精確——的看法。我在這兒就不多說了，但是如果你讀了明天的《預言家日報》，你就會很清楚風向到底是吹往哪一邊——同時也想一想你自己到底該往哪邊站。

說真的，榮恩，你不會想要背上和波特一樣的壞名聲，這對你未來的前途可能會很危險，而我這裡所指的還包括畢業後的出路。我想你一定很清楚，因為是由我們的父親護送他到法庭的，今年夏天波特在整個巫審加碼團面前接受紀律聽審會的調查，他並不是很光彩的離開那兒。他之所以脫罪完全是由於技術上的動作，如果你要問我的看法，其他許多人和我談起這事也都深信他是有罪的。

也許你很害怕和波特切斷關係——我曉得他情緒常常很不穩定，而且據我所知，還

有暴力傾向 - - 如果你擔心這一點，或是發現了波特其他任何困擾你的行為，我極力推薦你找桃樂絲·恩不里居談一談，她是位很可親的女士，我知道她一定會很樂意給你建議的。

這又談到了我的另一點建議。如同我上頭所暗示的，鄧不利多在霍格華茲的位子應該是坐不久了。你的忠誠，榮恩，不應該放在他身上，定該放在學校以及魔法部那兒。我很遺憾的聽見，到目前為止，恩不里居教授雖然努力想要照魔法部所希望的，對霍格華茲推動必要的改革，但在教職員那兒得到的協助少之又少。（不過到下個禮拜，她做起事來應該就順手多了 - - 同樣的，去看明天的《預言家日報》！）我只說這麼一句 - - 若是有哪個學生願意現在表態協助恩不里居教授，那麼幾年內就很有可能成為男學生主席的人選！

我很遺憾這個夏天沒能夠多見見你。我這樣批評我們的父母，實在是感到很痛心，但是只要他們繼續和鄧不利多身邊的狐群狗黨攪和，我恐怕就不能再住在他們的屋簷下。（如果你有時間寫信給母親，可以告訴她有一個叫史特吉·包莫的人，鄧不利多很要好的一個朋友，最近才因為私闖魔法部而被關進阿茲卡班。這也許會讓他們看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和什麼樣低下的罪犯稱兄道弟。）

我認為自己非常幸運，能夠不用再和這種人打交道 - - 部長對我真的實在是太慷慨了 - - 而我真心希望，榮恩，你以後也不會讓家庭親情蒙蔽你的理智，不會再繼續相信我們父母親的想法和行動。

我衷心的希望，有一天，他們能省悟自己到底犯了什麼樣的錯誤，等到那一天來臨時，我自然會樂意接受他們誠心的道歉。

希望你真的好好想一想我所說的，特別是關於哈利波特的部分，同時再一次的恭喜你當選級長。

你的哥哥派西哈利抬頭看榮恩。

「這個，」他說，試著想裝出一副整件事不過是個大笑話的口吻，「如果你想要 - - 呃 - - 他怎麼寫的？」他看了一下派西的信，「喔，對 - - 和我「切斷關係」，我發誓我絕對不會有暴力行為。」

「把信還給我，」榮恩伸出手。「他是 - - 」榮恩狠狠罵著，將派西的信撕成兩片，「這個世界上 - - 」他將它撕成四片，「最大的 - - 」他將它撕成八片，「豬頭。」他把碎片扔進火爐。

「來吧，我們停在天亮前把這寫完。」他輕快的對哈利說，將辛尼區教授的報告抓回面前。

妙麗用一種古怪的表情望著榮恩。

「喔，拿來吧。」她突然說。

「什麼？」榮恩說。

「把這些報告給我，讓我整個看一遍再做訂正。」她說。

「妳是認真的嗎？啊，妙麗，妳救了我的命，」榮恩說，「我要怎麼樣才能 - - 」

「你可以說：『我們答應以後再也不會拖到這麼晚才做功課』。」她說，雙手伸出來接他們的報告，不過還是一副有點頑皮的表情。

「十二萬分的感謝，妙麗。」哈利虛弱的說，他把報告遞過去，癱回他的扶手椅上，揉著眼睛。

時間已經過了午夜，交誼廳已經整個空了，只剩下他們三個和歪腿在那兒。唯一聽見的聲響是妙麗的羽毛筆在他們的報告上到處劃掉句子的唸唸聲，以及當她翻閱桌上散落的那些參考書時的啪啪聲。哈利累壞了。他同時發現胃裡起了一陣怪異、噁心、空虛的感覺，這跟疲勞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是全部來自於爐火中央焦黑捲曲的那封信。

他明白霍格華茲裡有一半的人認為他很怪異，甚至認為他瘋了；他明白《預言家日報》過去幾個月以來一直在刊登對他的不實指控，可是親眼看到派西將這一切寫在信裡的感覺又不一樣。派西居然建議榮恩拋棄他，甚至還要向恩不里居打小報告，這些都讓他真實體認到自己的處境，也是平常他不會面對到的。他和派西已經認識了四年，曾經在他家度過了那麼多個夏天，在魁地奇世界大賽時和他共睡一個帳篷，在去年的三巫鬥法大賽進行第二項任務時，甚至還從他那兒拿到了滿分，如今，派西居然認為他情緒不穩定，而且還可能有暴力傾向。

哈利突然對他的教父起了無比的同情，他認為眼前真正能了解他感受的，大概只有天狼星一個人，因為天狼星也處於相同的處境。幾乎巫界裡頭的每一個人都認為，天狼星是一個危險的殺人犯、佛地魔的忠實信徒，而他過去十四年來都必須抱著這樣的屈辱生活著。哈利眨了眨眼。他剛剛在火爐裡看見了一樣不可能在那裡的東西。那樣東西閃了一下，立刻就消失了。不，不可能，這都是因為他太思念天狼星才想像出來的。

「好，把這些寫下來，」妙麗對榮恩說，將他的報告和一張她寫得滿滿的紙推到他面前，「然後把我寫給你的結論加進去。」

「妙麗，妳真的是我遇過最棒的人了，」榮恩虛弱的說，「以後我再對妳無禮的話 - - 」

「那我就知道你已經回復正常了，」妙麗打岔說。「哈利，你的沒有問題，只除了最後的這一小部分，我認為你一定是誤解辛尼區教授的話了，歐羅巴衛星上頭是覆滿冰層(ice)，不是鼠層(mice) - - 哈利？」

哈利已經從椅子滑下來跪到地上，此刻正蹲在那燻焦、磨損了的壁爐地毯上頭，凝視著火焰。

「呃 - - 哈利？」榮恩遲疑的說。「你幹嘛蹲在那兒？」

「因為我剛剛在火焰裡面看見了天狼星的頭。」哈利說。

他的語氣很冷靜。畢竟，他去年也在同一堆火焰裡見到了天狼星的頭，而且還和它說了話；儘管如此，他還是不敢確定這次是不是真的看見了，它消失得太快。「天狼星的頭？」妙麗重複。「你是說就像他在三巫鬥法大賽時想要跟你交談的情況一樣？可是他現在不會再這樣做了，這樣實在是太 - - 天狼星！」

妙麗驚呼著，直直瞪著火堆；榮恩拋下了羽毛筆。在那跳躍的火焰正中央就坐著天狼星的頭，深色長髮散落在他那嘻嘻笑著的脸部周圍。

「我剛剛還在想，也許你們會在大家都離開前就上床睡覺了呢，」他說。「我每隔一個小時就查看一次。」

「你每隔一個小時就把頭探進火裡？」哈利半笑著說。

「只是停個幾秒，看看周圍是否安全。」

「可是要是你被看見了怎麼辦？」妙麗焦急的說。

「呃，我想有一個小女生 - - 從她的外表看起來應該是一年級的 - - 之前可能有瞄見我一眼，可是不必擔心，」天狼星急急說道，因為妙麗一隻手已經捂上了她的嘴巴，「等到她回頭想再看我一眼時，我已經離開了，我敢說她八成會以為我是塊形狀奇怪的木柴之類的東西。」

「可是，天狼星，這樣實在太冒險了 - - 」妙麗開口說。

「妳講話開始像茉莉了，」天狼星說。「我只有這個辦法才能不靠密碼來回哈利的信 - - 而密碼是可以破解的。」

一聽到哈利寫信這件事，妙麗和榮恩馬上轉過身瞪他。

「你沒告訴我們你寫信給天狼星了！」妙麗責問。

「我忘了，」哈利說，這其實是實話，他因為在貓頭鷹屋遇見了張秋，把那之前發生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不要這樣瞪我，妙麗，沒有人會從那封信攔截到什麼秘密的，對不對，天狼星？」

「沒錯，你做得很好，」天狼星微笑著說。「總之，我們最好動作快一些，以免等一下有人來打擾 - - 你的傷疤。」

「跟那有什麼 - - 」榮恩才開口，妙麗便打斷了他。

「我們晚一點再告訴你。天狼星，你繼續說。」

「哦，我曉得如果它痛起來應該是不會有好事，不過也不必過分擔心。它去年就不停的在痛，不是嗎？」

「是的，鄧不利多說過，只要佛地魔情緒一激動，這種情況就會發生，」哈利說著，照往常一樣，不去理會榮恩和妙麗在旁邊打哆嗦。「所以，也許在我被罰勞動服務的那一晚，他是真的，我也不曉得，非常生氣之類的吧。」

「嗯，既然他現在已經回來了，那以後你的疤痕可能會時常發作。」

「意思是，你並不認為這跟我在做勞動服務時，恩不里居碰觸了我有關係囉？」

「我懷疑，」天狼星說，「我對她的名聲很清楚，我確定她不是食死人 - - 」

「她壞到可以去當食死人了。」哈利不開心的說，榮恩和妙麗聽了連連點頭同意。

「是沒錯，可是這世界上並不是只有好人跟食死人而已，」天狼星苦笑著說，「我知道她很惹人厭，這倒是真的 - - 你們應該聽聽路平談她。」

「路平認識她嗎？」哈利馬上問，想起了恩不里居在她第一堂課上談到混種生物有多麼的危險。

「不認識，」天狼星說，「不過她在兩年前草擬了一部反狼人法案，差點害他找不到工作。」

哈利想起路平近來變得那麼憔悴，他不禁更加深了對恩不里居的恨意。

「她為什麼要打壓狼入？」妙麗生氣的說。

「怕他們吧，我想，」天狼星說，看見妙麗如此忿忿不平，不禁微笑起來。「顯然她很痛很混種生物；她去年還發動了一場文宣戰，要求把人魚集中起來貼標籤追蹤。想想看，居然浪費時間跟精力去迫害人魚，而放任像怪角這種敗類到處亂跑。」

榮恩聽了大笑，妙麗看起來卻不大高興。

「天狼星 - - 」她責備道。「說真的，要是你多關懷怪角一點，我想他會有回應的。畢竟，你是他剩下唯一的家人了，鄧不利多教授說過 - - 」

「哎，恩不里居的課都在教些什麼？」天狼星打斷了她的話。「她是不是在訓練你們大家去殺混種生物？」

「沒有，」哈利說，儘管妙麗因為對方打斷她為怪角辯護而一臉不高興，他仍舊不去理會她。「她根本就不讓我們使用魔法 - - 」

「我們只是一直在那裡讀愚蠢的教科書。」榮恩說。

「啊，那就沒錯了，」天狼星說。「從魔法部內部的消息也指出，夫子不希望你們做實地格鬥演練。」

「格鬥演練？」哈利不敢相信的重複著。「他以為我們在這兒做什麼，籌組一支什麼巫師軍隊嗎？」

「那正是夫子認為你們在進行的，」天狼星說，「或者，該說是，那正是他害怕鄧不利多所要做的 - - 籌組他自己的私人軍隊，這樣他就有本錢對付魔法部。」

他們停頓了一會兒，接著榮恩說：「這是我所聽過最荒謬的事，連露娜．羅吉德說的東西都沒這可笑。」

「所以才阻止我們學習黑魔法防禦術，因為夫子害怕我們會用法術對付魔法部？」妙麗滿臉憤怒的說。

「沒錯，」天狼星說。「夫子認為鄧不利多會不計一切代價奪取權力，他現在越來越怕鄧不利多。」

他遲早會找一個藉口逮捕鄧不利多。」

這讓哈利想起了派西的信。

「明天的《預言家日報》上是不是會刊登有關鄧不利多的報導，這事你知不知道？榮恩的哥哥派西認為明天會有 - - 」

「我不知道，」天狼星說，「我整個星期都沒有見到鳳凰會的人，他們每個都很忙。現在只有我和怪角 - - 」

天狼星的聲音中明確的帶著一股怨氣。

「所以你也沒聽見任何關於海格的消息囉？」

「啊 - - 」天狼星說，「這個，他現在其實應該已經回來了才對，沒有人確定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看到他們驚嚇的臉，他又趕緊追加了一句，「可是鄧不利多並不擔心，所以你們三個也不要緊張兮兮的；我確定梅格很好。」

「如果說，他現在應該回來了 - - 」妙麗的聲音很小，很焦慮。

「美心夫人之前和他在一起，我們有跟她保持聯絡，她說他們在回程就分開了 - - 不過實在看不出他究竟是受傷了還是 - - 哦，目前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出了什麼問題。 - - 」

哈利、榮恩和妙麗都不相信，三個人焦急的互望著。

「聽著，不要問太多關於海格的問題，」天狼星急急說道，「這只會讓更多人注意到他還沒回來，我知道鄧不利多不希望如此。海格很強悍，他沒事的。」天狼星著見他們仍舊高興不起來，只好繼續說，「對了，你們下一次參訪活米村是哪一個週末？我在想，我們在車站不是用狗的偽裝躲過了嗎？」

我想我可 - - 」

「不行！」哈利和妙麗一起大聲的說道。

「天狼星，你沒有看《預言家日報》嗎？」妙麗焦急的說。

「喔，那個啊，」天狼星笑著說，「他們永遠在猜我躲在哪裡，其實並不是真的清楚 - - 」

「是沒錯，可是我們認為這一回他們掌握到了，」哈利說。「馬份在火車上說了一些話，讓我們覺得他知通那是你，而且他父親也在月台上，天狼星 - - 你知道的，魯休思．馬份 - - 所以不管你怎麼做，都不要來這裡了。如果再讓馬份認出你來 - - 」

「好啦，好啦，我懂你的意思了，」天狼星說。他看起來非常不高興。「只是個想法而已，以為你們會想要團聚一下。」

「我是想啊，我只是不希望你又被關回阿茲卡班！」哈利說。

談話停住了，天狼星從火焰中望著哈利，他那凹陷的眼睛眯了起來。

「你沒有我原先想的那麼像你父親，」他終於說道，聲音變得非常冷酷。「你認為這是冒險，對詹姆來說這會是挑戰。」

「聽我說 - - 」

「好吧，我該走了，我可以聽見怪角下樓梯來了，」天狼星說，可是哈利敢肯定他是在撒謊。「我會先寫信給你，告訴你我下次進火焰的時間，這樣可以嗎？你禁得起這樣的冒險嗎？」

輕微的劈啪一聲，原本天狼星的頭所在的位置，又重新跳出了火焰。

【第十五章 霍格華茲總督察】

他們原本還期待第二天早上得仔細的翻閱《預言家日報》，找出派西在信中所提起的那篇文章。

然而，在送報的那隻貓頭鷹剛要離開，連牛奶壺頂端的高度都還沒飛到時，妙麗已經重重驚呼了一聲，把報紙攤平 - - 上頭現出了桃樂絲·恩不里居的一幅大相片，她正從標題底下開心的微笑，朝他們緩緩眨著眼。

魔法部推動教改 - - 桃樂絲·恩不里居出任首位總督察「恩不里居 - - 『總督察』？」哈利不開心的說，他那塊吃了一半的吐司從手指滑落。「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妙麗高聲朗讀：「昨晚一項驚人的措施，魔法部通過了新的法案，賦予了部會本身對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校史無前例的監管權。」

「部長對於霍格華茲的情形近來感到越來越不安，」部長初級助理派西·衛斯理表示。「對於焦急的家長所發出的關切，他們認為校方也許正朝他們不贊同的方向走，如今部長做出了回應。」

「這已經不是康尼留斯·夫子部長在過去幾週來第一次使用新法案來推動巫師學校的改革。在八月三十日，教育章程第二十二條才剛剛通過，目的是為了確保，在現任的校長沒有能力提出教職人選之際，魔法部得以推派適當人選。

「『桃樂絲·恩不里居就是因此被指派為霍格華茲的教授，』衛斯理昨晚表示。「鄧不利多並未能找到任何人選，所以部長就指定了恩不里居，當然，她一上任就獲得了各方好評——』」

「她獲得什麼？」哈利大聲說。

「等等，這裡還有，」妙麗嚴肅的說。

「『——獲得各方好評，徹底革新了黑魔法防禦術的教學，並且就霍格華茲的真實情況為部長提供了最實在的意見。』」

「鑒於恩不里居這最後一項績效，魔法部又研擬通過了教育章程第二十二條，設立霍格華茲總督察此一新職。

「『魔法部一直努力要掌控教學品質日益低落的霍格華茲，這項立法可說是讓我們邁入一個新階段，』衛斯理表示。「督察將有權監督其他教師，並且確保他們的教學維持一定的水準。我們已經向恩不里居教授提議，除了她原來的教職之外，另外增加此一職位，我們在此高興的宣佈，她已經接受這個提議。』」

「魔法部的新措施已經受到了霍格華茲家長的熱烈支持。

「我得知鄧不利多會接受公開公平的審查之後，實在是放心多了，」四十一歲的魯休思·馬份先生表示。「我們這些關心孩子的家長，對於鄧不利多這幾年來的異常決策一直都很關切，現在知道了魔法部已經密切的監控這個狀況，我們實在是很欣慰。」

「在這些異常的決策當中，毫無疑問包括了極具爭議性的教職員人選問題，本報之前曾就此做過一系列的報導，包括了狼人雷木思·路平、巨人混血兒魯霸·海格以及心智失調的前正氣師「瘋眼」穆敵。

「關於鄧不利多的謠傳自然已經是滿天飛，這位曾經擔任過國際巫師組織最高評議長以及巫審加碼首席魔法師的偉大巫師，被認為不再有能力管理聲譽卓著的霍格華茲。

「『我認為這次的督察任命，是進一步確認了霍格華茲的校長一職必須由大家能信服的人選擔任。』魔法部一位官員昨晚表示。

、一對於在霍格華茲設立督察一職，巫審加碼的大老溫順·馬治邦以及太比略·歐

登已經分別提出辭職表示抗議。

「『霍格華茲是一所學校，不是康尼留斯·夫子的辦公室分部，』馬治邦夫人表示。「這又是一次企圖抹黑鄧不利多的噁心行動。」（關於外界宣稱的馬治邦夫人勾結妖精叛亂組織的詳細報導，請參閱第十七版。）」

妙麗哈完了，望著桌子對面的兩個人。

「所以現在曉得為什麼會上恩不里居的課了！夫子通過了這個「教育章程」，然後把她便塞到我們這裡！而現在他還給了她監督其他老師的權力！」妙麗急促的呼吸著，她的雙眼變得炯炯有神。「我真不敢相信！這太過分了！」

「我知道。」哈利說。往下看著他那扣緊在桌面上的右手，看見了之前恩不里居強迫他刻進皮膚那幾個字的輪廓。

可是榮恩的臉上卻浮現一抹笑容。

「怎樣？」哈利和妙麗瞪著他，異口同聲的說。

「喔，我等不及看麥教授被監督，」榮恩開心的說。「恩不里居不曉得自己會惹上什麼樣的對象。」

「哎呀，快點，」妙麗說，跳了起來，「我們還是趕快走吧，要是她跑去監督丙斯的課，那我們可不能遲到。」

然而恩不里居教授並沒有去監督他們的魔法史課，這堂課今天上的就和上星期一同樣的沉悶。接下來他們到石內卜的地牢上兩堂魔藥學時，她也沒有出現；魔藥學的課堂上，哈利的月長石報告被批改完發了下來，上方塗著一個很大很刺眼的黑色字母「D」。

。

「我現在給的分數，是你們在普等巫測可能會拿到的成績，」石內卜竊笑著說，一邊在他們當中走來走去，發還作業。「這可以讓你們對考試評分的標準有點概念。」

石內卜走到了教室前端，轉身面對他們。

「這一次交出的作業水準普遍都非常差。如果這是正式考試的話，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通過。這個禮拜的報告是研究各式各樣的毒液解藥，我希望你們能更盡力，否則我就要開始罰那些拿「D」的笨蛋勞動服務了。」

他不懷好意的笑著，這時馬份也在下頭賊笑，一邊以大家都聽得兒的低音量說：「

有人拿到「D」

啊？哈！」

哈利發現了妙麗的眼睛正往旁邊瞄，打算看他拿到了什麼成績；他用最快的速度將他的月長石報告塞進書包，覺得這種成績還是別讓人家知道比較好。

哈利決心不給石內上任何當掉他這堂課的藉口，於是將黑板上的每一行指示讀了又讀，至少有三遍之多，然後才開始實地操作。他調出來的強化魔藥雖然不是妙麗調的清澈龜殼色，但總算也是藍色的，不像奈威的是粉紅色，於是他在課程結束時裝了一瓶送到石內上桌上，心裡頭混著一股毫不屈服卻又放鬆了的感覺。

「嗯，這比上禮拜要好得多了嘛，不是嗎？」妙麗說，這時他們正踩著地牢的樓梯往上爬，穿過入口大廳前去吃午飯。「而且報告成績的結果也不是那麼差嘛，對不對？」

看見榮恩和哈利都悶不吭氣，她故意說下去，「我是說，好吧，我並不指望要拿最高分，因為他是用普等巫測的標準打的分數，可是以目前這個階段來說，能及格就算是不錯了吧，你們說對不對？」

哈利用喉嚨擠出了一陣表示不予置評的聲音。

「好吧，從現在到考試之前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有很多時間去改進，不過我們現在所拿到的分數該算是一個基準吧，對不對？算是我們可以掌握的一個起點」

他們在葛來分多的餐桌坐下。

「當然，如果真的讓我拿到了個「D」，那我一定會樂死 - - 」

「妙麗，」榮恩不客氣的說，「妳如果想要知道我們成績的話，妳就問。」

「我不 - - 我沒有這個意 - - 好吧，如果你想要告訴我的話 - - 」

「我拿了個「P」，」榮恩說，將湯舀進他碗裡。「高興了嗎？」

「喔，這沒有什麼好丟臉的啊，」弗雷說，他剛剛才和喬治以及李．喬丹來到桌邊，現在他坐到了哈利的右邊。「拿到一個健康的心「P」也挺好的。」

「可是，」妙麗說，「「P」代表的不是」

「「不佳」(Poor)，沒錯，」李·喬丹說。「不過，還是比「D」好吧，不是嗎？」

「糟糕」

(Dreadful)？」

哈利覺得自己的臉變得好燙，於是就著他的麵包卷掩護假裝咳嗽了一會兒。他咳完抬起頭卻沮喪的發現，妙麗仍舊在興奮的談著普等巫測的成績。

「所以最高分「O」是代表「傑出」(Outstanding)，」她說，「接著是「A」 - -」

「不對，是「E」，」喬治糾正她，「「E」代表「超乎期待」(ExceedsExpectation)。而我一直以為弗電和我每一科都會拿到「E」，因為我們光是出現在考場就已經超乎老師的期待了。」

大家都笑了，但是妙麗除外，她繼續說下去，「所以，在「E」之後是「A」，代表「合格」

(Acceptable)，而這是及格的最低分數，對吧？」

「沒錯。」弗雷說，把一整塊麵包卷泡進湯裡，接著送進嘴裡整個嚥了下去。

「再來是「不佳」(Poor)的「P」 - -」榮恩假裝歡慶的舉起雙手，「然後是「糟糕」(Dreadful)的「D」。」

「然後還有「T」。」喬治提醒他。

「「T」？」妙麗問，看起來驚嚇不已。「居然還有比「D」更低的？那麼「T」代表的到底是什麼？」

「山怪(Troll)。」喬治馬上答道。

哈利又笑了，雖然他不確定喬治是不是在開玩笑。他想像著自己所有的普等巫測都拿了「T」

時，努力向妙麗隱瞞的情況，一想到這兒他使下了決心，從現在開始要好好用功。

「你們上週被督察的課了嗎？」弗雷問他們。

「還沒，」妙麗馬上說。「你上過了嗎？」

「剛剛才上過，就在吃午飯之前，」喬治說。「符咒學。」

「那是什麼樣子？」哈利和妙麗異口同聲的問。

弗雷聳聳肩。

「也沒那麼糟啦。恩不里居就只是躲在角落裡頭拿塊記事板寫報告而已。你也曉得孚立維是什麼樣子，他就把她當成客人，好像完全不會干擾到他。她的話不多。問了西亞一些問題，像是平常課堂上的狀況怎麼樣，西亞告訴她上得都很好，就這樣而已。」

「我無法想像老孚立維被評得很低，」喬治說，「他的考試通常都讓大家滿好過的。」

「你們今天下午是誰的課？」弗雷問哈利。

「崔老妮 - - 」

「如果有人會打「T」的話，就是她啦 - - 」

「 - - 還有恩不里居她自己。」

「哎呀，你今天可得做個乖小孩，別再跟恩不里居吵架，」喬治說。「要是你再錯過任何魁地奇練習的話，莉娜會發飆的。」

可是不用等到黑魔法防禦課，哈利就已經遇見恩不里居教授了。他坐在陰暗的占卜學教室最後一排，拿出他的夢境日記，榮恩戳了一下他的腰，他轉過頭一看，恩不里居教授從地板上的活門下冒出頭來。全班本來是很開心的交談著，馬上都安靜下來。一聽見噪音突然消失了，原本走來走去登著《夢諭》的崔老妮教授便轉過頭察看。

「妳好，崔老妮教授，」恩不里居教授嘴咧得開開的說。「我想妳有收到我的紙條吧？通知妳督察的時間和日期？」

崔老妮教授冷冷的點了點頭，一副不高興的表情，轉身背對著恩不里居教授，繼續發她的書。恩不里居教授仍舊微笑著，抓了離她最近的一張扶手椅，拖到教室前端，就在崔老妮教授座椅後頭幾吋的地方。她坐了下來，從那小碎花圖案的袋子拿出記事板，滿懷期待的抬起頭，等著課程開始。

崔老妮教授將她的頭巾緊緊裹住自己，兩手微微顫抖著，透過了她那對將眼睛放大許多倍的鏡片望著全班。

「我們今天要繼續研究預知性的夢境，」她很努力的試著用平常的神秘語調說話，可是聲音卻微微顫抖著。「請分成兩人一組，然後用這本《夢諭》來詮釋你們同伴的最新睡間意象。」

她急轉了個身似乎想要回到座位上，但看到恩不里居教授就坐在後頭，趕緊又轉身走向芭蒂和文妲，她們已經在熱烈討論著芭蒂最新的夢。

哈利打開他那本《夢諭》，一邊偷偷瞄著恩不里居。她已經開始在記事板上記筆記了。過了幾分鐘之後她站起身，接著開始跟在崔老妮後頭繞著房間，聽她和學生的交談，並且三不五時問些問題。

哈利趕緊將頭低下對著他的書。

「想一個夢出來，快點，」他對榮恩說，「免得老蟾蜍等一下走到我們這邊來。」

「上次我想過了，」榮恩抗議，「換你想了，你說一個給我聽。」

「呃，我不曉得」哈利急急說道，他根本不記得過去幾天來有作過任何夢。「我們就說我夢見我把石內上淹死在我的大釜裡。好，這個不錯」

榮恩呵呵笑著，把他的《夢諭》打開。

「好，我們得把你的年齡加上你作夢的日期，這個主題的字母數目 主題要用「淹死（Drowning）」還是「大釜（Cauldron）」還是「石內卜（Shape）」？」

「無所謂啦，隨便挑一個。」哈利說，一邊往身後偷瞄了一眼。恩不里居教授現在站在崔老妮教授的身旁記筆記，而占卜學老師則在詢問奈威的夢境日記。

「妳是哪一晚又夢到的？」榮恩說，專注的計算著。

「我不曉得，昨晚吧，挑你喜歡的時間吧。」哈利告訴他，試著去聽恩不里居在對崔老妮教授說些什麼話。她們現在距離他和榮恩只有一張桌子遠。恩不里居教授又在她的記事板上記筆記，崔老妮教授看起來滿臉不悅。

「現在，」恩不里居教授說，抬頭望向崔老妮，「妳已經擔任這個職務多久了，精確的來算？」

崔老妮教授皺眉望著她，雙臂環抱，肩膀也弓了起來，彷彿想要儘可能的讓自己不因為接受督察而失去尊嚴。稍微停頓一會兒之後，她似乎判定了這個問題並沒有那麼不

禮貌，而自己也不需要太過在意，於是她用一種極為怨恨的語氣說：「幾乎有十六年了。」

「滿長的一段時間，」恩不里居教授說，在她的記事板上記了筆記。「當初是鄧不和多教授雇用妳的？」

「沒錯。」崔老妮教授不客氣的說。恩不里居教授又記了一段。

「妳是那位著名的占卜先知卡珊卓．崔老妮的玄孫女？」

[沒錯。]崔老妮教授說，頭稍微抬得高了一些。又在筆記板上寫了一段。

「可是我以為 - - 如果我說錯了請糾正我 - - 繼卡珊卓之後，妳是你們家族裡第一個具備第二視象的？」

「這種東西都會隔上個 呃 三代遺傳的。」崔老妮教授說。

恩不里居教授邯鄲般的笑容咧得更開了。

「當然，」她甜甜的說，接著又記下了一筆。「那麼，妳可以為我預測一下未來囉？」詢問性的抬頭望著她，仍舊笑容滿面。

崔老妮教授全身僵住了，彷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明白妳的意思。」她說，像是痙攣一般揪住包著她那瘦脖子的頭巾。

「我要妳為我下一個預言。」恩不里居教授明確的說。

哈利和榮恩並不是目前在場唯一從書本後頭偷看偷聽的人。班上大部分的人都一動也不動的盯著崔老妮教授，而她則站直了身子，身上掛的那些珠寶首飾叮叮咚咚響著。

「心靈之眼是不接受人家對它下命令的！」她用一種羞憤的口吻說。

「原來如此。」恩不里居教授輕輕說道，在記事板上又記了一些東西。

「我 - - 可是 - - 可是 等等！」崔老妮教授突然說道，一邊試著要保持她平常的夢幻語調，不過效果不是很好，因為聲音憤怒的搖晃著。「我 我想我確實看見了一些東西 跟妳有關的東西 哎呀，我感受到了什麼東西 黑暗的東西 很可怕的危機」

崔老妮教授用一根搖晃的手指指向恩不里居教授，而她繼續冷冷笑著，眉毛揚了起

來。

「恐怕 恐怕妳有很可怕的危險！」崔老妮教授戲劇化的結束。

接著停頓了一會兒。恩不里居教授打量著崔老妮教授。

「是嗎？」她輕輕說道，再度在她的筆記板上寫起東西。「好吧，如果妳真的只能做到這樣的話」

她轉過身，留下崔老妮教授一動也不動的站在原地，胸部急促起伏著。哈利捕捉到榮恩的眼神，曉得他和自己正想著同樣的事情：他們都曉得崔老妮教授是個大騙子，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兩個又實在很痛很恩不里居教授，以至於他們覺得該站在崔老妮這一邊——這想法至少一直持續到幾秒鐘後她盯上他們兩個為止。

「怎麼樣？」她說，長長的拇指和食指伸到哈利的鼻子下，清脆的彈了一下，不同以往的充滿了活力。「，請讓我看兩位夢境日記的開頭如何。」

她以最大的音量解讀完哈利的夢境之後（全部的內容，甚至包括吃燕麥片的部分，並且說這顯然預言了他短命早死的悲慘命運），他對她的同情心已經減少許多。同時，恩不里居教授一直站在好幾呎以外，在那塊記事板上記筆記。直到鈴聲響起時，她是第一個爬下那座銀色階梯的人；十分鐘後他們到黑魔法防禦術的教室時，她人已經等在那兒。

他們進入房間時，她正自己在那裡面帶微笑，哼著歌。哈利和榮恩告訴妙麗，占卜學課發生的事，她那時在上算命學；他們邊說邊將《魔法防禦理論》拿出來，但在妙麗來得及提任何問題之前，恩不里居教授卻已經叫所有人注意，現場馬上一片安靜。

「把魔杖收起來，」她微笑著對所有人下了指令，那些原本滿心期待拿出魔杖的人現在只好傷心的將它們放回書包。「我們上一堂課已經看過第一章，因此今天我要你們統統翻到第十九頁開始看（第二章：普通防禦理論及其衍生）。看的時候請勿交談。」

她仍舊露出那咧得開開的自滿笑容，在她的桌前生了下來。整個班級都大聲的嘆了口氣，動作一致的把書翻到第十九頁。哈利煩悶的想，不曉得這本書有沒有足夠的章節讓他們讀上一整年，就在他打算去翻目錄的時候，他注意到妙麗的手又高高的舉了起來。

恩不里居教授也注意到了，不只如此，她似乎早就料到，還準備好了一套對策。她沒有假裝沒注意到妙麗，反而站了起來，繞過前幾排的桌子，和她面對面，接著她彎下身低語，不讓班上其他人聽見，「這一次又是怎麼回事，格蘭傑小姐？」

「第二章我已經看過了。」妙麗說。

「是嗎，那麼就往下看第三章。」

「那我也看完了。我整本書都看完了。」

恩不里居教授眨了眨眼，但是幾乎馬上又讓自己鎮定下來。

「是嗎？那麼妳應該可以告訴我，史林哈在第十五章對於解咒術的說法。」

「他說解咒術根本就不是個適當的名字，」妙麗馬上說。「他說解咒術只是人們為他們自己所下的咒語所起的名字，因為這樣聽起來比較夠分量。」

思不里居教授揚起眉毛，哈利曉得她一定是很佩服，儘管她不願意承認。

「可是我不同意。」妙麗繼續說。

思不里居教授又揚了揚眉毛，目光明顯冷酷了許多。

「妳不同意？」她重複著。

「沒錯，我不同意，」妙麗說，她不像恩不里居那樣低語，而是用很明亮情晰的聲音說話，因此班上其他的人老早都豎起耳朵在聽了。「史林哈先生不喜歡咒語，是嗎？可是我認為它們拿來防衛時，非常有用。」

「喔，是嗎，妳這麼認為是嗎？」恩不里居教授說，已經忘了要保持低語，整個人站直。「可是很抱歉，在這門課裡，重要的是史林哈先生的意見，而不是妳的，格蘭傑小姐。」

「可是」妙麗開口。

「夠了，」恩不里居教授說。她走回教室前端並站在他們面前，原本在剛上課時所表現出的洋洋得意已經完全不見。「格蘭傑小姐，我要扣葛來分多學院五分。」

眾人馬上忿忿不平的低語著。

「為什麼？」哈利生氣的說。

「你不要又捲進去！」妙麗著急的對他耳語。

「因為她無端打擾我上課，」恩不里居教授若無其事的說。「我來這裡是要以魔法部所認可的方法來教導你們，而這種教學方法並不歡迎學生對他們不懂的議題亂做評論。你們之前這一科的老師也許比較縱容你們，不過由於他們當中沒有一個 - - 可能只有奎若教授除外，他至少還能夠克制自己只教適合你們年齡的題材 - - 能夠通過魔法部的督察」

「是的，奎若真是個好老師，」哈利大聲的說，「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頭的後面長了一個佛地魔王出來。」哈利這番話引來了有史以來最可怕的一次靜默場面。然後「我看再來一個星期的勞動服務對你會有些好處，波特先生。」恩不里居不慌不忙說道。

哈利手背上的割傷才剛剛痊癒，但第二天早上，又開始流血了。晚上的勞動服務他是咬著牙決不抱怨；他決心不讓恩不里居稱心如意：他一遍又一遍的寫著我不可以說謊，一聲都不吭，雖然說每刻一個字，傷口就越來越深。

這第二週的勞動服務最慘的部分在於莉娜的反應，就如同喬治所預測的一樣。星期二早晨，哈利剛抵達葛來分多餐桌準備吃早餐時，她就堵了上來，咆哮的音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麥教授立刻從教職員餐桌衝到他們兩人旁邊。

「強生小姐，妳居然在餐廳公然大呼小叫！葛來分多扣五分！」

「可是教授 他又把自己弄到罰勞動服務了」

「這是怎麼回事，波特？」麥教授尖銳的說，轉向哈利質問。「勞動服務？被誰罰的？」

「被恩不里居教授罰的。」哈利低語，不敢正視麥教授那對戴著鑲珠方框眼鏡的雙眼。

「難道你是說，」她說，聲音壓得很低，以免後頭那群好奇的雷文克勞學生聽見，「我上星期一警告過你之後，你又在恩不里居教授的課堂上發脾氣了？」

「是的。」哈利低語，只敢對著地板說話。

「波特，你必須學會自制！你這樣下去會惹出很大的麻煩！葛來分多再扣五分！」

「可是 什麼？ 不行啊，教授 - - 」哈利說，對這樣的不公正感到憤怒，「我已經被她處分過了，為什麼妳還要再扣分？」

「因為看來勞動服務對你一點效果也沒有！」麥教授不客氣的說。「不行，沒有什麼好說的，波特！至於妳，強生小姐，妳最好把妳大吼大叫的力氣留到魁地奇球池上，否則妳很可能會失去球隊隊長的資格 - - 」

麥教授大步走向教職員餐桌。莉娜用極端厭惡的眼神瞪了哈利一眼，接著怒氣沖沖的離去，哈利只能一屁股坐到榮恩旁邊的長椅上生悶氣。

「她居然因為我的手每晚被割開而扣葛來分多的分數！這怎麼公平，怎麼會呢？」

「我知道，老哥，」榮恩同情的說，撥了一塊燻肉到哈利的盤子上，「她實在激動過頭了。」

妙麗卻只在那兒翻著《預言家日報》，一句話也不說。

「妳認為麥教授是對的，是吧？」哈利生氣的對那張遮住妙麗臉龐的康尼留斯·夫子的相片說。

「我希望她沒有把你的分，可是我認為她警告你不要去惹恩不里居是對的。」妙麗說。這同時，夫子正在頭版激動的吐著手勢，顯然是在做某種演說。

符咒學的課堂上，哈利從頭到尾沒和妙麗說一句話，可是一進到變形學教室，他馬上忘了要繼續跟她生氣。恩不里居教授拿著牠的記事板坐在一個角落裡，哈利一見到她便把早餐發生的事都拋到腦後。

「太棒了，」榮恩說，這時他們在平常的座位上坐下。「我們等著看恩不里居遭受報應吧。」

麥教授大步走進教室，理都不理恩不里居教授，彷彿她完全不存在似的。

「好啦，」她一說完，教室便馬上安靜下來。「斐尼干先生，麻煩你到這兒幫我發作業 - - 布朗小姐，請過來拿這盒老鼠 - - 別傻了，小姐，牠們不會傷害到妳的 - - 每一位發一隻 - - 」

「嗯哼，嗯哼。」恩不里居教授用著開學頭一晚打斷鄧不利多的同樣枝倆。麥教授根本不理她。

西莫發還哈利的作業；哈利在收下時故意不看著西莫，接著低頭一看，鬆了口氣，他拿了個「A」。

「好的，那麼各位請仔細聽好 - - 丁·湯馬斯，你要是再對老鼠做那種動作，我就

罰你勞動服務 - - 你們大部分的人已經成功的把你們的蝸牛「消失」了，有些人雖然還留下了一大塊的殼，也還是掌握住了這個符咒的重點。今天，我們將要來 - - 」

「嗯哼，嗯哼。」恩不里居教授說。

「是的？」麥教授說，轉過身，眉毛整個揪到一塊兒，看起來像是一長條嚴厲的線。

「我只是在想，教授，不曉得妳是否收到了我的紙條，通知妳督察時間和日 - - 」

「我當然是收到了，否則我早就問妳跑到我的課堂上做什麼。」麥教授說，堅決的轉身背對恩不里居教授。許多學生都開心的彼此互望著。「如同我剛剛所說的：今天，我們將要來練習更複雜的「老鼠消失」。現在，這一個消失咒 - - 」

「嗯哼，嗯哼。」

「我很好奇，」麥教授憤怒的冷冷說道，轉身面對恩不里居教授，「妳這樣不停的打斷我上課，請問妳要怎麼了解我平日的教學狀況？妳要曉得，平常若是我在說話，是不允許別人打岔。」

恩不里居教授看起來像是被賞了一巴掌。她什麼都沒說，但是馬上將記事板上的羊皮紙拉直了，憤怒的振筆疾書。

麥教授看起來毫不在乎，再一次對全班發言。

「如同我剛剛所說的：隨著動物複雜性的提高，消失咒的困難度也增加了。蝸牛是軟體動物，算不上是什麼艱難的挑戰；老鼠是哺乳類，挑戰性就比較高了。這可不是一個你們邊想著今天的晚餐菜色就可以同時完成的咒語。好 - - 你們都已經知道咒語的辭了，讓我看看你們能做到多少。」

「她怎麼有資格教訓我不要對恩不里居發脾氣！」哈利壓低著聲音對榮恩說，可是他邊說卻邊咧嘴笑著 - - 他對麥教授的氣已經消了一大半。

恩不里居教授並未像之前緊跟在崔老妮教授身後那樣去跟麥教授，也許她明白了麥教授是不會客忍這種事的。然而，她倒是坐在角落那兒做了不少筆記，當麥教授終於說他們大家可以收東西時，她站了起來，一臉嚴峻。

「嗯，總算是個起頭啦。」榮恩說，抓起一隻拚命扭動的長長老鼠尾巴，丟回文妲傳出來的箱子。

他們魚貫走出教室時，哈利看見恩不里居教授往教師桌走去；他暗暗推了榮恩一下，榮恩又暗暗推了妙麗一下，於是三個人便故意落到隊伍最後偷聽。

「妳在霍格華茲教多久了？」恩不里居教授問。

「今年十二月就滿三十九年。」麥教授冷冷說道，啪嗒一聲汨上她的袋子。

恩不里居教授記下一些東西。

「很好，」她說，「妳會在十天內收到妳的督察結果。」

「我等不及了。」麥教授說，口氣非常的冷淡，大步往門走去。「動作快點，你們三個。」她又說道，趕著前頭的哈利、榮恩和妙麗走出教室外。

哈利忍不住對麥教授微微笑了一下，他發誓她也同樣的回應。

他以為接下來一直要等到晚上勞動服務時才會再見到恩不里居，可是他錯了。他們沿著草坪走向禁忌森林上奇獸飼育學時，便發現了她和她的記事板正在葛柏蘭教授身旁等著他們。

「這堂課通常不是由妳來上的，對不對？」哈利聽見她問，這時他們已經來到摺疊桌這裡，旁邊有一堆被困住了的小樹精正拚命搔扒搜找著木蝨，看起來像是一根根會動的木條。

「沒錯，」葛柏蘭教授說，手背在身後並在那兒扭來扭去。「我是來這兒代替海格教授上課的。」

哈利焦急的和榮恩以及妙麗交換了個眼色。馬份正和克拉、高爾交頭接耳；他一定不會放過這個對魔法部官員打海格小報告的好機會。

「嗯，」恩不單居教授說，聲音壓得低低的，不過哈利還是可以聽得很清楚。「我在想 - - 校長似乎很不願意提供我關於這件事的消息 - - 不曉得妳能不能告訴我為什麼海格教授會離開這麼長一段時間呢？」

哈利看見馬份焦急的抬起頭，專注的望著恩不里居和葛柏蘭。

「恐怕幫不上忙，」葛柏蘭教授笑嘻嘻說，「我知道的也不比妳多。我收到了鄧不利多的貓頭鷹送來的信，問我要不要來上幾個禮拜的課，我就接受了。我就只知道這麼多。這個 那麼我可以開始了嗎？」

「是的，請便。」恩不里居教授說，在記事板上唸唸寫著。

恩不里居在這堂課上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她在學生當中走來走去，問他們有關奇獸方面的問題。

大部分的人都能夠對答如流，哈利的精神也跟著振奮了些；至少這個班沒有讓海格失望。

「大體說來，」恩不里居教授說，這時她已問完丁·湯馬斯一連串的問題，回到了葛柏蘭教授的身旁，「妳認為，以一個臨時教職員的身分——我想妳算是客觀的局外人——妳認為霍格華茲的情況如何？妳覺得妳從學校當局那兒得到足夠的支持嗎？」

「喔，當然，鄧不利多實在是太好了，」葛柏蘭教授熱誠的說。「是的，我對一切運作的情形都非常滿意，真的非常滿意。」

恩不里居的表情仍舊很有禮貌，不過看得出她完全不信，她在記事板上又記了一小筆然後繼續說道，「那麼妳今年打算在這個班上教些什麼內容呢——當然，這是假設海格教授不回來的話？」

「喔，我會帶他們看過一遍普等巫測中最常出現的動物，」葛柏蘭教授說。「剩下的其實不多了，他們已經學過獨角獸和玻璃獸，我想我們會來看看醜馬仗和獅尾貓，確定他們會指認又尾犬和魔刺蝟，妳知道」

「嗯，至少妳似乎知道自己是在做什麼，」恩不里居教授說，在她的記事板上打了個很明顯的勾勾。哈和很不喜歡她故意在「妳」這個字上加強語氣，更不喜歡她接下來問高爾的問題。「現在，我聽說這個班上曾經有人受過傷？」

高爾傻笑起來，馬份急忙回答了問題。

「就是我，」他說。「我被一隻鷹馬抓傷了。」

「鷹馬？」恩不里居教授說，急促的記筆記。

「那都是因為他笨到不去聽海格的指示。」哈利生氣的說。

榮恩和妙麗都哀叫了一聲。恩不里居教授緩緩轉過頭，望向哈利。

「我看要再加一晚的勞動服務，」她輕輕說道，「這個，非常感謝妳，葛柏蘭教授，我想我已經知道所有我該知道的了。妳會在十天內接到妳的督察結果。」

「太好了。」葛柏蘭教授說，於是恩不里居教授便越過草坪往城堡走回去。

那晚哈利離開恩不里居辦公室時已將近午夜，他手流血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把包紮在上頭的一整條絲巾都浸濕了。他心想現在交誼廳裡頭應該已經沒有人了，但是榮恩和妙麗卻沒睡，待在那兒等他。

他看到他們好高興，特別是因為妙麗一副很同情的模樣，不像平常那樣要對他說教。

「來，」她焦急的說，遞給他一小碗的黃色液體，「把你的手泡進去，這是榨擠醃製過的海葵鼠鬚，應該會有幫助。」

哈利將他那流血疼痛的手泡到腕裡，馬上就有一種鬆弛的舒服感覺。歪腿蜷在他的腿邊休息，大聲的咕嚕著，接著跳到他的膝上舒服的趴下來。

「謝謝。」他感激的說，用左手搔著歪腿的耳後。

「我還是認為你應該對這提出抗議。」榮恩低聲說道。

「不要。」哈利乾脆的說。

「要是讓麥教授知道了，她會瘋掉的 - - 」

「是的，她可能真的會，」哈利沉悶的說，「你認為恩不里居需要花多久時間通過新的法案，規定馬上開除任何膽敢對總督察提出抱怨的人？」

榮恩張開嘴想要駁斥，但是一句話都說不出口，過了一會兒，他嘴巴又閉上，被打敗了。

「她真是個可惡的女人，」妙麗小小聲的說，「可惡透了。你知道，你剛剛進來時我還在對榮恩說 我們得針對她採取行動。」

「我建議下毒。」榮恩悶悶不樂的說。

「不 我的意思是，針對她實在是個糟糕的老師這件事，而我們從她那兒又學不到任何的防禦術。」妙麗說。

「嗯，那我們又能怎麼做呢？」榮恩說，打了個呵欠。「太遲了吧，不是嗎？她已經拿到這個職位了，她也會待下來。夫子會想辦法讓她待在這裡的。」

「嗯，」妙麗怯生生的說。「你們知道，我今天一直在想——」她有點緊張的往哈利看了一眼，接著鼓起勇氣說下去，「我一直在想——也許我們乾脆就——就自己來吧。」

「自己來做什麼？」哈利狐疑的說，手仍舊泡在海葵鼠鬚的萃取液當中。

「呃——自己來學黑魔法防禦術。」妙麗說。

「別開玩笑了，」榮恩呻吟著，「妳還要我們增加工作分量？妳曉不曉得哈利跟我的功課進度已經落後了，現在才第二週而已耶？」

「可是這比功課重要多了！」妙麗說。

哈利和榮恩目瞪口呆的望著她。

「我還不曉得這宇宙中有比功課更重要的東西！」榮恩說。

「別傻了，當然有，」妙麗說。哈利馬上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因為他從她臉上看見了通常是在小精靈福進會啟發她靈感時才有的表情。「我說的是我們自己要做好準備，就像哈利在恩不里居的第一堂課中說的，這樣才有辦法去面對之後等著我們的事。所以我們必須能夠保護自己。如果我們一整年都沒學到東西的話——」

「我們自己也做不了什麼，」榮恩很沮喪的說。「我是說，好吧，我們可以去圖書館查一些咒語的資料，試著去練習它們，也許就這樣吧——」

「不，我同意我們已經過了只從書本學習的階段，」妙麗說，「但我們需要一個老師，一個適當的老師，可以來為我們示範如何使用咒語，同時在我們犯錯時糾正我們。」

「如果妳指的是路平的話——」哈利開口。

「不，不，我指的不是路平，」妙麗說，「光是鳳凰會的事就讓他忙不完了，我們也只有活米村的週末才能看見他，這樣根本不夠。」

「那要找誰？」哈利對她皺著眉說。

妙麗用力嘆了一口氣。

「這不是很明顯嗎？」她說。「我說的就是你啊，哈利。」

一陣沉默。榮恩身後的窗櫺被一陣輕微的晚風吹得喀啦喀啦響，而火焰則在那兒劈啪跳著。

「就是我的什麼？」哈利說。

「我說的就是由你來教我們黑魔法防禦術。」

哈利瞪著她。接著他轉向榮恩，準備好要和他交換眼神，也就是每回妙麗想到類似小精靈福進會這種不切實際的計畫時，他們兩個會交換的厭煩眼神。哈利很震驚的發現，榮恩臉上居然沒有厭煩的表情。

他微微皺著眉頭，一副在思索的樣子。接著他說：「這倒是個主意。」

「什麼是個主意？」哈利說。

「你啊，」榮恩說。「來幫我們上課。」

「可是」

哈利笑了起來，確定這兩個人在開他玩笑。

「可是我不是老師，我沒有辦——」

「哈利，你是全年級裡黑魔法防禦術學得最好的。」妙麗說。

「我？」哈利說，現在笑得更開心了。「喔，才不是我，妳每一科成績都比我好——」

「其實，我沒有，」妙麗冷冷的說，「你在我們三年級時——唯一一年有像樣的考試和一個真正知道自己在教什麼的老師——士贏了我。可是我說的並不是考試結果，哈利。想一想你所做過的！」

「妳什麼意思？」

「妳知道嗎，我不確定是否要讓這麼笨的人來教我。」榮恩對妙麗說，微微竊笑起來。他轉向哈利。

「我們看看，」他說，裝了個好像高爾在思考的表情。「喔——第一年——你從「那個人」的手中救回了魔法石。」

「可是那只是運氣好，」哈利說，「又不是靠實力 - - 」

「第二年，」榮恩打斷他，「你殺了蛇妖，除掉了瑞斗。」

「對，可是要是佛客使沒有出現的話，我 - - 」

「第三年，」榮恩說，音量越來越大，「你一口氣打退了一百多個惟狂魔 - - 」

「你明明知道那只是湊巧而已，要是時光器沒有 - - 」

「去年呢，」榮恩說，現在簡直是用叫的了，「你又打敗了「那個人」 - - 」

「聽我說 - - 」哈和說，簡直要發脾氣了，榮恩和妙麗兩個都開始偷偷笑著。「聽我說完好嗎？照你這樣說，事情是很容易沒錯，可是那些都只是運氣 - - 我有一半的時候都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這統統不是我計畫好的，我只是想到什麼做什麼，幾乎每次都有人幫忙 - - 」

榮恩和妙麗仍舊在偷笑，哈利覺得他的火氣上來了，他甚至不確定自己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不要光坐在那裡笑，好像你們比我清楚似的，當時在場的都是我，不是嗎？」他激動的說。「我曉得實際的情形，好嗎？我之所以能通過那些，並不是因為我的黑魔法防禦術很厲害，之所以會通過是因為 - - 因為每次都正好有救援來到，或者因為讓我猜對了 - - 可是那都是誤打誤撞，當時我很本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 - 不要笑了 - - 」

裝海葵鼠鬚汁的碗翻在地上砸碎了。哈利意識到自己已經站著，但是卻不記得是怎麼站起來的。

歪腿溜到了一張沙發下頭。榮恩和妙麗的笑容都消失了。

「你們根本就不曉得那是什麼感覺！你們 - - 你們兩個都一樣 - - 你們從來就不用去面對他，不是嗎？你們以為這只是背下一些咒語然後對他發出去，就像你們在課堂上練習的那樣嗎？每一分每一秒你都知道自己和死亡之間只差那麼一步 - - 什麼頭腦或勇氣或什麼的都沒有用 - - 還以為有時間用腦子去想，那種情形都是差一秒就會死掉、或是被抓去嚴刑拷打、或是看著你的朋友們死去 - - 他們在課堂上從來就不會教這些，不會告訴你怎麼去處理那種情況 - - 而你們兩個居然還坐在那裡，假裝我之所以能活生生站在這裡是因為我很聰明，好像西追很笨，好像他全部都做錯了 - - 難道你們不懂嗎，當時死的很有可能就是我，如果不是佛地魔當時想要利用我的話，那我早就已經 - - 」

「我們並沒有在說那件事情啊，老哥，」榮恩說，滿臉驚嚇。「我們並沒有在批評

西追，沒有你真的誤 - - 」

榮恩不知所措的望向妙麗，她的表情也是飽受打擊。

「哈利，」她膽怯的說，「你不明白嗎？這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你的原因
我們需要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感覺 去面對他 去面對佛 - - 佛地魔的時候。」

這是她第一次說出佛地魔的名字，而也正是這個原因，讓哈利冷靜下來。他仍舊氣喘吁吁，癱坐回椅子上，同時意識到自己的手又開始劇烈的疼痛。他真希望自己剛剛沒打破那碗海葵鼠鬚汁。

「這個 你就考慮看看吧，」妙麗說。「拜託？」

哈利實在不知道該再說些什麼，開始對自己剛才發脾氣的行為感到羞愧。他點了點頭，不曉得自己到底在同意什麼。

妙麗站了起來。

「好吧，我要上床睡覺了，」她說，聲音明顯聽得出是硬裝成若無其事。「呃 晚安。」

榮恩也起身。

「要一起走嗎？」他很不自在的問哈利。

「好，」哈利說。「馬 馬上就去。我把這個收一下就好。」

他指著地上的破碗。榮恩點點頭離開了。

「復復修！」哈利低語，用魔杖指著那些瓷器碎片。它們飛起來拼湊到一塊兒，完好如新，可是那些海葵鼠鬚汁卻沒能回到碗裡頭。

突然間他覺得好疲倦，好想再坐回椅子上，好好睡一覺，但還是逼自己站起來，跟著榮恩上樓。

這天晚上他又開始做惡夢了，夢見那些長長的走道和那些深鎖的門，第二天醒來時，他頭上的傷疤又開始刺痛。

【第十六章 豬頭酒吧】

在作了最初的提議之後，妙麗有兩個星期的時間都沒有再提要哈利教授黑魔法防禦術的事。哈利被恩不里居罰的勞動服務終於告一段落（他懷疑，那些現在已經刻進他手背的字，以後到底會不會褪掉）；榮恩又做了四次的魁地奇練習，最後兩次終於沒有遭到責罵；三個人都成功的在變形學課將老鼠變消失了（妙麗其實已經進展到讓小貓消失），然後在九月底一個狂風大作的夜晚，這個話題又被提了起來，當時他們三個坐在圖書館裡，在查石內卜課程中的魔藥成分。

「我在想，」妙麗突然說，「你後來有沒有再想過黑魔法防禦術的事，哈利。」

「我當然有想過，」哈利埋怨的說，「怎麼可能忘得了，一天到晚在上那個老巫婆的課 - - 」

「我指的是榮恩和我的那個主意 - - 」榮恩用警覺、威脅的眼光瞪了妙麗一眼。她對他皺著眉，「 - - 喔，好吧，就算是我一個人的主意 - - 關於要你來教我們的事情。」

哈利沒有馬上回答。他假裝正在翻《亞洲獸毒解藥大全》的某一頁，因為他並不想說出心裡的想法。

過去這兩週，他已經將這件事仔細的考慮過。有時想想，這好像真是個瘋狂的主意，就像那一晚妙麗提出時給他的感覺一樣。可是另外一些時候，他發現自己是在思索，當初和那些黑生物以及食死人搏鬥之時，幫助自己最大的到底是哪些咒語 - - 他發現自己，事實上，已經不知不覺的開始計畫課程內容了。「這個，」他緩緩說道，因為他實在無法再假裝《亞洲獸毒解藥大全》很好看了，「對啊，我我有想過一些。」

「然後呢？」妙麗急急的說。

「我不曉得。」哈利說，故意拖延著時間。他抬頭望向榮恩。

「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榮恩說，現在似乎比較積極的在參與這場對話，因為他確定哈利不會再大吼大叫了。

哈利不自在的在椅子上挪了挪身。

「我說過那大部分都是運氣的关系，這一點你們有聽進去吧，對不對？」

「有，哈利，」妙麗溫和的說。「可是不管怎麼樣，都沒有必要假裝你對黑魔法防

禦術不在行。你是去年唯一有辦法完整的發出蠻橫咒的人，你能夠召喚護法咒，你可以使出各種成年巫師不會的咒語，維克多每次都說 - - 」

榮恩馬上轉過頭看她，速度快得似乎扭到了脖子。榮恩揉著脖子說道：「是嗎？小維子說了些什麼？」

「喔呵，」妙麗懶洋洋的說。〔他說哈利有辦法做一些連他都做不到的事情，他都已經在唸德姆蘭的最後一年了。〕

榮恩懷疑的瞪著妙麗。

「妳該不會還跟他有來往吧，有嗎？」

「有又怎麼樣？」妙麗冷冷的說，不過她的臉卻微微泛紅了起來。「如果我想要交一個筆友，當然可 - - 」

「他可不只想要當妳的筆友而已。」榮恩指責說。

妙麗厭煩的搖了搖頭，不再理會榮恩，他卻仍繼續瞪著她。妙麗對哈利說：「怎麼樣，你覺得呢？你願不願意教我們？」

「就只有妳跟榮恩？」

「嗯，」妙麗說，看起來又有一點焦急了。「嗯 這個，哈利，你不要又突然發脾氣，拜託 可是我真的認為只要有人想學，你都應該教。我是說，我們現在可是在談要保護自己對抗佛 - - 佛地魔。喔，別那麼沒用好不好，榮恩。如果我們不把這個機會提供給別人，好像不公平。」

哈利考慮了一會兒，按著說：「好吧，可是我懷疑除了你們兩個，還會有誰願意來讓我教。我是個瘋子，記得嗎？」

「這個嘛，如果你知道有多少人有興趣要來聽你「教課」，你可能會嚇一跳，」妙麗嚴肅的說。

〔聽著，〕她傾身靠向哈利 - - 榮恩原本還在皺眉觀望，現在也傾向前來聽 - - 「你知道十月的第一個週末是活米村週吧？我們要不要對那些想來聽的人說，到時候在村子裡和我們碰頭，然後大家一起來討論？」

「為什麼非要跑到學校外面去談？」榮恩問。

「因為，」妙麗說，又開始畫她原先在臨摹的中國脆白菜簡圖，「恩不里居如果發現了我們的計畫，我看她會不太高興的。」

哈利一直期盼著活米村週末活動的到來，但是有一件事讓他很擔心。天狼星從九月初在火爐中出現之後，就一直冷硬的不再與他們聯絡。哈利知道，他對他們不希望他再露面的事感到非常生氣，但哈利仍不時擔心天狼星會一時衝動，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出現。到時候，如果那隻黑色大狗真的沿著活米村的大街朝他們走過來，一旁也許還站著跩哥·馬份，那他們該怎麼辦？

「哎呀，你也不能怪他想要出來透透氣，」當哈利把他的恐懼向榮恩和妙麗表示時，榮恩說。「我是說，他已經逃亡了兩年，不是嗎？我知道那滋味一定不好受，不過至少他還是自由的，對不對？可是他現在卻又一天到晚跟那個討人厭的小精靈關在一塊兒。」

妙麗不高興的瞪著榮恩，倒並沒有因為他這樣辱罵怪角而說什麼。

「問題是，」她對哈利說，「除非佛 - - 佛地魔 - - 喔，拜託你，榮恩 - - 除非他公開現身，不然天狼星就得一直躲著，不是嗎？我是說，這個笨蛋魔法部不會明白天狼星是無辜的，除非有一天他們肯承認鄧不利多說的都是實話。等這些傻瓜再開始去抓真的食死人，到那時候就可以證明天狼星的清白了。我的意思是，他身上沒有黑魔標記，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想他不會真的笨到隨便跑來，」榮恩討好的說。「真要如此，鄧不利多會氣瘋，天狼星一向很聽鄧不利多的話，就算有時候不滿意也還是會聽。」

看見哈利仍舊憂心忡忡的，妙麗便說：「聽我說，榮恩和我已經挑選了一些對學習黑魔法防禦術可能有興趣的人，而且也與他們提過這件事，結果真有幾個很有興趣。我們告訴他們到時候在活米村碰面。」

「好。」哈利敷衍著說，他心裡仍舊想著天狼星。

「不用太擔心，哈利，」妙麗安靜的說。「就算是少了天狼星，你也已經有夠多事要操心的了。」

當然，她說得很對，他的功課幾乎都趕不上，好在他現在不用每晚被恩不里居罰勞動服務，時間變得比較充裕。

榮恩的功課落後得甚至比哈利還要嚴重，因為雖然他們兩個每週都做兩次的魁地奇練習，榮恩另外還有級長的工作要做。然而妙麗，她修的科目比他們任何一個都要多，不只能把所有作業做完，甚至還有時間編織更多的小精靈衣服。哈利必須承認她的功力

不斷在進步；現在他幾乎可以分辨出她織的哪一些是帽子，哪一些是襪子。

參訪活米村的那個早晨，天空很晴朗，風也很大。吃完早飯後，他們一個個在飛七面前排好隊，他翻著那張長長的名單核對名字，上頭列的學生都是經過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參觀村子的。哈利突然想起，要不是有天狼星簽名，他根本就去不了活米村。

哈利走到飛七面前的時候，管理員用力的嗅著他，彷彿想從哈利身上偵查出某種氣味。接著他冷酷的點了點頭，下巴贅肉又跟著晃動起來，於是哈利便繼續向前走，上了石階，走向那冷冷的陽光下。

「呃 - - 飛七為什麼要這樣聞你？」榮恩問，這時他、哈利和妙麗已經沿著那條寬廣的步道輕快的往大門走去。

「我猜他是想檢查屎炸彈的氣味，」哈利微微一笑說。「我忘了告訴你們」

於是他講起先前那段經歷，說出寄信給天狼星以及飛七在幾秒鐘後闖入，要求檢查信件的整個經過。他有些驚訝的發現，妙麗居然對這件事非常感興趣，事實上，比哈利自己還要感興趣。

「他說有人向他密告你在訂屎炸彈？可是誰會跑去向他密告呢？」

「我不曉得，」哈利說，聳了聳肩。「也許是馬份吧，他會認為這樣很好玩。」

他們在一根根高石柱當中走著，柱子的頂端立著長翅膀的野豬，隨後他們轉向左邊通往村莊的道路，風不停的將他們的頭髮打到眼睛上。

「馬份？」妙麗說，一副懷疑的樣子。「嗯 對 也許」

然後，一直到進入活米村的外圍她都沒有再講話，努力的思考著。

「我們到底是要走到哪裡去？」哈利問。「『三根掃帚』嗎？」

「喔 - - 不，」妙麗說，這時才回過神來，「不是，那裡永遠都擠得要命，又吵。我跟其他人說了到『豬頭』碰面，就是另一家酒吧，你知道的，那不是在大馬路上。我想那一家有一點 你知道 亂 可是學生們通常不會到那裡去，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會被偷聽什麼的。」

他們沿著大路走過了「桑科的惡作劇商店」，在那兒看見了弗雷、喬治以及李·喬丹，這一點都不足為奇。接著他們經過郵局，貓頭鷹會在固定的時段從郵局發派出去，最後走上一條後街，路的頂端是一家小小的酒館。店門上方是一個生鏽的水桶，吊著一

塊破爛的木頭招牌，上面畫的是一個切下來的野豬頭，血不停的滴在它周圍的白布上。他們走近時，招牌讓風吹得咿呀響。三個人站在門外猶豫著。

「好吧，走啊！」妙麗有一點緊張的說。哈利帶頭走了進去。

這裡完全不像『三根掃帚』，那兒的空間很大，讓人感受到帶有光澤的溫暖與清潔。豬頭酒吧是一個又小又窄的房間，很髒，可以聞到一股濃濃的像山羊身上的怪味道。底層的窗戶都積滿了塵垢，陽光很難射進房間裡，房裡的照明只好靠粗糙木桌上點燃一些快要燒完的蠟燭頭來解決。乍看之下，地板好像是用泥土壓平做成的，可是哈利一踩上去，才明白，那原來都是石頭，只不過上面已經積了不知有幾世紀的灰塵。

哈利記得在他一年級時，海格曾提過這間酒吧：「『豬頭』裡面的怪胎多得很。」他曾經這麼說過，解釋他是如何從一名戴頭罩斗篷的陌生人那兒贏來一粒龍蛋。當時哈利還覺得很好奇，這個陌生人在會面當中一直把臉遮著，海格怎麼會不感到奇怪；現在他明白了，在豬頭酒吧裡，將臉遮起來是件很平常的事。在吧台那兒有個男的整個頭都裹在髒兮兮的灰色繃帶裡，不過他還是有辦法透過嘴部的一條細縫，一杯接一杯的喝下某種冒煙又冒火的飲料：其中一扇窗戶旁的桌位上坐著兩個包著頭罩斗篷的身影；要不是聽見了他們用約克郡的口音在交談，哈利會以為是兩個催狂魔；在火爐旁的一個陰暗角落，坐著一個女巫，臉上包著厚厚黑黑的面紗，一直垂到她的腳趾。他們只能看到她的鼻尖，因為它使得面紗稍微的凸起來。

「妙麗，我覺得這不太對耶，」哈利低語，他們在往吧台的方向走。他特別盯著那個戴著厚重面紗的女巫。「妳有沒有想過那一個可能就是恩不里居？」

妙麗朝那個戴面紗的身影上下打量了一眼。

「恩不里居比那個女的矮，」她安靜的說。「而且不管怎麼樣，就算恩不里居來到這裡，她也不能阻止我們，哈利，因為我已經把校規查了好幾遍。我們沒有違規；我還特別問過孚立維教授，學生到底可不可以進入豬頭，他說可以，不過他強烈建議我們自己要帶杯子。我也盡我所能的，翻遍了所有關於研究社團和讀書社團的規定，上面都說絕對可以。我只是認為我們不應該太張揚的去做這件事。」

「沒錯，」哈利冷冷的說，「何況妳所計畫的也不完全是個讀書社團，不是嗎？」

酒保從裡面房間蹣跚的向他們走來。他是一個看起來脾氣很壞的老頭子，有著長長的灰髮和鬍子，身子又高又瘦，哈和覺得他似乎有點眼熟。

「要什麼？」他咕噥著。

「請給我們三瓶奶油啤酒。」妙麗說。

那個男的伸手往櫃台底下摸，拿出了三個沾滿了灰塵、非常髒的瓶子，摔到吧台上。

「六西可。」他說。

「我來付。」哈利馬上說，將銀幣推了過去。酒保的目光飄向哈利，在他那道傷疤上停了半秒。接著他轉過身，將哈利的錢存入一個老舊的木製收銀機，它自動的將抽屜打開，收了錢。哈利、榮恩和妙麗返到了離吧台最遠的一張桌子坐下來，開始東張西望。包灰色繃帶的那個男人用指節敲著吧台，從酒保那兒再要來一杯冒煙的飲料。

「你們知道嗎？」榮恩低語，興奮的望向吧台。「我們想喝什麼在這裡都可以點。我打賭那個傢伙什麼都會賣給我們，他才不會在乎。我一直想試一試火燒威士忌 - - 」

「你 - - 是 - - 一個 - - 級長。」妙麗咬牙說道。

「喔，」榮恩臉上的笑容褪去了。「對喔 - - 」

「妳說到底還有誰要來？」哈利問，他扭開奶油啤酒生鏽的瓶蓋，喝了一口。

「就只有幾個人而已。」妙麗說著，看了下錶，焦急的望著大門。「我告訴他們差不多就是這個時間，我也確定他們知道這個地方 - - 啊，你們看，那可能就是他們了。」

酒吧的門打開。一道混濁的、滿佈灰塵的陽光頓時將屋子劈成兩半，又很快消失不見，光線已經被一大群湧進來的人整個遮住了。

首先進來的是奈威、丁和文妲，後頭緊跟著芭蒂和芭瑪以及（哈利的胃突然翻騰了一下）張秋和她那群常常傻笑的女朋友們之中的一個，接著是露娜·羅吉德（她獨自一個人，一副恍惚的神情就好像是碰巧走進來似的）。

再來是凱娣、西亞和莉娜，還有柯林、丹尼、阿尼、賈斯汀和漢娜，另外一個留著及腰長辮子的赫夫帕夫女孩，哈利不曉得她的名字。

還有三個雷文克勞的男孩，他很確定他們是安東尼·金坦、麥可·寇那和泰瑞·布特，還有金妮，後面又緊跟著一個高高瘦瘦、翹鼻子的金髮男孩，哈利模糊的認出他是赫夫帕夫魁地奇球隊的一員，最後進來的是弗雷、喬治和他們的朋友阿李，三個都提著大包小包，裡頭塞滿了桑科的貨品。

「幾個人？」哈利粗啞的對妙麗說。「這叫幾個人？」

「對啊，嗯，因為這個主意似乎挺受歡迎的，」妙麗開心的說。「榮恩，你要不要再拉幾張椅子過來？」

酒保原本正在用一塊髒抹布擦著玻璃杯，那塊抹布髒到看起來像從來沒洗過，現在他整個人僵住了，他極有可能從來沒見過酒吧來這麼多人。

「你好 - - 」弗雷說，搶第一個到吧台，一面開始清點同夥的人數，「我們可不可以來個二十五瓶的奶油啤酒？」

酒保怒目瞪著他看了一會兒，惱火的將抹布扔下，彷彿是被干擾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似的，再從吧台底下把一瓶瓶的奶油啤酒拿出來。

「謝啦！」弗雷說，將飲料分送出去。「吐錢吧，各位，我可沒有那麼多銀子來付這全部」

哈利麻木的望著這一大群聒噪的人從弗雷手中接過啤酒，一邊翻弄著他們的長袍尋找零錢。他無法想像這麼多人來這兒到底是要做什麼，然後他突然明白了，他們可能是來聽他發表某種演說的，於是他馬上找妙麗問話。

「妳到底對這些人說了些什麼？」他低聲說道。「他們到底是等著看什麼？」

「我跟你說了，他們只是想聽聽你有什麼話要說而已，」妙麗安撫他；可是哈利仍舊憤怒的望著她，她只好趕快追加一句，「你什麼都不用做，一開始我來跟他們說就好了。」

「你好，哈利。」奈威說，笑得好開心，挑了他對面的位子坐下。

哈利也試著笑了笑，卻說不出話，他的嘴乾得要命。

張秋剛剛對他微笑了一下，她坐在榮恩的右邊。她的朋友，一個金紅色鬚髮的女孩卻毫無笑容，對哈利很不信任的打量一眼，那意思很明顯是說，如果由她做主，根本就不會來這裡。

新到的人開始三三兩兩坐到哈利、榮恩和妙麗身旁，有的人看起來很興奮，其他的人很好奇，露娜·羅吉德像在作夢似的發著呆。每個人都就座之後，閒聊聲停了下來，所有的眼睛都對準哈利。

「呃，」妙麗說，她的音調緊張的拉得要比平常高。「這個 - - 呃 - - 大家好！」

眾人把注意力移轉到她身上，不過目光仍舊不時的射向哈利。

「這個 嗯 這個，大家都知道大家為什麼在這裡。嗯 這個，哈利有一個想法 - - 我是說，」（哈利狠狠瞪了她一眼。）「是我有一個想法 - - 就是想要學黑魔法防禦術的人也許應該 - - 我指的是，真正的學，不是恩不里居給我們上的那些垃圾 - - ）」（妙麗的嗓門突然大了起來，語氣也變得更有自信）「因為那種東西根本就不能叫黑魔法防禦術 - - ）」（「說得好，說得好。」安東尼·金坦說，妙麗聽了很開心。）「 - - 所以，我想我們這些人應該 這個 自己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她停下來，側眼瞥向哈利，繼續說：「我的意思是大家要積極的學習如何自衛，不是只學理論，而是實地練習咒語 - - ）」

「可是，妳還是想要通過黑魔法防禦術這一科的普等巫測吧？」麥可·寇那邊說邊專注的盯著她。

「那當然，」妙麗立刻說。「不過除此以外，我還想在防禦這方面能有更有效的訓練 因為 因為 ）」她吸了一大口氣把話說完，「因為佛地魔王已經回來了。」

眾人的反應直接而且也是在意料之中；張秋的朋友尖叫一聲，將奶油啤酒打翻在自己的身上；泰瑞·布特全身像是痙攣了一下；芭瑪打了個寒顫，奈威怪叫一聲，叫到一半又趕緊轉成了咳嗽。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的目不轉睛，甚至急切的注視著哈利。

「這 反正計畫就是這樣，」妙麗說。「如果你們有興趣加入，我們就得研究應該如何進 - - ）」

「妳說『那個人』回來了，有什麼證據？」那個赫夫帕夫的金髮隊員用很不友善的語氣說。

「鄧不利多相信他回來了 - - ）」妙麗開口說。

「妳是說，鄧不利多相信他吧！」金髮男孩說，腦袋朝哈利點了一下。

「你是誰？」榮恩很粗魯的問。

「災來耶·史密，」男孩回說，「我們有權利知道他憑什麼說『那個人』回來了。」

「聽我說，」妙麗很快的介入，「這個跟今天要開的會真的一點關聯都沒有 - - ）」

「妙麗，沒關係。」哈利說。

他剛剛才弄明白為什麼會來這麼多人。他以為妙麗早該料到會有這樣的狀況。這些人當中的某一部分 - - 也許甚至是大部分 - - 之所以來到這兒，是為了要聽哈利親口說「故事」。

「我憑什麼說『那個人』回來了？」他重複一遍，直直望著災來耶的臉。「我看見他了。不過鄧不利多去年就已經對全校說明了事情經過，如果你不相信他，你也不會相信我，而我，絕不會浪費一個下午的時間試著去說服每一個人。」

哈利一開口說話，所有的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哈利感覺到就連那個酒保都在聽。他還在用那塊髒抹布擦著同一個杯子，越擦越髒。

災來耶用否決的口氣說：「鄧不利多去年只告訴了我們，西追．迪哥里被『那個人』殺了，你把西追的屍體帶回了霍格華茲。他並沒有告訴我們細節，也沒告訴我們究竟西追是怎麼被殺害的，我們都想要知道 - - 」

「如果你來這兒是想聽佛地魔到底怎麼殺人的，那我幫不了你，」哈利說。他的火氣最近一直很大，現在又開始上來了。他的目光絕對不離開災來耶．史密那張布滿敵意的臉，更決心不飄向張秋那邊。「我不想談西追．迪哥里的事，好嗎？所以如果你來是為了這件事，那你現在就可以走了。」

他生氣的向妙麗瞪了一眼。

這都是 - - 他心想 - - 她的錯；她居然決定要把他當作一個怪物一樣來展覽，結果大家當然都來了，只為了想要聽一聽他的故事到底有多誇張。可是他們竟沒有一個離開座位的，連災來耶．史密都沒有，不過他仍舊毫不放鬆的盯著哈利。

「所以，」妙麗說，她的音調又高了八度起來。「所以呢 像我剛剛所說的如果大家想學一些防禦術，那我們就要研究以後該怎麼做，要多久碰一次面，要在什麼地方 - - 」

「我聽說，」留著及腰長辮子的那個女孩打了岔，看著哈利，「你會召喚護法咒？」

大家馬上感興趣的交頭接耳起來。

「會啊！」哈利有點防衛性的說。

「實體的護法咒？」

這句話的用詞讓哈利想起了某些事情。

「呃 - - 妳該不會認識波恩大人吧？」

女孩子微笑著。

「她是我姑姑，」她說。「我是蘇珊·波恩。她跟我說了你那個聽審會的事。所以 - - 這都是真的囉？你會召喚雄鹿形狀的護法咒？」

〔是的。〕哈利說。

「哇噠，哈利！」阿李說，看起來十分佩服。「我完全不知呢？」

「我媽叫榮恩不要到處亂傳，」弗雷說，對哈利嘻嘻笑著。「她說你引來的注意力已經夠多了。」

「她說得可真是沒錯。〕哈利低聲說，有幾個人聽了都在笑。

單獨坐在角落裡，那個戴面紗的女巫非常輕微的在座位上挪動了一下。

「那你真的用鄧不利多辦公室那把劍殺過蛇妖嗎？」泰瑞·布特追問。「那是牆上的一幅畫像去年告訴我的。」

「呃 - - 對，沒錯。〕哈利說。

賈斯汀吹了聲口哨；克利維兄弟交換了個敬畏的眼神；文妲輕輕的說了聲「哇！〕哈利現在覺得領口那兒有點燥熱，他下定決心，不管眼睛往哪裡看，就是不去看張秋。

「在我們第一學年的時候，」奈威對著全體說，「他搶救了魔化石 - - 」

「魔法石。」妙麗低聲叫著。

「對，就是那個 - - 而且是從『那個人』手中搶回來的。」奈威把話說完。

漢娜兩眼瞪得跟加隆硬幣一樣圓。

「還有的更不用說了，」張秋說（哈利的目光彈向她那邊；她在看他，含著笑；他的胃又翻了個筋斗）。「像他在去年三巫鬥法大賽經歷過的那些考驗 - - 通過龍群、人魚、巨大蜘蛛、還有一大堆東西 - - 」

整張桌子都是讚嘆的低語聲。哈和的內臟整個都捲了起來。他努力控制臉部肌肉，好讓自己看起來不要太自滿。他原本下定決心要說的一段話，由於張秋剛才那樣的誇讚，使得這段話變得非常非常難說出口。

「聽著，」他說，大家立刻都安靜下來，「我 我不希望自己聽起來像是裝得很謙虛或是怎麼樣，可是 我能做到這些，其實都是因為有很多幫助的關係 ）」

「在龍的那一關就沒有，」麥可·寇那馬上說。「那種飛行技巧實在是太酷了 ）」

「是，這個 - - 」哈利覺得再否認下去就要討人厭了。

「而且今年夏天也沒有人幫助你打敗催狂魔。」蘇珊·波恩說。

「沒有，」哈利說，「是沒有，好吧，有一些的確是我自己做到的，可是我要說的重點是 - - ）」

「你是不是想要混水摸魚，任何一項技巧都不打算示範？」災來耶·史密說。

「我有個想法，」榮恩大聲說，搶在哈利來得及開口之前，「你為什麼不乾脆閉上你的嘴巴？」

可能是因為「混水摸魚」這幾個字讓榮恩聽了格外的激動。不管如何，他現在狠狠盯著災來耶，看來恨不得好好揍他一頓。災來耶的臉紅了起來。

「我們來這裡是要跟他學習的，可是現在，他卻說根本沒有辦法做到這些。」他說。

「他才不是這樣說的。」弗雷咬牙說道。

「你是不是要我們幫你把耳朵通一通？」喬治問，從其中一個桑科的購物袋子裡抽出一根長長的，看起來非常危險的金屬品。

「或者其他任何一個部位，真的，要捅你哪裡我們都不講究，悉聽尊便。」弗雷說。

「好，」妙麗急急說道，「我們繼續 重點是，我們是不是都同意要上哈利的課？」

大家咕噥了一陣，大體上算是同意了。災來耶雙臂環抱著，一句話也不說，這或許

是因為他忙著要盯住弗雷手中那樣東西的關係。

「很好，」妙麗說，她為終於討論出一個結果而鬆了一口氣。「那，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多久上一次課。我真的認為，一星期如果上不到一次課那還有什麼意義——」

「等等，」莉娜說，「必須確定的是，這不會衝到我們的魁地奇練習。」

「沒錯，」張秋說，「也不能衝到我們的。」

「還有我們。」災來耶·史密補充道。

「我們一定有辦法找到一個適合大家的晚上，」妙麗說，稍微有點不耐煩，「大家要知道，這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我們是在談如何保護自己對抗佛——佛地魔的食死人——」

「說得好！」阿尼·麥米蘭大吼，哈利一直在等著他發言。「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我們今年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算是有普等巫測等著我們也一樣——」

他神氣的望著大家，彷彿等著有人大叫「當然不是！」

看見沒有人反駁，他繼續說：「我，個人而言，實在不明白，魔法部為什麼要在這種艱困時期，把一個無能的老師塞給我們。很明顯，他們拒絕接受『那個人』已經回來的這件事，可是給這麼一個處處阻撓我們使用防禦魔法的老師——」

「我們認為，恩不里居不肯讓我們接受黑魔法防禦術的訓練，」妙麗說，「是因為她有些——有些瘋狂的主意，認為鄧不利多會利用學校的學生組成某種私人軍隊。她以為他會動員我們對抗魔法部。」

」

聽到這訊息，幾乎所有的人都呆住；所有的人，除了露娜·羅吉德，她發言了，「那很合理啊！」

畢竟，康尼留斯·夫子自己就有他的私人軍隊。」

「什麼？」哈利說，完全讓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嚇到了。

「沒錯，他有一批『太陽霸』大軍。」露娜嚴肅的說。

「不可能，他沒有。」妙麗否定了。

「有，他有。」露娜說。

「太陽霸是什麼？」奈威問，看起來茫然不知。

「他們是火精靈，」露娜說，她那對凸凸的眼睛睜得更大了，這讓她看起來比以往還要瘋狂，「又大又高的火焰生物，在大地上奔馳著，把凡是擋在他們面前的東西，統統都給燒掉 - - 」

「他們不存在，奈威。」妙麗不客氣的說。

「啊，存在，他們是存在的！」露娜生氣的說。

「很抱歉，不過證據在哪裡？」妙麗回嘴說。

「有好多親眼目睹的案例。只因為妳自己心胸狹窄，一定要每樣東西都放到妳的鼻子下面，妳才願意去 - - 」

「嗯哼，嗯哼，」金妮說，學恩不里居教授學得太像，有好幾個人都緊張的東張西望，然後都笑了。〔我們不是要決定多久上一次防禦術課程嗎？〕

〔是的，〕妙麗馬上說，「妳說得沒錯，金妮。〕

「一星期一次聽起來不錯。」李·喬丹說。

「只要不 - - 」莉娜開了口。

「對，對，我們知道魁地奇的事，」妙麗用緊繃的語氣說。「那，另外一項就是決定會合的地點 - - 」

這一點就比較困難了，所有人都安靜下來。

「圖書館呢？」凱娣幾秒鐘後建議。

「我不認為平斯夫人會樂意看見我們在圖書館裡練咒語。」哈利說。

「挑一間沒人用的教室？」丁說。

「對啊，」榮恩說，「麥教授應該會讓我們用她的，上次哈利要準備三巫大賽時，

她就讓他用了。」

哈利敢肯定，麥教授這一回不會那麼慷慨。儘管妙麗說了一堆關於研究和讀書社團的合法性，他卻很清楚，這件事可能會被老師們看作極為叛逆的行為。

「好吧，我們再想辦法吧，」妙麗說。「只要確定了第一次集會的時間和地點，我們就會把消息傳給大家。」

她在袋子裡摸索一會兒，拿出了羊皮紙和一枝羽毛筆，遲疑了一會，似乎是在逼自己說出某些話。

「我 - - 我想大家都應該簽個名，這樣我們才曉得今天有誰在場。同時我地想到，」她深呼吸一口，「我們都必須同意對這件事保密。所以簽了名，就代表同意不對恩不里居或是任何人透露我們的計畫。」

弗雷伸手接過羊皮紙很愉快的簽上他的名，哈利立刻發覺，有好幾個人聽說要把自己的名字簽在名單上，就變得非常不情願。

「呃 - - 〕災來耶拖拖拉拉的，不願意接過喬治遞給他的羊皮紙，「這 - - 阿尼一定會把集會時間告訴我的。」

可是阿尼對於簽名也是一副猶豫的樣子。妙麗對他揚起眉毛。

「我 - - 我們是級長啊，」阿尼爆發了。「如果這份名單被人發現了 - - 這，我的意思 - - 妳自己都說，如果被恩不里居發現了 - - 」

「你剛才說這個團隊是你今年所要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哈利提醒他。

「我 - - 對，」阿尼說，「對，我是這樣相信沒錯，只是說 - - 」

「阿尼，你真的認為我會讓這份名單到處流傳嗎？」妙麗試探的說。

「不，不，當然不是，」阿尼說，他顯得沒那麼焦慮了。「我 - - 好吧，當然我會簽。」

在阿尼之後，沒有人再提反對意見，不過哈利看見張秋的朋友在簽字之前，用責備的眼神瞪了她一眼。當最後一個人 - - 災來耶 - - 簽完之後，妙麗將羊皮紙收回，小心的將它收回袋子。現在氣氛突然變得很奇怪，感覺上好像大家簽下了某種契約似的。

「好吧，時間很寶貴，」弗雷輕快的說著，站了起來。「喬治、阿李和我還有一些

敏感物品得去採購，就晚點再跟各位見面啦。〕

剩下的人也三三兩兩的分別離開了。張秋坐在那兒綁她的袋子，故意綁了半天不打算走，她那頭黑色瀑布般的長髮垂在前面，遮住了她的臉，她的朋友卻站在她身旁，雙臂交疊，不斷的咂著舌頭，張秋只好和她一起走。就在她朋友推著她出門時，張秋回頭一望，朝哈利揮了揮手。

「進行得挺順利的。」妙麗開心的說，幾分鐘以後，她跟哈利和榮恩從「豬頭酒吧」走到了耀眼的陽光底下。哈利和榮恩手裡都抓著他們的奶油啤酒瓶。

「那個災來耶實在不是個東西。」榮恩說，他怒目望著災來耶已經走遠的背影。

「我也不太喜歡他，」妙麗承認，「可是他在赫夫帕夫的餐桌上，正好聽見我和阿尼還有漢娜的談話，他似乎非常想來，我能怎麼說呢？其實人越多越好 - - 我是說，麥可．寇那和他的朋友本來是不可能來的，要不是他和金妮在約會 - - 〕

榮恩正在吸最後幾滴的奶油啤酒，聽到這裡飲料整個噴了出來，灑得他衣服整個都是。

「他什麼？」榮恩極為震怒的哇哇叫著，他的耳朵現在看起來就像生牛肉捲。「她居然跟他約我妹妹約 - - 妳什麼意思，麥可．寇那？」

「就是因為這樣他和他朋友才會過來的吧，我想 - - 哎，他們顯然是對學習防禦術真的有興趣，不過如果金妮沒有告訴麥可這些事 - - 〕

「這是什麼時候的 - - 她是什麼時候 - - 〕

「他們是在聖誕舞會上認識的，去年年底就在一起了，」妙麗很冷靜的說。他們這時已經來到大街上，她在「寫字人羽毛筆店」前停下腳步，櫥窗裡擺設著一整排雉雞的羽毛筆。「嗯 我該換枝新的羽毛筆了。」

她轉身走進店裡。哈利和榮恩跟了進去。

「麥可．寇那到底是哪一個？」榮恩憤怒的質問。

「黑皮膚的那個。」妙麗說。

「我不喜歡他。」榮恩馬上說。

「想也知道。」妙麗低聲回著嘴。

「可是，」榮恩說，跟隨著妙麗經過一整排裝在銅罐裡的羽毛筆，「我還以為金妮喜歡哈利呢！」

妙麗有點憐憫的看著他，搖了搖頭。

「金妮以前是喜歡哈利，可是她好幾個月前就已經放棄他了。當然，這並不是說她討厭你。」她好意的對哈利補充一句，一面查看著一枝長長的、黑金兩色的羽毛筆。

哈利依舊滿腦子張秋離去時的模樣，對這個話題並不像榮恩那樣有興趣，而榮恩真的是氣壞了，不過也因為談起這話題，讓哈利明白了一些之前一直想不透的事。

「這就是她現在開始講話的原因嗎？」他問妙麗，〔她以前從來不在我面前說話的。〕

「完全正確，」妙麗說，〔好的，我想要這一枝〕

她走到櫃台拿出了十五西可又兩納特時，榮恩仍在她脖子後面噴著怒氣。

「榮恩，」她嚴厲的說，她轉過身恰好踩上他的腳，「這就是為什麼金妮不告訴你她跟麥可約會的原因，她曉得妳的反應會恨惡劣。不要這樣小題大作的，拜託你。」

「妳什麼意思？誰反應惡劣了？我才不會什麼小題大作」一路上榮恩都繼續嘟囔著。

趁榮恩還在那兒不停咒罵著麥可·寇那的時候，妙麗眼睛一轉，向哈利小聲的說，「講到麥可和金妮張秋和你怎麼樣了？」

「妳什麼意思？」哈利飛快的回說。

就彷彿他體內有滾沸的水在急速上漲，使他的臉在冷天氣裡也有一種刺痛的燒灼感——他真的表現得那麼明顯嗎？

「嗯，」妙麗說，微微一笑，「她的眼睛一直都離不開你呢，不是嗎？」

哈利從來沒像現在這樣，感受到活米村的風景居然是這麼的美麗。

【第十七章 教育章程第二十四條】

從開學以來，就屬這個週末讓哈利覺得最快樂。

他和榮恩又一次把星期大大部分時間拿來趕功課。這事其實談不上有趣，只是秋陽還硬撐著最後一點威力，與其待在交誼廳裡，佝偻著背對著桌子，不如把功課帶到外面，靠在湖邊高大的山毛櫸樹蔭下趕工。

功課老早就已經做完的妙麗，隨身帶著更多的毛線，在棒針上施些魔法，讓它們在她身旁，懸空替她織出更多的帽子和圍巾。

他知道他們這一群人正在想辦法努力對抗恩不里居和魔法部，而他又是其中的關鍵人物，這讓哈利感到極大的滿足。星期六開會的情形不斷浮現在他腦海：那些人都來向他學習黑魔法防禦術。當他們聽到他曾有過的英勇事蹟時，臉上那種崇拜的表情。張秋還稱讚他在三巫鬥法大賽中的表現很棒。這些人不但沒有把他當作是一個說謊的怪胎，反而對他非常崇敬，這讓他整個人一直到星期一早上都還感覺輕飄飄的，哪怕接下來一整天都是他最不喜歡的課，也絲毫沒影響他的好心情。

哈利和榮恩從寢室下樓，討論莉娜提議在今晚魁地奇訓練時要練習的新戰術：樹獺翻勾式。他們走過了大半個交誼廳，才發現灑滿陽光的廳裡多了一樣新東西，而且已經引起一小群人的注意。

葛來分多的佈告欄上貼著一大張告示，這張告示之大，原先那些二手符咒課本拍賣清單、飛七的例行校規注意事項提醒、魁地奇球隊訓練時程表、用巧克力蛙卡片交換其他物品的告示、喬治和弗雷徵求受試者的最新廣告、活米村週末假期的日期還有失物招領等等的告示，都被這張新告示給遮住了。新告示上面的字體又黑又大，最底部捲曲而又整齊的簽名旁邊，還蓋著一個看來相當正式的印章。

霍格華茲聽督察令諭所有的學生組織、協會、球隊、集團以及社團，自即日起一律解散。

自即日起，凡是人數在三人以上、定期聚會者，都將被視為是組織、協會、球隊、集團或社團的一種。

如欲重新改組，請向總督察（恩不里居教授）申請許可，在總督察不知情或不允許的情況下，不許任何學生組織、協會、球隊、集團以及社團運作。

若發現任何學生，涉嫌組織或參加任何未經總督察許可的組織、協會、球隊、集團以及社團，都將被開除。

上述規定係依照教育章程第二十四條頒定。

簽署者：桃樂絲．珍．恩不里居總督察哈利和榮恩越過前面一堆焦急的二年級生的腦袋，把這篇告示看完。

「這是不是代表他們要關閉多多石社啊？」一個二年級生問他身旁的朋友。

「我想多多石社不會怎麼樣的，」榮恩陰沉的說，那個二年級生嚇了一跳，立刻掉頭離開。「我想我們可就沒那麼幸運囉，對吧？」榮恩問哈利。

哈利又把告示仔細讀了一遍，從星期六開始充滿在他心頭的快樂感覺立刻消失無蹤。他整個人都因為強烈的憤怒而顫抖不已。

「這絕對不可能是巧合，」哈利握緊拳頭，「恩不里居一定知道了。」

「她不可能知道的啊。」榮恩說。

「那間酒吧裡面一定有人偷聽我們說話。面對現實吧，我們不知道那天出現的人裡面有多少個真的可以信任——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偷偷跑去和恩不里居通風報信」

哈利還以為他們都信任他，甚至以為他們都崇拜他——「災來耶．史密！」榮恩雙手一拍，「也有可能是——麥可．寇那，他看起來也是一副狡詐的模樣——」

「不知道妙麗看到這個沒有？」哈利望著通往女生寢室的門口。

「我們去告訴她吧。」榮恩說著就往前衝去，拉開大門，往螺旋狀的樓梯走上去。

榮恩走到第六階的時候，突然傳來一聲彷彿是喇叭在哭嚎的巨響，頓時所有階梯在一團混亂中化成一道又具又平滑的石頭滑梯。

有那麼短暫的幾秒鐘，榮恩還試著繼續往上跑，雙手像忙碌的風車一般死命揮動，然後就往後倒了下來，仰面沿著這道新形成的滑梯「咻」的滑了下來，一直滑到哈利腳邊。

「嗯，我想我們可能沒辦法進入女生寢室喔。」哈利邊說邊把榮恩拉起來，而且還得用力忍住才沒有笑出來。

兩個四年級的女生從樓梯上有說有笑的溜了下來。

「噢，是誰想要上樓啊？」她們兩個呵呵的笑，跳著站了起來，眼睛還不停的看著

哈利和榮恩。

「是我，」仍然相當狼狽的榮恩說，「我不知道樓梯會變成這樣。這真是太不公平了！」榮恩跟哈利抱怨。那兩個四年級的女生朝畫像洞口走去，還是不停的呵呵笑。「妙麗都可以進我們寢室，為什麼我們不能進她的寢室？」

「這是老早以前的規矩了，」妙麗姿態優雅的溜到他們身前的地毯上，正好要站起來。「而且呢，《霍格華茲，一段歷史》裡面說，創建學校的人認為，女生要比男生值得信賴。好了，快說你為什麼想要上樓呢？」

〔為了要找妳啊 - - 快來看這個！〕榮恩把妙麗拉到佈告欄旁邊。

妙麗很快把告示看過一遍，臉上表情立刻僵硬。

「一定有人跟她打小報告。」榮恩生氣的說。

「可是，這不可能啊。」妙麗的聲音很低。

「妳太天真了，」榮恩說，「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一樣重榮譽、做人又正直嗎？」

「不是的，他們不可能洩密的，因為我在我們簽名的那捲羊皮紙上施了一個咒語，」妙麗凝重的說，「如果任何人跑去和恩不里居打小報告，我們一定可以知道到底是誰幹的，到時候他們一定後悔。」

「他們會有什麼下場？」榮恩急著想知道。

「嗯，讓我這麼說好了，」妙麗說，「我施的咒語會讓艾蘿·米金的粉刺看來就像一些可愛的雀斑一樣。來吧，我們先去吃早餐，看看其他人怎麼想。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學院裡都貼上了這個告示？」

他們才一進到大廳，就很確定恩不里居的告示不只貼在葛來分多塔而已。人群嘖嘖喳喳的聲音裡，透著一種少見的緊張氣氛，大廳裡面也多了些人在不同的桌子之間跑上跑下，討論告示上公佈的事情。哈利、榮恩和妙麗才剛坐下來，奈威、丁、弗雷、喬治和金妮就跑來加入他們。

「你看到了嗎？」

「你看她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我們要怎麼辦才好？」

他們都盯著哈利，哈利四面瞧了瞧，確定沒有老師在偷聽他們說話。

「就算這樣，我們也絕不罷手。」哈利小聲的說。

「就知道你會這麼說。」喬治興高采烈的在哈和的手臂上搥了一拳。

「我們的級長也一樣嗎？」弗雷用逗弄的眼神看著榮恩和妙麗。

「當然囉！」妙麗很酷的說。

「阿尼和漢娜來了，」榮恩轉過頭去，「還有雷文克勞學院那群傢伙和史密——可是沒有人看起來臉上有雀斑呀。」

妙麗突然驚覺了一下。

「別管什麼雀斑了，那些笨蛋現在不會到這裡來，因為這樣太惹人起疑了，快坐下。」她拚命對阿尼和漢娜比手劃腳，要他們趕緊回赫夫帕夫學院那邊的桌子去，「先等等！我們——等一下——再跟——你們——說！」妙麗用嘴形跟他們說。

「我要告訴麥可，」金妮不耐煩的說，說著就跳下板凳，「那個笨蛋，真是的」

哈利看著金妮匆忙趕回雷文克勞那邊的桌子。張秋也坐在不遠處，跟那個她帶去「豬頭酒吧」的鬍鬚朋友聊天。恩不里居的告示會不會嚇到張秋，讓她不敢再跟他們見面呢？

可是直到他們離開大廳，準備去上魔法史的時候，才真正明白那告示的影響有多大。

「哈利！榮恩！」

莉娜一副氣急敗壞的模樣，匆匆忙忙朝他們趕來。

「別緊張，」哈利等她到了身旁能夠聽見他說話的地方時，悄悄的說，「我們還是會——」

「你知不知道，魁地奇也在那張告示的範圍裡面？」莉娜不等哈利說完馬上搶著說，「我們必須去向她申請重組葛來分多球隊的許可才行！」

「什麼？」哈利簡直不敢相信。

「這太扯了吧。」榮恩更是無法忍受。

「你也讀了告示吧，裡面有提到球隊啊！聽好，哈利 我只說一次 拜託，拜託你不要再跟恩不里居發脾氣，不然她有可能再也不讓我們玩魁地奇了。」

「好啦，好啦，」眼看莉娜的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哈利只好趕緊答應她。「別擔心，我會控制我自己的」

往魔法史課的路上，榮恩悶悶的說，「我敢打賭恩不里居一定也在魔法史教室裡，她還沒有監督丙斯教授 跟你們打賭，她一定在那裡」

不過，榮恩卻猜錯了，他們走進教室時，只有丙斯教授單獨在那裡，跟往常一樣飄浮在他椅子上方一吋左右的地方，準備用枯燥單調的聲音繼續講他的巨人族戰爭。哈利根本沒注意丙斯教授今天的進度到了哪裡，只是無所事事的在他的羊皮紙上塗鴉，哪怕妙麗三不五時就看他一眼，或用手肘推他一把，他都不為所動。直到突然苟一拳打在他肋骨上，痛得受不了，他才氣沖沖的把頭抬起來。

「妳幹嘛呀？」

妙麗指指窗戶，哈利朝她指的方向看過去，發現嘿美停在窄窄的窗沿，透過厚厚的玻璃眼巴巴的望著他，腿上還綁著一封信。哈利不明白為什麼嘿美不像平常一樣，在剛才他們吃早餐的時候送信來，卻偏偏選在這個時候。班上許多同學的注意力這時也全都移到了嘿美身上。

「噢，我一直都好喜歡這隻貓頭鷹喔，她真是漂亮！」哈利聽見文姐跟芭蒂這麼說。

哈利看了看丙斯教授，他還是繼續哈著他的筆記，渾然不覺今天全班同學甚至比平常更不專心。

哈利悄悄離開座位，壓低身子，趕忙跑向窗戶，把窗鉤輕輕拉起來，慢慢慢慢把窗戶打開。

哈利還以為嘿美會伸出腳，讓他把信拿下來，然後飛回貓頭鷹屋去，可是嘿美一等窗戶開得夠大，就馬上跳了進來，難過的叫著。

哈利緊張的看著丙斯教授，一邊把窗戶關上，又壓低身子帶著肩上的嘿美迅速溜回座位。一回到座位後，他就把嘿美放到腿上，準備從牠的腳上把信拆下來。

這時候哈利才發現嘿美的羽毛簡直亂成一團，不但有些羽毛彎的角度很奇怪，連她的翅膀也被折成一個很奇怪的角度。

「她受傷了！」哈利小聲的說，把頭低下靠近嘿美，榮恩和妙麗也湊了過來，妙麗甚至還放下了手中的羽毛筆。「快看——牠的翅膀有點不對勁——」

嘿美全身都在發抖，哈利碰到她翅膀的時候，她還痛得跳了一下，所有羽毛都豎了起來，好像吹飽了氣一樣，還用斥責的眼神瞪著哈利。

「丙斯教授，」哈利大聲的說，全班同學都轉過頭來看他，「我身體不太舒服。」

丙斯教授抬起盯著筆記的雙眼，發現教室裡竟滿滿的都是學生，一如往常露出困惑的表情。

「身體不太舒服？」丙斯教授含含糊糊的重複哈利的話。

「我真的太不舒服了，」哈和又用堅定的語氣重複了一遍，一邊站了起來，並把嘿美藏在他身後，「我想我得去醫院廂房一趟。」

「好的，」丙斯教授大吃一驚，「好的——好的——到醫院廂房——那你快去吧。那，薄京——」

一出教室，哈利立刻把嘿美放回肩上，衝上樓梯，等到看不見教室門才停下來想該怎麼辦。要治療嘿美，海格當然是不二人選，可是他壓根不知道海格人在哪裡，所以僅有的選擇就是去找葛柏蘭教授，希望她會願意幫忙。

哈利從窗戶看出去，外頭一片陰暗，風狂雨驟。海格小屋附近完全沒有葛柏蘭教授的蹤影，如果她不在上課，就應該會在教職員休息室裡。哈利立刻下樓，嘿美在哈利肩上東搖西晃，虛弱的叫著。

教職員休息室外頭立著兩個石像鬼，哈利靠近時，其中一個用沙啞的聲音說：「你應該回教室裡去，老弟。」

「我有很要緊的事情。」哈利說。

「喔，要緊的事情，是吧？」另外一個石像鬼用很尖的聲音說。「我們就是專門在這裡處理要緊的事情的，對吧？」

哈利敲了敲門，聽見門後有腳步聲傳來，門打開的時候，他發現和他面對面的人竟

然是麥教授。

「你沒有被罰另一次勞動服務吧！」麥教授立刻對哈利說，方框眼鏡反射出令人害怕的光芒。

「沒有，教授。」哈利匆忙的說。

「那你為什麼跑到教室外頭來？」

「是要緊的事情呢，那還用說。」第二個石像鬼故意這麼說。

「我在找葛柏蘭教授，是我的貓頭鷹，她受傷了。」哈利這麼跟麥教授解釋。

「受傷的貓頭鷹，你是說？」

葛柏蘭教授從麥教授身後冒了出來，嘴裡抽著煙斗，手中環拿著一份《預言家日報》。

「是的，」哈利小心的把嘿美從肩膀上移下來，「其他貓頭鷹信差都離開之後她才出現，而且她的翅膀很奇怪，你看 - - 」

葛柏蘭教授咬緊嘴裡的煙斗，從哈利手中接過嘿美，一旁的麥教授也專心的看著。

「嗯，看來是被什麼東西攻擊了，」葛柏蘭教授說話時，嘴裡的煙斗輕微的搖晃著，「可是看不出來是被什麼東西攻擊的。騎士墜鬼馬有時候是會攻擊鳥類沒錯，不過海格把霍格華茲裡的騎士墜鬼馬都訓練得很好，不會輕易去碰貓頭鷹的。」

哈利不知道騎士墜鬼馬是什麼，而且他一點也不在意，他只想知道嘿美不會有事。不過，一旁的麥教授卻用銳利的眼光看著哈利說，「你知道這隻貓頭鷹飛了多遠嗎，哈利？」

「嗯，應該是從倫敦飛過來的，我想。」

哈利瞄了麥教授一眼，從她眉毛往中間靠攏的樣子看來，哈利知道麥教授明白「倫敦」指的就是「古里某街十二號」。

葛柏蘭教授從長袍的口袋裡掏出單月眼鏡，緊緊固定在眼窩上，仔細檢查嘿美的翅膀。「如果你把她交給我，我想我可以弄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波特。」葛台蘭教授說，「而且，不論如何，幾天之內她都不應該再做長途飛行。」

「呃 - - 好的 - - 那謝了。」哈利說，下課鐘聲這時也剛好響起。

「就交給我吧！」葛柏蘭教授沒好氣的說，轉頭往教職員休息室裡去。

「等一下，葛柏蘭！」麥教授說，「別忘了哈利的信啊 - - 」

「啊，對！」哈利一時竟然忘記綁在嘿美腳上的信，葛柏蘭教授把信交給哈利之後，就帶著嘿美往裡面走去，嘿美瞪著哈利，好像無法相信他就這樣把她交給葛柏蘭教授。哈利心中浮現一絲絲的罪惡感，轉身要走，被麥教授給叫了回來。

「波特！」

「有事嗎，麥教授？」

麥教授看了看走廊，兩邊都有學生朝他們走來。

「千萬記住，」麥教授的聲音很小而且速度極快，眼睛盯著哈利手中的信，「這種聯絡霍格華茲內外的方式很可能已經被人監視了，明白嗎？」

「我 - - 」哈利幾乎馬上就被從兩旁湧上的學生淹沒。麥教授匆匆向哈利點了點頭，然後就回到教職員休息室裡去，留下哈利一個人被下課的人潮推著往天井去。哈利瞥見榮恩和妙麗已經在一個隱密的角落等他，兩個人的衣領都拉了起來抵擋冷風。哈利朝他們走過去的時候拆開了信件，發現裡面只有天狼星寫的十個字：今天晚上，老地方，老時間。

「嘿美還好吧？」妙麗一等哈利靠近就著急的問。

「你把她帶到哪去了？」榮恩問。

「我帶她去找葛柏蘭教授，」哈利說，「而且我還碰見了麥教授 聽著 」

哈利把麥教授跟他說的話全都告訴他們倆，不過讓哈利吃驚的是，他們兩個一點也不覺得訝異。

相反的，他們兩個意味深長的看了對方一眼。

「怎麼了？」哈利說，看看榮恩，又看看妙麗。

「我剛剛才跟榮恩說 如果有人要攔截嘿美怎麼辦？我的意思是，嘿美之前從來沒有受過傷，對吧？」

「信是誰寫的？」榮恩邊說邊把信從哈利手上拿過來。

「塞鼻子。」哈利靜靜的說。

「老地方，老時間？他指的是交誼廳的火爐嗎？」

「當然，」妙麗看了信件之後說，表情有點緊張，「希望沒有其他人看過這」

「可是這封信還封得好好的啊，」哈利像妙麗一樣，試著想要說服自己，「而且不管是誰看到這封信，只要不知道先前我們和他在哪裡說話，就不可能知道這封信在說什麼，對吧？」

「我不知道欸，」妙麗憂心忡忡的說，上課鐘聲響起的時候，她又把書包背上肩，「用魔法把信重新封好並不難而且，如果有人留意呼嚕網的話可是我想不出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以讓我們聯絡他，同時又不被人發現！」

他們三個人拖著沉重的步伐，心事重重的走下石階到地牢去上魔藥學。走到最底下的一階時，跩哥·馬份的聲音把他們喚醒了。跩哥·馬份就站在石內卜教室的門外，揮舞著一張看來像是正式公告的羊皮紙，故意扯高了嗓門，好讓所有人可以把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哈，我今天一大早就去找恩不里居教授，她二話不說馬上就發給史萊哲林魁地奇球隊繼續練習的許可。我覺得這根本一點都不費力嘛。我爸經常進出魔法部，她跟我爸可熟了我倒要看看葛來分多的魁地奇球隊是不是也能拿到許可，這一定很有趣，是吧？」

「別冒火，哈利，」妙麗小聲的懇求哈利和榮恩，他們兩個都惡狠狠的瞪著跩哥·馬份，拳頭握得死緊，「他就是要惹你們生氣。」

「我說啊！」馬份把聲音又拉得更高一些，故意往哈利和榮恩這邊看過來，灰色的眼睛閃爍著惡毒的光芒，「如果，這是一個對魔法部影響力夠不夠的問題，那我看他們大概沒什麼機會了。我爸跟我說，他們好幾年來都一直想要找個理山把亞瑟·衛斯理給炒魷魚至於波特嘛我爸說魔法部遲早會把他送到聖蒙果魔法疾病與傷害醫院去那裡顯然有專門替被魔法搞壞腦袋的病人準備的房間呢。」

跩哥·馬份扮出一副怪臉，嘴巴張得大大的，眼睛不停打轉，克拉和高爾又發出像豬一般呼嚕呼嚕的笑聲，潘西·帕金森更是興奮得不停尖叫。

突然有個東西用力撞上哈利的肩膀，把他撞到一邊去，一會兒之後他才發現是奈威

從他後面往馬份直衝過去。

「奈威，不可以！」

哈利大步向前跳過去，抓住奈威長袍的背後，奈威不停揮拳，死命掙扎著想往馬份衝過去。有那麼一會兒，跣哥·馬份簡直嚇死了。

「快幫幫我！」哈利一隻手朝榮恩伸過去，另一隻手繞過奈威的脖子，想要把他往後拖離史萊哲林那群渾球。克拉和高爾站到馬份身前，雙手微曲，一副準備要大幹一場的模樣。榮恩一把抓住奈威的手臂，和哈利合力把奈威拉回到葛來分多這邊。奈威的臉脹得紫紅，哈利的手繞過他脖子，勒得他無法說話，可是他的口中還是吐出幾個奇怪的字眼。

「一點也 不好笑 不要 聖蒙果醫院 告訴 他 ）」

地牢的門打開了，石內卜就站在門後，黑色的眼睛往葛來分多那邊看去，瞥見哈利、榮恩和奈威扭纏成一團。

「竟然敢打架啊，波特、衛斯理、隆巴頓？」石內卜用他輕蔑又冰冷的聲音說，「葛來分多扣十分。放開隆巴頓，波特，不然我就罰你勞動服務。所有的人都給我進教室去。」

哈利放開奈威。奈威站在原地不停喘氣，目光憤怒的瞪著哈利。

「我得攔住你才行，」哈利邊說邊撿起他的書包，「不然你一定會被克拉和高爾痛宰一頓的。」

奈威什麼也沒說，只是抓起他的書包大步走進地牢。

「我的梅林呀，」他們跟在奈威後面的時候，榮恩慢慢的說，「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哈利沒有回答他。他很清楚為什麼一提到因為魔法傷了腦子而住進聖蒙果魔法疾病與傷害醫院的病人，奈威就會這麼憤怒。不過他已經向鄧不利多發誓，絕對不曾向任何人透露奈威的秘密。哪怕是奈威本人，也不曉得哈利已經知道他的秘密。

哈利、榮恩和妙麗走到教室後面的老位子坐下，拿出羊皮紙、羽毛筆和《一千種神奇藥草與蕈類》。四周的同學還在交頭接耳，討論剛才奈威的事情。不過，當石內卜「砰」的一聲關上地牢大門時，所有的人都立刻自動閉起了嘴巴。

「你們會發現，」石內卜用他緩慢輕蔑的口氣說，「今天班上來了一位客人。」

石內上手指著地牢昏暗的角落，哈利馬上就看出恩不里居教授坐在那裡，膝蓋上還放著記事板。

哈利感覺大事不妙，瞄了一下旁邊的榮恩和妙麗。石內卜和恩不里居這兩個他最深惡痛絕的老師竟然會碰在一起，他還真不容易判斷到底比較恨哪一個人。

「我們今天要繼續調製我們的強化魔藥。你們手上都有上節課做好的混合劑，只要你們的方法沒錯，經過一個週末應該就已經好了。方法 - - 〕石內卜又揮了揮手中的魔杖，「就在黑板上。請開始。」

這堂課的前半個小時，恩不里居教授都坐在角落裡記東西，哈利滿腦子都在想，如果她向石內卜教授發問會是怎樣的狀況，結果又忘了去顧好他的魔藥。

「不是石榴汁啦，哈利！」妙麗哈了他一句，趕緊抓住他的手腕，以免他第三次把錯誤的原料加到魔藥裡面去，「是火蜥蜴血才對！〕

「對喔。」哈利含糊的回答著。他放下手中的瓶子之後，還是繼續往角落裡看。石內卜正在看了。

湯馬斯大釜裡的魔藥。恩不里居站起來，沿著兩排桌子往石內卜走過去，哈利輕輕發出「哈！〕的一聲，就等好戲上場。

「嗯，這班上的學生看起來程度好像不錯喔，」恩不里居速度很快的朝著背對著她的石內卜說，「可是我卻懷疑，在這個時候就教他們像強化魔藥這樣的魔藥，到底適不適合。我想魔法部一定也不希望看見課程中包令這些東西。」

石內卜慢慢直起身體，轉過頭，看著恩不里居。

「嗯 你在霍格華茲教書多久了？」恩不里居問，羽毛筆就放在記事板上。

「十四年了。」石內卜的表情讓人摸不清他到底在想什麼。哈利仔細的觀察著石內卜，順手滴了幾滴汁液到魔藥裡去，大釜發出可怕的嘶嘶聲，從原本的藍綠色變成橘色。

「你最初是申請擔任黑魔法防禦課的老師，我沒說錯吧？」恩不里居教授問石內上。

「是的。」石內卜靜靜的說。

〔可是，卻沒有成功？〕

石內卜的臉垮了下來。

「我想，我應該沒猜錯。」

恩不里居教授在記事板上抄下一些東西。

「你在加入學校之後，還是一再的申請教授黑魔法防禦術，是不是？」

「沒錯。」石內卜的嘴唇幾乎連動都沒有動，而且看來非常非常的生氣。

「你知不知道，鄧不利多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你的申請呢？」恩不里居問。

「我建議妳親自去問問他。」石內卜斷斷續續說。

「啊，我當然會去問他。」恩不里居掛上她甜甜的微笑說。

「這難道有這麼重要嗎？」石內卜黑色的眼睛整個眯了起來。

「啊，是的，」恩不里居教授說，「魔法部希望能夠徹底了解老師的 - - 嗯 - - 背景。」

恩不里居轉過身，朝潘西·帕金森走過去，開始問她課程上了些什麼東西。石內卜看了看哈利，兩人眼神相交了一會兒。哈利匆忙把眼光移向他的魔藥，大釜裡面的魔藥不但凝固了，而且還發出陣陣燒焦橡膠的味道。

〔又抱鴨蛋了啊，波特，〕石內卜不懷好意的說，魔杖一揮又把哈利大釜裡的東西給變不見。「交一篇報告上來，寫出這種魔藥的正確成分，還必須說明你為什麼會失敗，下次上課的時候交，明白了嗎？」

「明白了。」哈利憤怒的說。石內卜已經給他們出了課後作業，他今晚還得去練習魁地奇，看來又有幾天晚上不用睡覺了。現在想起來，早上他起床的時候心情那麼好，簡直就像在騙人。他現在只巴不得這一天趕快結束。

「或許占卜學我會蹺課，」吃過午餐後，他們站在天井裡，哈利悶悶不樂的說，風吹得他的衣服和帽簷不停翻飛，「我要假裝生病，然後去寫石內卜罰我寫的報告，這樣今晚就不必熬夜到三更半夜。」

「你不行躑占上學啦！」妙麗嚴肅的跟哈利說。

「瞧瞧是誰在說話呀，沒去上占卜學的人是妳欸，妳可是最恨她了！」榮恩忿忿的說。

「我才不恨她呢，」妙麗高傲的說，「我只是覺得她是一個糟糕透頂的老師、不折不扣的老騙子而已。哈利今天已經沒上到魔法史了，我覺得他現在一堂課都不能漏掉！」

妙麗說的話很有道理，所以半個小時之後，哈利還是出現在悶熱、又有點香得過頭的占卜學教室裡，他看誰都不順眼。崔老妮教授還是一樣在發那本《夢諭》。哈利真的覺得，與其坐在這裡從一堆瞎掰的夢境裡尋找意義，不如去寫石內卜罰他寫的報告遠比較有意義。

不過，教室裡心情不好的人，好像不只哈利一個。崔老妮教授在哈利和榮恩的桌上重重摔下一本《夢諭》，就嘟著嘴走開。之後她又把另外一本《夢諭》丟在了湯馬斯和西莫的桌上，書還差點打到西莫的頭。崔老妮教授把最後一本《夢諭》用力的甩在奈威的胸口上，害得奈威整個人從厚坐墊上跌了下來。

「好了！開始讀啦！」崔老妮教授扯著尖嗓大叫，簡直有點歇斯底里，「你們都知道該怎麼辦吧！」

難道我這個老師真的差勁到她班上學生連怎麼把書打開都不會嗎？」

全班學生都一頭霧水的看著她，然後又滿臉疑惑的看看彼此。不過，哈利猜他大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崔老妮教授又爬回那張高背的教師椅，那雙透過鏡片看來大大的眼睛裡滿是憤怒的淚水。哈利把頭湊近榮恩的頭旁邊，小聲的說：「我猜她已經看到她的審查報告了。」

「教授？」芭蒂（她和文妲一直都相當仰慕崔老妮教授）壓低聲音說，「教授，妳還 - - 呃 - - 好嗎？」

「好？」崔老妮教授情緒激動的大叫，「當然不好！我被人侮辱了 有人找上我，狠狠的羞辱了我一頓 還提出毫無根據的指控 不，我一點都沒事，我好得很！」

她顫抖著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轉頭看其他地方，憤怒的眼淚從她眼鏡底下冒了出來。

「十六年來，」她已經泣不成聲，「盡心盡力付出 結果他們根本沒看見 不

，我絕不允許人侮辱我，絕不可以！」

「教授，到底是誰侮辱了你？」芭蒂·巴提膽怯的問。

「學校！」崔老妮教授的聲音抖得厲害，「沒錯，這些人的眼睛都被塵世蒙蔽了，沒辦、像我一樣明察秋毫、無所不知——沒錯，人們總是害怕先知，先知總是不斷受到迫害——這——唉——這就是我們的命運呀。」

她大大的吸了一口氣，用圍巾的一端輕輕的擦了擦淚濕的臉頰，然後從袖子裡抽出一條繡有花紋的手帕，用力的擤了一把鼻涕，聲音就好像皮皮鬼在吐舌頭做鬼臉一樣。

榮恩在底下偷笑，不過卻惹來文姐的白眼。

「教授，」芭蒂說，「妳指的——是不是恩不里居教授——」

「別在我面前提到那個女人的名字！」崔老妮教授大叫，整個人跳了起來，身上的珠串響個不停，眼鏡也閃爍著光芒。

「請繼續讀你們的書！」

占卜課剩下的時間，崔老妮教授就在一排又一排的學生之間走來走去，眼淚不停從眼鏡後面滴落，嘴裡喃喃的小聲哈東哈西，好像在咒罵什麼一樣。

「——乾脆離開算了——簡直是太侮辱人了——列入觀察——等著瞧——她竟敢——」

「妳和恩不里居有一個地方很像，」黑魔法防禦術課堂上，哈利碰見妙麗的時候說，「她一定也認為崔老妮是個老騙子——看來她決定把她列入觀察。」

就在哈利說話的時候，恩不里居走進教室裡，頭上繫著天鵝絨蝴蝶結，臉上滿是洋洋得意的表情。

「午安，同學們。」

「午安，恩不里居教授。」全班都無精打采的齊聲說。

「請把魔杖收起來。」

不過台下卻沒有聽見匆忙收拾東西的聲音，因為大家根本就懶得在黑魔法防禦術課堂上把魔杖拿出來。

「請翻到《魔法防禦理論》第三十四頁，開始念第三章《遭魔法攻擊時的非攻擊性反應），請不要 - - 。」

「 - - 不要說話。」哈利、榮恩和妙麗三個人壓低聲音異口同聲的說。

「魁地奇練習取消。」那天晚上哈利、榮恩和妙麗吃過晚餐後，才一進到交誼廳，莉娜就沮喪的跟他們說。

「可是，我已經控制我的脾氣了啊！」哈利的聲音聽來有些害怕，「我什麼也沒跟她說，莉娜，我發誓，我 - - 。」

「我知道，我知道，」莉娜難過的說，「她只說她需要一點時間來考慮。」

「考慮什麼？」榮恩很生氣，「她都已經給史萊哲林許可了，為什麼不肯給我們？」

不過，哈利一想就知道，恩不里居藉著不准他們練習魁地奇來展現威勢，她心裡有多樂，他當然也明白她為什麼不想太早放棄她的威權。

「好吧，」妙麗說，「如果我們往好處想 - - 至少現在你有時間寫石內卜要你交的報告了 - - 。」

「這算哪門子的好處啊？」哈利馬上回了她一句，榮恩更是難以置信的瞪著妙麗，「不能練習魁地奇，還要寫額外的魔藥學作業，這也叫好？」

哈利跌坐進一張椅子裡，心不甘情不願的從書包裡拿出魔藥學的報告開始寫，可是一直沒辦法專心。他明知道天狼星還要很久才會出現在火爐裡，還是忍不住三不五時就往爐子那邊瞄一眼，生怕會錯過什麼。交誼廳裡吵得不得了，弗雷和喬治終於把摸魚點心盒改良完成，兩人輪流向一群高興歡呼的人展示他們的成果。

首先，弗雷咬那顆軟糖橘色的一頭，咬一口之後就對著水桶大力嘔吐。然後再吞下軟糖紫色的那一頭，嘔吐立刻停止。

一旁協助表演的李·喬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懶懶散散的用石內卜在課堂上，經常讓哈利魔藥消失的消失咒把嘔吐物變不見。

反胃、嘔吐、歡呼的聲音不斷傳來，弗雷和喬治也不斷的接受人群進一步的表演要求，這一切的聲音都讓哈利沒有辦法專注在正確的強化魔藥配方上。一旁的妙麗也沒能幫上什麼忙。她那不高興的、大力吸鼻子的聲音，穿插在嘔吐聲和歡呼聲之間，讓哈利

更是無法專心。

「妳乾脆就直接去阻止他們嘛！」哈利很不耐煩的說，這已經是他第四次寫錯鷹面獅身獸爪粉的重量了，只能悻悻然的把它擦掉重寫。

「我也沒辦法，技術士來說，他們並沒有做什麼不對的事情，」妙麗咬牙切齒的說，「他們大可以把那些噁心的東西吞下去，而且，我也找不到哪條規定說其他笨蛋不能買這些東西，除非它們有危險性，不過看來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妙麗、哈利和榮恩看著喬治以拋物線的角度，把嘔出的東西吐進水桶裡，再把剩下的軟糖吞下去，直起身子，滿臉笑容的張開雙臂，接受眾人歡呼。

「嘿，我真不懂為什麼弗雷和喬治只通過三個普等巫測，」哈利看著弗雷、喬治和李·喬丹向躍躍欲試的人收錢，「他們真的很有一套。」

「他們知道的東西只是炫而已，根本一點用都沒有。」妙麗顯然不以為然。

「一點用都沒有？」榮恩不認同妙麗的看法，「他們可是已經賺進二十六個加隆了耶。」

過了好久，圍繞在衛斯理兩兄弟身旁的人才漸漸散去，過了更久，弗雷、喬治和李·喬丹三個人才把賺來的錢給算清楚。所以，當交誼廳裡面終於只剩下哈利、榮恩和妙麗三個人的時候，早就已經過了半夜。再過一會兒，弗雷離開的時候，才把通往男生寢室的門關上，故意把裝著加隆的盒子搖得叮叮噹噹響，惹得妙麗臉都沉了下來。眼看魔藥學的作業一點進展也沒有，哈利決定今晚就到此為止。當他把書收進書包的時候，坐在一旁扶手椅上打瞌睡，還發出含糊的呼嚕呼嚕聲的榮恩突然醒過來，睡眼惺忪的往火爐裡面看。

「天狼星！」榮恩叫了出來。

哈利立刻跑過來，天狼星亂成一團的黑髮又出現在火焰裡面。

「嗨。」天狼星笑著說。

「嗨。」哈利、榮恩、妙麗三個人都跪在火爐邊的地毯上。歪腿大聲的喵喵叫，不管火有多熱，還是靠近火爐邊，把臉往天狼星的臉湊上去。

「最近還好嗎？」天狼星問。

「不太好，」哈利說。妙麗把歪腿拉回來，以免牠的鬍鬚被烤焦。「魔法部又強行

通過了另外一項法令，結果我們連魁地奇都沒辦法繼續打 - - 〕

「那黑魔法防禦的秘密陣線呢？」天狼星說。

四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

「你怎麼知道這回事？」哈利問。

「你們應該找個更合適的地點碰面才對，」天狼星的嘴咧得更大了，「竟然會在『豬頭酒吧』碰面，拜託。」

「可是，那裡至少比『三根掃帚』好啊！」妙麗不服氣的說，「那裡老是擠滿了人 - - 〕

「那也代表你們比較不容易被人偷聽啊，」天狼星說，「你們要學的還多著呢，妙麗。」

「是誰偷聽我們說話？」哈利問。

「除了蒙當葛，還會有誰？」天狼星看到他們臉上疑惑的表情，才告訴他們，「那個圍著面紗的女巫就是他！」

「竟然是他？」哈利簡直不敢相信，「他在『豬頭酒吧』幹嘛呀？」

「你以為他會在幹嘛？」天狼星很不耐煩，「當然是在監視你囉。」

「難道現在還有人在跟蹤我？」哈利很生氣的問。

「是的，沒錯，」天狼星說，「你不覺得這樣不錯嗎，如果一到週末，你腦袋裡就只想著要成立非法的防禦團隊的話。」

不過天狼星看起來既不高興，也不擔心。相反的，他還滿懷驕傲的看著哈利。

「為什麼蒙當葛要躲躲藏藏的呢？」榮恩聽起來有點失望，「我們看到他一定會很高興的。」

「二十年前，他就被禁止進入『豬頭酒吧』了，」天狼星說，「而且那個酒保的記憶力驚人。史特吉被抓的時候，穆敵的備用隱形斗篷也泡湯了，所以呢，最近蒙當葛常常得打扮成女巫的模樣 - - 不論如何 - - 正事要緊，榮恩，我答應你媽要帶個口信給你。」

「真的嗎？」榮恩說，聲音中透露著一絲不安。

「你媽說，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下，你都不准參加非法的黑魔法防禦陣線。如果你參加了，一定會被退學，那你的前途就毀了。她說，以後還多得是時間來學怎樣防衛自己，你現在年紀還太小，用不著操心這件事。她還 - - 」(天狼星朝哈利和妙麗兩人看去)「建議哈利和妙麗就到此為止，她沒權力管你們，不過還是請你們記住，她時時刻刻都在替你們著想。她本來是要寫信跟你們說的，但是萬一貓頭鷹被攔截，那你們麻煩就大了，再加上她今晚有任務在身，所以沒辦法親自來跟你們說。」

「哪方面的任務啊？」榮恩接著問。

「這你不用操心，反正是替鳳凰會做的事，」天狼星說，「所以囉，我才會來擔任信差，我要確認你會告訴你媽媽我把話都帶到了，因為我認為她並不信任我。」

四個人又沉默了一會兒，歪腿喵喵叫著，想要用腳掌去摸天狼星的頭，榮恩玩弄著地毯上的一個小洞。

「所以，你是要我答應絕不參加黑魔法防禦陣線嗎？」榮恩最後終於含含糊糊的說出了這句話。

「我？才沒有呢！」天狼星滿臉驚訝，「我覺得那樣棒透了 - - 」

「真的嗎？」哈利整個人都興奮了起來。

「那還用說嗎？」天狼星說，「你認為你爸爸和我會乖乖的聽一個像恩不里居那樣醜老太婆的話嗎？」

「可是 - - 上學期你就只會叫我要多加小心，不要冒險 - - 」

「那是因為去年所有的證據都顯示，霍格華茲裡面有人想要殺你啊，哈利！」天狼星很不耐煩的說，「今年呢，卻是霍格華茲外頭有人想要把我們全都給殺光，所以我才認為學著適當的防衛自己是個很棒的主意 - - 」

「那，如果我們被退學的話怎麼辦？」妙麗臉上有著疑惑的表情。

「妙麗，這一切可全都是你的主意！」哈利睜大眼睛瞪著她。

「逼我知道，我只是想要聽聽天狼星的想法罷了。」妙麗聳聳肩。

「我認為，就算是被退學，只要能夠保護自己，還是比安安全全待在學校裡，卻絲毫摸不清頭緒來得強。」

「看吧，看吧。」哈利和榮恩兩個興奮得不得了。

「那，你們要怎樣組織這個團體呢？」天狼星問，「你們要在什麼地方碰面？」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哈利說，「我們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尖叫屋』怎麼樣？」天狼星這麼建議他們。

「嘿，這個主意不錯喔！」榮恩激動的說，妙麗卻不表贊同。其他三個人都看著她，火焰裡頭的天狼星把頭轉向妙麗這邊。

「你們在唸書的時候，聚會只有四個人，是可以在『尖叫屋』碰面沒錯，」妙麗說，「而且你們四個人都可化身成動物，如果非不得已，還可以統統擠進一件隱形斗篷裡面。可是，現在我們有二十八個人，而且沒有一個人是化獸師。光是隱形斗篷可能不夠，我看，得要隱形帳篷才行 - - 」

「說得有道理，」天狼星看來有點沮喪，「反正，一定能夠想得出碰面的地方的。以前四樓那面大鏡子後面有很多寬敞的秘密通道，你們可以有足夠的空間在裡面練習咒語。」

〔弗雷和喬治跟我說那裡被堵起來了，〕哈利搖搖頭說，「不知道是坍了還是怎麼的。」

「噢 - - 」天狼星眉頭皺了起來，「好吧，先讓我想想，再回來 - - 〕

他突然靜了下來，臉上的表情突然顯得很緊張，好像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他轉過頭，看著火爐邊扎實的磚牆。

「天狼星？」哈利焦急的說。

可是天狼星就這樣消失了。哈利瞠目結舌的看著火焰，一會兒之後才轉頭看榮恩和妙麗。

「他為什麼 - - ？」

妙麗一聲驚叫，跳了起來，眼睛還瞪著火焰。

火焰中出現一隻手，一隻粗粗短短、戴滿醜陋老式戒指的手不停摸來摸去，彷彿要抓住什麼東西。

他們三個人轉身拔腿就跑，跑到男生寢室門邊的時候，哈利轉頭去看，恩不里居的手還在火焰裡東抓西抓，好像她很清楚剛才天狼星的頭髮到底在什麼地方，而且非抓到不可似的。

【第十八章 鄧不利多的軍隊】

「恩不里居已經看到你的信了，哈利。只有這一個解釋。」

「妳認為是恩不里居攻擊嘿美的？」他憤慨的說。

「我幾乎可以確定，」妙麗嚴肅的說。「小心你的青蛙，牠要跑掉了。」

哈利把魔杖指向那隻滿懷希望正要跳到桌子另外一邊的牛蛙——「連速前！」——牠只好悶悶不樂的「飛」回到哈利手上。

符咒學日三個可以好好私下聊天的最佳課程，一般來說，走動活動的時候相當多，所以被偷聽到的機率比較小。今天，整間教室都是牛蛙的呱呱叫和烏鴉的丫丫叫聲，加上嘩啦嘩啦打在教室窗戶上的滂沱雨聲，使得哈利、榮恩和妙麗在小聲討論思不里居幾乎逮到天狼星的事情時，並沒引起任何注意。

「我從飛七指控你訂屎炸彈就開始懷疑了，因為這根本就是個笨謊言，」妙麗低聲說。「我的意思是，只要有人看過妳的信，就會真相大白，就知道你根本沒有訂屎炸彈，那你早就應該沒事了才對呀這不是個爛笑話嗎，太牽強了？後來我又想，搞不好是有人藉故想偷看你的信？吶，恩不里居就想到一個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完美方式——就是把消息透露給飛七，讓他去做這個骯髒的工作，沒收這封信，然後找個機會把信從飛七那兒給偷出來，或是乾脆命令他把信交出來——我想飛七不會反對的，他什麼時候維護過學生的權利了？哈利，你要把你的青蛙給壓扁了。」

哈利朝下一看，他真的把青蛙握得太緊，牠的眼睛都爆了出來，他趕緊把牠放在桌上。

「昨天晚上真的是太 太僥倖了，」妙麗說。「我只是很好奇思不里居到底知道多少。默默靜！」

她用來練習靜默咒的牛蛙呱呱叫到一半，就變啞巴，只能帶著責備的眼神瞪著她

「如果她逮到塞鼻子 - - 」

哈利幫她說完這句話。

「 - - 他可能今天早上就被送回阿茲卡班了。」他根本就沒專心在揮他的魔杖；他的牛蛙脹得跟綠色的氣球一樣，發出尖銳的哨音。

「默默靜！」妙麗急匆匆的說，她把魔杖指向哈利的青蛙，牠馬上在他們面前靜悄悄的洩了氣。

「反正就是，他絕對不可以再這麼做了。我只是想不出該怎麼讓他知道。我們又不能叫貓頭鷹送信給他。」

「我不認為他會再冒這種危險，」榮恩說。「他又不笨，他知道自己差一點就被她抓到。默默靜！」

他面前那隻又大又醜的烏鴉，扯開嗓子發出嘲笑人的丫丫聲。

「默默靜！默默靜！」

這隻烏鴉丫丫丫叫得更大聲。

「問題就出在你移動魔杖的方式，」妙麗挑剔的看著他，「你不是在揮，簡直是拚命的戳。」

「烏鴉比青蛙還要難。」榮恩咬牙切齒的說。

「那好，我們來交換，」妙麗說，抓住榮恩的烏鴉，用她那隻胖青蛙來交換。「默默靜！」這隻烏鴉的尖喙繼續一開一閉，但就是發不出一點聲音。

「非常好，格蘭傑小姐！」孚立維教授小又尖銳的聲音說，讓哈利、榮恩和妙麗全都跳了起來。

「現在你來試試看，衛斯理先生。」

「什 - - ？喔 - - 喔，好，」榮恩說，十分慌張。「呃 - - 默默靜！」

榮恩不僅把那隻青蛙戳得太過用力，還捅到牠的眼睛：這隻青蛙發出震耳欲聾的聲

音呱呱大叫，然後跳離桌子。

一點都不意外的，哈利和榮恩的回家作業多了一項靜默咒的練習。

由於外面的雨勢太大，下課休息時間也可以隨便待在教室內。他們在一樓一間又擠又吵的教室找到座位。皮皮鬼像遊魂一樣在吊燈附近飄來盪去，不時會在某人的頭上吹爆墨水彈。他們好不容易才坐定，莉娜就從一群嘈雜的學生堆裡努力擠到他們旁邊。

「我得到允許了！」她說，「可以重組魁地奇球隊 - - 」

「太好了！」榮恩和哈利異口同聲的說。

「是啊，」莉娜笑容滿面。「我去找麥教授，我猜她之前可能已經去拜託過鄧不利多。不管怎麼樣，恩不里居一定得讓步了。哈！所以，我要你們今天晚上七點到球池，好，我們要把之前沒有練習到的時間補回來。你們知道我們離第一場比賽只剩三個星期嗎？」

她從他們身邊擠出去，好險躲過皮皮鬼的一個墨水彈，結果擊中了旁邊的一個一年級生，莉娜已經跑不見了。

榮恩往窗外看，笑容退了一些，滂沱大雨把窗戶都變得不透明了。

「希望天氣能放晴。妳怎麼了，妙麗？」

她，同樣的，也在盯著窗外看，又似乎不是真的在看。她的眼神茫然，眉頭深鎖。

「只是在想 - - 」她說，依舊對著雨水沖刷的窗子皺著眉頭。

「關於天狼 - - 塞鼻子？」哈和說。

「不 - - 不完全是 - - 」妙麗慢慢的說。「更多的 - - 疑惑 - - 我想我們做的應該是正確的事 - - 我想 - - 不是嗎？」

哈和和榮恩對望一眼。

「哦，有理就不亂啦，」榮恩說。「如果妳自己無法找到合理的解釋，自然就會傷透腦筋。」

妙麗看著他，好像這一刻才注意到他在那裡。

〔我只是疑惑，〕她的聲音變得比較有力了，「我們成立這個黑魔法防禦陣線，不知道是否正確。」

「什麼？」哈利和榮恩異口同聲的說。

「妙麗，這一開始是妳出的主意耶！」榮恩憤慨的說。

「我知道，」妙麗把手揪成一團。「可是跟塞鼻子說過話之後」

「他是全力支持的啊！」哈利說。

「沒錯，」妙麗又繼續盯著窗外。「沒錯，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這或許根本不是個好主意。」

皮皮鬼俯趴著飄過他們，拿起射豆槍準備射擊；他們三個很自動的把書包舉起來擋住頭，一直到他飄走為止。

「那我們就直接挑明來說，」他們把書包放回地上，哈利生氣的說，「天狼星同意我們的做法，所以妳就認為我們不應該再繼續下去？」

妙麗緊繃著臉，神情慘淡。這會兒她盯著自己的手說：「你是真的信任他的判斷力嗎？」

〔是的，當然！〕哈利馬上說。「他總是給我們很棒的建議！」

一個墨水彈颯颯的經過他們，正中凱娣的耳朵。妙麗看著凱娣跳起來，開始往皮皮鬼丟東西；有一小段時間妙沒有開口說半句話，好像在謹慎的挑選她的遣詞用字。

「你不覺得他變得有點魯莽從他在古里某街被關禁閉之後？你不覺得他有點想借我們的勢？」

「『借我們的勢』，妳這話是什麼意思？」哈利回嘴。

「我的意思他是很希望能在魔法部派來的人面前，組織一個秘密的防禦陣線我想，他一定對他自己的處境感到相當的挫敗，因為根本什麼事都做不了所以，他很積極的想要慫恿我們。」

榮恩看起來是徹底的困惑。

「天狼星說得沒錯，」他說，「妳真的就跟我媽一個樣。」

妙麗咬緊嘴唇，什麼話也沒說。正當皮皮鬼往凱梯俯衝，把整瓶墨水倒在她頭上時，鈴聲響了。

過了沉悶的一大，天氣並沒有好轉。哈利和榮恩晚上七點到魁地奇球池練習時，沒多久就全身濕透了，他們的腳在潮濕的草地上打滑，跌倒。天空陰沉沉，灰濛濛的，到了更衣間休息時，室內的溫暖和光線讓他們獲得了短暫的紓解。他們發現，弗雷和喬治正在為了要不要使用自創的「摸魚點心盒」

半途開溜，展開激烈的爭辯。

「我打賭，她一定會識破我們的伎倆，」弗雷抿著嘴，從嘴角冒出話來。「真希望我昨天沒有賣給她那些嘔吐糖片。」

「我們可以試發燒牛奶糖，」喬治低聲的說，「還沒有人見識過 - - ）」

「有用嗎？」榮恩滿懷希望的問，這時雨勢更加猛烈地敲打著屋簷，風在大樓周圍怒吼狂嘯。

「這啊，」弗雷說，「你的體溫會直線上升。」

「不過，你也會長出大粒大粒的膿瘡，」喬治說，「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該怎樣避免。）」

「我看不到任何瘡啊。」榮恩說，盯著雙胞胎瞧。

「不，這，你看不到的，」弗雷悄悄的說，「它們不是長在我們平常露在外面的地方。）」

「但你一坐上掃帚，就痛到不行，那就在 - - ）」

〔好了，大家，仔細聽好，〕莉娜大聲的說，從隊長辦公室出現。「我知道這不是個理想的天氣，不過我們跟史萊哲林對打的時候，說不定就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可以乘機了解一下如何應付這種天氣。哈利，上回我們和赫夫帕夫對打，遇到暴風雨，你有沒有在眼鏡上做什麼防霧措施？d〔是妙麗做的，〕他說著，取出魔杖，輕輕敲一敲他的眼鏡，然後說，「止止，不透！」

〔我想我們全都應該試試，〕莉娜說。「如果我們可以擋掉臉上的雨，自然而然就會提高我們的能見度 - - 大家一起來 - - 止止，不透！好，我們開始。」

大夥都把魔杖放進長袍口袋，扛起掃帚，跟著莉娜走出更衣間。

他們的腳踩在更加泥濘不堪的地上，走到運動場的正中央；即使是使用了防滲咒，能見度還是很低；光線暗得很快，層層的雨幕無情的沖刷著場地。

「好，聽我的哨音。」莉娜大聲的說。

哈利朝地上一蹬，泥漿四濺，往上直衝，風把他稍稍拉離原定的方向。在這種天氣，要怎樣才能看見金探子，他完全沒概念；同樣的，他幾乎也看不到那顆練習用的博格；練習才開始，那顆博格就差點讓他栽下掃帚，他必須用樹獼翻勾式才能倖免。可惜的是，莉娜根本沒有看到。事實上，她幾乎什麼也不可能會看到，他們誰也搞不清楚其他人在做什麼。風又開始呼呼作響，即使足隔了相當遠的一段距離，哈利仍可以聽見雨水猛烈打在湖面上的重擊聲。

莉娜讓他們這樣持續了將近一個鐘頭之後才肯罷手，停止練習。她帶著全身濕透、滿臉不高興的隊員回到更衣室，仍堅持這個練習並沒有白費，雖然她的語氣一點兒說服力都沒有。弗雷和喬治看起來特別不高興：兩個人的腳都向外彎曲，拙搐個不停。哈利把頭髮擦乾時，聽到他們壓低聲音在抱怨。

「我的身上有些部分好像已經裂開了。」弗雷用低沉的聲音說。

「我的沒有，」喬治露出牙齒說，「它們像瘋子一樣的在抽痛 腫得跟什麼似的。」

「哎喲！」哈利說。

他把毛巾壓在臉上，痛得兩眼眯得死緊。他前額的傷疤又在灼燒，比前幾個星期更加疼痛。

「怎麼了？」好幾個聲音說。

哈利的臉從毛巾後面露出來，更衣室內模糊不清，因為他沒有戴上眼鏡，不過仍可以感覺到每個人的臉都向著他。

「沒事，」他咕噥地說，「我 - - 戳到自己的眼睛，就這樣。」

但他對榮恩使了個眼色。他們倆返到一邊，其他的隊員都用斗篷把身體裹緊，拉下帽子蓋住耳朵，陸續的離開。

「發生什麼了？」榮恩說，這時西亞也從門口消失了。「是你的傷疤？」

哈利點點頭。

「但是」榮恩有些害怕的走到窗邊，看著窗外約兩，「他 - - 他現在 - - 會接近我們嗎，不可能吧？」

「不可能，」哈利低聲含糊的說，倒坐在長椅上，用手揉著前額。「他距離我們大概還很遠。痛是因為他在生氣。」

哈利根本沒有打算要這樣說，聽到的這些話彷彿是從一個陌生人的口中說出來的 - - 但是他一聽就知道是千真萬確。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麼確定，可他就是知道：佛地魔，不管他在哪裡，不管他在做什麼，一定是在盛怒當中。

「你看到他了？」榮恩一臉驚恐的說。「你是看到幻象，還是什麼的？」

哈利全身僵硬的坐著，瞪著自己的腳，盡量讓自己的心思和記憶在疼痛之後放鬆一下。

一個混亂模糊，令人困惑的影像，一個咆哮急促的聲音「他希望完成某一件事，可是這件事進行的速度不夠快。」他說。

又一次，他為這些從他自己嘴裡說出的話感到驚訝，然而他非常肯定這是真的。

「但你怎麼知道？」榮恩說。

哈利搖著頭，把手遮住眼睛，再用手掌心壓住。眼裡冒出許多小星星。他感覺得到榮恩在他身旁的長椅坐下，猛盯著他看。

「這就是上次的那種情形嗎？」榮恩壓低聲音說。「就是你的傷疤在恩不里居的辦公室痛起來的那次？是『那個人』在生氣？」

哈利搖搖頭。

「不然是什麼？」

哈利試著回想。他那時看著恩不里居的臉 他的傷疤在痛 有個古怪的感覺在他的胃裡翻攪 一個奇怪的、跳躍的感覺 一個快樂的感覺 可是當時，他當然分辨不出，因為當時他只覺得自己太可憐了 「上次，那是因為他很高興，」他說。「真的高興。他認為 有件好事要發生了。而在我們出發到霍格華茲的前一個晚上」他回想那個時刻，那時在古里某街，在他和榮恩的臥房裡，他的傷疤疼痛不已

「他氣得發狂」

他轉過頭看著榮恩，他張口結舌的凝視著他。

「你可以取代崔老妮了，老哥！」他用驚嘆的口氣說。

「我又沒有花預言什麼。」哈利說。

「沒有？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榮恩說，聽起來交雜著驚恐和佩服。「哈利，你在讀『那個人』

的心啊！」

「不是，」哈利說，搖搖頭。「更像是他的情緒，我猜啦。我只是接收到他情緒傳來的簡訊。

鄧不利多去年曾說過會發生像這類的事。他說當佛地魔靠近我，或是他感到憤恨的時候，我可能會感受得到。現在，連他高興的時候，我也可以感覺得到了。」

一陣靜默，風雨強勁的鞭打著整幢樓。

「有個人你一定要告訴他。」榮恩說。

「我上次就跟天狼星說了。」

「那，就跟他說這次的事！」

「不能，怎麼可能呢？」哈利冷冷地說。「恩不里居監控了貓頭鷹和火爐，記得嗎？」

「那就跟鄧不利多說。」

「我剛跟你說了，他已經知道了，」他不耐煩的說，站了起來，把斗篷從掛鉤上取下來，披在身上。「沒有必要再跟他說。」

榮恩也把自己的斗篷披好把緊，意味深長的看著哈利。

「鄧不利多會想知道的。」他說。

哈利聳聳肩。

「走吧 我們還有靜默咒要練習。」

他們急忙趕回去，走過黑暗的、又滑又難走的爛泥巴地，一句話也沒說、哈利絞盡腦汁的思索，到底佛地魔想要完成哪件進展速度不如他預期的事？

「他還有別的計畫：可以神不知鬼不覺進行的計畫 他要用偷才能得到的東西 比方說，武器 一些他上一回手中沒有的東西」

哈利已經有好幾個禮拜沒有想到這幾句話了，他太專注在霍格華茲發生的事，太忙於跟恩不里居永無止息的戰爭，以及在所有魔法部干預的不公正事件中求得生存 現在這些話又回到他的心裡，讓他感到疑惑 如果佛地魔無法更進一步去弄到那個武器，他的憤怒是很合理的，姑且不論那是什麼。鳳凰會有沒有阻撓他、制止他去、取那個東西？它存放在哪？現在是誰在擁有？

「惡人掌。」榮恩的聲音說，他們穿過畫像的洞口進到交誼廳，哈利這才回過神來。

很明顯的，妙麗很早就上床睡覺了，留下歪腿蜷曲約窩在附近的椅子上，火爐旁邊的桌上還放著幾頂各種顏色編織的家庭小精靈帽。哈利有點慶幸她沒在旁邊，因為他不太想討論傷疤在痛的事，也不想聽她催促他去找鄧不利多。榮恩還是不斷丟給他焦慮的眼神，哈利拿出符咒課本，一副要認真完成作業的模樣，其實只是假裝專心，一直到榮恩說他也要去睡的時候，他都沒寫出半個字來。

半夜十二點來了又走了，哈利一遍又一遍的唸著一整段關於辣根菜、獨活草和噴嚏草的使用法，結果一個字都沒吸收進去。

這些植物在加劇腦部燃燒上，最具效果，所以經常使用在困惑混沌劑，那是巫師亟欲製造激動、魯莽 妙麗說天狼星禁閉在古里某街裡，變得相當魯莽 在加劇腦部燃燒上，最具效果，所以經常使用在 《預言家日報》如果發現他知道佛地魔的想法，一定會認為他的腦筋燒壞了 所以經常使用在困惑混沌劑

對，就是這個字，困惑；為什麼他會知道佛地魔的想法？他們之間的神秘連結到底是什麼？

鄧不利多從來沒給他一個滿意的解釋。

那是巫師亟欲 哈利好想要睡覺 製造激動和魯莽 坐在火爐前的扶手椅實在是好暖和、好舒服，雨依舊猛烈的打在玻璃窗上，歪腿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火焰劈哩啪啦的爆響聲 書本從哈利鬆弛無力的手滑下來，掉落在火爐邊的地毯上，發出悶悶的砰一聲。他的頭垂在一邊 他又走到了那個沒有窗子的走廊上

，他的腳步聲在寂靜中迴響，他的心興奮的怦怦跳。如果他可以就這樣把門打開走進去裡面。他把手伸直。他的指尖就快碰到了。「哈和波特，先生！」

他驚醒。交誼廳的燭火已經全部熄滅，有個東西在靠近他。

「是誰？」他從椅子上坐起來。火爐的人幾乎已經滅了，交誼廳裡很暗。

「多比帶了你的貓頭鷹來，先生！」一個尖銳的聲音說。

「多比？」哈利啞著聲說，透過昏暗往聲音的來源看。

家庭小精靈多比站在妙麗放著半打毛線帽的桌子旁。他那兩隻又大又尖的耳朵從一堆的帽子底下露出來，看樣子妙麗織好的帽子全都在他頭上了；一頂接一頂的往上堆，所以他的頭好像又長了兩、三英寸，在最高的那頂小絨球上，坐著嘿美，她安詳的嗚嗚叫，顯然是痊癒了。

「多比自願要把哈和波特的貓頭鷹送回來，」家庭小精靈吱吱叫著，帶著一臉十足崇拜哈利的表情。「葛柏蘭教接說她已經全好了，先生。」他深深的鞠了一個躬，鉛筆似的鼻子刷到破舊不堪的火爐地毯表面，嘿美不高興的叫了幾聲，然後拍著翅膀飛到哈利的座椅扶手上。

「謝謝，多比！」哈利摸著嘿美的頭，拼命的眨眼睛，想要把夢裡那扇門的影像給剔除掉。它實在太鮮明了。他更仔細的打量多比，才注意到這個家庭小精靈身上穿了好幾件的圍巾和數不清的襪子，所以他的腳看起來大到和他的身材不成比例。

「呃。你是不是把妙麗留給你的衣服全都穿上了？」

「喔，沒有，先生，」多比快樂的說。「多比也拿了一些給眨眨了，先生。」

「是啊，眨眨好嗎？」哈利問。

多比的耳朵微微的往下垂。

「眨眨還是喝很多，先生，」他傷心的說，像網球一樣大的圓綠色大眼睛垂了下來。「她還是不在意她的穿著。其他的家庭小精靈也是。他們沒有人要打掃葛來分多塔，也不要他們的帽子和襪子，把它們到處亂藏，覺得那些東西侮辱了他們，先生。全都是多比自己一個人在做，先生，但多比不介意，先生，因為他總是希望見到哈利波特，而今天晚上，先生，他如願以償！」多比又深深鞠了一個躬。「但哈利波特看起來很不快樂，」多比繼續說，挺起身子，膽怯的看著哈利。「多比聽到他在睡夢中喃喃自語。哈利波特做很壞的惡夢了嗎？」

「不算太壞啦，」哈利打了個呵欠，揉揉眼睛。「我做過更糟的。」

家庭小精靈用他那雙像圓球般的大眼睛審視著哈利。然後垂下耳朵，很認真的說：「多比希望他可以幫助哈利波特，因為哈利波特讓他自由，多比現在快樂多多了。」

哈利露出笑容。

「你幫不了我，多比，但謝謝你的提議。」

他彎下腰撿起他的魔藥課本。他明天得努力把作業寫完。他把課本令上，在這個時候，爐火的火光照亮他手背上細細的白色疤痕——被思不里居處罰勞動服務的結果「等一下——有件事你可以幫我，多比。」哈利緩慢的說。

多比轉過身，笑容滿面。

「儘管說，哈和波特，先生！」

「我需要一個可以容納二十八個人來練習黑魔法防禦術的地方，而且不會被任何老師發現，尤其是，」哈利握緊手上的書，疤痕閃爍著珍珠白，「恩不里居教授。」

他預期家庭小精靈的笑容會消失，耳朵會下垂；他預期他會說根本不可能，或是他會試著去找找看，但希望渺茫。他完全沒預料到多比會輕輕的跳來跳去，耳朵高興的搖來搖去，興奮的拍著手。

「多比知道最好的地方，先生！」他高興的說。「多比剛來霍格華茲的時候，就聽別的家庭小精靈說過，先生。我們都知道的有來去室，要不就是萬應室！」

「為什麼？」哈利好奇的問。

「因為它是一個只有在人們真正需要它的時候，才能進去的房間，」多比嚴肅的說，「它有時候在那裡，有時候又不在，但只要出現，總會滿足有求者的需要。多比就用過它，先生，」家庭小精靈的音量降了下來，一臉罪惡感，「當眨眨喝得爛醉如泥的時候，他會把她藏在萬應室，他在那裡會找到奶油啤酒的解酒藥，還有一張家庭小精靈尺寸的床好安置她睡覺，先生——而且多比知道飛七先生如果缺清潔用品的話，也會去那裡找，先生，而且——」

「如果你急著要找廁所的時候，」哈利說，他突然想到去年聖誕舞會時，鄧不利多說過的事，「裡面會裝滿一堆夜壺？」

「多比也是這麼想，」多比認真的點頭。「它真的是一個超級不可思議的房間，先生。」

「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房間的事？」哈利說，在椅子上坐得更直了一些。

「很少，先生。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才會偶然碰見它，先生，通常都沒法再找到它了，因為他們不知道它一直都在那兒等著為人服務的，先生。」

「聽起來很棒，」哈利說，他的心跳加快。「聽起來很完美，多比。你什麼時候可以帶我去看看？」

「任何時候，哈利波特，先生，」多比高興的看著哈利熱情的回應。「如果你喜歡，我們現在就可以走！」

有一度，哈利差點就要跟多比去了。他牛離開座位，打算快點上樓去拿他的隱形斗篷，可是，在他的耳邊有個很像妙麗的聲音，不止一次輕聲的對他說：魯莽。的確，現在已經很晚了，他早就精疲力竭，更何況他還沒寫完石內卜的作業。

「多比，今天晚上先不去，」哈利不情願的說，倒回椅子上。「這事非常重要我不想把它搞砸了，得要好好的計畫才行。聽著，你可以告訴我萬應室明確的地點和進去的方法嗎？」

他們一路上踩著四濺的水花，經過淹水的菜園跑向藥草學教室，長袍被吹得鼓鼓的在他們身上亂飛。雨滴像冰雹一樣猛打在溫室的屋頂，他們根本聽不到芽菜教授說的話。下午的奇獸飼育學，也從原先狂風亂掃的地點改到底層的空教室。莉娜午餐的時候找到她的隊員，通知他們魁地奇練習取消了，這讓他們大大鬆了一口氣。

「很好，」莉娜通知哈利的時候，他靜靜的說，「因為我們已經找到舉行第一次防禦聚會的地方了。今天晚上八點，在七樓那幅侏儒棒打呆子巴拿巴掛氈的正對面。妳可以告訴凱娣和西亞嗎？」

她看起來有點吃驚，但還是答應會轉告其他的人。哈利飢餓的回去吃他的香腸和馬鈴薯泥。他抬起頭來要拿南瓜汁的時候，發現妙麗盯著他看。

「什麼事？」他口齒不清的說。

「嗯，只是覺得多比的計畫並不是那麼安全。你難道忘了，他上次害你整條手臂的骨頭都沒了？」

「這個房間不光只是多比瘋狂的想法，鄧不利多也知道這個地方。他在聖誕舞會時

跟我提過。」

妙麗的表情亮了起來。

「鄧不利多有跟你說過？」

「只是不經意的提到。」哈利聳聳肩。

「喔，這個嘛，那就沒問題了。」妙麗輕快的說，就沒有再提任何反對的意見。

他們兩個和榮恩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我那些在「豬頭酒吧」簽過名的人，告訴他們今天晚上碰面的事。哈利有點失望的是，金妮在他之前先去找到了張秋和牠的朋友。不管怎麼樣，在晚餐結束時，他很確定，這消息已經傳給那天現身在『豬頭酒吧』的另外二十五個人了。

七點半，哈利、榮恩和妙麗離開葛來分多交誼廳。哈利手上緊緊抓著一張很舊的羊皮紙。五年級生九點以前可以在走廊外走動，但他們三個沿著七樓路上還是緊張的東張西望。

「等一下！」哈利提醒他們，走到最上面一層樓梯時，他打開羊皮紙，往羊皮紙上輕輕的點了一下，低聲說：「我在此鄭重發誓，我絕對不懷好意。」

霍格華茲的地圖馬上出現在空白的羊皮紙表面上。那些移動的心黑點上面，標示著名字，顯示出許多人的所在位置。

「飛七在二樓，」哈利拿著地圖貼近眼睛，「拿樂絲太太在四樓。」

「那恩不里居呢？」妙麗不安的說。

「在她的辦公室，」哈和指著地圖說。「好，我們走吧。」

他們急忙沿著走廊走到多比向哈利描述的地方，一大片的空白牆壁，正對面是一幅超大的掛氈，描繪著呆子巴拿巴愚蠢的想要訓練侏儒跳芭蕾舞。

「好了，」哈利安靜的說，此時一個蓬頭垢面的侏儒暫停棒打那位自稱芭蕾舞老師的傢伙，看著他們。「多比說要走過這一小段牆壁三次，專心地想著我們需要的東西。」

在這片空白牆壁的那一邊有一扇窗，另一邊是一個人形大小的花瓶。他們照實在這兩頭認真的來回走動。榮恩專心的眯著眼；妙麗屏著氣在默唸；哈和拳頭緊握，盯著前

面瞧。

我們需要有個地方去學、去對抗——他想著。只要給我們一個練習的地方——一個不會被他們發現的地方——「哈利！」就在他們轉身走第三次時，妙麗機警的說。

一面擦得雪亮的門出現在牆壁上。榮恩戒慎恐懼的盯著它。哈利伸出手，抓住黃銅色的門把，拉開門，打頭陣走進一個寬敞的房間，搖曳的火把照亮裡面，就跟照亮八層樓底下的地牢一樣的火把。

牆壁是一整排的書架，裡面沒有椅子，取而代之的是地上那些大大的絲質坐墊。房間最裡面有一組書架，上面有一排器具，像是測奸器、秘密感應器，還有一個裂開的大仇敵鏡，哈利很確定那就是去年掛在假穆敵辦公室裡的東西。

「這個很方便我們練習昏擊咒。」榮恩熱心的說，用腳戳著其中一個坐墊。

「啊，看看這些書！」妙麗興奮的用指尖在一捲捲皮革裝訂的大書的書背間遊走。「《一般咒語及其反制術概要》——《智勝黑魔法》——《自我防禦施咒法》——哇——」她望向哈利，臉上泛著紅光，他知道眼前這上百本的書，終於讓妙麗相信了他們的作為是正確的。「哈利，這真是太棒了，所有我們需要的東西這裡都有！」

她不再囉嗦，從書架挑了一本《以咒制咒》，倒向最靠近她的坐墊，開始看起書來。

有輕輕的敲門聲。哈利張望一下。金妮、奈威、文妲、芭蒂和丁都到了。

「哇嚶！」丁讚嘆的四處瞧著。「這是什麼地方啊？」

哈利開始解釋，還沒講完又有更多的人到了，他只好再重複一次。到了八點，所有的坐墊都坐滿了。哈利走到門口，把門鎖鎖上；響亮的喀喳一聲，每個人都靜了下來，看著他。妙麗仔細的把《以咒制咒》的頁數標好，把書放在一邊。

「這是，」哈利有點緊張的說。「我們找到的練習場地，你們——呃——顯然都覺得這裡還不錯。」

「這裡真的是太好了！」張秋說，好幾個人低聲表示贊同。

「真是怪啊，」弗雷皺著眉四處張望。「我們有一次為了躲飛七藏在這裡面，記得嗎，喬治？那時候這裡只是個掃帚櫃。」

「嘿，哈利，這是什麼？」丁在房間的後面，指著測奸器和仇敵鏡。。

「黑魔探測器，」哈利跨步經過坐墊走到那邊。「基本上，只要有黑巫師或是敵人在附近，它就會顯示出來，不過你們可別太依賴這些，它也是會被騙。」

他盯著裂開的仇敵鏡看了一會兒；裡面有模糊的人影在晃動，只是一個也看不清楚。他轉過身來。

「嗯，我一直在考慮我們首先應該做什麼 - - 呃 - - 」他看到有人舉手。「什麼事，妙麗？」

「我認為我們應該選出一個領導人。」妙麗說。

「哈利就是領導人。」張秋馬上說，看著妙麗，一副她的提議很愚蠢的樣子。

哈利的胃又是一陣翻攪。

「是的，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有適當的選舉，」妙麗鎮靜的說。「這樣比較正式，也可以給那個人相當的權力。所以 - - 有誰認為哈利應該當我們的領導人？」

每個人都舉起手來，即使是災來耶·史密也舉了手，雖然他並不是很熱心。

「呃 - - 好的，謝謝，」哈利感覺到自己的臉在發燙。「那 - - 什麼事，妙麗？」

「我還認為我們應該有個名稱，」她爽朗的說，手還舉在半空中。「這會促進團隊精神和團結，你們不覺得嗎？」

「我們可以叫作反恩不里居同盟嗎？」莉娜滿懷希望的說。

「或是魔法部是低能兒團隊？」弗雷建議。

「我認為，」妙麗皺著眉看著弗雷，「最好是別取一個讓人一聽就知道我們在做什麼的名字，那我們在外面聚會就可以很安全的提起它。」

「防禦聯盟？」張秋說。[簡稱 DA，這樣就沒有人知道我們在說什麼了。]

「是啊，DA 很好，」金妮說。[不如，我們就以它代表鄧不利多的軍隊 (Dumbledore's Army) 好了，因為那是魔法部最害怕的，不是嗎？]

有許多表示讚賞的低語和笑聲。

「大家都贊成 DA？」妙麗專制的口氣說，跪在坐墊上數。「過半數 - - 提議通過！」

她把一張有全部人簽名的羊皮紙釘在牆上，然後在最上面寫上大大的字：鄧不利多的軍隊「好的，」當她又坐下來之後，哈利說，「我們該來練習了嗎？我在想，我們第一個應該做的練習就是去去，武器走，你們知道的，就是繳械咒。我知道這是很基本的，但我發現這非常有用 - - 」

「喔，拜託，」災來耶轉著眼睛，雙手抱胸說。「我認為去去，武器走不見得幫得了我們對抗『那個人』，你說呢？」

「我用來對抗過他，」哈利靜靜的說。「它今年六月就救了我一命。」

災來耶蠢蠢的張大嘴巴。房間裡其餘的人非常安靜。

「如果你覺得它太簡單了，可以離開。」哈利說。

災來耶沒有移動。其他的人也一樣。

「好，」哈利的嘴巴比平常還乾，每個人的眼睛都盯著他瞧。「我們應該分成兩人一組，一對一來做練習。」

發號施令的感覺很怪，不過再怪也沒有看到他們跟著指令的感覺更怪。每個人立刻站了起來，進行分組。果然不出所料，奈威又落單了。

「你可以跟我一起練習，」哈利跟他說。「好 - - 數到三 - - 一、二、三 - - 」

房間裡頓時充滿了去去，武器走的喊叫聲。魔杖四處飛散；偏了方向的咒語擊中書架上的書，使得它們在空中亂飛。哈利的速度對奈威來說是太快了，魔杖從奈威手中轉開，擊中大花板，引起一陣火花，眶噹一聲掉在書架的頂端，哈利用召喚咒把它取回。哈利環顧四周，認為一開始建議他們先練習基本的咒語是正確的；他看到許多拙劣的施咒法；很多人根本無法成功的讓對手繳械，頂多只能夠讓對方往後跳幾步，或是當軟弱無力的咒語嘶嘶的施向對手時，令對方退縮一下而已。

「去去，武器走！」奈威說，哈利一個不留神，感覺到他的魔杖從手上飛了出去。

「我成功了！」奈威開心的說。「我以前從來沒有成功過 - - 我成功了！」

「做得好！」哈利鼓勵他，決定暫時不向他說明在一個真正的決鬥裡，對手不可能會看著反方向，鬆散的把魔杖放在一邊的。「奈威，你可不可以過去跟榮恩和妙麗一起

練習個幾分鐘？我要四處走走，去看看其他人做得怎麼樣。」

哈利走到房間的中央。災來耶發生了很怪的事。每次他一張開嘴要安東尼·金坦繳械，他自己的魔杖就會飛出手去，而安東尼好像都還沒出聲呢。哈利根本不用怎麼看，就解決了這個謎題：距離災來耶好幾呎遠的弗雷和喬治，偷偷的把他們魔杖轉了向，指到他的背後。

[不好意思，哈利，] 當哈利和喬治的眼神交會時，他匆忙的說，「實在是克制不住。」

哈利走到別組，設法糾正那些魔法錯誤的人。金妮和麥可·寇那一組：金妮做得很好，而麥可要不做得很差，要不就是不想對她下咒；阿尼·麥米蘭胡亂揮魔杖，讓對手有機會趁他沒有防備時攻擊他；克利維兄弟很用心但很不穩定，周圍那些從書架上掉下來的書，大多得歸咎於他們：露娜·羅吉德也是很不一，偶爾會讓賈斯汀的魔杖脫手，其他的時候，就頂多只有讓他的頭髮豎起來而已。

「好的，停！] 哈利大喊。「停！停！」

我需要一個哨子，他想著，立刻在最近的一疊書上面發現一個哨子。他拿起哨子，用力的吹。大家都放下了魔杖。

「很不賴啊！] 哈利說，「不過一定還有進步的空間。」災來邪氣呼呼的盯著他看。「讓我們再試一次。」

他又開始在房間裡走動，這裡那裡的停下來聽一些建議。慢慢的，大部分的表現都有進步。有好一陣子他避免走近張秋和她的朋友，在房間裡其他各組那裡轉了兩次之後，他覺得自己沒辦法再故意忽略她們了。

「喔，不，] 他接近時，張秋有點慌亂的說。「去去，武武走！我是說，去去，武器去！我喔，對不起，毛莉！」

她那位鬍鬚的朋友袖子著火了，毛莉一面用她自己的魔杖滅火，一面惱火的瞪著哈利，好像這全是他的錯。

「你讓我好緊張，我之前都做得好好的！] 張秋可憐兮兮的跟哈利說。

「做得很不錯，」哈利撒謊，一看她揚起眉毛，就馬上接著說，「哦，不，真是糟透了，不過我知道妳可以做得很正確，我剛才在那邊看到了。」

她笑開了。她的朋友毛莉有點酸溜溜的看著他們，然後轉身離開。

「別在意她，」張秋小聲的說。「她一點兒都不想來，是我硬要她跟來的。她的父母禁止她做任何反對恩不里居的事。你想嘛 - - 她的媽媽是在魔法部工作的。」

「那妳的父母呢？」哈利問。

「他們也禁止我跟恩不里居唱反調，」她自負的抬起頭來，「可是他們要是以為在西追發生那件事之後，我不會去對抗『那個人』 - - 」

她突然住口，看起來有點慌亂，接下來是一陣尷尬的沉默；泰瑞·布特的魔杖咻咻的飛過哈利的耳朵，狠狠的擊中西亞的鼻子。

「唔，我爸爸可是非常支持反魔法部的行動！」露娜·羅吉德在哈利正後方驕傲的說；很顯然，她一直在偷聽他的對話，而這時候，賈斯汀正忙著要扯掉那件飛起來蓋在他頭上的長袍。「他總是說夫子做了什麼事他都相信。我的意思是，夫子暗殺妖精的數量！還有當然，他利用魔法部去製造可怕的毒藥，偷偷去餵那些反對他的人。然後還有他那個恩咕魯咕勒 - - 」

「不許問。」張秋一臉疑惑的張開嘴巴，哈利低聲跟她說。她咯咯的笑了。

「嘿，哈利，」妙麗從房間的另一頭問他，「你看了時間嗎？」

哈和低頭看手錶，驚訝的發現已經九點十分了，這意味著要趕快回交誼廳，否則就得冒著被飛七逮到的危險，再讓他以不遵守校規來處罰他們。他吹起哨音：大夥停止了「去去，武器走」的喊聲，最後只剩兩、三根魔杖掉在地上的眶噹聲。

「非常好，」哈利說，「可是我們已經超過時間了，得趕快離開這裡。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同一個地點？」

「再早一點！」丁·湯馬斯熱切的說，很多人都點頭表示同意。

然而莉娜很快的說，「魁地奇球季快要開始了，我們的隊員也需要練習 - - 」

「那我們先訂下週三晚上，」哈利說，「到時候再決定另外的聚會時間。快，我們趕緊走吧！」

他再度拿出劫盜地圖，仔細的檢查七樓有沒有任何老師出現的跡象。他讓大家三三兩兩的走出去，盯著他們的小黑點，焦慮的查看他們是否安全抵達了寢室：赫夫帕夫的人走到也可以通往廚房的地下室走廊；雷文克勞的人走到城堡的西塔；葛來分多的人沿著走廊到胖女士的畫像前。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哈利。」妙麗說，最後只剩下她、哈利和榮恩。

「對啊，真的！」榮恩熱烈的說，他們三個溜出了門外，看著那扇門慢慢的在他們背後變回石頭。

「你看到我讓妙麗繳械了沒，哈利？」

「只有一次，」妙麗大受刺激。「我贏你多過你贏我 - -」

「我不只贏妳一次，我贏妳至少三次 - -」

[哼，如果你是把絆倒自己的腳，把我手裡的魔杖也敲掉了的那一次也算進去 - -]

他們一路爭辯著回到交誼廳，哈利根本沒有聽進去。他緊盯著劫盜地圖，滿腦子想著張秋說他讓她緊張的那句話。

【第十九章 獅與蛇】

接下來的兩個禮拜，哈利彷彿在心裡藏了個護身符，這個炙熱發光的秘密，不僅可以支撐他度過恩不里居教授的無聊課，甚至可以讓他毫不畏懼的直視她的恐怖凸眼，沉著的露出微笑。他和 DA 的成員們等於是在她眼前公然造反，進行著她和魔法部最最恐懼的活動。每當他應該在她課堂上閱讀威伯·史林哈的著作時，他總是深深陷入那些美好的回憶，仔細回想在他們最近一次聚會中，奈威是如何成功卸下妙麗的武器；柯林·克利維如何在經過三次聚會的努力練習後，終於將「障礙惡咒」練得滾瓜爛熟；芭蒂·巴提又是如何將「消除咒」

施展得爐火純青，把放滿「測奸器」的桌子縮小成一粒灰塵。

他漸漸發現，他不太可能每個禮拜硬性規定一個夜晚，讓 DA 的成員定期聚會，因為他們必須配合三個不同魁地奇球隊的練習時間，而且還得看老天臉色，只要天候不佳就得隨時更改時段；但哈利認為這也沒什麼不好，他總覺得，他們的聚會時間最好盡量保持機動性，讓人難以預料。這樣就算有人注意到他們，也很難摸清他們的底細。

妙麗很快就發明了一種非常聰明的方法，方便他們萬一臨時要有更動，可以立刻把新的聚會日期時間告訴大家。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要是常在餐廳裡去找別的學院的人說話，時間久了難免會讓人起疑心。她發給每位 DA 成員一個假的加隆（榮恩剛開始興奮得

不得了，他看到她手裡的籃子，還以為她要發真的金幣給大家呢)。

「你們看到硬幣邊緣那圈數字了嗎？」妙麗在他們第四次聚會結束時，舉起一個假金幣讓大家仔細察看。那枚硬幣在火炬照耀下發出黃澄澄的燦爛光芒。「在真正的加隆上面，這些數字是代表熔鑄這枚錢幣的妖精編號。但這些假錢幣上的數字卻會隨時改變，顯示出我們下次聚會的日期和時間。在日期改變的時候，這些錢幣會變得很燙，所以你們要是把它放在口袋裡，就可以立刻感覺得到。我們每個人拿一枚硬幣，等哈利決定好下次聚會的日期，他只要更改他的錢幣上的數字，其他錢幣也全都會一起改變，因為我對它們施了一個〔多身咒〕。」

妙麗說完之後，房中變得一片死寂。妙麗往四周望了一圈，看到大家全都抬起頭來望著她，神情顯得有些驚惶。

「嗯 - - 我自己是覺得這主意還不錯啦，」她不大有把握的說，「我的意思是，就算恩不里居教授逼我們把口袋裡的東西全掏出來，身上帶著一枚加隆也沒什麼可疑的吧？不過 - - 好吧，要是大家不想用這些錢幣 - - 」

「妳會施『多身咒』？」泰瑞·布特問道。

「是啊。」妙麗說。

「但那可是 - - 那可是『超勞巫測』等級的高難度符咒呢。」他虛弱的說。

「喔，」妙麗努力露出謙遜的表情，「喔 - - 嗯 - - 是啊，我想應該是吧。」

「妳怎麼沒被分到雷文克勞呢？」他問道，用一種幾乎可說是驚嘆不已的表情凝視妙麗，「妳腦袋這麼聰明 - - 」

「嗯，在分類儀式的時候，分類帽的確是有認真考慮要把我分到雷文克勞，」妙麗開心的說，「可是它最後還是決定把我分到葛來分多。好了，所以說，大家都願意用這些加隆囉？」

房中響起一片表示同意的嗡嗡聲，大家紛紛走向前方，各自從籃中取了一枚錢幣。哈利斜睨了妙麗一眼。

「妳知道這讓我想起什麼嗎？」

「不知道，什麼啊？」

「『食死人』的疤痕，佛地魔只要碰其中一個人的疤，其他人的疤也全都開始灼

痛，這樣他們就知道要趕去跟他會合。」

「嗯 沒錯，」妙麗輕聲說，「我就是從這裡得到靈感 不過你應該有注意到，我是把日期刻在金屬上，而不是我們成員的皮膚上。」

「沒錯 我比較喜歡妳的做法，」哈利咧嘴笑道，順手把錢幣塞進口袋，「這東西唯一的風險就是，我們說不定會不小心把它給花掉。」

「這哪有可能，」榮恩說，他仔細檢查他的假加隆錢幣，神情顯得有些哀傷，「我身上連一個真的加隆都沒有，哪有機會跟它搞混啊。」

當這季的第一場魁地奇球賽，也就是葛來分多與史萊哲林的對抗賽逐漸逼近時，莉娜幾乎每天都要他們去練球，因此 DA 聚會只好宣告暫停。魁地奇球賽實在太久沒有舉行了，所以大家全都對這場即將來臨的比賽特別感興趣，心情也顯得比往常更加興奮；雷文克勞和赫夫帕夫的學生們最關心的就是比賽結果，因為他們未來也必須分別跟這兩支球隊在球池上競賽；而兩支參賽球隊的學院導師呢，雖然都努力裝出一副合乎運動精神的良好風範，但私底下全都下定決心，非要讓自己的球隊取得勝和不可。麥教授甚至在球賽開始前一個禮拜，就不再發給他們任何作業，哈利這才真正了解到，她心裡有多希望能在球池上擊敗史萊哲林。

「我想你們目前已經有夠多事情要忙了，」她態度高傲的表示。大家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接著她就直接望著哈利和榮恩，用嚴厲的語氣說：「魁地奇獎盃一直擱在我的書房裡，我已經看它看得很習慣了，孩子，我可絕對不想把它交給石內卜教授，所以利用這多出來的時間去好好練球，知道了嗎？」

石內卜自然也不會置身事外，他預定了一大堆魁地奇球池練習時段，專門供史萊哲林球隊使用，害葛來分多球隊根本沒多少機會到球池練習。更過分的是，當一大堆人向他告狀，說史萊哲林學生企圖在走廊上魔法陷害葛來分多球員時，他也像突然變聾似的，來個相應不理。有一天，西亞的眉毛突然變得又長又密，垂下來遮蔽她的視線，甚至蓋住嘴巴，嚇得她趕緊跑到醫院廂房求助，當時雖有整整十四名目擊者作證，說他們親眼看到史萊哲林的守門手賴里，趁她在圖書館唸書的時候從背後偷襲，石內卜卻仍堅持說是她自己愛漂亮施了個「濃毛咒」，完全怪不了別人。

哈利認為葛來分多的勝算相當大；不管怎樣，他們過去跟馬份的球隊比賽時，可從來沒有過落敗的紀錄。當然，榮恩的球技日前仍未能達到木透的水準，但他練球練得很勤，努力想要提升自己的技術。榮恩最大的弱點是，他只要失誤一次，就會完全喪失自信；所以說，他若是不小心讓敵方射進一球，接下來他就會完全慌了手腳，反而更容易讓別人射門得分。不過，在榮恩情況良好的時候，哈利倒也看過他展現出幾次精彩的救球絕技；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那一次，他用單手抓著飛天掃帚掛在半空中，擋在球門柱前，下狠勁踢了飛竄過來的快浮一腳，讓快浮高速掠過整個球池，直接竄進球池另一端

中央的球門柱，成功射門得分；其他球員們對他的表現大為讚賞，誇獎他這次的傑出球技，跟愛爾蘭國家代表隊的守門手雷恩，在最近一場比賽中，成功擋下波蘭首席追蹤手扎莫斯基時的精彩演出，可說是完全不相上下。甚至連弗雷都表示，他和喬治說不定有朝一日會為榮恩感到驕傲，他們日前正在認真考慮承認榮恩跟他們的血緣關係，那可是他們這四年來一直想努力撇清，死都不肯承認的事實。

哈和真正擔心的是，榮恩可能會受到史萊哲林攻心戰術的影響，還沒踏進球池就完全喪失了鬥志。這種遭遇哈利當然不陌生，忍受了整整四年的冷嘲熱諷，已經使他百毒不侵，因此當他聽到有人輕聲說：「嘿，剝皮，我聽說瓦林頓已經發下毒誓，非要在星期六把你踢下掃帚不可」，他不僅一點也不害怕，甚至還放聲大笑。「瓦林頓根本連踢都踢不準，他要是對準我旁邊的人踢，我反而還會比較擔心哩。」他回嘴道，這讓榮恩和妙麗忍不住捧腹大笑，潘西·帕金森臉上得意的笑容立刻消失。

但是，榮恩從未承受過像這樣侮辱加嘲弄外帶恐嚇連番而來的殘酷攻擊。有一次，他們在走廊上遇到一群史萊哲林的學生，其中還包括幾名身材比榮恩高大許多的七年級學生，在榮恩經過時有人輕聲說：「你在醫院廂房訂好床位了嗎，衛斯理？」榮恩聽了非但沒笑，臉色還有些發青。當跂哥·馬份模仿榮恩不慎讓快浮從手中掉下來的糗狀（馬份最近只要一看到榮恩，就會立刻開始耍這個老把戲）

時，榮恩立刻耳朵脹得通紅，雙手簌簌抖個不停，這時不管他手裡拿著什麼，顯然也都逃不了掉下來的命運。

十月在一場狂風暴雨中宣告結束，十一月翩然來臨，氣候變得酷寒無比，每天清晨，草地上都結了一層厚厚的霜，學生們裸露在寒風中的雙手和面頰也全都凍得發僵。天空和餐廳的魔法天花板變成了一片黯淡的珍珠灰，環繞在霍格華茲周圍的群山覆蓋著皚皚白雪，城堡裡的氣溫陡然劇降，每逢下課時間，聚集在走廊上的眾多學生全都會戴上保暖的龍皮手套。

在比賽那天清晨，天氣顯得晴朗而寒冷。哈利一醒過來，就轉頭望著榮恩的床，卻看到他直挺挺的坐在床上，雙手抱著膝蓋，兩眼直勾勾的凝視前方。

「你還好吧？」哈和問道。

榮恩點點頭，並沒有開口說話。哈利忍不住回想起榮恩當初不小心對著他自己施了個「吐蛙蟪咒」

時的情形；他那時看起來就是這副臉色慘白、冷汗直冒的可憐相，而最像的就是，他現在也跟那時一樣，死都不肯把嘴巴張開。

「去吃點早餐吧，」哈利試著替他打氣，「走啊！」

他們到達餐廳時，大批人潮正迅速湧進來，學生們的交談聲比平常響亮許多，心情更是雀躍無比。在哈利和榮恩經過史萊哲林餐桌的時候，桌邊轟然爆出一陣喧鬧聲。哈利回過頭來，看到他們除了戴上跟往常一樣的銀綠色圍巾和帽子之外，每個人還別上一個看起來像是皇冠形狀的銀色徽章。不知道為了什麼，很多史萊哲林學生都在朝榮恩揮手，而且還笑得死去活來。哈利在經過他們身邊時瞄了一眼，想看看那些徽章上到底列了些什麼字，卻因為太急著想要把榮恩拖開，沒時間仔細看清楚。

他們在同學們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中到達葛來分多餐桌，大家全都穿著紅金色的服裝，但同學們的喝采聲並沒有讓榮恩士氣大振，反而好像還害他喪失了最後一絲鬥志：他頹然坐到離他最近的椅子上，看起來活像是一名正要享用最後一餐的死刑犯。

「我一定是瘋了才會做這種事，」他用一種沙啞的耳語聲說，「瘋了。」

「別傻了，」哈利堅定的表示，把玉米穀片推到榮恩面前，「你會表現得很好的。緊張是正常現象。」

「我是個廢物，」榮恩嘆聲說，「我糟糕透頂。我休想靠打球來改善我的人生。我當初究竟是怎麼想的？」

「振作一點，」哈利正色說，「別忘了你那天單腳救球的精彩演出，甚至連弗雷和喬治都誇你厲害呢。」

榮恩望著哈利，臉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那是個意外，」他淒慘的輕聲說，「我不是故意這麼做的 - - 我只是在你們不注意的時候，沒抓穩從掃帚上滑了下來，在我亂踢亂蹬想要重新爬上掃帚的時候，卻不小心踢中了快浮。」

「喔，」哈利既驚訝又失望，但他很快就恢復鎮定，「像這樣的意外再多來幾次，我們就贏定了，是不是？」

妙麗和金妮在他們對面坐下來，她們戴著紅金色的圍巾、手套，另外還別了一朵紅金色的胸花。

「你現在還好吧？」金妮詢問榮恩，他現在正低頭望著他的空玉米穀片碗，凝視著碗底的牛奶殘渣，彷彿是在認真考慮，該不該跳進去把自己給淹死。

「他只是有點兒緊張。」哈利說。

「嗯，這是個好現象，我總覺得，每次在考試的時候，只要你覺得心情有些緊張，那次的表現都會特別好。」妙麗誠摯的說。

「哈囉。」他們背後傳來一個朦朧夢幻的嗓音。哈利抬起頭來：露娜·羅吉德已從雷文克勞餐桌輕飄飄的走過來。許多人都瞪大眼睛望著她，有些人甚至毫不掩飾的指著她大笑；她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一頂形狀大小都跟真的獅子頭一樣的怪帽，把它顛巍巍的頂在頭頂上。

「我支持葛來分多，」露娜說，伸手指著她的帽子，其實是多此一舉。「你們看看」

她舉起魔杖，敲了一下帽子。它咧開血盆大口，發出一聲無比逼真的獅吼，害坐在附近的人全都嚇得跳了起來。

「很不賴吧？」露娜開心的說，「我本來還想讓它嘴裡咬著一隻代表史萊哲林的蛇，可惜時間不夠 祝你好運了，榮恩！」

她輕飄飄的離去。他們還沒完全從獅頭帽帶來的震驚中恢復過來，莉娜就急匆匆的走到他們面前，凱娣和西亞跟在她身邊，西亞的眉毛在經過龐芮夫人的治療後，現在已完全恢復正常了。

「等你們準備好，」她說，「我們就直接到球池去，先去檢查環境和換上球袍。」

「我們馬上就去，」哈利對她保證，「先讓榮恩好好吃頓早餐。」

十分鐘過後，大家都看出榮恩根本就什麼都吃不下，哈利認為最好還是趕緊把他帶到更衣室去。

在他們起身離開餐桌時，妙麗也站了起來，她抓住哈利的手臂，把他拖到一旁。

「千萬別讓榮恩看到史萊哲林徽章上列的字。」她急切的低語。

哈利用詢問的目光望著她，她只是警告性的搖搖頭；榮恩此時正帶著一臉茫然絕望的表情，慢吞吞的走到他們面前。

「祝你好運了，榮恩。」妙麗說，她踮起腳，在他的面頰上吻了一下，「你也是，哈利 - -」

他們再度穿過餐廳時，榮恩似乎已稍稍恢復理智。他摸摸臉上剛才被妙麗親過的地方，露出迷惑的表情，彷彿不太確定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的思緒似乎已經亂到完

全沒辦法注意身邊的事情，哈利卻趁著經過史萊哲林餐桌時，好奇的瞥了皇冠型徽章一眼，這次他總算看清刻在徽章上的字：- - 他心中隱隱掠過一絲不安，直覺這絕對不是什麼好話，他趕緊催著榮恩快步穿越入口大廳，走下石階，踏入冰寒刺骨的空氣中。

兩人匆匆越過草坪斜坡，走向下方的體育場，結霜的青草在他們腳底下嘎扎嘎扎的響著。四周一點風也沒有，天空是一片無垠的珍珠白色，這表示今天的能見度極佳，不用擔心會被陽光眩到眼睛。

哈利邊走邊把這項有利因素告訴榮恩，好替榮恩打打氣，但他心裡明白榮恩根本就沒在聽。

他們踏入更衣室時，莉娜已換上球袍，正在跟其他隊員們說話。哈利和榮恩換上球袍（榮恩努力試穿球衣，卻把前後給弄反了，就這樣傻呼呼的白忙了好幾分鐘，最後還是西亞看他可憐，才走過去幫助他換好），然後坐下來，聽莉娜的賽前精神講話，此時已有大批人潮從城堡走出來，紛紛湧進球池，外面的說話聲開始變得越來越響亮。

「好，我剛才查出史萊哲林最新的球員陣容，」莉娜說，低頭查閱一張羊皮紙，「去年的打擊手德瑞和波爾已經離開，不過呢，蒙塔好像並沒有去找真正會飛的高手，還是像往常一樣，找了兩隻他們偏愛的大猩猩。這兩個傢伙的名字是克拉和高爾，我對他們不是很了解 - - ）」

「我們倒是清楚得很 - - 」哈利和榮恩異口同聲的說。

「很好，他們看起來挺笨的，我甚至懷疑，他們連飛天掃帚的頭尾都分不清，」莉娜說，將手中的羊皮紙塞進口袋，「但話說回來，我以前也總覺得奇怪，德瑞和波爾這兩個蠢貨居然不需要路標幫忙，就有辦法自己走到球池。」

「克拉和高爾也是這副德行。」哈利對她保證。

他們可以聽到外面傳來陣陣響亮的腳步聲，有好幾百人正忙著走向看台上的座椅。有些人在唱歌，哈利聽不清他們在唱些什麼。他開始感到緊張，他知道他的緊張不安，跟榮恩的情況根本沒得比。榮恩現在又抱著肚子，茫然的望著前方，他的下巴繃得死緊，臉色一片慘灰。

「時間到了，」莉娜低頭看看錶，壓低聲音說，「大家走吧 祝你們好運了。」

球員們站起身來，把飛天掃帚扛在肩上，排成一行整齊的隊伍，大步走出更衣室，踏入燦爛的陽光中。四周響起一陣歡迎他們的喝采聲，而在那震耳欲聾的歡呼口哨聲中，哈利依然可以隱約聽到模糊的歌聲。

史萊哲林代表隊站在球池上等待他們。這些球員身上同樣也別著那皇冠形狀的銀色徽章。他們的新任隊長蒙塔，身材簡直就跟達力·德思禮一模一樣，都有著一對活像是長毛醃豬腿的肥壯手臂。克拉和高爾躲在蒙塔背後，他們倆的個子幾乎跟蒙塔一樣魁梧，此時正露出一臉蠢相，在陽光裡眨巴著眼睛，不停揮舞他們剛拿到的打擊手棍棒。馬份站在最旁邊的位置，他那白金色的頭髮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他迎上哈利的視線，露出得意的笑容，伸手敲敲他胸前的皇冠型徽章。

「兩位隊長握手。」裁判胡奇夫人下達命令，莉娜和蒙塔踏步走到對方面前。哈利可以看出，蒙塔根本就是想要下死勁把莉娜的手指頭給捏碎，但莉娜毫不畏縮，連眉毛都沒動上一下。「騎上掃帚」

胡奇夫人將口哨湊到唇邊，用力吹響。

她將魁地奇用的球放出來，十四名球員迅速竄到空中。哈利從眼角瞥見，榮恩疾飛越過球池，直接飛向球門柱。哈利繼續向上攀升，閃過一個搏格，開始沿著球池邊緣兜圈子巡行，瞪大眼睛四處搜尋一點金色的光芒；而跩哥·馬份也在球池另一端展開同樣的行動。

「現在是莉娜——快浮落到了莉娜手中，這個女孩子真是位出色的球員，在下我追了她好多年，但她到現在還是不肯跟我約會——」

「喬丹！」麥教授吼道。

「——我只是說說自己的傷心史，供大家一笑，替報導增加一點兒趣味性嘛——她避開瓦林頓，閃過蒙塔，她——哎喲——被克拉從後面打過來的搏格狠狠擊中——蒙塔搶到快浮，蒙塔轉身飛越球池，再——漂亮，喬治·衛斯理及時送來一個搏格，不偏不倚的正中蒙塔的頭，快浮從蒙塔手中掉下來，凱梯立刻趕過去接住，葛來分多的凱梯一記長傳，將快浮回傳給西亞，西亞趕緊——」

阿李的現場實況報導響遍了整個體育場，觀眾們不停的喊叫、喝倒采，甚至大聲歌唱，哈利努力在耳邊呼嘯的狂風，和下方群眾的鼓譟聲中凝神傾聽，試圖聽清楚他在講些什麼。

「——閃過瓦林頓，及時避開一枚搏格——真是千鈞一髮啊，西亞——觀眾們愛死妳的精彩表現了，聽聽他們的喝采聲，咦，他們在唱啥呀？」

阿李一閉上嘴，看台上史萊哲林那片銀綠色的人海中，就爆出一陣越來越高亢，越來越清晰的歌聲：衛斯理球技不強，他達一球都無法抵擋，我們史萊哲林高聲歌唱，衛斯理是我們的王。

衛斯理誕生在臭垃圾場，看到快浮他就閃到一旁，衛斯理使我們勝利在望，衛斯理是我們的王。

「 - - 西亞重新把球傳回給莉娜！」阿李扯起喉嚨大喊，哈利掉轉方向，剛才聽到的歌詞讓他氣得滿肚子火，他知道阿李是故意大喊，想要蓋過那些歌聲。「快呀，莉娜 - - 看來她現在只要攻破守門手的防備，就可以成功射門得分！ - - 她射出 - - 她 - - 啊啊啊」

史萊哲林的守門手賴里成功攔住這一球；他將快浮傳給瓦林頓，而瓦林頓在西亞和凱娣的包圍下，不停的往來穿梭向前疾飛；他距離榮恩越來越近，下方的歌聲也變得越來越響亮。

衛斯理是我們的王，衛斯理是我們的王，看到快浮他就閃到一旁，衛斯理是我們的王。

哈利實在是忍不住了，乾脆不再去搜尋金探子，駕著火閃電，掉過頭來望著球池另一端的榮恩。

他看起來只是遠方一個孤零零的人影，忙著在三根球門柱前不停的往來盤旋，那肥大壯碩的瓦林頓正在快速朝他衝過去。

「 - - 現在快浮落到瓦林頓手中，瓦林頓正在全速飛向球門柱，他已成功擺脫搏格的攻擊，現在只剩下守門手」

下方史萊哲林座席所發出的歌聲，在瞬間變得更加高亢洪亮：衛斯理球技不強，他達一球都無法抵擋「 - - 這是葛來分多新任守門手榮恩．衛斯理所面臨的第一場考驗，他是打擊手弗雷和喬治的弟弟，同時也是葛來分多球隊極被看好的一位新生代好手 - - 快呀，榮恩！」

這時史萊哲林的觀眾已發出一陣欣喜的尖叫聲，榮恩兩隻手臂大大的敞開著，慌亂的朝下俯衝，快浮卻從他的雙手中間一溜煙的穿過去，竄進中央的球門性射門得分。

「史萊哲林射門得分 - - 」李的嗓音在下方群眾的歡呼與噓聲中響起，「現在史萊哲林以十比零領先 - - 運氣真背哪，榮恩。」

史萊哲林的歌聲變得更加洪亮：衛斯理誕生在臭垃圾場，看到快浮他就閃到一旁：「 - - 球又再度回到葛來分多手中，凱娣現在加足馬力飛越球池 - - 」阿李不屈不撓的大聲狂吼，但是下方那震耳欲聾的歌唱聲實在太過響亮，他不管吼得再用力，都無法蓋過歌聲。

衛斯理使我們勝利在望，衛斯理是我們的王 「哈利，你到底在幹嘛？」莉娜尖聲叫道，颯的一聲從他身邊竄過去，趕上前方的凱娣，「快動啊！」

哈利這才發現，原來他已經在半空中停了一分多鐘，只顧著看比賽，完全忘了要搜索金探子的蹤跡；他猛然一驚的回過神來，趕緊向下俯衝，重新開始沿著球池往來盤旋，瞪大眼睛四處搜尋，努力不去注意這會兒已經轟隆隆響遍整個體育場的大合唱：衛斯理是我們的王，衛斯理是我們的王：他找了半天，還是沒發現金探子的蹤跡：馬份顯然也跟他一樣，仍在繞著體育場兜圈子。他們環繞球池飛行時，在半空中擦身而過，各自往相反的方向飛去，哈利聽到馬份在大聲唱著：衛斯理誕生在臭垃圾場「 - - 球再度落到瓦林頓手中，」阿李厲聲大喝，「他把球傳給阿尊，阿尊閃過西亞，快上啊，莉娜，妳可以擋住他的 - - 好吧，妳顯然擋不住 - - 但弗雷及時使出漂亮的一擊，把搏格送了過來，哎呀錯了，我是說喬治，喔，管他的，反正就是他們雙胞胎兄弟中的一個，現在快浮從瓦林頓手中落下來，而凱娣 - - 呃 - - 也失手漏接 - - 現在快浮落到蒙塔手中，史萊哲林的隊長蒙塔帶著快浮飛快越過球池，快上啊，葛來分多球員們，快擋住他 - - 」

哈利呼嘯著飛到體育場盡頭，從史萊哲林球門柱後方繞過去，強迫自己不去看榮恩那邊的情況。

就在他迅速掠過史萊哲林守門手賴里身邊時，他聽到賴里隨著下方的群眾大聲在唱：衛斯理球技不強「 - - 阿尊再度閃過西亞，直接朝球門柱飛過去，快擋球啊，榮恩！」

哈利連看都不用看，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葛來分多的觀眾發出一聲可怕的呻吟，史萊哲林卻又再度爆發出一陣尖叫歡呼。哈利往下看，看到那個哈巴狗臉的潘西·帕金森背對著球池，就站在看台最前方，指揮史萊哲林的啦啦隊大聲狂吼：我們史萊哲林高聲歌唱，衛斯理是我們的王。

二十比零根本不算什麼，葛來分多還是有時間可以迎頭趕上，或是抓住金探子。只要多投進幾球，他們就可以像往常一樣遙遙領先，哈利一面暗暗安慰自己，一面上下左右的在其他球員中往來穿梭，追著某個閃閃發光的東西，結果發現，那只是蒙塔的錶帶。

榮恩又再度失手，一連失掉了兩球。哈利現在心裡開始發慌，他急著想要趕快找到金探子。只要能趕快找到金探子，就能立刻結束這場比賽。

「 - - 葛來分多的凱娣避開阿尊，一個俐落的空中急轉，及時閃過蒙塔，實在是太精彩了，凱娣，現在她將球傳給莉娜，莉娜帶著快浮，飛快掠過瓦林頓身邊，飛向球門柱，快呀，莉娜 - - 葛來分多射門得分！現在比數是四十比十，史萊哲林以四十比十領先，現在阿尊接住快浮 - - 」

哈利可以聽到露娜·羅吉德那頂滑稽的獅頭帽，在葛來分多觀眾席的歡呼聲中發出陣陣獅吼，他立刻感到士氣大振：只差了三十分，那不算什麼，他們很快就可以把比數拉平。哈利低頭閃過克拉朝他途過來的一個搏格，又重新開始繞著球池打轉，慌亂的搜尋金探子的蹤跡，一邊還得騰出一隻眼睛盯住馬份，看他是否露出任何發現金探子的跡象，顯然就跟哈利自己一樣，持續的繞場飛行，努力搜尋卻一無所獲。「——阿尊將球傳給瓦林頓，瓦林頓傳給蒙塔，蒙塔再回傳給阿尊——莉娜飛過來準備截球，莉娜搶到快浮，莉娜將球傳給凱娣，情況看來不錯——我是說很糟——史萊哲林的高爾送來的搏格擊中凱娣，現在球又重新回到阿尊手中」

衛斯理誕生在臭垃圾場，看到快浮他就閃到一旁，簡斯理使我們勝利在望。哈利終於看到，在史萊哲林那一端的球池邊緣，細小的金探子王柏著翅膀，在離地一呎遠的半空中往來盤旋。

他向下俯衝。沒過幾秒，馬份就從哈和左方的高空竄下來，他整個人趴在飛天掃帚上，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模糊的銀綠色小點。金探子低飛繞過其中一根球門柱，迅速飛向看台另一邊；馬份離那邊比較近，因此金探子改變方向對他十分有利；哈利駕著〔火閃電〕掉過頭來，現在他跟馬份兩人並駕齊驅的向下俯衝。在距離地面僅有一呎遠的地方，哈利的右手鬆開掃帚，伸向金探子。在他右邊約為份也開始伸出一隻手去抓、去摸索。就在屏氣凝神、狂風飛掃、奮不顧身的短短兩秒鐘之後，一切都結束了——哈利的手指牢牢握住那不斷掙扎的小球——馬份的指甲在哈利手背上絕望的胡抓亂刮——哈利緊握著那拚命掙扎的金球，拉起掃帚柄開始向上攀升，葛來分多的觀眾尖叫著為他喝采。他們得救了，榮恩不管輸掉多少球都無所謂，只要葛來分多贏了這場比賽，就不會有人記得這些事——砰。

一個搏格正中哈利的後腿，把他從掃帚上打下來。幸好剛才他俯衝得夠低，因此這時距離地面只有五、八呎，但當他整個人重重摔下來，平躺在冰冷的球池上時，他還是痛得幾乎喘不過氣。他聽到胡奇夫人尖銳的哨音，聽到看台上爆出一陣混雜了噓聲、怒吼，和嘲笑的鼓噪，接著是一記重物落地的響聲，他耳邊出現了莉娜慌亂的嗓音。

[你還好吧？]

「沒事。」哈利好強的表示，抓住她的手，讓她把他拉起來。胡奇夫人竄到空中，飛向他上方某個史萊哲林的球員，但從現在這個角度，他沒辦法看清那到底是誰。

「都是那個叫克拉的蠢漢，」莉娜憤怒的說，「他一看到你抓到金探子，就馬上揮棒用搏格攻擊你——但是我們贏了，哈利，我們贏了！」

哈利聽到背後有人冷哼了一聲，他回過頭來，手裡仍然緊握著金探子。跂哥·馬份就在附近降落，他雖然氣得臉色發白，仍舊努力擠出一絲冷笑。

「救了衛斯理一命，是吧？」他對哈利說，「我這輩子還沒見過像他這麼爛的守門手。這也難怪，他是誕生在臭垃圾場嘛。你喜歡我寫的歌詞嗎，波特？」

哈利沒吭聲。他轉身走開，去找葛來分多其他隊員，他們現在紛紛降落到地上，全都在得意的大吼大叫，興奮的朝空中揮舞拳頭。只有榮恩例外，他降落在球門柱附近，胯下掃帚，似乎想要自己一個人慢慢走向更衣室。

「我們本來還想再多寫幾首呢！」馬份喊著，這時凱娣和西亞都來擁抱哈利。「可惜肥和醜這兩個字不太好押韻 - - 我們是打算寫他母親，知道吧 - - 」

〔哎唷，真酸哪！〕莉娜說，厭惡的瞄了馬份一眼。

「 - - 無用的廢物也很難找到合適的韻腳 - - 這是要寫他父親，你曉得吧 - - 」

弗雷和喬治這才明白馬份是在說什麼。他們本來在跟哈利握手，這時突然全身僵住，轉頭望著馬份。

「算了 - - 」莉娜立刻說，一把抓住弗雷的手臂。「算了啦，弗雷，就讓他去鬼吼鬼叫吧，他只是輸不起罷了，那個自以為了不起的心 - - 」

「 - - 你倒是很喜歡衛斯理一家人，是不是，波特？」馬份冷笑說，「你還跑到他們那兒去度假，沒錯吧？真不懂你怎麼受得了那股臭味兒，不過我曉得，反正你從小也是被麻瓜胡亂養大的，這樣比起來，衛斯理家的狗窩還算挺香的咧 - - 」

哈利連忙抓住喬治。同時，莉娜、西亞，和凱娣地合力拉住弗雷，免得他撲向馬份，馬份毫不掩飾的放聲大笑。哈利回過頭來想找胡奇夫人，她現在仍然在痛罵克拉，怪他不該違規用搏格偷襲。

「或許，」馬份說，一面後退，一面斜睨著哈利，「妳還記得你母親老家的臭味兒，波特，那衛斯理家的豬圈勾起了你的回憶 - - 」

哈利不知道他在何時放開了喬治，他只曉得，在下一秒，他們兩人就一起撲向馬份。他完全忘了所有老師都在旁邊圍觀，他只想到要盡一切的去傷害馬份，傷得越重越好；他等不及抽出魔杖，就舉起拳頭，朝馬份肚子上狠狠一拳「哈利！哈利！喬治！不！」

他可以聽到女孩子在尖叫，馬份嘶聲大喊，喬治忿忿咒罵，另外還有尖銳的哨音，和周圍群眾發出的怒吼，但他什麼都不管了。直到附近有某個人揚聲喊起：「嘖嘖障！」他被魔法擊中，整個人往後栽倒才停下手來，放棄了把馬份全身上下打個稀爛的企圖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胡奇夫人尖聲喊道，哈利跳起身來。看來剛才用「障礙惡咒」攻擊他的人就是胡奇夫人；她一手抓著口哨，另一手握著魔杖；她的飛天掃帚棄置在幾呎外的地上。馬份躺在地上縮成一團，不停的嗚咽呻吟，他的鼻子上全都是血：喬治摸著他那腫起的嘴唇；弗雷仍然被那三個追蹤手牢牢抓住，克拉在背後呵呵大笑。「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惡劣的行為 - - 回城堡去，你們兩個，直接到你們學院導師辦公室報到！去啊！現在就去！」

哈利和喬治大步踏出球池，兩人都在不停的喘氣，一路上誰也沒開口說過話。群眾的咆哮與哄笑聲漸漸變得越來越模糊，最後他們踏進了入口大廳，四周一片寂靜，只聽見自己的腳步聲。哈利這才注意到，有個東西在他右手中拚命掙扎，他右手的指關節，也因剛才痛揍馬份的下巴而瘀青。他低下頭看，金探子的銀翅從他指縫間冒出來，掙扎著想要脫離他的掌握。

他們才剛走到麥教授的辦公室門前，她就沿著他們背後的走廊快步趕過來。她圍了一條葛來分多的紅金色圍巾，朝著他們一面走，一面用顫抖的雙手用力把脖子上的圍巾扯下來，她氣得臉色發青。

「進去！」她狂怒的指著門說。哈利和喬治走進去，她大步繞到她的書桌後面，面對著他們，把葛來分多圍巾扔到地板上，氣得渾身顫抖。

「怎麼搞的？」她說，「我從來沒見過這麼丟臉的舉動。你們兩個！立刻給我解釋清楚！」

〔是馬份先激怒我們的。〕哈利頑強的表示。

「激怒你們？」麥教授大叫，用力往桌上捶了一拳，害她的格子花紋鐵罐從桌上掉下來摔開，撒了滿地的薑汁蠔餅。「他剛輸了球，是不是？他當然會想要激怒你們！他究竟說了什麼，讓你們兩個自以為有理由 - - 」

「他侮辱我的父母！」喬治怒吼道，「和哈利的母親 - - 」

「可是你們兩個，非但沒有把這件事交給胡奇夫人裁決，反倒自行決定表演一場麻瓜式決鬥，是不是？」麥教授沉聲大喝，「你們難道完全不知道自己 - - 」

〔嗯哼，嗯哼。〕

哈利和喬治兩人立刻回過身來。桃樂絲·恩不里居站在辦公室門口，身上穿著一件綠色斜紋軟呢斗篷，看起來更像是一隻大蟾蜍，她臉上掛著那恐怖噁心的不祥笑容，哈

利只要一看到她這種笑容，就感到自己又快要倒大楣了。

「要我幫忙嗎，麥教授？」恩不里居教接用她那最可憎的甜蜜嗓音說。

麥教授的臉在瞬間脹得通紅。

「幫忙？」她用一種努力壓抑的嗓音重複說，「妳這是什麼意思，幫忙？」

恩不里居教接踏進辦公室，臉上仍然掛著她那噁心的笑容。

「怎麼，我還以為多一個校方人員來幫點兒小忙，妳會很感激呢。」

就算麥教接的鼻孔裡冒出火花，哈利也不會感到驚訝。

「妳錯了，」她說，轉身背對著恩不里居。「好，你們兩個給我仔細聽清楚。我不管馬份是怎麼激怒你們，我不管他是不是侮辱了你們全家大小，你們的行為實在是可惡至極，我要罰你們每人一個禮拜的勞動服務！少用這種眼光看我，波特，你是罪有應得！你們兩個要是再——」

〔嗯哼，嗯哼。〕

麥教授閉上眼睛，彷彿是在祈水上天多賜給她一點兒耐心，再轉過頭來面對著恩不里居教接。

「什麼事？」

「我認為只判他們勞動服務，實在是罰得太輕了些。」恩不里居說，臉上的笑意變得更濃了。

麥教授猛的睜開眼睛。

「真不巧，」她說，努力對恩不里居回以微笑，看起來卻是一副突然染上牙關緊閉症的怪樣，「他們是我學院的學生，恩不里居教授，所以我說的話就算數。」

「嗯，事實上，麥教接，」恩不里居假笑道，「我想妳馬上就會發現，我說的話才算數呢。我看看，到底在哪兒呀？夫子剛寄給我的——我是說，」她發出一陣假假的輕笑，伸手在她的手提包裡摸索，「是魔法部長剛寄給我的——啊，在這兒——」

她掏出一張羊皮紙，把它攤開，裝模作樣的清了清喉嚨，開始讀出上面的內容。

「嗯哼，嗯哼」 「教育章程第二十五條」。」

「怎麼又來了！」麥教授激動得失聲驚呼。

「嗯，沒錯，」恩不里居臉上仍掛著微笑，「坦白說，麥教授，其實是妳讓我看清楚，我們必須再多修訂一條新法令——妳該記得，在我不肯批准讓葛來分多重組魁地奇球隊的時候，妳是怎樣故意藐視我的嗎？妳直接把這個案子呈報給鄧不利多，讓他堅持要我批准球隊練習，是不是？很好，我告訴妳，我絕不容許這類事情發生。我立刻聯絡魔法部長，而他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學校的總督察有權剝奪學生享有的特權，否則她——也就是指我本人——的權力簡直還不如一個普通教員呢！所以現在妳應該知道，麥教授，我當初企圖制止葛來分多重組球隊，這個舉動有多聰明了吧？可怕的脾氣啊——不說這些了，讓我把我們的新法令唸給妳聽聽——嗯哼，嗯哼——「總督察今後得以一口子有至高無上的職權，負責決定所有與霍格華茲學生們相關的懲罰方案，以及批准與撤銷學生特權等相關規定，同時，也有權更動，由其他教職員所發佈的懲罰方案，以及批准與撤銷學生特權等相關規定。簽名，康尼留斯·夫子，魔法部長，第一級梅林勳章，等等，等等。」」

她捲起羊皮紙，塞回她的手提包，臉上仍掛著微笑。

「所以呢——我是真的認為，我必須永遠禁止這兩個人參加魁地奇比賽。」她說，目光在哈利和喬治兩人身上來回梭巡。

哈利感到金探子在他手中拚命的拍動翅膀。

「禁止我們？」他說，他的嗓音聽起來出奇的遙遠，「參加比賽——永遠？」

「是的，波特先生，我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們終身禁賽，」恩不里居說，看到哈利努力想要理解她說的話時的傻樣，她臉上的笑意變得更濃了，「我指的是你和這位衛斯理先生。不過呢，為了慎重起見，我認為這位年輕人的雙胞胎兄弟也該停止參賽——要不是其他隊員制止的話，我確定他一定也會衝去攻擊小馬份先生。當然，我必須沒收他們的飛天掃帚；我會把它們安安全全的鎖在我的辦公室裡，以免有人違反我的禁令。不過呢，我也不是個不講理的人，麥教授，」她轉頭望著麥教授，繼續說下去，而麥教授像座冰雕似的，一動也不動的站在原處，望著恩不里居發楞，「其他球員還是可以繼續參加比賽，我倒是沒發現他們有任何暴力傾向。祝你們午安。」

恩不里居帶著極端滿意的表情離開房間，留下來的是一片驚駭的寂靜。

「禁賽，」莉娜當晚深夜在交誼廳裡，用一種空洞的聲音說，「禁賽。沒有搜捕手，也沒有打擊手——我們究竟該怎麼辦？」

交誼廳裡完全沒有半點贏球的歡樂氣氛。哈利放眼望去，大家臉上全都帶著沮喪和憤怒的表情：所有的球員都頹然圍坐在爐火旁邊，除了榮恩，他在比賽結束後就失去了蹤影。

「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莉娜帶著麻木的表情說，「我是說，那克拉呢，他不是在那哨聲響後，還用搏格去攻擊哈利嗎？她有罰他禁賽嗎？」

「沒有，」金妮難過的說，她和妙麗兩人分別坐在哈利兩旁，「他只被罰寫作業，我在吃晚餐的時候聽到蒙塔提起這件事，他還開心的大笑呢。」

「弗雷根本什麼也沒做，就被罰禁賽！」莉娜憤怒的說，握拳猛捶自己的膝蓋。

「可別怪我什麼也沒做，」弗雷的臉色變得難看至極，「要不是妳們三個攔住我，我非把那個小廢物給揍扁不可。」

哈利悲傷的凝視黑漆漆的窗口。外面在下雪。他之前抓到的金探子，現在正在交誼廳中不斷的盤旋飛翔；大家彷彿被催眠似的，眼睛緊跟著它打轉，歪腿在眾多椅子間蹦來跳去，急著想要抓住它。

「我要去睡了，」莉娜說，緩緩站起身來，「說不定這只是一場惡夢 說不定我明天早上醒來，就會發現我們根本就還沒比賽 ！」

西亞和凱娣跟著她一起上樓。過了一會兒，弗雷和喬治兩人也走上樓去休息，他們兩人一邊走，一邊怒目瞪視身邊所有的人，沒過多久，金妮也回寢室去了。爐火邊只剩下哈利和妙麗。

「你有看到榮恩嗎？」妙麗低聲問道。

哈利搖搖頭。

「我覺得他是故意在躲我們，」妙麗說，「你想他會去哪兒——？」

就在那一刻，他們背後傳來一陣吱吱嘎嘎的聲音，胖女士畫像突然向前敞開，榮恩從畫像洞口爬了進來。他的臉色一片慘白，髮上沾了雪花。他一看到哈利和妙麗，就立刻停下腳步。

「你跑到哪兒去了？」妙麗跳起來，擔心的問道。

「走走。」榮恩囁嚅的說。他身上仍然穿著魁地奇球袍。

「你看起來快凍僵了，」妙麗說，「來這邊坐！」

榮恩走到爐火邊，倒在離哈和最遠的一張椅子上，連看都不看哈利一眼。偷來的金探子飛過他們的頭頂。

「對不起。」榮恩囁嚅的說，望著自己的腳。

「幹嘛道歉？」哈利說。

「我竟然自以為可以打魁地奇，」榮恩說，「我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去退出球隊。」

「你要是再退出，」哈利沒好氣的說，「整支球隊就只剩下三名球員了。」他看到榮恩露出迷惑的表情，於是他又開口說，「我剛才被罰終身禁賽。弗雷和喬治也跟我一樣。」

「什麼？」榮恩大吼。

哈和實在不願再去述說這些事情，所以由妙麗把整件事情告訴榮恩。等她說完之後，榮恩的表情變得比先前更加痛苦。

「這全都是我的錯 - - 」

「又不是你逼我去揍馬份的。」哈和生氣的說。

[全都是因為我魁地奇比賽表現得太爛了 - -]

「這跟那件事無關 - -]

「我一聽到那首歌就開始緊張 - -]

「誰聽到那鬼歌不會緊張啊。]

妙麗站起來，走到窗邊，避開他們的爭吵，望著在窗玻璃邊迴旋飛舞的雪花。

「你到底鬧夠了沒 - - 」哈利突然大聲喊道，「情況已經夠糟的了，你還在那兒沒完沒了把一切都怪到自己頭上！」

榮恩什麼也沒說，只是可憐兮兮的望著他那濕透的長袍下襬。過了一會兒，他用一種無精打采的聲音說：「我這輩子從來沒像現在這樣難過。]

「難過的人又不是只有你一個。」哈利冷酷的說。

「聽我說，」妙麗說，牠的聲音微微顫抖，「我想有一件事，可以讓你們兩個心情好起來。」

「是嗎？」哈利懷疑的說。

「是啊！」妙麗說，轉身離開那沾滿雪花的漆黑窗口，臉上綻放出一個燦爛的笑容，「海格回來了。」

【第二十章 海格說故事】

哈利用最快的速度衝回男生寢室，從行李箱中取出隱形斗篷和劫盜地圖。他的動作實在是太快了，所以在他和榮恩兩人已準備要出發之後，至少又再多等了五分鐘，妙麗才急匆匆的從女生寢室走回來。她身上圍著圍巾，戴著手套，頭上還加了頂她那粗針亂線、織得凹凸不平的小精靈帽。

「外面很冷欸！」她有點防衛的說，榮恩在一旁不斷發出不耐煩的嘖嘖聲。

他們輕手輕腳的穿過畫像洞口，立刻披上隱形斗篷 - - 榮恩長高了許多，現在他必須彎下身，才能把腳完全蓋住 - - 然後，他們小心翼翼的慢慢往前走，下了一道又一道的樓梯，每隔一段時間就拿出劫盜地圖，察看上面是否出現飛七或拿樂絲太太的記號。他們運氣不錯，一路上沒碰到任何人，只遇見差點沒頭的尼克，這位幽靈心不在焉的在空中滑翔，嘴裡哼著歌，聽起來非常像是那首恐怖的「衛斯理是我們的王」。他們悄悄穿越入口大廳，踏入雪花紛飛的靜謐校園。哈利看到前頭那小塊小塊的金黃色亮光，和海格煙囪冒出來的陣陣煙氣，他的心猛然一震。他加快腳步向前走，其他兩人也推推擠擠、碰碰撞撞的緊挨在他身後。他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嘎喳嘎哈的踩過厚厚的積雪，走到了海格家的木頭大門前。哈利朝門上敲了三下，屋內有隻狗立刻開始狂吠。

「海格，是我們！」哈利對著鑰匙孔喊。

「想也知道！」一個粗啞的嗓音說。

他們躲在隱形斗篷下開心的笑著對望；從海格的嗓音聽出，他現在心情好得很。「到家還不到三秒鐘 走開，牙牙，走開 你這個小笨狗 ）」

門門被拉開，大門吱吱嘎嘎的打開，海格從門縫探出頭來。

妙麗大聲尖叫。

「梅林的鬍子啊，別作聲 - - 」海格趕緊說，眼睛胡亂望著他們的頭頂上，「躲在隱形斗篷下是吧，嚶？好，進來，進來！」

「對不起，」妙麗喘著氣說。他們三人從海格身邊擠過去，走進屋裡，把隱形斗篷摘了下來，好讓梅格看見他們，「我只是 - - 喔，海格！」

「沒事兒，沒事兒。」海格連忙說，他關上門，再急匆匆的把所有窗簾全都拉上，妙麗仍驚恐的凝視著他。

海格的頭髮上結滿了血塊，他的左眼變成一道腫起的裂縫，擠在一大片紫黑瘀青的正中央。他臉上手上到處都是傷，有些傷口還在淌血，而且在走動的時候，動作顯得特別小心，這使得哈利懷疑他的肋骨斷了。他們可以看出他的確是剛回到家，椅背上掛了一件厚厚的黑色旅行用斗篷，門旁的牆腳邊擱著一個可以裝得下好幾個小孩的大背袋。塊頭比正常人大上一倍的海格，正一跛一跛的走到爐火前，把一個銅壺擱在爐子上。

「你究竟出了什麼事？」哈利詢問。牙牙在他們四周蹦蹦跳跳，想要舔他們的臉。

「跟你說過了，沒事兒，」海格堅定的表示，「喝杯茶吧？」

「少裝蒜，」榮恩說，「你看起來慘斃了！」

「我告訴你，我好得很，」海格說，抬頭挺胸的轉過身來，笑咪咪的望著他們，臉上的肉卻在抽搐。「哎呀，能再看到你們三個，我真是太高興啦 - - 暑假過得不錯吧？」

「海格，有人攻擊你！」榮恩說。

「我再說最後一次，沒事兒！」海格堅定的表示。

「那我問你，要是我們之中有哪個人臉變成一團爛碎肉出現在你面前，你還會說沒事嗎？」榮恩質問道。

「你真的應該去找龐芮夫人，」妙麗擔心的說，「有些傷口看起來很嚴重呢。」

「我馬上就來治傷，可以了吧？」海格用安撫的語氣說。

他走到小木屋正中央的巨大餐桌前，掀開一塊擱在桌上的擦碗布。下面放了一塊微

帶綠色、比一般汽車輪胎稍大一些的血淋淋生肉。

「你該不會是要拿來吃吧，海格？」榮恩說，俯身向前好看清楚些，「看起來好像有毒。」

「它本來就是長這副德行，這可是龍肉呢，」海格說：「何況我又不是要拿來吃的。」

他抓起那片龍肉，啪的一聲貼到他的左臉上。淡綠色的血淌下來流進他的鬍子裡，他輕輕發出一聲滿是的呻吟。

「好多了。這玩意兒可以止疼，懂吧！」

「那，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你到底出了什麼事嗎？」哈利問道。

「不能說，哈利。這可是最高機密。告訴你會害我丟掉飯碗的。」

「你是被巨人打傷的嗎，海格？」妙麗平靜的問道。

海格的手指鬆開，龍肉咯吱一聲滑落到他的胸前。

「巨人？」梅格說，趕在龍肉滑到他皮帶之前一把抓住，再重新貼回臉上，「有誰提到巨人嗎？你們跟誰說過話啦？是誰告訴你們說我 - - 是誰說我去 - - 嘎？」

「是我們猜的。」妙麗歉疚的說。

「喔，你們猜的，是吧？」梅格說，用他那隻沒被龍肉遮住的眼睛，嚴肅的定定望著妙麗。

「這其實還滿明顯的。」榮恩說。哈利點點頭。

海格怒目瞪視他們，然後哼了一聲，把龍肉扔回桌上，大步走向正在嗚嗚作響的銅壺。

「從沒見過像你們三個這麼鬼靈精的孩子，」他喃喃的說，劈哩啪啦的把滾水倒進三個水桶狀的馬克杯裡，「我這可不是在誇你們。就像有些人說的，包打聽，淨愛管別人的閒事兒。」

但他的鬍鬚在微微抽動。

「所以你真的是去找巨人囉？」哈利咧嘴笑道，在桌邊坐下來。

梅格把茶放到他們面前，坐下來，抓起龍肉，啪的一聲重新貼回臉上。

「好吧，沒錯，」他咕嚕的說，「我是去了。」

「那你找到他們了嗎？」妙麗輕聲問道。

「嗯，老實說，他們還挺好找的，」海格說，「塊頭大嘛，懂吧。」

「他們在哪裡？」榮恩問。

「在山裡。」梅格敷衍的答。

「那為什麼麻瓜沒 - - 」

「他們有，」海格陰沉的說，「只是一有人死掉，他們就全部推說是山難，對吧？」

他調整了一下龍肉，蓋住瘀傷最嚴重的部位。

「好了啦，海格，快告訴我們你到底去做了什麼 - - 」榮恩說，「你先跟我們說你被巨人打傷的事，再讓哈利告訴你他被催狂魔攻擊的事 - - 」

正拿著馬克杯喝茶的海格立刻被噙到，臉上的龍肉也在同一時間掉了下來。海格一邊咳嗽，一邊發出噁哩咕嚕的怪聲，把桌上噴得到處是口水、茶汁和龍血，而龍肉也輕輕啪撻一聲，掉在地板上。

「你說哈，被催狂魔攻擊？」海格咆哮。

「難道你不曉得嗎？」妙麗瞪大眼睛詢問他。

「我走了以後，就完全不清楚這兒的狀況。我是去出使秘密任務，知道吧！我可不希望有貓頭鷹成天跟著我到處亂飛 - - 該死的催狂魔！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不，是真的，牠們突然出現在小惠因區，攻擊我和我表哥，接著魔法部又說要開除我 - - 」

「什麼？」

「 - - 結果我還得去魔法部出庭受審，好了，你先告訴我們臣人的事。」

「你被開除？」

「等你先把你暑假發生的事說清楚，我才告訴你。」

海格用他唯一能看到的眼睛怒目瞪視哈利。哈利迎上他的目光，露出一臉故作無辜，但卻充滿快心的表情。

「喔，好吧。」海格用無可奈何的語氣說。

他彎下身來，把龍肉從牙牙嘴裡扯出來。

「喔，海格，不要，這樣很不衛生欸 - - 」妙麗才剛開口，海格就已經啪的一聲，把龍肉貼回他腫脹的眼睛上。

他又猛灌下一大口茶，才開口說：「好吧，我們上學期一結束就出發 - - 」

「所以美心夫人也跟你一起去囉？」妙麗插嘴。

「是啊，沒錯，」海格說，在他那沒被鬍鬚或是綠龍肉蓋住的一小片臉龐上，流露出一絲溫柔的神情，「是啊，就我們兩個一塊兒去。我告訴你們，歐琳她可一點兒都不怕吃苦哩。懂我的意思吧，她是個貴婦啊，總是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一曉得我們要上哪兒去，心裡就在犯嘀咕，要她去爬石頭、睡山洞什麼的，天曉得她受不受得了，但她可從來沒抱怨過一聲。」

「你曉得你們要上哪兒去？」哈利問道，「你知道巨人在哪裡？」

「這個嘛，鄧不利多知道，是他告訴我們的。」海格說。

「他們藏在哪裡？」榮恩問道，「這是秘密嗎？」

「不算是，」海格搖著他那毛茸茸的頭顱說，「只是他們實在離我們太遠了，大多數巫師根本懶得去管他們到底在哪兒。不過，要去他們住的地方不太容易，至少對人類來說很難啦，所以我們需要鄧不利多的指示。我們花了一個左右左右的時間才走到那兒 - - 」

「一個月？」榮恩說，他似乎從來沒聽說有哪段旅程得花上這麼久的時間，很荒唐。「可是難道你們就不能去找個港口鑰用用嗎？」

海格眯眼盯著榮恩，他露在外面的眼睛，流露出一絲幾乎可說是憐憫的古怪神情。

「有人在盯著我們哪，榮恩。」他粗聲粗氣的說。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不懂，」梅格說，「魔法部一直在監視鄧不利多和所有他們認為跟他同夥的人，而且 - -」

「這我們曉得，」哈利立刻表示，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聽海格繼續說下去，「我們知道魔法部在監視鄧不利多 - -」

「所以你們不能用魔法旅行？」榮恩露出嚇呆了的表情，「你們全程都得像麻瓜那樣傻傻走去？」

「呃，也不能算是全程，」海格謹慎的說，「我們只是得小心點兒，因為歐琳跟我，呃，我們長得比較顯眼 - -」

榮恩發出一種半像噴氣半像吸氣的模糊怪聲，他連忙吞了一大口茶。

「- - 所以要跟蹤我們兩個還挺容易的。我們裝作是要一起去度假，先進入法國，假裝是要去歐琳的學校，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已經被某個魔法部派來的人盯上了。其實我們也只好用走的，因為我本來就不應該使用魔法，而魔法部又正想找個理由來逮捕我們。不過呢，我們終於在什麼「滴濃」附近甩掉了那個蠢蛋 - -」

「喔喔喔，是第戎嗎？」妙麗興奮的說，「我有到那裡度過假耶，那你有沒有看到 - -」

她一看到榮恩的臉就立刻閉上嘴。

「在那以後，我們冒險使了點兒魔法，那段旅程倒是還不壞。一路上只在波蘭邊界碰到了一、兩個笨山怪，在明斯克的酒吧裡跟一個吸血鬼起了點兒小衝突，其他都挺順利的。

「然後我們到達了那個地點，開始穿越山區，到處尋找他們的行蹤。在快要接近他們的時候，我們卻又不能使用魔法。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喜歡巫師，所以我們不想一開始就惹他們反感；另一部分是因為，鄧不利多警告過我們，說『那個人』一定會去跟巨人接觸。他告訴我們，在快接近巨人的時候得特別小心，盡量別引起別人注意，說不定「食死人」就躲在我們附近哩。」海格停下來，喝了一大口茶。

「快說啊！」哈利焦急的催他。

「找到他們了，」海格直接切入。「有天晚上，我們越過一道山脊，發現他們就在山腳下，黑壓壓的一大群人。下面有一些小小的火堆，影子卻大得嚇人——看起來簡直就像是一座座小山在動。」

「他們究竟有多大？」榮恩輕聲問。

「大約二十幾呎高，」海格不當一回事的答，「最高的幾個大概有二十五呎。」

「那邊一共有多少個巨人？」哈利問。

「大概有七、八十個。」梅格說。

「這麼少？」妙麗說。

「是啊，田梅格難過的說，「就只剩下八十來個了，以前巨人多得很哩，全世界少說也有上百個不同的部落，可惜早就開始漸漸絕種了。當然啦，有些是被巫師殺的，但大多數都是自己互相殘殺，現在他們消失的速度比以前更快囉。他們不適合大夥聚在一塊兒住，這不符合巨人的天性。鄧不利多說，這全都是我們的錯，是我們巫師把他們趕走，逼他們搬到離我們很遠的地方去住，而他們為了保護自己，只好全都聚在一塊兒不敢落單。」

「所以說，」哈利說，「你看到他們了，然後呢？」

「嗯，我們等到早上才行動，為了安全起見，我們可不想摸黑偷偷走過去找他們。」海格說，「在凌晨三點左右，他們坐往原地倒下來就睡。我們可不敢睡，為什麼呢？第一，我們得小心提防，免得有巨人突然醒過來，爬到我們的藏身處；第二，他們的鼾聲實在是吵得嚇死人，天快亮的時候還震得雪崩了呢。」

「反正，等天一亮，我們就走下去見他們。」

「就這樣？」榮思露出敬畏的神情說，「你們就這樣大刺刺的直接踏進巨人的營地？」

「嗯，鄧不利多有指示我們該怎麼做，」梅格說，「就是送禮物給咯咯，表示一點兒敬意。」

「送禮物給啥？」哈利問道。

「喔，咯咯 - - 就是頭目的意思。」

「你怎麼曉得哪一個是頭目？」榮恩問道。

海格怪有趣的哼了一聲。

「簡單得很，」他說，「就是其中塊頭最大、長得最醜、最懶惰的那個。光只是坐在那兒，等其他人拿食物給他吃。都是些死山羊之類的東西。他名字叫嘎哭，我估量他大概有二十二、三呎高，體重跟兩頭公象差不多，皮膚就像犀牛皮。」

「你們就這樣走上去找他？」妙麗屏息說。

「呃 該說是走下去找他，他躺在下面的山谷裡嘛。他們住在四座高山中間的一道凹縫裡，營地旁邊還有個湖泊，嘎哭就躺在湖邊，對其他人大吼大叫，逼他們餵他和他老婆吃東西。歐琳和我順著山腰走下去 - - 」

「他們看到你們的時候，難道沒有想要殺死你們嗎？」榮恩懷疑的問道。

「有幾個人的確是有這種念頭，」梅格聳聳肩說，「可是我們遵照鄧不利多的指示，高舉著禮物，眼睛盯著咯咯，別理其他人。我們就這樣去做。其他人馬上安靜下來，乖乖望著我們經過他們身邊，直接走到嘎哭腳邊，我們鞠了個躬，把禮物放在他前面。」

「你們送巨人什麼禮物？」榮恩急切的問道，「吃的嗎？」

「才不哩，他又不缺食物，」梅格說，「我們送的是魔法。巨人喜歡魔法，只是不喜歡我們用魔法來對付他們。所以，那一次我們送給他一根「不滅火」。」

妙麗輕輕「哇！」了一聲，哈利和榮恩兩人卻滿頭霧水的皺起眉頭。

「一根 - - ？」

「永遠不會熄滅的火啦，」妙麗沒好氣的說，「你們現在應該知道的啊，孚立維教授至少在課堂上提過兩次了。」

「哦，反正就是，」海格連忙接話，免得榮恩回嘴跟妙麗吵起來，「鄧不利多施法讓這根樹枝永遠有火在燒，這可不是隨便哪個巫師都有的道行，我把這玩意兒擱在嘎哭腳邊的雪地上，跟他說：「這是阿不思·鄧不利多送給巨人頭目的禮物，以此表達他的敬意。」」

「那嘎哭怎麼說？」哈利急切的問道。

「啥也沒說，」梅格說，「他不會說英語。」

「開玩笑啊！」

「不要緊，」海格沉著的說，「鄧不利多早就料到這樣的情況。最起碼嘎哭還知道要叫一、兩個會說我們這種鬼話的巨人過來，為我們做翻譯。」

「那他喜歡這個禮物嗎？」榮恩問道。

「喔，當然喜歡，他們一明白這玩意兒的功用，樂得都快鬧翻大了，」海格說，把龍內翻了個面，將較涼的那一面貼到他的腫跟上，「開心得不得了。接著我又開口說：「阿不思·鄧不利多請求咯咯，在使者明天再帶別的禮物過來時，跟他們談談。」」

「你們為什麼不能當天就跟他談？」妙麗問道。

「鄧不利多要我們慢慢來，」梅格說，「先讓他們知道我們很守信用。我們明天會再帶別的禮物過來，而我們說話算話，真的又帶來另一份禮物——給他們一個好印象嘛，懂吧？而且還可以讓他們先試用第一份禮物，等到一發現那的確是好東西，他們就會急著想再要。反正一下子跟嘎哭這類的巨人說太多，他們會乾脆把你給殺了省得麻煩。接著我們就鞠了躬離開，找了個挺不錯的小山洞過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們再回去找他們，這次嘎哭竟然坐了起來，急著要兄我們哪。」

「你們跟他談了嗎？」

「談啦。我們先送給他一頂漂亮的戰盔，那是妖精做的，怎麼敲都敲不破哩——然後我們就坐下來，談了一會兒。」

「那他怎麼說？」

「沒說什麼，」海格說，「他主要是在聽。但看來情況還不錯。嘎哭聽過鄧不利多，也知道他曾經公開反對殺死英國境內最後的幾個巨人。嘎哭好像對鄧不利多交代我們說的事挺感興趣的。另外還有幾個巨人，特別是那些會說幾句英語的傢伙，也都圍在旁邊一塊兒聽。我們那天離開的時候，覺得挺有希望的。我們答應他，明天早上會再帶一份禮物過來。」

「可惜那天晚上，希望就完全落空了。」

「怎麼說？」榮恩立刻問道。

「我剛才跟你們說過，巨人根本就不適合群居生活，」梅格難過的說，「哪能這麼大群人住到一塊兒呢。他們根本就管不住自己，每隔幾個禮拜就來場大混戰，把人殺大一大半。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互相捉對廝殺。這個古老種族僅存的子孫，就這樣沒理由的自相殘殺，並不是為了搶食物、火堆，或是睡覺的地方起衝突。想想看，眼看他們整個種族就快要滅絕了，他們應該放過對方，可是」

海格深深嘆了口氣。

「那天晚上他們突然打了起來，我們矮著身子，挨在山洞口偷看下面的峽谷。大混戰持續了好幾個鐘頭，你們絕對想不到那聲音有多嚇人。等太陽升起的時候，下面的雪地變成一片血紅色，他的頭就躺在湖底。」

「誰的頭？」妙麗倒抽了一口氣。

「嘎哭，」梅格沉重的說，「新的頭目叫勾勾瑪。」他深深嘆了一口氣，「我們完全沒料到，我們好不容易才和第一個頭目攀上交情，才過兩天，他們就換了個新頭目，而且我們懷疑勾勾瑪不是很想聽我們說話，可還是得試試看。」

「你們去跟他說話？」榮恩不敢相信的問，「你們不是才親眼看到他扯掉別人的頭嗎？」

「當然要去，」梅格說，「我們走了那麼遠的路，可不會只待上兩天就打道回府！我們帶著本來要送給嘎哭的禮物走到下面。」

「我還沒張開嘴，就知道情況不妙。我們走過去，他戴著嘎哭的頭盔坐在那兒，斜睨著我們。他塊頭很大，是裡面最壯的幾個巨人之一。黑頭髮，連牙齒都是黑的，脖子上掛了串骨頭項鍊，有些骨頭看起來像是人骨。我試著去碰碰運氣——舉著一大捆龍皮——跟他說：「這是送給巨人咯咯的禮物」

——才說完，我就被人抓住腿拎起來倒掛在半空中，動手的是他的兩個手下。」妙麗猛然用雙手接住嘴巴。

「你是怎麼從那兒逃出來的？」哈利問道。

「要不是歐琳的話，我就完蛋了，」梅格說，「她掏出魔杖，用我從來沒見過的最快速度施了些咒語。真是棒透了。那兩個抓著我的傢伙眼睛被「結膜咒」擊中，馬上就把我扔下來——但是這下就麻煩了，因為巨人最很巫師用魔法對付他們。我們只好趕快逃走，我們心裡明白，以後休想再光明正大的踏進他們的營區。」

「天哪，海格。」榮恩輕聲說。

「好吧，既然你們只在那裡待了三天，那你為什麼這麼久才回到家？」妙麗問道。

「我們可沒只待三天就開溜！」海格露出受到侮辱的神情，「鄧不利多這麼信賴我們！」

「是你自己說你們休想再回去的！」

「大白天是絕對不行，我們只是得再多考慮一下。花了一、兩天時間，矮著身子躲在山洞裡偷看。

但我看到的情況不太妙。」

「他又扯掉別人的頭了？」妙麗問，她好像快要吐出來了。

「不是，」梅格說，「我倒希望他這麼做！」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很快就發現，他只是對我們反感，並不是看所有巫師都不順眼。」

「食死人？」哈利立刻問道。

「沒錯，」梅格陰沉的說，「有兩個傢伙天天都去拜訪咯咯，送禮物給他，他可沒讓他們倒掛在半空中亂晃。」

「你怎麼曉得他們是食死人？」榮恩問道。

「因為其中一個我認識，」梅格咆哮，「麥奈，記得他吧？他們派夾殺巴嘴的那個傢伙？那個瘋子，他就跟勾勾瑪一樣嗜殺，難怪他們兩個這麼投緣。」

「所以，麥奈已經說服巨人支持『那個人』了？」妙麗絕望的問道。

「別老是插嘴行不行，我故事還沒說完哩！」海格老大不高興的說，完全忘了他一開始根本什麼都不肯告訴他們，而現在卻好像是說上癮了。「我和歐琳討論了一下，我們都覺得只是咯咯一個人偏向『那個人』，並不能代表全部巨人都跟他一樣。我們得想法子去說服其他人，特別是那些不想讓勾勾瑪當咯咯的人。」

「你怎麼知道要找哪些人？」榮恩問。

「這個嘛，找那些被揍得最慘的就成了，是不是？」海格耐心的解釋，「那些還算有點兒頭腦，知道要避開勾勾瑪，像我們一樣躲到峽谷山洞裡藏身的巨人。所以我們決定夜裡到各個山洞裡去打探情況，看能不能設法說動幾個巨人。」

「你們跑到黑漆漆的山洞裡到處尋找巨人？」榮恩的語氣充滿了敬畏。

「嗯，我們倒不怎麼擔心巨人，」梅格說，「我們怕的是那兩個食死人。鄧不利多在我們出發前特別交代過，盡量避免跟食死人起衝突。麻煩的是，他們曉得我們就在附近——我懷疑是勾勾瑪告訴他們的。到了晚上，等巨人全都睡著，我們正準備悄悄溜進山洞的時候，麥奈和另外一個傢伙卻鬼鬼祟祟的在山裡亂晃，想要搜尋我們。歐琳差點兒就跳上去，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她給攔住，」海格說，他嘴角邊的雜亂鬍鬚微微上揚，「她急著要去對付他們——她一火起來可真是嚇人，歐琳——兇得要老命啊——大概是因為她有法國人的脾氣——」

海格雙眼迷濛的凝視著爐火。哈利先讓他回憶了三十秒，接著就大聲清清喉嚨。

「後來呢？你們到底有沒有跟其他巨人接觸？」

「啊？喔——喔，是啊，我們有。沒錯，在嘎哭被殺掉後的第三天晚上，我們悄悄溜出藏身的山洞，往下走回峽谷，一路上還得小心提防那些食死人。我們走進幾個山洞找了一下，啥也沒有——然後，大約是在第六個山洞，我們終於發現裡面躲了三個巨人。」

「山洞裡想必擠得要命。」榮恩說。

「擠得連讓一隻獅尾貓轉身的空間都沒有。」海格說。

「他們看到你們的時候，難道沒有動手攻擊嗎？」妙麗問道。

「要是還有力氣，大概早就動手了，」梅格說，「不過他們三個都受了重傷，勾勾瑪的手下把他們揍昏了。他們一醒過來，就趕緊就近找個避難處爬進去，躲了起來。其中有個巨人會說幾句英語，他負責幫忙翻譯。他們好像還聽得進去我們說的話，所以我們繼續拜訪這些受傷的巨人——有一我還以為我們已經說動了六、七個巨人。」

「六、七個？」榮恩急切的說，「不錯啊——他們是不是就要到這兒來，和我們一起對抗『那個人』？」

妙麗卻問他：「你為什麼會說『有一陣子』，海格？」

梅格難過的回望著她。

「勾勾媽手下突襲那些山洞。在那以後，那些還活著的巨人就全都不理我們了。」

「所以說 所以說根本沒有一個巨人要過來？」榮恩露出失望的表情。

說不定哪天，這些人不想再跟勾勾瑪待在一塊兒，會離開山區，碰上時機湊巧，他們就會想起「沒，」梅格說，他深深嘆了一口氣，把龍肉換了個面，將較涼的另一面貼到臉上，「不過我們可以說是已經達到目的了，我們把鄧不利多的訊息告訴他們，有些人聽到了，有些人還把它記在心裡。

多對他們相當友善 那他們就很有可能到這兒來了。〕

現在雪花都快將窗戶堆滿了。哈利這才發現，他膝蓋以下的長袍也濕透了。牙牙把頭擱在哈利的大腿上，不停的流口水。

「海格？」過了一陣子，妙麗輕聲的喊。

「嗯？」

「你待在那兒的時候，有沒有 找到任何線索 有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你 你母親的消息？」

海格用他那隻沒被遮住的眼睛盯著她，妙麗看起來相當害怕。

「對不起 我 忘了 ）」

「死了，」海格咕噥一聲，「早就死了。這是他們告訴我的。」

「喔 我 真的很抱歉。〕妙麗的聲音細得像蚊子叫。海格聳聳他那龐大的肩膀。

「沒必要道歉，」他簡短地表示，「我對她沒啥印象，她不算是個好母親。」

接下來又是一片沉默。妙麗緊張的瞥了哈利和榮恩一眼，顯然是希望他們能趕緊找話講。

「你還沒告訴我們，你是怎麼弄成這副德行的，海格？」榮恩說，伸手指著海格血跡斑斑的面孔。

「還有，你為什麼這麼久才回來？」哈利說，「天狼星說，美心大人幾百年前就到家了 - - 」

「是誰攻擊你？」榮恩問道。

「沒人攻擊我！」海格斷然表示，「我 - - 」

門外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蓋過了海格的聲音。妙麗倒抽了一口氣，手中的馬克杯掉下來在地板上，牙牙大聲狂吠。他們四人全都望著門邊的窗口，薄薄的窗簾上浮動著一個矮胖的小身影。

「是她！」榮恩輕聲說。

「快躲進來！」哈利立刻說，一把扒起隱形斗篷，抖開來罩在妙麗和自己身上，而榮恩也快步繞過餐桌，撲到斗篷底下。他們三人擠在一起，往後退到一個角落。牙牙像發瘋似的對著大門狂吠露出一臉迷惑的表情。

「海格，快把我們的杯子藏起來！」

海格抓起哈利和榮恩的馬克杯，塞到牙牙狗籃的墊子下面。牙牙現在已經撲到了門上，海格抬腿把牙牙推開，打開了門。

恩不里居教授站在門口，穿著綠色斜紋軟呢斗篷，搭了一頂附有耳罩的同花色帽子。她噘著嘴，整個身子朝後仰，才好看清海格的臉孔，她甚至還沒海格的肚臍眼高。

「啊，」她說得又緩慢又大聲，就好像是在跟聾子說話似的，「你就是海格，是嗎？」

她沒等海格回答，就慢慢晃進房中，凸眼珠滴溜溜的轉個不停，打量四周的環境。

「走開！」她厲聲吼著，朝牙牙揮舞她的皮包，牙牙剛才撲到她身上，想去舔她的臉。

「呃 - - 我是不想失禮，」海格望著她說，「可妳到底是誰啊？」

「我叫桃樂絲．恩不里居。」她的目光來回掃視整間小木屋。哈利這時正像夾心餅乾似的擠在榮恩和妙麗中間，她有兩次直接注視著他們三人藏身的角落。

「桃樂絲．恩不里居？」梅格的聲音顯得非常困惑，「妳是魔法部的人吧 - - 妳不

是夫子的手下嗎？」

「我以前的確是部長手下的政務次長，沒錯，」恩不里居說，現在她在小木屋裡到處走來走去，忙著打量房中的每一個細節，從牆邊的大背袋到棄置的旅行斗篷全都不放過。「我現在是『黑魔法防禦術』老師 - - 」

「妳可真有勇氣，」梅格說，「已經沒多少人敢接下這份工作了。」

「 - - 兼『霍格華茲總督察』。」恩不里居說，好像完全沒聽見他說話。

「那是什麼？」海格皺著眉頭問道。

「我正打算問你這個問題。」恩不里居說，指著地板上妙麗剛剛砸破馬克杯留下來的陶瓷碎片。

「喔，」海格說，用非常無助的眼神朝哈利、榮恩和妙麗藏身的角落瞥了一眼，「喔，那個是 - - 是牙牙闖的禍，他打破了一個馬克杯，所以我只好用這玩意兒。」

海格一手指著他剛才喝茶用的馬克杯，另一手仍緊緊接住那塊貼在他眼睛上的龍肉。恩不里居不再打量房間，她面對著海格，仔細打量他身上的每一個細節。

「我聽到說話的聲音。」她平靜的說。

「我在跟牙牙聊天。」海格嘴硬的說。

「那他也有跟你回話囉？」

「呃 - - 可以這麼說，」海格露出困窘的表情，「我有時候還真覺得，牙牙簡直就跟人沒什麼兩樣 - - 」

「雪地裡有三道從城堡大門直通到你這棟小木屋的腳印。」恩不里居教授狡獪的說。

妙麗倒抽了一口氣，哈利趕緊用手蒙住她的嘴巴。幸好牙牙正在朝恩不里居教授的長袍下襬大聲的嗅來嗅去，所以她看來並沒有聽見。

「呃，我才剛回到家，」海格說，伸出一隻巨擘朝大背袋揮了一下，「說不定早些時候有人來找過我，跟我錯過了沒碰著。」

〔外面並沒有從你家門口離開的腳印。〕

「呃，我 我也搞不懂這是怎麼回事兒 」梅格說，緊張的扯著自己的鬍鬚，又往哈利、榮恩和妙麗站的地方瞥了一眼，似乎是在向他們求援。「這個嘛 」

恩不里居迅速回過身來，大步越過房間，開始仔細的四處搜查。她彎下身來望著床底。她打開海格的碗櫥。她掠過哈利、榮恩和妙麗身邊，只差兩吋就會直接撞到他們身上，他們三人緊貼著牆壁，哈利甚至還得在她經過時努力縮起小腹。在仔細檢查過海格用來煮食的超級大釜後，她又再度回過身來說：「你出了什麼事？你身上的傷是哪來的？」

海格慌忙取下臉上的龍肉，哈利認為這真是大錯特錯，因為現在海格眼睛四周的青紫瘀傷變得清晰可見，更別說他臉上那一大堆鮮血和血塊了。「喔，我 出了點兒小意外。」他胡亂找個藉口。

「哪一類的意外？」

「我 - - 我摔了一跤。」

「你摔了一跤。」她冷冷的重複。

「沒錯，就是這麼回事兒口是被 被我朋友的飛天掃帚給絆倒的。我自己可不會去騎這玩意兒。」

怎麼說呢，妳看我塊頭這麼大，飛天掃帚哪能載得動我呢？我有個朋友繁殖了一群死靈馬，我不曉得妳有沒有見過，好大一隻啊，還長了翅膀，我騎過一次，那真是 - -
」

「你去了哪裡？」恩不里居問道，冷酷的打斷了梅格的嘮叨閒話。

「我去了 - - 」

「哪裡，沒錯，」她說，「學校已經開學兩個月了。我們得另外找位老師來替你代課。你的同事全都不肯對我透露你的行蹤，你也沒留下聯絡地址，你究竟去了哪裡？」

海格用他剛才掀掉遮蓋的眼睛望著恩不里居，楞了一會兒沒回答。哈利幾乎可以聽見他的腦袋在飛快的運轉。「我 - - 我是去休養身體。」他說。

「休養身體，」恩不里居教授說。她的目光掃過海格到他的背心上。「我明白了。
」

「休養身體，」恩不里居教授說。她的目光掃過海格那張花不拉幾的腫臉，龍血輕悄的滴下來，落到他的背心上。「我明白了。」

「沒錯，」海格說，「一點兒 - - 一點兒新鮮空氣 - - 」

「是啊，獵場看守人想呼吸新鮮空氣還真是很困難呢。」恩不里居用甜蜜的嗓音說。海格臉上沒變成青紫色的一小塊地方脹成了紅色。

「呃 - - 換個環境嘛 - - 」

「去山裡欣賞風景囉？」恩不里居立刻問道。

她知道了，哈利絕望的想著。

「山裡？」海格重複著，顯然是在拚命思索，「不是，我是去法國南部。曬曬太陽看看海什麼的。」

「是嗎？」恩不里居說，「你沒怎麼曬黑嘛。」

「是啊 呃 我皮膚比較敏感。」海格說，努力擠出一個討好的微笑。哈利注意到他缺了兩顆牙。恩不里居冷冷的望著他，他的笑容就快要撐不住了。這時，她把手提包提高些，掛到手肘彎上，說：「當然，我會向部長報告，說你逾期回校。」

「好啊。」海格點點頭說。

「你也該知道，身為總督察，負責審核同事的教學狀況是我責無旁貸的工作。所以，我們一定很快就會再見面的。」她忽的轉身，大步走到門前。

「妳審核我們？」海格望著牠的背影茫然的說。

「啊，是的，」恩不里居教授柔聲說，一手握著門把，回過頭來望著他，「魔法部決定要淘汰一些不適任的教師，海格。晚安。」

她走出去，砰的一聲關上大門。哈利正準備脫掉隱形斗篷，妙麗卻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先別急，」她附在他耳邊悄聲說，「她說不定還沒走。」

海格好像也是這麼想，他踏著沉重的腳步越過房間，把窗簾拉開一條一吋左右的縫。

「她回城堡去了，」他壓低聲音說，「天哪 她在審核我們？」

「沒錯，」哈利扯下隱形斗篷說，「崔老妮已經被她列為留校觀察 ）」

「嗯 你打算用什麼生物來給我們上課，海格？」妙麗問道。

「喔，這妳不用擔心，我準備了好多好精采的課哩，」海格熱心的說，撈起桌上的龍肉，再啪的貼回臉上，「我早就預備了一、兩種生物，在你們考普等巫測這年拿來作教材用。你們到時候就曉得了，牠們真的很特別 ）」

「呃 是哪一類的特別？」妙麗遲疑的問道。

「不告訴妳，」海格快樂的說，「我可不想破壞這個驚喜。」

「聽我說，海格，」妙麗不再拐彎抹角，急切的有話直說，「你要是帶些太危險的生物到課堂上，恩不里居教授一定會不高興的。）」

「危險？」海格說，露出真摯的迷惑神情，「別傻了，我哪會帶什麼危險怪物去教你們！我的意思是，好吧，牠們是不怕受到欺負 - - ）」

「海格，你必須通過恩不里居的審核，要做到這一點，最好是讓她看到你教我們一些如何照顧醜馬伏啦、如何分辨魔刺蝟和刺蝟之間的差異啦，這一類的教材就對了！」妙麗認真的說。

「那一點兒也不好玩，妙麗，」海格說，「我準備的東西可精采多了。我飼養牠們好多年了，我想全英國就只有我養的這批不是野生的。」

「海格 求求你 ）」妙麗用一種絕望的口氣說，「恩不里居正在找藉口，好除掉所有她認為跟鄧不利多關係親密的老師。求求你，海格，教我們一些無聊，但是一定符合普等巫測標準的課程吧。」

海格只是打了個大呵欠，用一隻眼睛渴望的瞄著牆角的巨床。

「聽著，我今天累得很，現在也很晚了，」他說，輕輕拍了一下妙麗的肩膀，害她膝蓋一彎，砰通一聲跪到地上。「喔 - - 對不起 - - ）」他抓住她的長袍後領，把她拉了起來。「聽我說，妳不用替我擔心，我可以向妳擔保，我這次回來，可是準備了一些真正的好東西要教你們 好，你們該回城堡去了，別忘了把路上的腳印去掉！」

「不曉得他到底有沒有聽進去妳的話。）」榮恩隔了一陣子開口說，這時，他們已做

好安全檢查，確定了沒有任何危險，開始踏著厚厚的雪地往城堡走去，妙麗邊走邊施「消跡咒」，因此一路上再沒留下任何蹤跡。

「我明天再來找他，」妙麗下定決心的表示，「必要的話，我會親自替他規劃課程。她把崔老妮趕走我無所謂，但我絕對不能讓她開除海格。」

【第二十一章 以蛇之眼】

星期日上午，妙麗跋涉過兩呎深的積雪再度來到海格的小木屋。哈利和榮恩很想陪她一起去，但他們的作業又堆積如山了，只好萬分不情願的侍在交誼廳內，假裝沒聽見不斷從外面飄進來的嬉鬧聲。許多學生正在屋外冰凍的湖面上滑冰、滑雪橇，更過分的是瞄準了葛來分多塔，施展魔法用雪球重重的打在玻璃窗上。

「喂！」榮恩終於失去耐性，把頭伸出窗外大叫。「我是級長，要是誰再把雪球丟到這扇窗——哎喲喂！」

他立刻把頭縮進來，一臉的雪。

「是弗雷和喬治啦，」他恨恨的說，用力把窗子關上，「笨蛋——」

午飯前，妙麗從海格的木屋回來了，她冷得瑟瑟發抖，膝蓋下的長袍都濕透了。

「如何？」榮恩看著牠走進來說，「幫他把課程都設計好了嗎？」

「我已經盡心盡力了，」她鬱悶的說，在哈利身邊的一張椅子坐下，拔出她的魔杖在空中比畫了一下，魔杖頂端噴出一股熱氣，她把熱氣對準她的長袍，長袍在烘乾的同時不斷冒出煙來。「我到的時候他甚至不在家，敲門敲了至少半個鐘頭，他才從森林出來——」

哈利發出絕望的呻吟，禁忌森林裡面有許多怪獸，這些怪獸都很可能害海格被解聘。「他在裡面養了什麼？他有說嗎？」他問。

「沒，」妙麗很懊惱，「他說要給大家一個驚喜。我告訴他恩不里居的事，他聽不進去，他一直說傻瓜才會不變獅面能尾羊而去愛魔刺蝟——啊，我想他還沒弄到什麼獅面能尾羊，」她看著哈利與榮恩臉上驚駭的表情，又說，「倒不是他沒下工夫去找，而是他說很難取得那些蛋。我不知道跟他說過多少次，叫他最好沿襲葛柏蘭的計畫，我相信他半句也沒聽進去，他看起來怪怪的，還是不肯說他那些傷是怎麼來的。」

第二大早上，海格在教職員餐桌上出現，並沒有受到全體學生的歡迎。有些學生，好比弗雷、喬治和阿李都高興得大吼大叫，從葛來分多和赫夫帕大的餐桌間的走道跑過去，衝向前緊緊握住海格的大手。另外有一些學生，像芭蒂和文妲，卻失望的相視搖頭。哈利知道許多人寧願萬台蘭教授來上課，最糟糕的是，他內心裡公正無私的那一小部分很清楚，他們確實有充分的理由：葛柏蘭以趣味為主的上課方式，絕對好過上那種隨時擔心有人腦袋會被咬掉的課程。

星期二，哈利、榮恩和妙麗憂心忡忡的冒著酷寒去海格的小木屋上課。哈利擔心的不僅是海格會給他們看什麼東西，更擔心萬一恩不里居在一旁觀察，其他同學，尤其是馬份和他那一票跟班，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

不過，他們在積雪中跋涉前進時，遠遠的只見海格站在森林邊緣等候他們，並沒見到這位總督察的蹤影。海格的模樣還是不怎麼讓人放心，是期六晚上看到的那些深紫色的瘀血，現在已經轉成青黃色，有些傷口仍然一副要流血的樣子。哈利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海格是不是被什麼有毒的動物咬到，而這種動物的毒性會使傷口不能癒合？彷彿這樣還嫌不夠看，海格竟然又把看上去像半條死牛的東西扎在肩上。

「我們今天在這裡上課！」海格開心的對陸續走近的學生說，順勢把頭往他身後黝黑的森林一扭，「有點暗！不過，牠們反正比較喜歡黑暗。」

「什麼東西比較喜歡黑暗？」哈利聽到馬份立刻對克拉和高爾說，他的聲音有點恐慌，「他說什麼東西比較喜歡黑暗——你聽到了嗎？」

哈利想起馬份以前也進去過一次森林，那次他也膽小害怕得很。他想著，忍不住微笑，經過魁地奇球賽事件後，任何能使馬份不自在的事，在他眼中看來都是好事。

「準備好了沒？」海格高興的說，看看全體同學，「好，這次森林教學是我特別為你們五年級保留的，我想帶你們去看這些怪獸的自然習性。我們今天要研究的怪獸相當罕見，我想，我可能是英國唯一有辦法馴服牠們的人。」

「你確定牠們都已經完全被馴服了嗎？」馬份說，驚慌的語氣更明顯，「你又不是第一次把這種兇殘的怪物帶到班上來，不是嗎？」

史萊哲林的學生都贊同他的說法，少數幾個葛來分多學生的表情似乎也認為馬份的話有道理。

「牠們當然都是。」海格皺著眉頭說，把他肩上的牛屍再用高一點。

「那你的臉又是怎麼一回事？」馬份問。

「不關你的事！」海格憤怒的說，「現在，如果你的問題問完了，就跟著我來吧 -
-」

他轉身邁開大步直直走進森林，其他人都不敢動。哈利瞥一眼榮恩和妙麗，他們都嘆口氣，也都點點頭，三個人便帶頭跟在海格後面。

走了大約十分鐘，他們來到一處林木密集的地方，這裡的光線像薄暮時分的暗沉，地上也沒有積雪。海格哼一聲，把半條牛拋在地上，後退一步，轉身面向學生，學生們多半躲在樹幹後面，神情緊張的望著他，彷彿隨時會有狀況發生。

「靠過來，靠過來，」海格催促他們，「牠們會被肉的味道吸引過來，不過還是要我叫牠們，因為牠們喜歡聽到我的聲音。」

他轉身，搖頭晃腦的把臉上亂蓬蓬的毛髮甩開，尖聲呼嘯起來，他的聲音在黑暗的樹林間迴盪，聽起來很像什麼怪鳥的尖嘯聲。現場沒有人敢笑，大部分學生都害怕得不敢出聲。

海格再度發出刺耳的呼嘯聲，一分鐘又過去了，學生們依舊緊張的躲在樹後面偷看。這時候，海格第三次甩開他的頭髮，挺起他那寬大的胸膛。哈利用手肘頂一頂榮恩，指著兩棵紫杉之間一處陰暗的地方。

一雙白色、晶亮、毫無表情的眼睛在黑暗中逐漸變大，過了一會兒，一匹長著龍的頭和脖子，骨骼嶙峋、身軀高大、背上有一對翅膀的黑色翼馬從黑暗中出現了。牠看看在場的學生，搖搖牠的黑色長馬尾，便低頭用牠的尖牙撕扯地上的牛肉。

哈利鬆了一大口氣，總算證實這些怪獸是真實的，並非他的幻想，而且海格也知道有這些怪獸。

他熱切的望著榮恩，榮恩還是茫然的瞪著樹林間黑暗的地方，過了一會兒後他小聲問哈利：「海格為什麼不再叫了？」

大部分學生都和榮恩一樣，滿臉的困惑和緊張的期待，一直東張西望，而不是看著翼馬站立的地方。似乎只有兩個人看得到牠們！一個站在高爾後面，瘦瘦的史萊哲林男生，他以極憎惡的眼光注視著馬吃肉。另一個是奈威，他的視線一直跟著長長的黑尾巴轉。

「喔，另一匹也來了！」海格驕傲的說。第二匹黑馬出現在黑暗的樹林間，堅韌的翅膀緊貼著身軀，也低下頭啃食牛肉。「現在 看得見牠們的人舉手？」

哈利終於明白這些馬的神秘之處了，他高興的舉手，海格朝他點頭。

「嗯 嗯，我知道你看得見，哈利，」他一本正經的說，「你也是嗎，奈威？還有 - - 」

「請問，」馬份用嗤笑的語氣說，「你到底要我們看什麼？」海格不說話，只是指著地上的牛肉做回答。全班這時都專注的望著，幾秒鐘後，有幾個同學嚇得倒抽一口氣，芭蒂尖叫起來。哈利知道為什麼，一塊牛肉從骨頭上被撕下來，頃刻間平空消失，這的確是件非常詭異的事。

「它怎麼會這樣？」芭蒂躲到附近的一棵樹後面，恐懼的問，「什麼東西在吃它？」

「騎士墜鬼馬。」海格得意的說，妙麗站在哈利旁邊，恍然大悟說了聲：「喔！」

「霍格華茲養了一群這種怪獸，現在，誰知道 - - 」

「可是，牠們是非常、非常不吉利的動物 - - 」芭蒂打斷海格的話，一臉緊張的說，「看到牠們的人會遭遇不幸，崔老妮教授曾經告訴過我 - - 」

「不不不，」海格笑著說，「那是迷信，牠們不會不吉利，牠們聰明得很，而且很有用！當然，這種族類不常被用來做事，牠通常只拉學校的座車，除非鄧不利多要長途旅行，又不想使用現影術那邊又來一對了，你們看 - - 」

又有兩匹馬安靜的從樹林間走出來，其中一匹從芭蒂旁邊經過，芭蒂顫抖著躲到樹後，說：「我好像碰到什麼東西了，我感覺牠在我附近！」

「別擔心，牠不會傷害妳。」海格耐心的說，「好，現在，誰能告訴我，為什麼有些人看得見，有些人卻看不見？」

妙麗舉手。

「說吧。」海格說，對妙麗笑一笑。

「只有見過死亡的人，」妙麗說，「才看得見騎士墜鬼馬 - - 」

「答對了，」海格嚴肅的說，「葛來分多加十分。現在，騎士墜鬼馬 - - 」

〔嗯哼，嗯哼。〕

恩不里居教授來了，她就站在距離哈利幾呎的地方，還是穿戴著她的綠色帽子和斗

蓬，手上拿著記事板。海格從來沒聽過恩不里居假裝咳嗽的聲音，他專注的看著附近的一匹騎士墜鬼馬，以為這個聲音是那些翼馬發出來的。

〔 嗯哼， 嗯哼。 〕

「 喔， 哈囉！ 」 海格找到聲音的來源， 微笑著打招呼。

「 你接到我今天早上送到你家的通知了嗎？ 」 恩不里居還是用她先前對他說話的緩慢語氣大聲說， 彷彿她的談話對象是個很笨的外國人。 「 說我要督察你的上課情形？ 」

「 啊， 有的， 〕 梅格輕快的說， 「 很高興妳找到地方了！ 妳看得見吧 - - 或者， 我不知道 - - 妳看得見嗎？ 我們今天在教騎士墜鬼馬 - - 」

「 對不起？ 」 恩不里居教授大聲說， 用手圈住她的耳朵， 蹙著眉頭。 「 你說什麼？ 」

「 呃 - - 騎士墜鬼馬！ 」 他大聲說， 「 就是那種大的 - - 呃 - - 有翅膀的馬呀！ 」

他信心十足的拍動他巨大的胳膊。恩不里居教授揚起眉毛， 哈哈有詞的在她的記事板上寫著： 「 必 須 訴 諸 於 粗 糙 的 肢 體 語 言。 」

「 呃 總 之 」 海格說著， 回到他的班上， 神情有點不安， 「 嗯 我剛才說到哪裡？ 」

「 短 時 記 憶 似 乎 很 差。 」 恩不里居的喃喃聲大到每個人都聽得見。 跣哥·馬份的樣子彷彿聖誕節提早一個月來臨， 相反的， 妙麗的臉色因氣憤而脹紅。

「 喔， 對了， 」 海格說， 不安的看一眼恩不里居的記事板， 卻還是很勇敢的講下去， 「 是的， 我要告訴大家我們怎麼會有一群這種馬。 一開始只有一匹公馬和五匹母馬。 這一匹， 」 他拍拍最早出現的那匹馬， 「 名叫黑暗， 是我最喜歡的， 牠是在這座森林出生的第一匹翼馬 - - 」

「 你知道嗎？ 」 恩不里居打斷他的話， 大聲說， 「 魔法部把騎士墜鬼馬列為『危險動物』？ 」

哈利的心像石塊一樣往下沉， 海格笑著說： 「 騎士墜鬼馬一點也不危險！ 當然， 要是你不小心激怒牠們， 牠們說不定會咬你一口 - - 」

「 有 樂 於 見 到 暴 力 的 傾 向。 」 恩不里居喃喃說， 又

在記事板上寫著。

「哎 - - 別這樣！」海格說，有點著急了，「我是說，就算是狗也會咬人，不是嗎 - - 可是騎士墜鬼馬的名聲，完全因為和死亡有關而受連累 - - 人們以為牠們是不祥的徵兆，是不是？牠們只是不明白，對不對？」

恩不里居不予理會，她記完了筆記，才抬頭對他大聲說：「請繼續教學，我隨便走一走，」她裝模作樣的到處走動（馬份和潘西，帕金森無聲的笑著），「找幾個同學，」她指著幾個學生，「問些問題。」她指著她的嘴表示說話。

海格望著她，完全不明白她為什麼要裝出他不懂英語的樣子。妙麗氣得眼眶合著淚。

「妳這個老巫婆，妳這個邪惡的老巫婆！」當恩不里居走向潘西·帕金森時：妙麗小聲說，「我知道妳想幹嘛，妳這個可怕的、畸形的、邪惡的 - - 」

「呃 總之，」海格說，想把學生的注意力拉回課堂上，「那麼 - - 騎士墜鬼馬，是的，牠們有許多]

「妳覺得，」恩不里居教授用清脆的嗓音對潘西·帕金森說，「妳聽得懂海格教授說的話嗎？」

「聽不懂 因為 嗯 他的聲音聽起來 經常是唏哩呼嚕、不清不楚的]

恩不里居在記事板上寫下這句話。海格臉上沒有瘀青的地方紅了起來，但他假裝沒有聽到潘西說的話。

「呃 是的 騎士墜鬼馬有許多優點，只要把牠馴服了，像這匹，牠就永遠不會走失了。牠們有非常神奇的方向感，只要告訴牠們你要去的地方 - - 」

「當然，假如牠們能聽得懂你的話。」馬份大聲說。潘西又開始嘰嘰咯咯笑起來。恩不里居教授慈愛的對他們笑笑，轉向奈威。

「你看得見騎士墜鬼馬是嗎，隆巴頓？」她說。

奈威點頭。

「你曾經看過誰死了？」她問，口氣轉為冷淡。

「我 我祖父。」奈威說。

「那你對牠們有什麼看法？」她說，用她那粗短的手往鬼馬一比，幾匹鬼馬已經把一大塊牛肉吃到剩下骨頭。

「呃，」奈威緊張的說，偷看一眼海格，「還 還 呃 還好 」。

「學生 不 敢 承 認 他們 害 怕。」恩不里居喃喃的說，又在她的記事板寫字。

「不是！」奈威心煩意亂。「不是，我不怕牠們！」

「不要緊。」恩不里居拍拍奈威的肩膀，帶著一個很體諒的笑容，看在哈利眼中卻是一種輕蔑。

「海格，」她轉頭對著海格，再度用那種緩慢的語氣大聲說，「我想我都知道了，你會在十天內（她舉起十根粗短的手指頭）接到（她做出從空中拿東西的樣子）你的督察報告（她指指記事板）。」她臉上的笑容擴大，在那頂綠帽子底下，更是前所未有的像極了一隻蟾蜍，然後她穿過學生們中間走掉了。馬份和潘西笑起來，妙麗氣得發抖，奈威則一臉困惑和沮喪。

「那個惡劣的、謊話連篇的、畸形的老怪物！」半個小時後，他們沿著來時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跡走回城堡，妙麗氣得大罵：「你知道她是什麼意思嗎？還不又是她那一套混血的鬼話 - - 她想凸顯海格是個傻乎乎的巨人 - - 只因為他有個巨人血統的母親 - - 喔，這太不公平了，這堂課其實還不錯我是說，如果拿爆尾釘蝦來比，騎士墜鬼馬是不錯 - - 事實上，對海格來說，牠們真的很棒！」

「恩不里居說牠們是危險動物。」榮恩說。

「可是，就像海格說的，牠們會照料自己，」妙麗耐著性子說，「我想，像葛柏蘭那種老師，大概不會在超勞巫測以前給我們看那種東西，可是，牠們還滿有趣的，對不對？有的人看得見，有的人看不見！真希望我也能看見！」

「妳真的希望嗎？」哈利靜靜的問。

她悚然一驚。

「啊，哈利 - - 對不起 - - 不，我當然不希望 - - 我真不該說這種傻話。」

「不要緊，」他馬上說，「沒事。」

「我很驚訝有這麼多人可以看得見牠們，」榮恩說，「一班就有三個 - -」

「對啊，衛斯理，我們也在想，」一個不懷好意的聲音說。因為雪地的關係，他們完全沒注意到馬份、克拉和高爾就走在他們後面，「如果你看過有人掛掉，會不會更容易看到快浮？」

說完，他、克拉和高爾放聲大笑，一面跑回城堡，一面還齊聲呼喊「衛斯理是我們的王」。榮恩的耳根紅了。

「別理他們，別理他們。」妙麗說著，拔出她的魔杖，唸唸有詞的再度變出一股熱空氣，在他們與溫室之間沒人踩過的雪地上，融出一條好走的路來。

十二月降臨了，帶來更多的雪和堆積如山的五年級作業。隨著聖誕節逼近，榮恩和妙麗的級長責任也加重了，他們奉派監督城堡的裝飾工作；（「你一邊忙著掛吊飾，皮皮鬼卻在一旁搗蛋，企圖用那些吊飾勒死你。」榮恩說。）還得管那些因為大冷，下課時只好待在室內的一、二年級生；（「他們簡直是冒失的搗蛋鬼，我們一年級時也沒那麼粗魯。」榮恩說。）同時必須和飛七輪班巡邏走廊，因為飛七懷疑聖誕幽靈也許會在巫師決鬥中現身。（「這個傢伙，腦袋裝的是大便。」榮恩憤怒的說。）兩人忙得連妙麗都停止織小精靈的毛線帽，一直擔心她還有三頂沒織。

「那些還沒有被解放的小精靈真可憐，因為帽子不夠而不得不下來過聖誕。」

哈利不忍心告訴她，多比把所有她織好的東西都拿走了。他低著頭繼續寫魔法史報告。再說，他也不願意去想聖誕節的事。自從進入霍格華茲以來，這是他頭一次不想留在學校過聖誕。他被永遠禁止參加魁地奇比賽，加上擔心海格會被革職，使他此刻對這所學校充滿憎惡。他唯一真心期待的是 DA 的聚會。假日期間這項活動不得不暫停，因為幾乎每個參加聚會的團員都要回去和家人共度聖誕。

妙麗要和她的家人去滑雪，榮恩對這件事很感興趣，他從沒聽過麻瓜踩著小片木板從山頂一路滑下山這檔事。榮恩要回洞穴屋，哈利羨慕了好幾天，最後忍不住問榮恩回去準備怎麼過聖誕，榮恩這才回答說：「你跟我們一起回去呀！我沒說嗎？媽幾個禮拜以前就寫信來叫我邀請你 - -」

妙麗聽了翻白眼，哈利的情緒升高了，他想到能在洞穴屋過聖誕實在是太棒了，不過他又想到不能和天狼星一起度假，心中有點罪惡感。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說服衛斯理太太也邀請他的教父去吃聖誕大餐。他懷疑鄧不利多會同意天狼星離開古里某街，同時也不得不想到衛斯理太太也可能不會答應，他們兩個常常一見面就吵架。天狼星自從上次從壁爐中消失後，就一直沒有和他聯繫，哈利明知道有恩不里居在密切監視，和天狼星聯絡是不智之舉，卻還是不願意把天狼星一個人留在他母親的故居，說不定他會寂寞

到只能和怪角兩個人一起玩爆竹。

聖誕假期前的最後一次 DA 聚會，哈利提早到達萬應室。他很高興自己到得早，因為點亮火炬時，他發現多比已經先一步把這個房間裝飾得美輪美奐。他看得出是多比的傑作，因為除了小精靈，沒有人能夠在天花板上吊掛一百個金色的燈泡，每個燈泡都印上哈利的圖像，下面還有一行字，寫著：「聖誕哈利樂！」

哈利正要把最後一個燈泡取下來，門呀的一聲開了，露娜·羅吉德走進來，還是一臉茫然的表情。

「哈囉，」她看看剩餘的聖誕裝飾，含糊的說，「這些東西真好看，是你掛上去的嗎？」

「不是，」哈利說，「是家庭小精靈多比掛的。」

「槲寄生，」露娜指著哈利頭上一大叢有白色漿果的掛飾說。哈利急忙跳開來。「反應很快，」露娜一本正經說，「這種東西常有水煙蟲寄生在裡面。」

哈利還來不及問什麼是水煙蟲，剛好莉娜、凱娣、西亞進門，三人都上氣不接下氣，看上去一副凍僵了的樣子。

「唉，」莉娜慢吞吞說道，脫下她的長袍丟在角落裡，「總算找到你的替身了。」

「我的替身？」哈利一臉茫然。

「你，還有弗雷和喬治呀，」她不耐煩的說，「我們找到另外一個搜捕手了！」

「誰？」哈利立刻說。

「金妮·衛斯理。」凱娣說。

哈利吃驚的望著她。

「是啊，我知道，」莉娜說著掏出她的魔杖，一面彎起手臂，「不過她真的很棒，當然不能和你比啦，」說著，懊惱的看他一眼，「可是現在你又不能」

哈利把差點脫口而出的怨言硬生生吞回去；她有沒有想過，他被逐出球隊，難道不比她更懊惱一百倍嗎？

「那打擊手呢？」他問，盡量使口氣平穩。

「安祖·寇克，」西亞無精打采的說，「還有傑克·洛坡。兩人都不是很出色，但比起其他笨蛋」

榮恩、妙麗和奈威進門，結束了這段談話。五分鐘不到，房間裡的人已經多到使哈利看不到莉娜憤恨的表情。

「好，」他說，叫大家注意，「我想今天晚上我們就來復習好了，因為這是假期前的最後一次練習，在長達三個星期的假期結束之前，我們沒有必要再學新的 - - 」

「不學新的啦？」災來耶·史密說，他雖然是自言自語似的發牢騷，聲音卻大到足以讓每個人都聽到，「早知道就不來了。」

「可惜哈利沒有事先通知你。」弗雷大聲說。

有幾個人在偷笑。哈利看到張秋也在笑，便覺得胃裡那種突然一緊的熟悉感覺又來了，彷彿下樓梯時不小心一步踩空似的。

「我們可以兩個兩個練習，」哈利說，「從障礙惡咒開始，練習十分鐘，然後我們再來鋪墊子，練習昏擊咒。」

他們都順從的各自找好對象。哈利照慣例和奈威一組，房間內立刻充滿間歇性「嘖嘖障！」的叫喊聲，被喊的對象會被定住大約一分鐘，這時候喊的人便隨意走動，觀看別組練習，等到法術一解除，就輪到被施咒的人來施這個惡咒。

奈威進步神速。過了一會兒，當哈利連著三次解走後，他讓奈威和榮恩、妙麗一起練習，他自己繞著房間到處走動查看，當他從張秋旁邊經過時，張秋對他笑笑。他費了好大勁才勉強壓抑自己不致一而再、再而三的從她旁邊走道。

障礙惡咒練了十分鐘之後，他們把墊子鋪在地板上，開始練習昏擊咒。由於空間實在太小，沒辦法讓所有的人同時練習這種符咒，因此有一半的人在一旁觀戰，過一會兒再互相交換。哈利看著他們，心中非常得意。奈威雖然在對丁·湯馬斯哈昏擊咒時，誤把芭瑪·巴提擊昏了，但比起平常已經進步很多，其他人也都有很大的進步。

一個小時後，哈利喊停。

「你們都進步神速，」他笑著對他們說，「等放完假回來，我們再來練幾個更厲害的 - - 也許練護法咒。」

大家聽了都很興奮，照例三三兩兩魚貫離去，房間漸漸空了下來，大多數人走的時

候都祝福哈利「聖誕快樂」。他開心的和榮恩與妙麗一起將墊子收好，整齊的疊在一起。榮恩和妙麗比他先走一步，因為張秋還沒走，他很希望能聽到她對他說聲「聖誕快樂」。

「不，妳先走。」他聽到她對她的朋友毛莉說，心頭怦的一跳，差點跳出他的喉嚨。

他假裝整理墊子。現在他確定只剩下他們兩個了，他等著她先開口。不料，他聽到的是傷心的啜泣聲。

他轉頭，看見張秋站在房間中央，兩頰上滿是淚水。

「怎麼 - - ?」

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她只是站在那裡靜靜的流淚。

「怎麼啦？」他手是無措的說。

她搖頭，拿袖子擦眼淚。

「我很 - - 抱歉，」她鼻音重重的說，「我想是學這些東西讓我忍不住想假如他也學了他就不會死了。」

哈利的心立刻往下沉，沉到他的小腹。他早該想到，她想談的是西追。

「他本來就會這些東西，」哈利沉痛的說，「他的技術好得很，否則他不會走到迷宮中央。但是假如佛地魔真想殺你，你一點存活的機會也沒有。」

她一聽到佛地魔的名字，立刻打了一個嗝，但望著哈利的眼神毫不畏縮。

「你在嬰兒時期就逃過他的魔爪。」她平靜的說。

「是啊，」哈利莫可奈何的說，往門口走去，「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誰都不明白，所以沒什麼好得意的。」

「啊，別走！」張秋說，又快要哭起來了，「我很抱歉提這些令人難過的話題我不是有意的」

她又打嗝。即使兩眼紅腫她也還是很漂亮，哈利難過極了，他其實只要聽到一句「聖誕快樂」就很高興了。

「我知道你一定很難受，」她說，又拿她的袖子擦眼睛，「我這樣提起西追，你又眼睜睜看著他死——我想你一定只想忘了這件事吧？」

哈利沒作聲，這是理所當然的，他不忍心這樣回答。

「你真——真是個好老師，」張秋含著淚水帶著微笑說，「我以前從來沒有成功的把人擊昏過。」

「謝謝。」哈利尷尬的說。

兩人互相對視良久，哈利真想一頭衝出去，但同時，卻又完全不能動彈。

「槲寄生。」張秋平靜的說，指一指頭上的大花板。

「是啊，」哈利說，他的嘴巴好乾，「說不定裡面長滿了水煙蟲。」

「什麼是水煙蟲？」

「不知道，」哈利說。她又靠近了一點，他的腦袋好像被擊昏了，「要問露瘋子，我是說，露娜。」

張秋發出一個介於啜泣與笑聲之間的怪聲音，現在她離他更近了，他都可以敷出她鼻子上有幾粒雀斑。

「我是真的喜歡你，哈利。」

他無法思考。他的全身酥酥麻麻的，兩手、兩腿、大腦都麻痺了。

她靠得好近，他可以清楚看到沾在她睫毛上的每一顆淚珠——半個小時後他回到交誼廳，發現妙麗和榮恩已經各自在壁爐旁找到最舒適的位置，其他人都幾乎上床睡覺了。妙麗正在寫一封很長的信，半張羊皮紙都寫滿了，垂在桌緣外。榮恩躺在壁爐旁的地毯上，正在努力完成他的變形學作業。

「怎麼耽擱那麼久？」當哈利在妙麗旁邊的一張椅子坐下時，他問。

哈利沒作聲，他還沒有從驚嚇中恢復。他有點想告訴榮恩和妙麗剛才發生的事，又有點想把這個秘密據為己有。

「你沒事吧，哈利？」妙麗問，從羽毛筆端瞄他一眼。

哈利不置可否的聳聳肩，事實上，他也不知道他好不好。「怎麼啦？」榮恩撐起上半身好更清楚的看他，「出了什麼事？」

哈利不知道該如何啟齒，更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說。正當他決定不說時，妙麗替他解圍。

「是張秋？」她認真的問，「她在下課後攔住你了？」

哈利半麻木的吃了一驚，點點頭。榮恩竊笑，但是被妙麗使個眼色止住了。

「所以 - - 呃 - - 她要幹嘛？」他故作不經意的問。

「她 - - 」哈利欲言又止，聲音啞啞的。他清一清喉嚨，又說：「她 - - 呃」

「你們接吻了沒？」妙麗忽然問。

榮恩霍的坐起來，動作太急，把墨水打翻在地毯上。他顧不得這個，睜大眼睛望著哈利。

「說啊！」他問。

哈利看看榮恩好奇又興奮的表情，再看看妙麗微微蹙眉的臉，他點頭。

「哈！」

榮恩往空中揮拳以示大功告成，一面粗聲粗氣的大笑一聲，把幾個坐在窩邊的膽小二年級生嚇一大跳。哈利看著榮恩在地毯上滾來滾去，無奈的笑一笑，妙麗厭惡的瞪榮恩一眼，繼續寫她的信。

「如何？」榮恩最後望著哈利問，「什麼滋味？」

哈利想了一下。

「濕濕的。」他老實說。

榮恩發出又像興奮又像噁心的聲音，很難分辨。

「因為她在哭。」哈利又心事重重的說。

「噢，」榮恩說，笑容略退，「你接吻的技術真的那麼差？」

「不知，」哈利說，他沒想到這一點，這時倒真有點擔心起來，「也許喔。」

〔當然不是。〕妙麗心不在焉的說，還是繼續寫她的信。

「妳怎麼知道？」榮恩不客氣的說。

「因為張秋最近老在哭，」妙麗面無表情的說，「吃飯時哭，上廁所也哭，走到哪裡都在哭。」

「給她一個吻，她就高興了。」榮恩笑著說。

「榮恩，」妙麗一本正經的說，羽毛筆在墨水瓶內蘸一下，「我太不幸了，你是我所認識的笨蛋中最鈍的一個。〕

「這話什麼意思？」榮恩忿忿不平的說，「什麼樣的人被吻的時候會哭？」

〔是啊，〕哈利也有點沮喪的說，「誰會這樣？」

妙麗看著他們，臉上的表情幾乎是憐憫。

「你們不懂張秋此刻的心情嗎？」她問。

「不懂。」哈利和榮恩異口同聲。

妙麗嘆口氣，放下羽毛筆。

「很明顯的，她很傷心，因為西追死了。接下來，我想她很矛盾，因為以前她喜歡西追，現在她又喜歡哈利，她搞不清楚她比較喜歡誰。然後，她感到有罪惡感，覺得她親吻哈利對西追的記憶是個侮辱，而且她擔心萬一將來和哈利約會，別人不知會作何感想。再說，她自己說不定還弄不清她對哈利的感情，因為西追死的時候他們在一起。這一切加起來都非常混亂而且痛苦。噢，還有，她怕會被雷文克勞的魁地奇球隊踢出去，因為她飛得太爛了。」

妙麗的話說完，兩個男生訝異得張口結舌，好一會兒榮恩才說：「一個人哪能同時承受得住那麼多情緒，會爆炸的。」

「不要因為你只有一小湯匙量的情緒，就以為我們都和你一樣。〕妙麗沒好氣的說，又抬起羽毛筆。

「是她先開始的，」哈利說，「我不會 - - 她就那樣走過來 - - 然後她就哭了 - - 我不知道怎麼辦 - - 」

「不必自責，老哥。」榮恩忙說。

「你要對她好一點，」妙麗說，焦急的看著他，「你有吧？」

「啊，」哈利說，臉上不禁一陣熱，「我就 - - 拍拍她的背。」

妙麗一臉拚命忍著不要翻白眼的表情。

「還好，」她說，「你還要繼續見她嗎？」

「非見不可，不是嗎？」哈利說，「我們不是還有 DA 的聚會嗎？」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妙麗不耐煩的說。

哈利沒吭聲。妙麗的話又為他揭開另一個可怕的可能性，他想像他和張秋一起出去 - - 就說是活米村吧 - - 兩人單獨相處幾個小時的情景。當然，在發生剛才那件事之後，她一定會希望他約她出去 - - 想到這裡，他的胃又抽痛了。

「啊，好吧，」妙麗慢不經心的說，又埋頭寫信，「你反正會有許多機會約她出去。」

「要是他不想約她呢？」榮恩說，他望著哈利，臉上帶著罕見的敏銳表情。

「別傻了，」妙麗毫無表情的說，「哈利早就喜歡她了，對不對，哈利？」

他沒回答。是的，他早就喜歡張秋了，但是每當他幻想兩人在一起時，他總是想像她快快樂樂的，而不是哭倒在他肩上的張秋。

「你倒是在給誰寫小說呀？」榮恩問妙麗，想從已經快拖到地上的羊皮紙讀出個究竟來。妙麗一把抽回去不給他看。

「維克多。」

「喀浪？」

「我們還有認識哪個維克多？」

榮恩沒答腔，但是一臉不以為然。他們又默默的生了二十分鐘，榮恩繼續寫變形學作業，中間不時發出厭煩的嘖嘖聲，又頻頻咒罵。妙麗不慌不忙寫完一張羊皮紙後，小心翼翼把它捲起來封好。哈利注視著爐火，盼望天狼星這時候能夠出現，給他一點和女孩有關的建議。爐火卻只是劈劈啪啪的爆著，越來越弱，終於火紅的木炭都碎裂成了灰燼。哈利看看四周，發現他們又是唯一幾個還留在交誼廳的人。

「好了，晚安。」妙麗說，打了個大呵欠，一面往女生宿舍的樓梯走去。

「她到底看上喀浪哪一點？」榮恩和哈利一起走上男生宿舍的樓梯時間著。

「這個，」哈利想一想說，「我想他的年紀比較大吧 還有，他是魁地奇球賽的國際巨星」

「不錯，但是除了這些以外，」榮恩說著，有點氣憤，「我的意思是，他是個愛發脾氣的傢伙，不是嗎？」

「是啊，脾氣是有點壞。」哈利說，他還在想張秋。

兩人默默的脫下長袍，換上睡衣。丁、西莫，還有奈威都已經睡著了，哈利將眼鏡放在床頭櫃上，爬上床，並沒有拉上四柱床的簾幕。相反的，他望著奈威床邊窗外，視線可及的一小片星空，要是他早知道，在昨天晚上這個時候，要是知道他二十四小時以後會親吻張秋 「晚安。」在他右手邊的榮恩含糊的說。

「晚安。」哈利說。

也許下一次 如果還有下一次的話 她會快樂一點。他應該約她出來；她說不定在等待，也許此刻正在生他的氣 或者，她此刻正躺在床上，仍在為西追而哭泣？他不知道該怎麼想才對，妙麗的解釋不但沒有使情況更易於了解，反而更加複雜。

這才是學校應該教的東西，他想著，翻個身側睡，女孩們的腦子是如何運作的 這比占卜學有用多了 奈威在睡夢中發出呼呼聲，外面一隻貓頭鷹在夜色中鳴嚕鳴嚕叫著。

哈利夢見他又回到 DA 的練習室，張秋指責他找了假藉口引誘她去，她說他答應過，只要她露面，他就會給她一百五十張巧克力蛙卡片。哈利抗議 張秋大聲嚷：「西追給我好多巧克力蛙卡，你看！」說著，她從長袍內袋掏出一大把卡片，往空中一扔，然後看著妙麗。妙麗說：「你的確答應過她，哈利 我想你最好給她別的東西來代替 不如把你的火閃電給她？」哈利說他沒辦法給張秋火閃電，因為被恩不里居沒收了，何況這整件事太荒謬，他不過是到 DA 的練習室去掛幾個形狀像多比腦袋瓜的聖誕燈泡而

已 夢境變了 他的身體變得非常平滑、有力，又有彈性。他在閃亮的金屬柵欄之間爬行，穿過黑暗冰冷的石塊 他匍匐在地上，緊貼著地板，用他的腹部爬行 眼前一片漆黑，但他可以看出他四周的東西閃爍出奇特的、顫動的色彩 他在轉頭初看之下走廊空盪盪 但是，不對 有個人坐在前方的地板上，他的下巴頂著膝蓋，身體的形狀在黑暗中發出微光 哈利伸出舌頭 他嚐到空氣中有人的氣味 活的，但是在打瞌睡 坐在長廊盡頭的一扇門前 哈利很想去咬這人一口 他必須忍住這個衝動 他還有更重要的任務 可是這人在動 跳了起來，一件銀色的斗篷從這人腿上滑下來，哈利看到顫動、模糊的身影高高在上，看到一支魔杖從腰間拔出 他別無選擇 他從地上拉高身軀，發動攻擊，一次、兩次、三次，將他的長牙深深的插入這人的內裡，感覺到這人的肋骨在他的下顎底下碎裂，感覺到一股溫熱的鮮血 這人痛得大叫 然後沒聲音了 他往後一仰，靠著牆壁 鮮血噴灑在地上 他的頭開始劇痛 痛到快要裂開 「哈利！哈利！」

他張開眼睛，身上每一吋肌膚都覆蓋著冰冷的汗水，床單像緊身衣似的捲在身上，他覺得額頭上好像有一根炙熱的鐵棒在燒。

「哈利！」

榮恩站在他床邊，一臉的驚嚇，哈利的床腳還有幾個人影。他用雙手抱住頭，痛楚模糊了他的視線 他翻過身體，在床墊上嘔吐。

「他真的生病了，」一個害怕的聲音說，「我們要不要去找人來？」

「哈利！哈利！」

他必須告訴榮恩，這件事很重要 哈利用力吸一口氣，勉強撐起上身，強迫自己不要再吐，他痛得幾乎看不見。

「你爸，」他喘著說，胸口劇烈起伏，「你爸 遭到攻擊 」

「什麼？」榮恩說，一頭霧水。

「你爸！他被咬了，很嚴重，血流了一地 」

「我去找人來幫忙。」還是剛才那個害怕的聲音在說話。接著，哈利聽到有腳步聲跑出寢室。

「哈利，老哥，」榮恩不知該怎麼辦，「你 你在作夢 」

「不！」哈利怨聲說，他一定要讓榮恩明白，「那不是作夢 不是普通的夢

我在場，我看到了 是我幹的 」

他聽到西莫和下在說悄悄話，他不在乎。他額頭的痛楚稍微減輕了一點，還是在冒冷汗，抖得很厲害。他又吐了，榮恩往後跳開。

「哈利，你生病了，」他抖著聲音說，「奈威去找人來幫忙了。」

「我沒事！」哈利噙著說，用睡衣抹著嘴，直打哆嗦，「我沒病，你要擔心的是你爸 - - 我們要找出他在哪裡 - - 他流好多血 - - 我是 - - 那是一條巨蛇。」

他想下床，榮恩把他推回去，丁和西莫還在一旁小聲說話。不知道是過了一分鐘還是十分鐘，哈利不知道，他只是坐著直打哆嗦，額頭上的痛楚在緩慢的消退 然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上樓，他又聽到奈威的聲音。

「在這裡，教授。」

麥教授穿著牠的格子睡袍匆匆進入寢室，牠的眼鏡架在高挺的鼻梁上，微微斜向一邊。

「怎麼啦，波特？哪個地方在痛？」

他再也沒有比任何時刻更高興看到她，此刻他需要的是鳳凰會的會員，而不是隨便哪個來對他噓寒問暖、開一些無關緊要的魔藥給他的人。

「是榮恩的父親，」他說，又生了起來，「他被一條蛇攻擊，傷勢很嚴重，我親眼看到的。」

「什麼意思，你親眼看到？」麥教授說，深色的眉毛蹙緊了。

「我不知道 我在睡覺，然後我就在那裡了 」

「你是說你夢到？」

「不是！」哈利生氣的說，怎麼都沒有一個人能了解？「我本來在作一個完全不同的夢，有點蠢的 後來就被這件事打斷。它是真實的，不是我的幻想。衛斯理先生坐在地上打瞌睡，被一條巨大的蛇攻擊，流了好多血，他倒下去了，一定要趕快找到他 」

麥教授透過歪斜的眼鏡一直瞪著他，彷彿被她眼前的景況嚇壞了。

「我沒有說謊，我也沒有發瘋！」哈利對她說，聲音拉高到接近喊叫，「我告訴妳，我親眼看見的！」

「我相信你，波特，」麥教授簡單的說，「把睡袍披上——我們去見校長。」

【第二十二章 聖蒙果魔法疾病與傷害醫院】

哈利見她很認真，大大鬆了一口氣，立刻毫不遲疑的跳下床，抓起他的睡袍，把眼鏡戴好。

「衛斯理，你也一起來。」麥教授說。

他們跟著麥教授走過奈威、丁和西莫身邊，走出寢室，走下螺旋形樓梯進入交誼廳，穿過畫像洞口，走進胖女士畫像前有月光照射的走廊。哈利覺得他體內的恐懼隨時都會傾倒出來，他很想用跑的，大聲叫鄧不利多。衛斯理先生一直在流血，他們卻還這麼慢吞吞的走著，萬一那些長牙（哈利儘可能不去想『我的長牙』是有毒的呢？他們從拿樂絲太太前面經過，她用探照燈似的眼睛注視他們，微弱的喵一聲，麥教授發出「噓！」的一聲趕她走，拿樂絲太太躲進陰影中，幾分鐘後，他們來到防守鄧不利多辦公室入口的石像鬼面前。

「嘶嘶咻咻蜂！」麥教授說。

石像鬼活過來，跳到一旁，它後面的牆壁裂成兩半，現出一道石階，像旋轉梯一樣不斷往上升。

三人踏上石階，牆壁碰的一聲在他們背後悶攏，他們便轉著小圈圈一直往上升高，直到抵達一扇擦拭得亮晶晶的橡木大門，門上有個黃銅做的鷹面獅身獸的門環。

雖然此時已過了午夜十二點，門內卻有喋喋不休的談話聲傳出，聽起來好像鄧不利多正在招待至少十多位客人。

麥教授用門環敲三下，談話聲立刻戛然而止，彷彿有人把開關關掉似的。門自動打開，麥教授領著哈利和榮思走進去。

房間內半明半暗、奇形怪狀的銀色儀器靜靜的站在桌上，不像往常那樣轉動和噴出一縷一縷的煙。牆上幾幅歷任男女校長的畫像，此刻都在畫框內打盹。門後面有一隻全身漂亮的紅、金色羽毛，體型和天鵝差不多大的鳥，牠的頭藏在翅膀底下，正蹲在棲木上打盹。

「噢，是妳，麥教授 還有 啊。」

「鄧不利多教授，波特作了 呢，一個惡夢，」麥教授說，「他說 ）」

「那不是惡夢。」哈利立刻說。

麥教授回頭看看哈利，略略皺眉。

「很好，那，波特，你來告訴校長。」

「我 呢，我在睡覺 ）」哈利說，即便處在很恐懼又急著想讓鄧不利多了解一切的狀況下，對於校長一直不看他，只看著自己交叉的手指，還是令哈利感到有點生氣，「這不是普通的夢 它是真實的 我親眼看到它發生 ）」他深吸一口氣，「榮恩的父親 - - 衛斯理先生 - - 遭到一條巨蛇的攻擊。」

這幾句話出口後彷彿在空中產生回音，聽起來竟有點荒謬，甚至好笑。鄧不利多往椅背上一靠，兩眼注視大花板做沉思狀。榮恩看看哈利又看看鄧不利多，一臉蒼白震驚。

「你是如何看到的？」鄧不利多平靜的問，還是不看哈利。

「我： 我不知道，」哈利說，有點生氣這又有什麼關係？「在我的腦子裡，我想 - - ）」

「你誤會我的意思，」鄧不利多說，還是一樣平靜的語氣，「我是說 你記不記得 - - 呢 - - 你看到這起攻擊事件發生時，你的位置在哪裡？你是站在被害人旁邊呢，或是從上往下看？」

這個問題問得太奇怪了，哈利吃驚的望著鄧不利多，他彷彿知道似的 「我就是那條蛇，」他說，「我是從蛇的角度來看的。」

大家都沒有說話，過了一會，鄧不利多望著依舊蒼白著臉的榮恩說：「亞瑟的傷勢嚴重嗎？」

「是的，」哈利加重語氣 - - 這些人怎麼老是聽不懂，他們知不知道一個人被那麼長的牙齒刺穿身體會流多少血？還有，鄧不利多為什麼也不禮貌性的看他一眼？

但是鄧不利多站起來了，因為動作太突然，哈利嚇了一跳。他對掛在靠近天花板的一幅古老畫像說：「埃拉？」又大聲說，「還有妳，得麗！」

一個臉黃黃的、留著黑色短劉海的巫師，和他旁邊畫框內一個留著銀色鬚髮的老女巫，兩人本來好像都睡得很熟，這時立即張開眼睛。

「你們都聽見了嗎？」鄧不利多說。

巫師點頭，女巫說：「當然。」

「這個人有一頭紅髮、戴眼鏡，」鄧不利多說，「埃拉，你要發出警報，務必讓適當的人找到他兩人點頭，從畫框旁邊離開，但不是出現在鄰近的畫像裡——這在霍格華茲是常見的景象——而是消失。現在一個畫框內只剩下深色的簾幕背景，另一個畫框剩下一張漂亮的皮革扶手椅。哈利注意到牆上掛著的那些男、女校長們，雖然像在熟睡或打盹，卻都不時的從眼皮底下偷看他們，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敲門時聽到的談話聲就是這些人。

「埃拉利得麗是霍格華茲最有名的幾位校長中的兩個，」鄧不利多說，他朝哈利、榮恩和麥教授掃了一眼，走近那隻蹲在門邊棲木上打盹的華麗大鳥，「他們的名氣大到許多重要的巫師機構都懸掛他們的畫像，由於他們能夠在畫像中來去自如，所以才能告訴我們別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衛斯理先生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哈利說。

「你們三位，都請坐下。」鄧不利多說，不理會哈利，「埃拉利得麗也許要過一會兒才會回來，麥教授，請妳拿幾張椅子來。」

麥教授從睡袍口袋掏出魔杖揮了一下，三張直背式的木頭椅平空出現，和鄧不利多在哈利聽審會上變出來的那張舒服的棉布沙發扶手椅不同。哈利坐下，轉頭看著鄧不利多，鄧不利多這時候用一根指頭輕柔的撫摸佛客使頭上的金色羽毛，這隻鳳凰立刻醒來，牠那美麗的頭抬得高高的，用一對明亮的異眼睛注視著鄧不利多。

「我們需要，」鄧不利多以非常平靜的語氣對這隻鳥說：「一個警告。」

一陣火光，鳳凰消失了。

鄧不利多出其不意的，從那堆哈利始終不知道用途的細緻銀器中，抓起一樣東西拿到他的桌上，再坐下來面對他們，用魔杖在那銀器上輕輕點一下。

這個儀器立即叮一聲活動起來，發出規律的叮噠聲，一股細微的淡綠色煙霧從上面一很細細的銀色小管冒出來。鄧不利多專注的看著那般煙霧，眉頭微蹙，幾秒鐘後，細細的煙變成穩定的煙柱，越來越濃，盤旋上升——煙性的頂端形成一個蛇頭，張著大嘴

。哈利不知道這個儀器會不會證明他的故事，他渴切的望著鄧不利多，想從他那裡證實他的猜測，但鄧不利多還是沒有抬頭看他。

「果然，果然，」鄧不利多顯然在自言自語，仍然平靜的觀察那股煙柱。「在本質上分裂了？」

哈利被他這句話問得莫名其妙。這時那條煙霧形成的蛇忽然分裂成兩條，牠們都盤著身體，在黝暗的空氣中浮沉。鄧不利多臉上現出陰沉滿意的神情，又用魔杖在儀器上輕輕點了一下，叮噠聲逐漸減緩、消失，煙霧形成約兩條蛇也漸漸變淡，最後形成一片無形的煙霧消散了。

鄧不利多把儀器放回細緻的小桌上，哈利看到許多畫像中的老校長也都跟著他的視線在轉，發現哈利在看他們，便又急忙閉上眼睛假裝熟睡。哈利很想問這個奇怪的銀色儀器是什麼，他還沒來得及開口，便聽到右邊牆上傳出叫聲，那個叫埃拉的巫師又出現在畫框裡，微微喘著氣。

[鄧不利多！]

「什麼消息？」鄧不利多立刻問。

「我一直喊到有人跑出來，」那個巫師說，他正在用他背後的簾幕擦眉毛，「我說我聽到樓下有東西在動 - - 他們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我，不過還是下去察看了 - - 你知道，那邊沒有畫框可以讓我存身監看。總之，幾分鐘後他們把他抬了上來，他看起來不大好，全身都是血，我是跑到克雷的畫像裡才看清楚他們離開 - - ）」

「好，」鄧不利多說。榮恩這時震驚不安的動了動，「那，我想得麗會看到他們抵達 - - ）」

片刻之後，留著銀色鬚髮的女巫地出現在她的畫框內。她一面咳嗽，一面在她的椅子上坐下說：「是的，他們把他送進聖蒙果醫院了，鄧不利多 他們抬著他，從我的畫像前面經過 他看上去很嚴重 ）」

「謝謝妳。」鄧不利多說，轉向麥教授。

「米奈娃，我要妳去把其他幾個衛斯理家的孩子都叫起來。」

「好的 ）」

麥教授起身，迅速往門口走去。哈利瞥一眼榮恩，他一臉驚駭。

「鄧不利多 - - 那茉莉呢？」麥教授在門口停下來說。

「等佛客使完成防止他人接近的守望任務後，牠會去通知她。 - 鄧不利多說，「她說不定已經知道了 她那個神奇的鐘 」

哈利知道鄧不利多說的那個鐘，那個鐘指的不是時間，而是衛斯理家中每個成員的下落和狀況。

哈利心中一痛，他想到衛斯理先生的指針此刻說不定指著「已故」的地方。不過現在已經很晚了，衛斯理太太或許正在睡覺，沒有看著時鐘。哈利想起衛斯理太太的幻形怪幻化成衛斯理先生的屍體，他的眼鏡歪了、滿臉是血 他的心跟著一涼 但是衛斯理先生不會死 他不可能 鄧不利多這時又在哈利和榮恩背後的櫥櫃找東西，他從裡面拿出一只燻黑了的舊茶壺，小心翼翼的放在桌上。他舉起魔杖，哈哈有詞：「港口現！」一會兒後茶壺開始震動，發出奇異的藍光，不久又在一陣顫抖後停息下來，恢復先前的漆黑。

鄧不利多走到另一幅畫像前，這次是一個畜著翹鬍子、一臉精明的巫師，畫中的他穿著銀、綠兩色的史萊哲林制服，顯然睡得正熟，連鄧不利多呼喚他的聲音都沒聽到。

「非尼呀，非尼呀。」

排列在房間裡的畫像全部都沒辦法再假裝睡著了，一個個在畫框裡動來動去，找個更好的角度觀察動靜。那一臉精明的巫師繼續裝睡，有幾個畫中人於是也大喊大叫起他的名字。

「非尼呀！非尼呀！非尼呀！」

他再也裝不下去了，先戲劇性的動了一下，再張大眼睛。

「有誰在叫我嗎？」

「我要你去你另外一幅畫像看看，非尼呀，」鄧不利多說，「我還要你帶一個口信。」

「去找另外一幅畫像看看！」非尼呀尖著嗓子說，裝模作樣的打了一個長長的呵欠（他的眼睛滴溜溜繞著房間轉，最後停在哈利身上），「唉，不行，鄧不利多，我今天晚上太累了。」

哈利覺得非尼呀的聲音聽起來很耳熟，他以前在哪裡聽過？但還來不及細想，四周牆上的畫像已經紛紛提出抗議。

「違抗命令，先生！」一個肥胖的紅鼻子巫師敲著拳頭怒吼，「怠忽職守！」

「我們在道義上都有責任，要為現任的霍格華茲校長服務！」一個孱弱的老巫師大聲說，哈利認出他就是鄧不利多的前一任，阿曼多·狄劈校長，「太丟臉了，非尼呀！」

「要不要我來給他一點顏色，鄧不利多？」一個眼光銳利的巫師說，舉起一支特別粗，一看就知道是樺木的魔杖。

「唉，好吧，」那個叫非尼呀的巫師說，有點畏懼的看著那支魔杖，「不過他或許早已經把我的畫像銷毀了，家裡的畫像多半都已經被他銷毀了——」

「天狼星知道他不能銷毀你的畫像，」鄧不利多說，哈利立即想起他在哪裡聽過非尼呀的聲音，他在古里某街的房間裡的那個空白畫框。「你要帶個口信給他，說亞瑟·衛斯理受重傷，他的妻子、兒女和哈利不久會抵達他家。你明白嗎？」

「亞瑟·衛斯理受傷，妻子、兒女和哈利波特要過來住，」非尼呀不耐煩的跟著重複，「好的，好的——好極了——」

他隱沒在畫框裡，這時候門剛好打開，弗雷、喬治還有金妮被麥教授匆匆帶進來，三個人都衣衫凌亂，身上還穿著睡衣，一臉的驚嚇。

「哈利——發生了什麼事？」金妮說，一臉害怕的表情，「麥教授說你看到爸受傷——」

「你們的父親在營鳳凰會工作時受傷，」鄧不利多不等哈利開口便先說，「他已經被送進聖蒙果魔法疾病與傷害醫院了，我現在要送你們去天狼星家，從那裡去醫院要比洞穴屋方便一點，你們會在那邊和你們的母親會合。」

「我們要怎麼去？」弗雷說，還是很震驚的樣子，「用呼嚕粉？」

「不，」鄧不利多說，「此時此刻用呼嚕粉太危險，安全網已經遭到監視，你們要改用港口鑰。」

他指著桌上那把舊茶壺，「我們先等非尼呀·耐吉回來報告——我要等港口都安全了才送你們去——」

辦公室中央突然出現電光石火般的火光，一很金色羽毛輕輕飄落。

「這是佛客使的警告，」鄧不利多說，從半空接住羽毛，「恩不里居教授大概已經知道你們都離開床舖了——米奈娃，去把她引開——隨便給她編個藉口——」

麥教授一揮格子睡袍，走了。

「他說他很樂意，」鄧不利多背後出現一個不耐煩的聲音說，那個叫非尼呀的巫師又出現在他的史萊哲林旗幟前，「我的玄外孫一向喜歡在家招待客人。」

「那就來吧，」鄧不利多對哈利和衛斯理家的幾個小孩說，「要快一點，免得有人半路攔截。」

哈利和大家一起圍在鄧不利多桌前。

「你們都用過港口鑰吧？」鄧不利多問，他們點頭，每個人都伸手去摸那把黑色的茶壺，「好，現在數到三，再——一——二——」

就在那一剎那間，鄧不利多即將喊到三）之前的那一瞬間，哈利抬頭看他——他們都靠得很近——鄧不利多清澈的藍眼睛剛好從港口鑰移到哈利臉上。

哈利的傷疤忽然灼痛起來，彷彿舊傷疤又再度撕裂——一股無法克制的、非自願的、卻又極度強烈的恨意剎那間從哈利心底生出，那一瞬間，他只想攻擊——用他長長的毒牙——狠狠咬一口眼前這個人——「——三。」

哈利感到一股強烈的力量從背後推擠他，他腳下的地面消失了，他的手還黏在茶壺上。他和其他人猛烈碰撞，以極快的速度被捲進一陣五彩繽紛的強烈風勢中不停旋轉，茶壺拉著他們往前——直到他的腳猛力接觸到地面，他的膝蓋一軟，茶壺也掉在地上了。他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又回來了，這群純種的叛徒、作惡多端的傢伙，他們的父親真的快死了嗎？」

「滾出去！」另一個聲音怒道。

哈利掙扎著爬起來，看看四周。他們已經抵達古里某街十二號陰暗的地下室廚房，室內唯一的光源是爐火和一道搖曳不定的燭火，幽幽的照著餐桌上一盤殘羹剩菜。怪角朝著通往走廊的門走去，一面拉扯他的圍裙，一面惡狠狠的回頭瞪他們一眼。天狼星急忙走向他們，一臉焦急。他滿臉的鬍渣，身上還穿著白天的衣服，並有一股和蒙當葛相似的污濁酒味。

「出了什麼事？」他說，伸手去扶金妮站起來，「非尼呀·耐古說亞瑟傷得很嚴重——」

「問哈利。」弗雷說。

「是啊，我也想親耳聽聽看。」喬治說。

雙胞胎和金妮都望著他，怪角的腳步聲在外面的樓梯上停了下來。

〔是 - - 〕哈利開口說，這比在麥教授和鄧不利多面前更難啟齒，「我有一個 - - 一種 - - 幻覺 』

他把夢中所見到的統統告訴他們，只是把故事稍微改了一下，變成他在一旁目擊巨蛇的攻擊，而不是從蛇眼的角度看這件事。臉色依舊蒼白的榮恩飛快的瞄他一眼，但是沒說話。哈利敘述完畢後，弗雷、喬治、金妮又注視著他好一陣子。哈利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想像，他覺得他們的眼光有責備的意思。如果他們真的為了他目睹這攻擊事件而責怪他，那他應該慶幸沒有說出他當時其實是在巨蛇體內的事實。

「我媽在嗎？」弗雷轉向天狼星說。

「她說不定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天狼星說，「重要的是在恩不里居出面干預以前，把你們都弄出來。我想鄧不利多現在已經通知茉莉了。〕

「我們要去聖蒙果醫院，」金妮催促著說，看看她的幾個哥哥們，他們當然都還穿著睡衣，「天狼星，你能借我們幾件斗篷嗎？」

「慢點，你們不能急著去聖蒙果醫院！」天狼星說。

「我們當然想去就可以去，」弗雷執拗的說，「他是我們的爸爸 - - 』

「你們要作何解釋，醫院都還沒通知他太太，你們怎麼知道亞瑟遭到攻擊的事了呢？」

〔這有什麼關係？〕喬治氣沖沖的說。

「有關係，因為我們不想因此引起大家注意，哈利能夠對幾百哩以外發生的事產生映像！」天狼星激動的說，「你們有想過魔法部會對這個消息作何感想嗎？〕

弗雷和喬治現出他們才不管魔法部作何感想的表情。榮恩依舊蒼白著臉，默不作聲。

金妮說：「總該有別人來告訴我們吧 我們可以从哈利以外的人那裡聽到一點消息。」

「比如誰？」天狼星煩躁的說，「聽著，光是你們的父親在為鳳凰會值勤時受傷已經夠可疑的，再加上一出事，他的子女居然立刻就知道了，你們這樣很可能會嚴重傷害到會裡的 - - 」

「我們才不管那個什麼驢會！」弗雷嚷著說。

「我們談的是我們生命垂危的父親！」喬治也喊道。

「你們的父親非常清楚他所做的事，他絕不會感謝你們把會搞砸了！」天狼星說，他也一樣生氣，「事情就是這樣 - - 這也是為什麼不讓你們加入的原因 - - 你們根本不了解 - - 有些事是值得犧牲性命的！」

「你說得倒容易，整天躲在這裡！」弗雷罵道，「我怎麼沒看見你出去冒險 - - 」

天狼星臉上僅剩的一點紅潤唰的一下變白，他怒目而視，彷彿很想揍弗雷一頓，但是他開口發話時，語氣裡有強忍的鎮定。

「我知道這很難，可是我們暫時都必須假裝什麼事都不知道，我們要保持安靜，至少等我們接獲你們母親的消息再說，好嗎？」

弗雷和喬治還是一副桀驁不馴的樣子，金妮走到最近的椅子坐了下來。哈利看看榮恩，榮恩做了一個又像點頭又像聳肩的奇怪動作，他們倆也坐了下來。雙胞胎又瞪著天狼星好一會，這才在金妮旁邊的椅子上坐下。

「這就對了，」天狼星嘉許說，「來吧，咱們趁咱們在等待的時候，來點飲料吧。連連前，奶油啤酒！」

他舉起他的魔杖哈哈有詞，半打啤酒立刻從餐儲室飛出來，沿著桌面滑行，把天狼星吃剩的飯菜推到地上撒了一地，隨後俐落的停在每一個人面前。大夥兒都喝起啤酒，好一陣子只聽到廚房爐火的劈啪聲，和酒瓶碰觸桌面發出的輕微撞擊聲。

哈利喝飲料是為了讓他的手有事做，他的胃灼熱得可怕，他不斷自責。要不是他，他們不會坐在這裡，他們會在床上熟睡。他告訴自己，提醒大家一定要找到衛斯理先生是錯誤的，因為還有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就是他是那個攻擊衛斯理先生的人。

別傻了，你又沒有毒牙，他告訴自己，盡量保持冷靜，但是握著奶油啤酒的手還是不聽話的抖著。你躺在床上睡覺，你沒有攻擊任何人。可是，在鄧不利多辦公室那一瞬間又是怎麼回事？他自問，當時我很想攻擊鄧不利多。他放下啤酒，力道稍微大了點，濺出一點啤酒在桌上。根本沒人在意。這時空中忽然現出火光，照亮了他們眼前髒

污的杯盤，大夥驚呼，一捲羊皮紙啪的一聲掉落在桌上，還有一根金色的鳳凰尾羽。

「佛客使！」天狼星立刻說，抓起羊皮紙，「這不是鄧不利多的筆跡——一定是你們母親送來的訊息——來——」

他把信塞到喬治手中，喬治匆忙撕開，大聲唸：「爸還活著，我現在要出發去聖蒙果醫院，你們待在原地，我會盡快給你們消息。媽。」

喬治看看大家。

「還活著——」他徐徐說著，「聽起來好像——」

他不需要把話說完，連哈利聽起來都覺得，衛斯理先生似乎正在生死邊緣掙扎。臉色依舊蒼白的榮恩，注視著母親的信背面，彷彿可以從那裡得到些許安慰。弗雷從喬治手中拿走羊皮紙，自己讀一遍，然後抬頭看哈利。哈利覺得自己握著奶油啤酒的手又在發抖，只好握得更緊一點來阻止顫抖。

哈利不記得自己曾度過比今天更漫長的一夜了。天狼星一度隨口提議大家都上床睡覺，衛斯理家的孩子露出的厭惡表情，就是最好的答覆。他們多半時間都沉默的坐在餐桌旁，看著蠟燭逐漸縮短，最後變成一攤蠟油。他們偶爾舉起啤酒喝一口，開口問一下時間，大聲怪呼這是怎麼一回事，再又互相安慰說，萬一有什麼壞消息，他們一定會馬上知道，因為衛斯理太太應該早就抵達聖蒙果醫院了。

弗雷開始打瞌睡，他的頭歪到肩膀上。金妮像隻小貓縮在椅子上，眼睛卻睜著，哈利可以從她眼中看到反射的火光。榮恩雙手蒙著臉，看不出醒或睡著。哈利和天狼星不時的互相對視，跟著這一家人一起憂傷，等待——等待——榮恩的錶顯一有是清晨五點十分了，廚房門碰的一聲打開，衛斯理太太走進廚房。她的臉色極為蒼白，但是當他們轉頭看她，弗雷、榮恩和哈利都從座位上站起身來，她對大家微微一笑。

「他沒事了，」她說，她的聲音因為疲倦而顯得虛弱，「現在在睡覺，他今天早上不能去上班了。」

弗雷坐回椅子上，雙手蒙著臉。喬治和金妮站起來，迅速走到他們母親身邊擁抱她。榮恩悽慘的笑一笑，一口氣把剩下的奶油啤酒喝光。

「早餐！」天狼星高興的大聲說，站起來，「那個該死的家庭小精靈哪裡去了？怪角！怪角！」

怪角並沒有應聲而來。

「噢，那就算了，」天狼星喃喃的說，數了一下眼前的人數，「那，早餐 - - 我看 - - 七人份 培根加蛋，我想，還要一點茶和吐司 - - ）」

哈利趕去爐邊幫忙，他不想干擾衛斯理一家人的快樂，同時也怕衛斯理太太叫他再敘述一遍他夢中的影像。然而，他剛從碗櫥拿出餐盤，衛斯理太太便從他手中接過，一把將他接進懷抱。

「哈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狀況，」她哽咽的說，「他們說不定幾個小時以後才找到亞瑟，那時一切都太遲了。不過，謝謝你，他還活著，鄧不利多也想出一個很好的藉口，替亞瑟掩飾他為什麼會在那裡，否則的話，不知會引來多少麻煩，瞧那可憐的史特吉 ）」

哈利幾乎承受不了她的感激，所幸她很快就放開他，轉而感謝天狼星整夜照顧她的孩子們。天狼星是說他很樂意效勞，希望在衛斯理先生住院期間他們都能住在這裡。

「喔，天狼星，我真感激 他們認為他可能要住院一陣子，能夠住近一點實在太好了 當然，那表示我們可能要在這裡過聖誕了。」

「那是再好也不過。」天狼星誠摯的說，衛斯理太太聽了對他欣慰的一笑，這才穿起圍裙，開始幫忙做早餐。

「天狼星，」哈利囁嚅的說，他再也接捺不住，「我能不能和你說句話？呃 - - 現在？」

他走進幽暗的餐儲室，天狼星跟在後面。哈利開門見山的把他的夢境一點一滴詳細說給他的教父聽，包括他自己就是那條攻擊衛斯理先生的巨蛇這個事實。

等他說完喘一口氣時，天狼星是說：「你告訴鄧不利多了沒？」

「有，」哈利煩躁的說，「可是他沒告訴我那表示什麼，事實上，他再也不跟我說任何話了。」

「我相信如果是值得擔憂的事，他一定會告訴你。」天狼星不慌不忙的說。

「可是，還不止這些，」哈利說，他的聲音比耳語大不了多少，「天狼星，我想我快發瘋了，在鄧不利多的辦公室時，就在我們快要乘坐港口鑰之前 那一、兩秒鐘時間，我以為我是一條蛇，我覺得自己是一條蛇 - - 我看著鄧不利多的時候，我的傷疤痛得很厲害 - - 天狼星，我那時很想攻擊他！」

他只看得見天狼星臉上銀樣的亮光，其餘的全隱沒在黑暗中。

「一定是那個影像的後遺症，」天狼是說，「你還在想那個夢什麼的 - - 」

「不是的，」哈利搖頭說，「感覺好像有東西在我體內出現，就好像我身體內有一條蛇。」

「你需要睡覺，」天狼星斬釘截鐵的說，「你要吃早餐，然後上樓睡覺，吃過午餐後你方可以和大家一起去探望亞瑟。你受到驚嚇了，哈利，你在為你旁觀的事而自責。也幸好被你看見，否則亞瑟可能就沒命了。你不要再擔心了。」

他拍拍哈利的肩膀，離開餐儲室，留下哈利獨自在黑暗中。

除了哈利以外，其他人都去睡回籠覺了。他上樓來到暑假最後幾個禮拜和榮恩共用的房間，榮恩爬上床，幾分鐘後就睡著時，哈利卻還是那一身衣服，弓著身靠在冰冷的金屬床架上，故意讓自己坐得不舒服，以免打瞌睡。他怕自己又會在睡夢中變成那條蛇，醒來後發現他已經咬了榮恩，或者溜到屋子裡，一個一個的咬其他的人。榮恩醒來後，哈利裝作他也睡了一個舒服的覺。吃午飯時，他們的行李箱從霍格華茲寄來了，所以他們可以打扮成麻瓜的樣子去聖蒙果醫院。除了哈利以外，大夥都反常的快樂，脫下長袍換上牛仔褲、T恤時嘰嘰喳喳說個不停。東施和瘋眼穆敵出來帶他們穿過倫敦的大街小巷，大夥興奮的和他們兩個打招呼。他們笑瘋眼為了遮他的魔眼而戴的圓頂高帽，並且誠心向他保證，東施今天的亮粉色短髮在地鐵上會比較不引人注目。

東施對哈利看見衛斯理先生遭到攻擊的事很感興趣，但哈利不太願意談論。

「你家族中有任何先知的血統因子嗎？」他們並肩坐在地鐵上，一路搖晃著進入倫敦市中心，她好奇的問他。

「沒有。」哈利說，想到崔老妮，覺得有點受辱。

「沒有，」東施沉吟說，「不，我想你的情形不是真的未上先知，對吧？我的意思是，你看到的不是未來，你看到的是現在。這太奇怪了，啊？不過，倒是很有用。」

哈利沒回答。幸好他們在下一站就下車了，那是倫敦的中心點，下車的人潮十分擁擠，哈利故意讓弗雷和喬治走在他和東施中間，由東施帶頭。大家跟著她進入電梯，穆敵一蹬一蹬的尾隨在團體最後，他的圓頂高帽斜戴一邊，一隻飽經風霜的手插在大衣鈕釦間，緊緊握住他的魔杖。哈利感覺他那隻隱藏的眼睛正嚴密的注視他。為了避免任何人再追問他有關作夢的事，他問瘋眼聖蒙果醫院隱藏在哪裡。

「離這裡不遠，」穆敵低聲說，在寒冷的空氣中隨著眾人來到一條寬大的街道，街

道兩旁櫛比鱗次的商店擠滿聖誕節的購物人潮。他惟哈利稍微走在他前面一點，自己一蹬一蹬的跟在後頭。哈利知道那隻眼睛正在斜斜的帽簷下滴溜溜的瞧著四面八方，「要為醫院找個好地點不容易，斜角巷不夠大，沒有地方，我們又不能像魔法部一樣，把它放在地底下——那太不衛生。最後他們在這裡找到一棟建築，理論上，要讓生病的巫師可以進進出出，又可以融入人群之中。」

他抓住哈利的肩膀，以免被一群嘖嘖喳喳的購物民眾拆散。這群人沒有其他意圖，只是想進入旁邊一家販賣電器用品的商店而已。

「到了。」片刻後，穆敵說。

他們已經抵達一棟高大的老式磚造百貨公司，名叫「清浸百貨公司」，這個地方有股寒愴淒涼的氣氛。櫥窗上有幾個人形模特兒，假髮歪一邊，不規律的站著，擺出來的姿勢至少落伍十年以上。每一扇佈滿灰塵的門上都掛著大招牌，上面寫著：「整修內部，暫停營業」。哈利聽到一名提著塑膠購物袋的大塊頭女人從旁經過時，對她的友人說：「這個地方，從來沒見它開過——」

「對了，」東施說，招手叫他們靠近一扇櫥窗，那裡面只有一具長得特別醜的女模特兒，她的假睫毛顫巍巍的快脫落了，身上展示著一件綠色的尼龍無袖洋裝。「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他們點頭，在她旁邊聚攏。穆敵在哈利背上又推了一把，催他上前。東施帶頭貼近玻璃窗，仰看著裡面那個極醜的女模特兒，她的呼吸在玻璃上形成霧氣。「門巫，」她說，「我們來探望亞瑟·衛斯理。」

哈利心想，這簡直太荒謬了，東施竟然隔著一片玻璃對假人說悄悄話，後面車輛來來往往，街上行人如織，如此嘈雜，它怎麼可能聽見。接著他又提醒自己，假人本來就聽不見的。不料下一秒鐘，他驚訝得張大了嘴巴，人形模特兒微微點一下頭，用她那一節一節的手指向他們招手。東施抓著金妮和衛斯理太太的手肘，往右邊跨一步，穿過玻璃消失了。

弗雷、喬治和榮恩跟在後面，哈利看看四周擁擠的人潮，似乎沒有一個人有那個閒情逸致去看一眼像「清授百貨公司」那樣醜陋的櫥窗。似乎也沒有人發現，有六個人就這樣平空在他們眼前消失。

「走啊！」穆敵低聲催促，又在哈利背上推了一把，他們同時往前跨一步，穿過一片彷彿冷水的東西，進入十分乾燥溫暖的另一邊。

醜模特兒不見了，她站立的地方也不見了，他們現在站在一間擁擠的接待室，許多巫師利女巫坐在一排排搖晃的木椅上，他們有的看上去相當正常，在閱讀過期的《女巫

週刊》；有的外形發生可怕的異變，例如長出大象的鼻子，或胸前多出一隻手。房間裡和外面一樣嘈雜，因為有許多病人發出各不相同的雜音：坐在第一排中間一個滿臉是汗的女巫，正拿著一份《預言家日報》用力搥著，她的嘴巴一面冒出蒸汽，一面發出高頻率的呼哨聲；角落裡有個看起來髒兮兮的男巫，一動就發出噹噹的鐘聲，每噹一下，他的頭就劇烈擺動，以至於他必須抓住他的兩隻耳朵把它穩住。

一些穿著檸檬綠長袍的男女巫師在排隊等候的人群中走動，像恩不里居一樣問問題，然後記在記事板上。哈利看到他們胸前繡了一個圖案：一支魔杖和一根骨頭互相交叉。

「他們都是醫生嗎？」他問榮恩。

「醫生？」榮恩說，嚇了一跳，「那些專門切割人的麻瓜瘋子？當然不是，他們是治療師。」

「過來這邊！」衛斯理太太說，聲音蓋過角落裡那個發出噹噹聲的巫師。他們跟著她來到一位胖胖的金髮女巫前排隊，這位女巫坐在桌前，桌上有個牌子寫著「詢問台」。她背後的牆上掛著一些告示和海報，上面寫著：乾淨的大釜才不會便魔藥變毒藥以及合格的治療師認證過的解毒劑才是真正的解毒劑。還有一幅很大的銀色長鬚髮的女巫畫像，畫像底下有一行說明：得麗·德溫聖蒙果醫院治療師一七二二年 - 一七四一年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校校長一七四一年 | 一七六八年得麗仔細瞧著衛斯理一行人，彷彿在數他們的人數。哈利接觸到她的視線時，她對他微微眨了一下眼，走出她的畫像消失了。

在這同時，排在最前頭的一個年輕巫師像是在表演即興而奇怪的吉格舞，拚了命似的，一邊呼痛一邊向桌後的女巫解說他的病情。

「都是 - - 哎喲 - - 我哥哥送我的這雙鞋啦 - - 噢 - - 它會咬 - - 哎喲 - - 我的腳 - - 妳看，它一定被施了什麼 - - 啊噢 - - 惡咒，我 - - 啊啊啊啊啊噢 - - 消不掉。」他從一隻腳跳到另一隻腳，彷彿在燒紅的炭火上舞蹈。

「鞋子不會妨礙你的視線，對不對？」金髮女巫不耐煩的指著她左邊的一塊大標示牌，〔你要看的是符咒傷害科，四樓，樓層簡介寫得清清楚楚。下一位！〕

那位男巫蹦蹦跳跳的走開，衛斯理一行人往前移動幾步，哈利乘機讀著樓層簡介：

巫術用品意外科	大廳大釜爆炸、魔杖回火、飛天掃帚墜落等怪物
傷害科	一樓咬傷、螫傷、燒傷、扎傷等魔蟲科
二樓傳染病，例如：龍痘、暈失、淋巴黴等魔藥與植物中毒科	三樓出疹
、反胃、失控、傻笑等符咒傷害科	四樓無法解除的惡咒、魔
咒、施咒不當等訪客休息室 / 醫院福利社	五樓找不到路

，或無法正常說話，或想不起來為什麼到醫院者，請向接待女巫尋求協助。

一個彎腰駝背、戴著助聽器的老巫師一步一拖的走到隊伍最前面，「我來看柏得·簿德啦！」他喘著氣說。

「四十九病床，不過我看你是白費力氣了，」那個女巫輕的說，「他已經完全『阿達』了 - - 還是以為他是把茶壺。下一位！」

一個滿臉倦容的巫師緊緊抱著他小女兒的腳踝，女孩的連身衣後「長出一對超大的羽毛翅膀，在她父親頭上用力拍打著。

「四樓。」女巫問都不問便用厭煩的聲音說。男人像抱著一個奇形怪狀的氣球般，抱著他的女兒，小消失在桌旁的一扇對開門內。「下一位！」

衛斯理太太往桌前移動。

「哈囉，」她說，「我丈夫，亞瑟·衛斯理，今天早上應該已經轉到另一間病房了，請問 - - 」

「亞瑟·衛斯理？」女巫說，伸出手指在她面前的一長串名單中尋找，「有了，一樓，右邊第二個門，大盧病房。」

「謝謝，」衛斯理太太說，「來吧，各位。」

他們跟著她穿過對開門，進入狹長的走道，走道兩旁懸掛著更多著名的治療師畫像，許多裝滿蠟燭的水晶燈泡飄浮在天花板上，看上去好像肥皂泡泡。還有更多穿檸檬綠長袍的巫師和女巫從兩旁的門內進進出出。他們經過其中一扇門時，一股惡臭的黃色氣體飄進走廊，不時還有微弱的哀號傳出。

他們爬上一樓，進入怪物傷害科走廊，右手邊第二個門上寫著：「危險」大盧病房：嚴重咬傷。底下有一塊黃銅牌子，上面用手寫著：主治治療師：希波格拉底·史梅，實習治療師：奧古·派。

「我們在外面等，茉莉，」東施說，「亞瑟不會希望一次來太多訪客 家人先。」

瘋眼低聲表示贊同，兀自往牆上一靠，魔眼滴溜溜亂轉。哈利也退出來，但衛斯理太太伸手把他推進門，說：「別傻了，哈利，亞瑟要謝謝你。」

病房很小，有點暗，因為窗子很小，又裝在正對著門的牆壁上方，大部分光線來自

病房中央天花板上，一堆亮晶品的水晶燈泡，牆上用橡木裝飾，上面掛著一幅看起來有點邪惡約巫師畫像，下面寫著：烏瓜．哈洛，一六一二年 - 一六九七年，消臟咒發明人。

病房內只有三個病人，衛斯理先生躺在最裡面靠近小窗的病床，哈利見他背下墊著幾個枕頭，就著照射在他床上的陽光讀著《預言家日報》，感到很欣慰。他們走上前時，他抬起頭，看見是他們，高興的笑了。

「哈囉！」他大聲說，擱下手上的報紙，「比爾剛走，茉莉，他得趕回去上班，他說晚一點會過來看妳。」

「你還好嗎，亞瑟？」衛斯理太太問，彎腰親一下他的臉頰，焦急的看著他的臉，「你看起來還是有點虛弱的樣子。」

「我覺得很好啊！」衛斯理先生輕快的說，伸手樓了一下金妮，「只要他們能把繃帶拆掉，我就可以回家了。」

「為什麼不能拆掉，爸？」弗雷問。

「因為他們每次拆繃帶，我就開始流血，」衛斯理先生愉快的說，伸手抓起他的魔杖一揮，大張椅子出現在病床四周，讓大家都有位子坐。「看來那條蛇的蛇牙有種不尋常的毒液，使傷口無法癒合，不過他們一定會找到解毒劑。他們說，他們還碰過比找更嚴重的病例。同時，我還要每個小時服用一劑補血魔藥，不過那邊那個傢伙，」他說著壓低嗓門，朝對面一張病床點頭，一個臉色發青，狀甚嚴重的男人瞪著大花板發呆，「被狼人咬了，可憐的傢伙，沒救了。」

「狼人？」衛斯理太太小聲說，一臉緊張，「他住在一般病房安全嗎？他不是應該住進單人病房？」

「現在離滿月還有兩個禮拜，」衛斯理先生平靜的提醒她，「今天早上他們跟他討論過，就是那些治療師，他們想勸他出去過正常生活。我也對他說 - - 當然沒有提到名字 - - 我說，我認識一個狼人，人非常好，他對這種事有很好的處理辦法。」

「他怎麼說？」喬治問。

「他說，如果我不閉嘴，他也會咬我一口。」衛斯理先生傷心的說，「還有，那邊那個女的，」他指指另外一張緊靠著門口的病床，「不肯告訴治療師牠是被什麼咬的，我們都猜她一定是幹了違法的勾當，總之，她的大腿被不明的東西咬下一大塊肉，拆開繃帶的時候，那個味道可難聞極了。」

「那你告訴我們到底出了什麼事，爸？」弗雷說，把椅子拉近一點。

「你們不是都已經知道了嗎？」衛斯理先生說，朝哈利笑一笑，「事情很簡單——我那天很累，在打瞌睡，結果被偷偷的咬了一口。」

「《預言家日報》有報導你被偷襲的事嗎？」弗雷問，指著衛斯理先生擱在一旁的報紙。

「沒有，當然沒有，」衛斯理先生說，微微苦笑；「魔法部不讓大家知道有條該死的臣蛇在——」

「亞瑟！」衛斯理太太警告他。

「在——呃——咬我，」衛斯理先生急忙說，不過哈利確信那不是他本來想說的話。

「那，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在哪裡，爸？」喬治問。

「那是我的事，」衛斯理先生說，不過他臉上還是帶著笑容。他抓起《預言家日報》抖開說，「你們進來時，我剛好讀到威利·逆行被捕的消息，你們知道嗎？今年夏天的回流廁所事件，背後主謀就是威利，他的一個惡咒回火了，馬桶爆炸，結果他們發現他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全身從頭到腳都被碎片蓋住——」

「你每次說你在『值勤』，」弗雷小聲打斷他的話說，「你都在幹什麼？」

「你父親說過了，」衛斯理太太小聲說，「我們不能在這裡討論這件事！繼續說那個威利·-、事，亞瑟。」

「不要問我為什麼，他硬是撇清了這個馬桶的罪嫌，」衛斯理先生悶悶不樂的說，「我只能猜一定是錢能使鬼推磨——」

「你在看守它，對不對？」喬治平靜的說，「那個武器？『那個人』在尋找的武器？」

「喬治，閉嘴！」衛斯理太太喝斥。

「無論如何，」衛斯理先生提高嗓門說，「這次威利又因為出售會咬人的門鈕給麻瓜，終於被逮到了，我想他這一回不可能再脫身了，因為根據這篇報導，有兩個麻瓜手指被咬斷，現在就在聖蒙果醫院，做骨頭再生和修改記憶的緊急手術。想想看，麻瓜也住進聖蒙果醫院！不知道他們住在哪個病房？」說著，他熱切的四下張望，彷彿希望能

看到一張指示牌似的。

「你不是說過，『那個人』有一條蛇嗎，哈利？」弗雷問，一面觀察他父親的反應，「一條大蛇？」

你在他回來的當天晚上看見的，不是嗎？」

「夠了，」衛斯理太太生氣的說，「瘋眼和東施在外面，他們也來看你，你們這些小鬼都出去外面等著，」她又對孩子們和哈利說，「你們等一下可以進來說再見，去吧。」

他們幾個魚貫走出病房，瘋眼和東施進門後隨手把門帶上，弗雷使個眼色。

「好，」他冷冷的說，在口袋內摸索著，「算你們厲害。不說就是不說。」

「找這個嗎？」喬治拿出一條捲好的，看起來像肉色繩子的東西。

「你會讀我的心。」弗雷笑著說，「咱們來看看聖蒙果醫院有沒有在病房施不動咒，如何？」

他和喬治一起把繩子解開，又把五個伸縮耳各自分開，弗雷和喬治發給每人各一個，哈利猶豫著沒接。「來呀，哈利，拿去！你救了老爸的性命，如果有誰最有權利偷聽，那一定是你。」

哈利聽了忍不住笑笑，他接過繩子的一端，學雙胞胎那樣，把繩子塞進耳朵內。

「好，開始！」弗雷小聲說。

肉色的繩子扭動著，像一條細長的蚯蚓，從門底下爬進去。哈利起初聽不到聲音，然後當他聽到東施的聲音時，他嚇了一跳，東施的悄悄話清晰得好像她就站在他旁邊。

「他們把整個地區都搜遍了，還是找不到那條蛇，牠好像在攻擊你之後就消失了，亞瑟。可是『那個人』不可能派一條蛇去偷那個東西，是不是？」

「我猜他派那條蛇去當探子，」穆敵低聲說，「因為到目前為止，他的運氣一直很差，對吧？不是要蛇去偷，我認為他是想看清楚他要面對的是什麼，如果亞瑟不在那兒，那條蛇就多得多是時間到處探了。波特不是說他看到整件事情的發生嗎？」

「是的，」衛斯理太太的聲音有點不安，「你要知道，鄧不利多好像早料到哈利會看到這種事。」

「是啊，」穆敵說，「哈利這小子是有點古怪，大家都知道。」

「今天早上我和鄧不利多談話時，他好像很擔心哈利。」衛斯理太太小聲說。

「他當然擔心，」穆敵低聲說，「這孩子是從『那個人』的蛇眼看東西，波特顯然還不明白那是什麼意義，但是，假如『那個人』已經控制了他 - - 」

哈利一把扯下伸縮耳，他的心臟劇烈的怦怦跳著，一陣熱潮衝上他的臉頰。他看看其他人，他們都在看他，伸縮耳仍舊順著他們的耳朵在延伸，幾個人忽然都現出恐懼的神情。

【第二十三章 隔離病房的聖誕】

是因為這樣，所以鄧不利多不再直視哈利的眼睛嗎？他是否認為自己會看見佛地魔回瞪著他，或者，他害怕那雙鮮綠的眼睛會陡然轉為血紅，變出像貓一般細長的瞳孔？哈利想起佛地魔的蛇臉從奎若教授的後腦撕裂而出時的景象，不由得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頭，一邊想像著，如果佛地魔從他的頭殼迸出來的話，會是什麼感覺。

他覺得自己骯髒污穢，彷彿身上帶著某種致命的病菌。從醫院回家的地鐵上，坐的全是乾淨而純真的人，身心都不曾受到佛地魔的污染。他沒有資格和他們坐在一起。他不僅見到了蛇，他自己就是那條蛇，現在他知道了——接著他心裡升起一個恐怖透頂的想法，一段回憶浮上他腦海，使他的內臟如蛇一般翻騰扭動。

除了追隨者，他還想要什麼？

一些他要用偷才能得到的東西——好比說，武器。一些他上一回手中沒有的東西。

我就是武器，哈利想。這個結論彷彿毒藥注入他的血管，使他全身冰涼，發出一身冷汗。列車穿入黑暗的隧道時，他只能木然的隨著車廂搖擺。「我正是佛地魔想利用的人。所以無論我去哪兒，他們都派保鏢跟著我，這不是為了保護我，而是為了別人，只不過這麼做並沒有用，他們無法派人在霍格華茲隨時盯著我——昨天晚上我確實攻擊了衛斯理先生，是我。佛地魔控制我去做的，現在，他可以進到我體內，傾聽我的思想 - - 」

「你還好嗎，哈利，親愛的？」衛斯理太太輕聲問，列車轟隆隆的穿越隧道，她從金妮旁邊傾身對他說話。「你看起來不大好。你身體不舒服嗎？」

大家全看著他。他用力搖搖頭，抬頭望向一張房屋保險的廣告。

「哈利，乖，你確定你沒事嗎？」他們繞過古里某街中央一片凌亂的草皮時，衛斯理太太語氣擔憂的問。「你臉色好蒼白——今天早上真的有睡嗎？離晚餐還有幾個小時，你先上樓去睡一會吧？」

他點點頭，他正渴望能夠獨處，現在剛好有現成的藉口可以讓他不必跟別人說話，因此等地打開前門後，哈利便快步經過山怪腿雨傘桶，直接上樓回到他和榮恩的房間。

到了房裡，在兩張床和非尼呀·耐吉的空畫框前，哈利開始來回踱步。他腦中塞滿了疑問，更多可怕的念頭在他心裡不停翻攪。

他是怎麼變成蛇的？或許他是個化獸師——不，不可能，不然他自己早就知道了——或許佛地魔是個化獸師——沒錯，哈利心想，這就通了，他當然能變成一條蛇——他附身在我身上時，我們兩人都會變形——但是那仍然無法解釋我如何在五分鐘左右的時間裡，一會兒跑去倫敦，一會兒又回到自己的床上——不過話說回來，除了鄧不利多，佛地魔大概是世界上最厲害的巫師，要他像那樣把人四處傳送，應該根本不成問題。

接著，猛然一陣恐慌襲來，他心想，可是這太瘋狂了——如果佛地魔附身在我身上，那麼此刻，我正一覽無遺的向他展示鳳凰會的總部！他將知道會裡有哪些人，天狼星又在哪——我還聽到了一大堆我不應該知道的事，包括我第一天抵達時天狼星告訴我的一切——只有一個方法可行，他必須馬上離開古里某街。他要獨自待在霍格華茲過聖誕節，這樣至少能確保大家安全度過假期——可是，不，這樣行不道，霍格華茲仍有許多人可能會受到傷害與威脅。如果下一次是西莫·丁或奈威怎麼辦？他停止踱步，站在原地瞪著非尼呀·耐吉的空畫框。他的胃裡彷彿沉甸甸的壓著一顆鉛塊。他別無選擇，他只有回到水蠟樹街，徹底切斷自己與其他巫師之間的聯繫。

好吧，如果他必須這麼做，他心想，那麼就別繼續在這兒閒晃了。當德思禮一家人發現他比預期的提早六個月出現在家門口，不知會有什麼反應，哈利努力克制自己別去想。他跨步走向自己的皮箱，關上箱蓋，上好鎖，接著他反射性的張望四周，尋找嘿美，但馬上想起她們在霍格華茲——好吧，至少不需要扛她的籠子——他抓起皮箱的一端，拖向門口，走到一半時傳來一個譏誚的聲音：「想溜，是嗎？」

他回頭張望，非尼呀·耐吉出現在自己的肖像畫中，他正倚著畫框，滿臉興味盎然的看著哈利。

「不是，才不是想溜。」哈利簡短的說，繼續拖著皮箱朝門口又移動了幾步。

「我以為，」非尼呀·耐吉撫摸著他尖翹的鬍子說，「屬於葛來分多學院的人不是應該很勇敢嗎？」

在我著來，你好像應該來我的學院比較好。我們史萊哲林的人也很勇敢，沒錯，但是不笨。比如說，給我們選擇的話，我們永遠會選擇保住自己的腦袋。〕

「我想保住的不是我自己的腦袋。」哈利簡潔的說，用力把皮箱拖過門口正前方那一塊凹凸不平、蟲蛀的地毯。

「噢，我懂了，」非尼呀·耐古說，仍舊撫摸著鬍子，「這不是膽小的開溜——你是在表現高貴情操。」

哈利不理他。他的手已經握住了門把，這時非尼呀才懶洋洋的說：「阿不思·鄧不利多要我傳個信息給你。」

哈利猛然轉身。

〔是什麼？〕

「『待在原地。』」

「我沒有動啊！」哈利說，他的手仍握著門把，「是什麼信息？」

〔我剛剛說了，蠢蛋。〕非尼呀，耐吉的嘴巴毫不饒人，「鄧不利多說『待在原地』。〕

「為什麼？」哈利急切的問，放開皮箱的一端。「他為什麼要我留下？他還說了什麼？」

「就這句，沒別的。〕非尼呀·耐古說，他揚起一道細細的黑眉毛，好像覺得哈利很無禮。

哈利的火氣又浮上來，就像一條蛇從長長的草叢中直起了身子。他好累好累，整個人混亂到極點，在過去十二個小時內，他經歷了恐懼、放鬆，然後再度恐懼。儘管如此，鄧不利多還是不肯和他說話！

「只有這樣，是嗎？」他大聲說，「『待在原地』？在我被那些惟狂魔攻擊後，大家也只對我說這句話！哈利，乖乖的待在原地，讓大人來解決！我們懶得跟你講太多，因為你小小的腦袋可能會承受不了！」

「你知道嗎？」非尼呀拉開嗓門壓過哈利的聲音，「這就是為什麼我厭惡當老師！年輕人總是很惹人厭的自以為是。你這個自以為了不起的狂妄小子，你有沒有想過，霍

格華茲的校長之所以不與你分享他計畫中的每一個小細節，可能有極為充分的理由？每當你感覺受到不合理的要求時，你是不是曾經停下來思考過，到目前為止，遵從鄧不利多的指示什麼時候讓你受到過傷害？沒有、沒有。和所有年輕人一樣，你對自己充滿把握，以為只有你會感覺和思考，只有你察覺到危險，只有你是唯一發現黑魔王可能在計畫——」

「他是在計畫和我有關的事嗎？」哈利敏捷的打斷。

「我有這麼說嗎？」非尼呀說，心不在焉的檢視他的絲質手套。「現在，不好意思，我還有比聽青少年無病呻吟更重要的事要做——祝你晚安。」

他漫步走向畫框邊緣，失去蹤影。

「好啊，你走啊！」哈利對著空畫框怒吼，「去告訴鄧不利多謝謝他幫倒忙！」

空盪盪的畫布一片寂靜。怒火中燒的哈利拖著皮箱回到床腳，然後臉朝下縱身趴在蟲蛀的床罩上，他閉起眼睛，全身沉重痠痛。

他感覺自己好像旅行了好遠好遠——很難想像，不到二十四個小時前，張秋才在櫥寄生下慢慢的靠向他——他累癱了——他害怕睡著——但他不知道自己撐多久——鄧不利多叫他待在這裡——那麼意思一定是准他睡覺了——可是他好怕——如果再度發生怎麼辦？

他逐漸沉入陰影中——彷彿他腦中有一部電影正等著開演。他走在一條空盪盪的長廊裡，通往一扇平常的黑色小門，經過粗糙的石牆、火炬、敞開的門口，踩上一道石階下樓往左邊——他來到了黑色的心門前，可是打不開——他站在原地盯著它，急切的想進去——門後面是某個他全心全意想要的東西——一個超越他夢想的獎品——真希望他的傷疤別再刺痛——讓他能夠更清楚的思考——「哈利，」榮恩的聲音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媽說晚餐好了，如果你還想待在床上，她會替你留一些。」

哈利睜開眼，榮恩已經走出房間。

他不願意單獨和我相處，哈利想，自從聽到穆敵的話之後。

如今大家知道他身體內有「什麼」之後，他猜想，沒有人願意他繼續留在這裡了。

他不想下樓吃晚餐，他不想在場折磨大家。他翻個身，過了一會，又睡著了。他睡了很久才醒來，這時已經是清晨，他的肚子餓得發痛，榮恩躺在隔壁床上打呼。他眯起眼睛四下打量，看到非尼呀陰暗的輪廓再度出現在肖像畫中，哈利忽然想，鄧不利多大概是派非尼呀·耐吉來看守他，以免他去攻擊別人。

這又加深了哈利覺得自己骯髒的想法，他隱約希望自己沒有服從鄧不利多。如果從今以後，他在古里某街的生活都將如此，或許回到水蠟樹街還會好過一點。

接下來一整個早上，其他所有的人都忙著擺設聖誕裝飾。在哈利印象中天狼星的心情從來沒有這麼好過，他甚至唱起了聖誕歌曲，顯然很高興有人作伴陪他過聖誕。他的聲音穿過地板，傳到二樓寒冷的會客室裡，哈利一個人呆坐在房中，望著窗外的大空越變越白，警告著大雪的來臨。想到自己躲在這裡可以給別人一個機會好好談論他，哈利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殘酷的快感——而且，現在想必就在進行。到了午餐時間，聽見衛斯理太太從樓梯口輕聲喊他的名字時，他再退上一層樓，不予理會。

傍晚六點左右，門鈴響了，布萊克夫人又開始尖叫。躲在巴嘴房裡的哈利猜測，大概是蒙當葛或鳳凰會其他成員前來拜訪，因此他只是靠著牆讓自己坐得更舒服些，一邊拿死老鼠餵鷹馬，一邊試著不要去想自己有多餓。幾分鐘後，忽然有人用力搥他的門，倒是令他有些吃驚。

「我知道你在裡面，」說話的是妙麗的聲音，「拜託你出來好嗎？我想跟你說話。」

「妳跑來這裡幹嘛？」哈利問她，他拉開門，巴嘴還在鋪著乾草的地板上繼續翻揀，尋找牠不小心掉落的零散老鼠殘骸。「我以為妳跟妳爸媽去滑雪了。」

「嗯，老實說，我並不是那麼的喜歡滑雪。」妙麗說，「所以啦，我到這裡來過聖誕節。」她的頭髮沾著雪，臉頰凍得微微發紅。「不過別告訴榮恩，因為他老是取笑我，我才跟他說滑雪真的很棒。我爸媽有一點失望，我告訴他們凡是認真準備考試的學生都留在霍格華茲唸書。他們希望我考得好，他們會了解的。總之，」她輕快的說，「我們去你房裡，榮恩的媽媽已經把那邊的爐火點起來了，還送上了三明治。」

哈利跟著她回到三樓。他進入房間，很驚訝的看到榮恩跟金妮坐在榮恩的床上，都在等他們。

「我搭騎士公車來的，」哈利還來不及說話，妙麗就輕鬆的開口，一邊脫下身上的外套。「今天一大早鄧不利多就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可是我得等到學期正式結束，才能離開。恩不里居氣得發抖，你們居然當著她的面消失，雖然鄧不利多向她解釋，因為衛斯理先生住在聖蒙果醫院裡，所以他允許你們全部去探病，還是安撫不了她。反正」

她朝金妮旁邊坐下，兩個女孩和榮恩一起抬頭看哈利。

「你覺得怎麼樣？」妙麗問。

「還好。」哈利僵硬的說。

「噢，別騙人，哈利，」她不耐煩的說，「榮恩和金妮說，你從聖蒙果醫院回來後就一直躲著大家。」

〔是他們說的，是嗎？〕哈利說，怒目望向榮恩和金妮。榮恩低頭看自己的腳，金妮卻理直氣壯的回瞪他。

「你是在躲啊！」她說，「你甚至不看我們一眼！」

〔是你們不看我一眼！〕哈利生氣的說。

「也許你們互相輪流著，又剛好一直錯過。」妙麗提出假設，她的嘴角抽動。

「很好笑。」哈利斷然說，別過身去。

「噢，別老在那裡自怨自艾了，」妙麗尖銳的說，「他們告訴我昨天晚上你從伸縮耳偷聽到了什麼 - - 〕

〔是嗎？〕哈利怒吼，雙手深深插入口袋，眼睛望向窗外白茫茫的飄雪。「大家都在講我，對吧？」

算了，我也慢慢習慣了。」

「大家是想跟你講話，不是想講你，哈利，」金妮說，「可是從我們回來後你就一直躲著 - - 〕

「我不想跟任何人說話。」哈利說，覺得自己越來越惱火。

「不過，你這麼做挺蠢的，」金妮生氣的說，「看在你只認識我這個曾經被『那個人』附身的份上，我可以告訴你那是什麼感覺。」

她的話撞擊著哈利，他呆楞了一會，然後轉身。

「我忘了。」他說。

「算你好運。」金妮冷冷的說。

「對不起，」哈利發自內心的說，「所以 所以，妳認為我被控制了嗎？〕

「唔，你記得你最近做過的每一件事嗎？」金妮問，「有沒有一段時間是一片空白，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哈利絞盡腦汁回想。

「沒有。」他說。

「那麼，『那個人』其實並沒有控制你，」金妮下了簡單的結論，「之前我被他控制的時候，我記不得自己前幾個小時做了什麼。我常會發現自己在某個地方，卻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到那裡的。」

她的話難以說服哈利，不過，他的心中卻不由自主的卸下一塊重擔。

「可是，我夢見妳爸爸以及那條蛇 - - 」

「哈利，你以前也作過這些夢，」妙麗說，「去年你也曾經在夢中閃現佛地魔的計畫。」

「這回不一樣，」哈利搖著頭說，「我在那條蛇裡面。感覺好像我就是蛇 如果說，佛地魔設法把我傳送到倫敦 - - 」

「總有一天，」妙麗說，語氣極為惱火，「你會讀到《霍格華茲：一段歷史》，到時候或許它會提醒你，在霍格華茲裡你無法現影或消影。哈利，就連佛地魔也不能使你平空飛出你的宿舍。」

「老哥，你沒離開你的床。」榮恩說，「我看見你在睡夢中翻來覆去，我們至少叫了你一分鐘你才醒來。」

哈利再度繞著房間踱步，思考著。大家說的話不只有安撫作用，而且很有道理很自然的，哈利從床上的盤子裡拿起一個三明治，餓極了的塞進嘴裡。

我畢竟不是他的武器，哈利心想。他心中充滿了喜悅和輕鬆。這時天狼星剛好大步踏過他們的門口，走向巴嘴的房間，聽見他扯開嗓門高唱「願主賜與鷹馬平安」時，哈利不由得想加入合唱。

他當初怎麼會想要回水蠟樹街去過聖誕呢？大狼星的快樂感染了每一個人，他好開心這幢老毛裡又再度塞滿了人，特別是有哈利在。他不再是夏天那個陰沉的主人，現在他似乎下定決心要讓大家盡情盡興的玩樂，至少，也要和在霍格華茲裡一樣。因此從聖誕節前夕一直到節日當天，他每天從早忙到晚，在大家的協助下打掃和佈置。忙碌的結

果是，到了聖誕夜大家都上床後，這間屋子已經幾乎不是原來的樣子了。晦暗無光的水晶吊燈不再垂著蜘蛛網，而是掛上了許多冬青花環以及金色、銀色的閃亮流蘇；被磨禿的地毯上堆著幾堆瑩瑩閃爍的魔法白雪：一棵蒙當葛弄來的巨大聖誕樹，上面裝飾著真的仙子，把天狼星的家譜樹完全擋住；甚至連大廳牆上的填充精靈頭，也都戴上了聖誕老人的帽子和鬍子。

聖誕節早晨哈利醒來時，發現床腳堆滿了禮物。一旁的榮恩早已動手拆起他自己的那一堆了，他的堆得更高，已經拆了一半。

「今年大豐收，」他透過層層堆疊的包裝紙告訴哈利，「謝謝你的掃帚指南針，棒極了，勝過妙麗的 - - 她送我一本《家庭作業計畫手冊》 - - ）」

哈利在他的禮物堆中翻揀，找到一個寫著妙麗筆跡的包裝。她也送他一本類似日記的冊子，只不過每當他翻動一頁，書本就會大聲叫嚷一些名言，像是：「今日事，今日畢，不然你就斃！」

天狼星和路平送哈利一套很棒的書，叫作《實用防禦魔法及其對抗黑魔法之使用》，畫中附有細膩的彩色動作插畫，示範文字中提到解咒術及魔法。哈利興匆匆的翻閱第一冊，他一看便知這對他為 DA 所設計的課程極有幫助。海格送的是一個毛茸茸的棕色錢包，上頭長著尖牙，原本的設計應該是為了防盜，不幸的是，哈利地無法把自己的錢放進去，除非讓它把手指頭咬斷。東施送的禮物是一個活動的、縮小的人閃電模型，哈利望著它在房裡飛來飛去，好希望自己仍保有原來標準尺寸的那一支。榮恩送給他好大一箱全口味豆；衛斯理夫婦是一如往常的手織毛衣和幾個小圓餡餅。多比的是一幅著實難看透頂的圖畫，哈利不得不懷疑是家庭小精靈自己畫的。正當他把圖畫上下反轉，想試試哪樣會比較好看一些時，巨大的一聲嘔啞，弗雷和喬治在他的床腳現影。

「聖誕快樂，」喬治說，「先別下樓去。」

「為什麼？」榮恩問。

「媽又在哭了，」弗雷沉重的說，「派西把他的聖誕毛衣退回來了。」

「連張字條都沒有，」喬治補充，「也沒問爸的情況，也沒去探望他什麼的。」

「我們盡量安慰她，」弗雷說，繞過床腳來到哈利身旁看他的畫像，「跟她說派西只不過是一大坨老鼠屎。」

「沒用，」喬治說，伸手拿了一塊巧克力蛙，「所以路平接手。我想，最好先讓他安撫她之後，我們再下樓吃早餐。」

「不過，這到底是啥？」弗雷問，眯起眼端詳多比的畫。「看起來像是一隻長臂猿，有兩顆黑眼睛。」

「是哈利！」喬治指著圖畫的背面說，「背後寫的！」

「果然神似，」弗雷咧嘴笑著說。哈利把剛收到的家庭作業日記去向他，書本打到對面的牆壁，掉在地上，它快樂的說：「小地方不忘記，好事情等著你！」

他們起床換好衣服，聽見屋子裡各式各樣的「居住者」都在彼此互道「聖誕快樂」。下樓梯的路上他們遇到妙麗。

「謝謝你的書，哈利，」她開心的說，「我好久以前就一直想要那本《命理學新論》！還有榮恩，香水的味道確實很特別。」

「不算什麼啦。」榮恩說，「倒是，那是給誰的？」他又問，頭朝她手裡一個包裹整齊的禮物一點。

「給怪角的。」妙麗興高采烈的說。

「最好不要是衣服！」榮恩警告她，「妳明白天狼星說的，怪角知道太多事了，我們不能放他自由！」

「這不是衣服，」妙麗說，「不過如果我可以做主，我一定會給他一件像樣的東西穿，代替他那條骯髒的破抹布。不是啦，這是一條拼布被子，可以點綴他的臥室。」

「什麼臥室？」他們經過天狼星母親的畫像時，哈利壓低聲音耳語說。

「哦，天狼星說那算不上臥室，比較像是——窩。」妙麗說，「他其實就睡在廚房後面那個櫥櫃裡的煮鍋底下。」他們來到樓下，地下室裡只有衛斯理太太一個人。她站在爐灶邊，向他們祝賀「聖誕快樂」時，聲音聽起來好像得了重感冒，大家都刻意避開她的眼睛。

「這，就是怪角的臥室嗎？」榮恩說著，跨向餐櫥對面角落裡一扇髒兮兮的門。哈利從沒看它打開過。

「是的，」妙麗說，聲音變得有點緊張。「呃——我想我們最好先敲門。」

榮恩用指節敲敲門，沒有回應。

「他一定偷偷摸摸溜到樓上去了。」他說，不假思索伸手拉開門，「噫！」

哈利探頭窺視。櫥櫃大部分的空間都被一個巨大的老式煮鍋占據了，不過水管底下還有一點小空間，怪角在那裡為自己弄了一個看起來像是巢的東西。地板上堆著一團雜七雜八的碎布和又爛又臭的毛毯，布堆中央形成一個小小的凹陷，顯示出怪角每天晚上蜷著睡覺的位置。在這一堆東西裡，到處散佈著腐敗的麵包屑和發霉的乳酪碎片。一些小東西和錢幣在角落閃閃發亮，哈利猜那是怪角的收藏，像偏愛叮零碎東西的喜鵲那樣，從天狼星大掃除的垃圾中撿來的。他甚至還回收了天狼星夏天丟掉的家庭合照。儘管銀相框的玻璃已碎裂，裡頭的黑白小人卻仍然高傲的瞥著他，其中包括——他的胃抽搐了一下——那位黝黑而眼皮厚重的女士——貝拉·雷斯壯，在鄧不利多的儲思盆裡，他曾目擊了她的審判。以保存狀態來看，她一定是怪角最心愛的照片。他把它放在所有其他什物的前面，還笨手笨腳的用魔咒膠帶把玻璃黏補起來。

「我想我把禮物留在這兒就好。」妙麗說，她把包裹整齊的放在破布和毛毯之間的那個凹陷，悄悄的關上門。「就這樣吧，他晚一點會發現的。」

「想到這件事，」當他們關上櫥櫃的門時，天狼星正巧從餐儲室扛了一大隻火雞出來，說道：「最近有誰確實看到過怪角的？」

「從我們回來的那天晚上之後，我就沒再看過他。」哈利說，「當時你在命令他滾出廚房。」

「是啊。」天狼星皺著眉說，「知道嗎，我想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他一定躲在樓上某個地方。」

「他不可能走掉了吧？」哈利說，「我的意思是，你說『滾出去』的時候，他或許以為你是叫他滾出這棟房子。」

「不，不，除非有人給家庭小精靈衣服，否則他們不能離開。他們跟主人家的屋子是綁在一起的。」天狼星說。

「如果他們真的想離開屋子，還是可以。」哈利反駁，「多比就做了，兩年前他離開馬份家跑來警告我，雖然之後他必須處罰自己，不過他還是辦到了。」

天狼星露出些微不安的表情，過了一會後他說：「我等會兒去找他，我想他一定是在樓上，對著我媽的燈籠褲或什麼的哭得死去活來。當然，也有可能爬進烘碗機死在那裡——不過我還是別期望太高吧。」

弗雷、喬治和榮恩大笑，相反的，妙麗滿臉責備的表情。

吃完聖誕午餐後，衛斯理一家人、哈利及妙麗計畫再去醫院探望衛斯理先生，瘋眼

和路平隨行護送。上菜到最後的聖誕布丁和水果鬆糕時，蒙當葛及時趕到，由於聖誕節當天地鐵不開，因此他特地設法「借」了一輛車。這輛車 - - 哈利強烈懷疑車主並不知道它被借走了 - - 也像衛斯理家的老爺福特怪車一樣，用魔咒加大了。外表看起來比例正常，車內卻能舒服的塞下十個人外加開車的蒙當葛。

衛斯理太太猶豫了很久不肯上車 - - 哈利知道她內心在交戰，她不贊同蒙當葛的行為，但又很討厭不靠魔法移動 - - 不過，最後敗給了戶外的冷風以及孩子們的哀求，她心甘情願的生進後座，夾在弗雷和比爾中間。

因為馬路上幾乎沒車，所以他們很快就到達聖蒙果醫院。空曠的街道上只有零星幾個巫師和女巫，賊頭賊腦的接連溜上馬路，往醫院走去。哈利與其他人一起下車，蒙當葛把車子開到轉角去等他們。大家輕鬆散步，走向穿綠色尼龍洋裝的假人站著的那個櫥窗，然後，一個接一個跨進玻璃。

醫院的接待區充滿了節慶的歡樂，平常做為聖蒙果醫院照明燈的水晶圓球，都塗上了紅色和金色，變成許多巨大、發光、俗豔的聖誕吊球，冬青花環懸掛在每一個通道上方，耀眼的白色聖誕樹覆蓋著魔法白雪和冰柱，在各個角落閃閃發亮，每一棵樹頂更裝飾上一顆炫目的金色星星。這裡沒有他們上次來的時候那麼擁擠，雖然如此，才穿過半個房間，哈利就被一個左鼻孔裡卡著一顆薩摩蜜柑的女巫擠到一旁。

「家庭糾紛，呃？」櫃台後的金髮女巫竊笑，「妳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三個 符咒傷害科，四樓。」

他們看到衛斯理先生斜坐在床上，腿上放著一個托盤，裡頭是沒吃完的火雞大餐。見到他們來訪，他臉上露出膽怯的表情。

等所有的人都和衛斯理先生打過招呼，並送上禮物之後，衛斯理太太問，「一切都好嗎，亞瑟？」

「很好，很好，」衛斯理先生有點過於熱情的回答，「妳 - - 呃 - - 還沒見過治療師史梅吧？」

「沒有，」衛斯理太太狐疑的說，「怎麼？」

「沒事，沒事，」衛斯理先生輕快的說，動手拆開面前的一堆禮物。「如何，大家都好嗎？你們拿到什麼聖誕禮物？噢，哈利 - - 這實在棒透了！」他剛好打開哈利的禮物，保險絲和螺絲起子。

衛斯理太太對衛斯理先生的回答似乎不太滿意。趁她丈夫傾身向前和哈利握手時，她朝他睡衣下面綁的繃帶瞥了一眼。

「亞瑟，」她說，語氣像捕鼠夾似的又快又利，「你換了包紮了。為什麼會提早一天換繃帶呢，亞瑟？他們跟我說明大才需要更換的。」

「什麼？」衛斯理先生一臉惶恐，他拉高床單蓋住胸口，「不是，不是 - - 沒什麼 - - 是 - - 我 - - 」

在衛斯理太太銳利的注視下，他似乎洩了氣。

「唔 - - 先別生氣，茉莉，不過奧古·派提出一個點子 - - 他是實習治療師，一個很可愛的小伙子，而且認真在研究 - - 哦 - - 補充醫學 - - 意思是，一些麻瓜的傳統治療法 - - 嗯，就是所謂的縫線，茉莉，它們非常有效，針對 - - 針對麻瓜的傷口 - - 」

衛斯理太太發出一聲介於尖叫和怒吼的怪聲音。路平轉身離開病床，走向隔壁床的狼人，他沒有任何訪客，正羨慕的望著衛斯理先生周圍的人群；比爾嘟囔著要去喝杯茶，弗雷和喬治聽見了馬上跳起來加入他，一邊咧著嘴猛笑。

「你是在告訴我說，」衛斯理太太一個字比一個字大聲的說，完全沒有察覺她身旁的人正四處竄逃尋求掩護，「你在胡搞一些麻瓜的治療法？」

「不是胡搞，茉莉，親愛的，」衛斯理先生低聲下氣，「那只是 - - 只是一種我和派都覺得可以試試的方法 - - 可惜，非常遺憾 - - 唔，對於這種比較特別的傷口 - - 好像不如我們期望的那麼成功 - - 」

「意思是？」

「唔 - - 唔，我不確定你是否明白什麼是 - - 什麼是縫線？」

「聽起來像是你們想要把妳的皮膚縫合起來，」衛斯理太太說，從鼻子哼出一聲冷笑，「不道就算是你，亞瑟，也不會笨到那個地步 - - 」

「我地想去喝杯茶。」哈利說，一躍而起。

妙麗、榮恩和金妮幾乎和他同時彈到門口，當他們身後的門滑上時，他們聽見衛斯理太太的尖叫：「你告訴我，什麼叫做那是基本的概念？」

「典型的老爸，」金妮搖著頭說，他們開始走上長廊。「縫線 - - 我問你 - - 」

「嗯，它們對非魔法造成的傷口確實很有效，」妙麗平心而論，「我猜蛇的毒液裡可能有什麼成分把它們溶解或是消除了。休息室到底在哪裡？」

「五樓。」哈利說，想起接待女巫桌子上的標示牌。

他們沿著走廊前進，穿過一扇對開門，找到一座搖搖晃晃的樓梯，樓梯間裡排列了更多幅面孔兇惡的治療師畫像。他們爬上樓梯時，每一個治療師都朝他們叫喊，為他們診斷出許多詭異的症狀，還建議各種恐怖的療法。榮恩受到一位中古世紀巫師的強烈侮辱，他大喊說榮恩明顯患有極嚴重的多發性點狀爛麻疹。

「那是個什麼鬼東西？」他氣憤的問，那位治療師追著他跑過六張畫像，一路擠開原先住在畫中而擋路的人。

「此乃最嚴重、最痛苦的皮膚疾病，少爺，它將在您的臉上留下坑坑疤疤，甚至比您目前的長相更為醜陋 - - 」

「你敢說誰醜陋！」榮恩說，他的耳朵發紅。

「 - - 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取一片蟾蜍的肝，緊緊纏綁您的喉嚨，並在月圓之時，裸身站立於一桶鰻魚眼珠裡 - - 」

「我沒有多發性點狀爛麻疹！」

「可是您顏面上那些不美觀的污點，少爺 - - 」

「那是雀斑！」榮恩氣急敗壞的說，「現在滾回你自己的畫裡去，別來煩我 - - 」

他轉身怒視其他人，大家全都維持肅然的表情。

「這王畿樓？」

「我想是五樓。」妙麗說。

「不，是四樓，」哈利說，「還有一層 - - 」

然而就在他踩上平台時，整個人猛的定住，他瞪著嵌在對開門上的一個小窗，門上標示著符咒傷害，門後是一道長廊。一個男人把鼻子貼著玻璃從小窗偷看他們，他有一頭波浪狀的金髮、淡藍色的眼珠，他咧著嘴蠢蠢的笑著，露出一排耀眼的白牙。

「要命！」榮恩說，也盯著那個男人。

「噢，我的天，」妙麗頓時發一聲喊，有點喘不過氣來，「洛哈教授！」

他們的前黑魔法防禦教授推門而出，走了過來，他身穿一件淡紫色的晨袍。

「哈囉，你們好！」他說，「我猜你們想要我的簽名，對吧？」

「真是一點沒變，啊？」哈利對金妮低聲說，她偷偷微笑。

「呃 - - 你好嗎，教授？」榮恩說，語氣帶著些微歉疚。洛哈教授之所以會流落到聖蒙果醫院，是因為榮恩那根故障的魔杖使他的記憶嚴重受損，不過在當時是洛哈先試圖抹去哈利與榮恩的全部記憶，因此哈利並不感到太過同情。

「我好極了，謝謝！」洛哈神采奕奕的說，從口袋掏出一枝用得爛爛的孔雀羽毛筆。「好吧，你們想要幾個簽名？告訴你，我現在會用草寫簽了喔！」

「呃 - - 我們目前不需要，謝謝。」榮恩說著揚起眉毛望向哈利。哈利接著問：「教授，你怎麼在走廊上晃？你不是應該在病房裡嗎？」

洛哈臉上的笑容逐漸退去。他仔細端詳了哈利好一陣子，然後說：「我們見過嗎？」

「呃 對，我們見過。」哈利說，「你以前在霍格華茲教過我們，記得嗎？」

「教？」洛哈重複，神情有點迷惑，「我？我有嗎？」

接著他的笑容忽的又回到臉上，突兀得嚇人。

「我一定把所知的全都教你們了，對吧？那麼，簽名的事呢？就先來一打吧，你們可以送給你們所有的朋友，統統有獎，皆大歡喜！」

就在此時，一顆頭從走廊盡頭的一扇門探出來，一個聲音喊：「吉德羅．洛哈，你這個小淘氣，在那兒晃來晃去要去哪？」

一個頭戴閃亮聖誕花圈，母親模樣的治療師匆忙的穿越走廊，對著哈利與其他人溫暖的微笑。

「噢，吉德羅，你有訪客啊！真貼心，而且還在聖誕節！你們知道嗎，他從來沒有訪客，可憐的小羊，我也搞不懂為什麼，他是這麼一個小甜心，喔？」「我們在簽名！」吉德羅面帶耀眼的微笑對治療師說，「他們想要一大堆，還不准我拒絕！我只希望我們的照片夠用！」

「你們聽聽，」治療師說，她勾起吉德羅·洛哈的手臂，溺愛的朝他微笑，彷彿他是個過早發育的兩歲小娃。「幾年前他真是相當出名，我們非常希望他喜歡幫人簽名的這個特性，這或許是他的記憶正逐漸恢復的徵兆。你們往這裡走好嗎？他住在一間隔離病房，想必是趁我拿聖誕禮物進去的時候溜出來了，因為平常門是鎖上的——並不是說他很危險！不過，」她壓低聲音耳語，「他偶爾會傷害自己，上天保佑——不知道自己是誰，跑出去亂晃又記不得怎麼回來——你們能來看他真的是太好了。」

「呃，」榮恩不知所措的指著上面一層樓，「其實，我們只是——呃——」

治療師充滿期待的朝他們微笑著，於是，榮恩那軟弱無力的一句「打算去喝杯茶」就飄得無影無蹤。大家無助的彼此互望，然後跟隨洛哈利他的治療師走進長廊。

「我們不要待太久。」榮恩小聲說。

治療師拿出她的魔杖指向甲奴·稀奇特別病房，並喃喃哈道：「阿咯哈姆啦。」房門敞開，她帶頭走進去，一隻手牢牢抓住洛哈的手臂，引領他到床邊的一張扶手椅上坐好。

「這是我們長期住院病患的病房，」她低聲向哈利、榮恩、妙麗以及金妮解釋。「都是受到永久性咒語傷害的。當然啦，用強烈的治療魔藥和符咒，再加上一點運氣，還是能產生一些進步。吉德羅·」

洛哈確實恢復了一些自我意識。而在簿德先生身上，我們更是看到了顯著的改善，他似乎逐漸恢復了語言能力，雖然他說的語言我們完全無法理解。好啦，我得去把聖誕禮物全部發完，你們大家慢慢聊吧。」

哈利環顧四周，病房裡各個角落都清楚的顯示，這兒是這些病人永久的家。比起衛斯理先生的病房，這裡的病人床邊擺放了更多的私人物品。舉例來說，在洛哈床頭周圍的牆壁上，貼滿了也自己的照片，每一張都露齒而笑，對著來訪的人揮手。許多照片上，他都為自己畫上了歪扭幼稚又不連貫的親筆簽名。治療師才把他安頓在椅子上，洛哈已經抽出一疊新照片拿到自己面前，抓起一枝羽毛筆，開始發瘋似的簽著名字。

「妳可以用信封裝好，」他對金妮說，每簽完一張照片就丟到金妮腿上。「我沒有被遺忘，告訴你們，沒有，我仍然不停收到一大堆支持者的信——葛雷蒂·哥傑每星期都寫信來——我真希望我知道為什麼——」他停頓，表情有點困惑，緊接著又展開笑臉，充滿活力的繼續簽名。「我猜純粹是因為我長得太帥了——」

一個皮膚泛黃、神色悲傷的巫師躺在對面的床上，凝視著天花板，他一個人在那邊喃喃自語，好像對身邊的事物全然沒有意識。再隔壁一張床上是一個整顆頭都覆蓋著獸毛的女人，哈利記得他們二年級的時候，類似的事也曾發生在妙麗身上，不過還好，她

所受到的傷害不是永久性的。病房的盡頭，拉起一道小碎花布簾子，遮擋住兩張病床，方便給病人和他們的訪客一點隱私。

「給你，愛妮。」治療師開朗的對毛臉女人說，遞給她幾包聖誕禮物，「看吧，沒被忘記，對不對？你的兒子還派了一隻貓頭鷹，說他今晚會來拜訪，真是太好了，對不對？」

愛妮狂吠了幾聲。

「簿德，你看，有人送你一株盆栽和一本漂亮的月曆，上面每個月都有一隻不同的美麗鷹馬，讓人看了眼睛一亮，對不對？」治療師一邊說，一邊快步走向喃喃自語的男人，把一株搖晃著長觸手的難看植物放在他床邊的小櫃子上，再使用魔杖把月曆固定在牆上。「還有 - - 噢，隆巴頓夫人，你們要走了嗎？」

哈利猛然轉頭。病房盡頭那兩張床的布簾已經拉開，兩名訪客走回病床與病床之間原來的走道。

一個外表凜然的老女巫，身穿綠色長洋裝，披著一條蟲蛀的狐皮圍巾，頭戴一頂尖帽子，帽上的裝飾顯然是一隻填充兀鷹。而尾隨在她身後一臉憂傷的那個人，正是奈威。

哈利忽然間頓悟，他知道盡頭那兩張病床上是誰了。他狂亂的四下估量著，試圖尋找一些方法引開其他幾個人的注意力，好讓奈威不受任何注意或查問的離開病房。然而當聽見有人喊「隆巴頓」這個名字時，榮恩也抬起頭來，在哈利沒來得及阻止之前，他已經大喊：「奈威！」

奈威身體一震，忙往後縮，彷彿一顆子彈從身旁擦過。

「奈威，是我們！」榮恩快活的說，站起身來。「你看到了嗎？洛哈在這裡！你來探望誰？」

「奈威，是你的朋友嗎，親愛的？」奈威的奶奶優雅的說，並朝他們走近。

奈威的神情就好像他在全世界哪裡都行，唯獨別在這裡。一抹暗紫色的紅暈悄悄泛上他圓胖的臉頰，他努力避開所有人的目光。

「啊，沒錯，」他奶奶說，仔細的端詳哈利，並伸出一隻爪子似的乾枯手掌跟哈利握手。「沒錯，沒錯，我知道你是誰，當然。奈威對你推崇備至。」

「呃 - - 謝謝。」哈利握握她的手說。奈威沒有看他，在研究自己的腳，他臉上的

紅暈越來越深。

「你們兩位顯然是衛斯理家的，」隆巴頓夫人繼續，尊貴的輪流朝榮恩和金妮遞出她的手，「是的，我認識你們父母 - - 不很熟，當然 - - 都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而妳一定就是妙麗·格蘭傑了？」

妙麗有點驚訝隆巴頓夫人居然知道她的名字，她也握了手。

「是的，奈威告訴過我有關妳的一切。妳幫他解決不少困難，對不對？他是個好孩子，」她說，隔著她瘦骨如柴的鼻子對奈威投下一個嚴格評估的眼神，「可惜沒有遺傳到他父親的智慧，我不得不承認。」她朝病房盡頭那兩張床的方向點了點頭，這使得她帽子上的填充兀鷹驚慌的一陣顫抖。

「什麼？」榮恩說，一臉驚訝。（哈利很想用力踩榮恩的腳，可是穿著牛仔褲而非長袍時，做這種事很難不被發現。）「那邊的人是你爸爸嗎，奈威？」

「怎麼一回事？」隆巴頓夫人嚴厲的說，「你沒有跟你的朋友談過你父母嗎，奈威？」

奈威深吸一口氣，仰頭望向天花板，搖搖頭。哈利好像不曾為誰感到如此的難過，他想不出任何方法能替奈威化解尷尬。

「這不是丟臉的事！」隆巴頓夫人生氣的說，「你應該感到驕傲，奈威，驕傲！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和神智，目的不是為了讓他們唯一的兒子替他們感到丟臉啊，你要知道！」

「我不覺得丟臉。」奈威極小聲的說，游移的目光仍舊避開哈利他們。榮恩這時踮起腳尖望向那兩張床上的病人。

「可是你表現的方式很糟糕！」隆巴頓夫人說，「我兒子和他的妻子，」她高傲的轉向哈利、榮恩、妙麗和金妮，「被『那個人』的追隨者折磨到發了瘋。」

妙麗和金妮同時伸手掩住嘴巴，榮恩本來一直拉長脖子想瞥一眼奈威的父母，也突然停了下來，一臉驚駭。

「他們原本是正氣師，在巫師社群內備受推崇，」隆巴頓夫人繼續說，「他們兩個人都極具天賦。」

我 - - 怎麼了，愛麗絲，那是什麼？」

奈威的母親穿著睡衣，很慢很慢的挨過來。她不再是哈利在穆敵那張鳳凰會原始成員舊照片中所看到的模樣，那時的她有著一張圓潤開朗的臉孔，如今她的臉瘦削憔悴，兩隻眼睛大得嚇人：已轉白的頭髮，乾枯鬆亂毫無光澤。她似乎不想說話，或者可能她沒有能力說話，只是怯生生的朝奈威比了一個動作，伸長了手，手裡握著什麼東西。

「又來了？」隆巴頓夫人說，口氣有些微的厭煩。「很好，親愛的，很好——奈威，收著吧，不管是什麼。」

奈威早已伸出他的手，他母親往他手心扔下一張吹寶超級泡泡糖的包裝紙。

「非常好，親愛的。」奈威的奶奶裝出開心的聲音說，拍拍他母親的肩膀。

奈威卻輕輕的說：「媽，謝謝。」

他母親蹣跚的離開，回到病房盡頭，一路自哼自唱著。奈威掃視周圍的人，一臉挑釁的神情，彷彿挑戰大家看誰敢笑。但是哈利明白，他這輩子還沒碰過比這更不好笑的事。

「好吧，我們該回去了，」隆巴頓夫人嘆口氣，戴上綠色的長手套，「很高興遇見你們大家。奈威，把包裝紙丟到垃圾桶裡，她給你的數量現在都是夠拿來貼臥室的壁紙了。」

然而當他們離開時，哈利確信自己看見奈威把糖果紙塞進口袋裡。

房門在他們身後關上。

〔我從來不曉得。〕妙麗淚水盈眶的說。

「我也是。」榮恩沙啞的說。

「我也不知道。」金妮耳語。

他們全望著哈利。

「我知道，」他沉重的說，「鄧不利多告訴過我，我承諾不告訴任何人——貝拉·雷斯壯就是因為這件事被關進阿茲卡班，她對奈威的父母施展酷刑咒，折磨他們到精神錯亂。〕

「貝拉·雷斯壯做出這種事？」妙麗悄聲說，驚恐不已，「那個怪角把她的照片藏在窩裡的女人？」

房裡靜寂了好長一段時間，直到洛哈憤怒的聲音將它打斷。

「喂，告訴你們，我學草書簽名可不是學好玩的欸！」

【第二十四章 鎖心術】

照這情況看來，怪角一直就躲在閣樓中。天狼星說他是在樓上發現他的，全身沾滿灰塵，很顯然是在找尋更多布萊克家族的傳家之寶好藏進他的「窩」裡。雖然說天狼星對這個說法很滿意，這卻讓哈利感到很不安。怪角重新出現之後，心情似乎好了許多，他那些憤恨的咕噥次數減少許多，對於命令也比以往更溫馴的聽從，不過有一、兩次哈利發現家庭小精靈貪婪的瞪著他，只要他看見哈利注意到了，就會馬上把眼光轉開。

哈利並沒有將這層模糊的懷疑向天狼星提起，自從過了聖誕節後，天狼星的愉悅好心情正快速蒸發著。隨著他們返回霍格華茲的日期一天天逼近，他越來越容易產生衛斯理太太所謂的「低潮發作」，碰到這種時候，他脾氣就變得很壞，不停抱怨，常常躲進巴嘴的房間，一進去就是好幾個小時。他的憂鬱在整間屋子內蔓延開來，像某種毒氣似的從一道道門縫下滲出來，於是所有的人也都跟著感染了。

哈利不想再度留下天狼星單獨與怪角作伴，事實上，這是他生平頭一回不那麼盼望回到霍格華茲。

回到學校就表示又再一次屈就於恩不里居的暴政之下，她在他們不在的這段期間，鐵定又運作通過了十幾條教育章程。再說，他被禁止參賽之後，魁地奇也沒得期待了。隨著考試日期越來越近，他們的作業份量絕對是節節上升，而鄧不利多仍舊跟之前一樣不見人影。事實上，如果不是為了 DA，哈利很可能會去求天狼星，讓他離開霍格華茲住到古里某街來。

接著，就在假期的最後那一天，發生了一件事，讓哈利對於重返學校更感到無限的恐懼。

「哈利，親愛的，」衛斯理太太說，把頭探進了他和榮恩的房間，他們兩個正在下巫師棋，妙麗、金妮以及歪腿在一旁觀看，「你可不可以下樓到廚房來？石內卜教授有話想要跟你說。」

哈利並沒有馬上明白過來她在說什麼；他手下的一枚城堡正在和榮恩的一個士兵作激烈的肉搏戰，他興奮的在旁邊搗風點火。

「把他壓扁 - - 壓扁他，他只是個士兵啊，你這個白癡。對不起，衛斯理太太，妳剛剛說什麼？」

「親愛的，石內卜教授在廚房裡。他想要和你說句話。」

哈利的嘴害怕的張開著，他轉頭望向榮恩、妙麗和金妮，他們全部目瞪口呆的看著他。前一刻鐘一直被妙麗使勁壓制住的玉腿，這一下開心的跳上了棋盤，嚇得那些棋子四處逃命，一面還扯開嗓子嘰嘰尖叫。

「石內卜？」哈利茫然的說。

「是石內卜教授，」衛斯理太太責備的說。「趕快來吧，快點，他說他不能待太久。」

「他找你幹嘛？」衛斯理太太一離開房間，榮恩就神色不安的說。「你做了什麼事情嗎？」

「沒有！」哈利憤慨的說，絞盡腦汁想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會議石內卜追到古里某街來找他。難道說他上一篇作業拿了個「T」嗎？

一、兩分鐘後，他推開了廚房門，發現天狼星和石內卜正對坐在那長長餐桌的兩端，互相怒目瞪著。兩人之間的沉默，充滿了相互的憎惡，沉重不已。天狼星的桌前擺著一封拆開了的信。

「呃。」哈利出聲，表示他到了。

石內卜轉頭望向哈利，他的臉孔框在兩側油膩膩的黑髮中間。

「坐下，波特。」

「你最好知道，」天狼星大聲的說，朝後面的椅背上一靠，對著天花板說，「我希望你不要在這裡發號施令，石內卜。請搞清楚這可是我的房子。」

石內卜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片醜陋的紅。哈利坐到天狼星身旁的椅子上，越過桌面望向石內卜。

「其實我應該單獨和你會面的，波特，」石內卜說，嘴唇又因為那熟悉的冷笑而噉起來，「可是布萊克 - - 」

「我可是他的教父。」天狼星說，嗓門是前所未有的大聲。

「我是奉了鄧不利多的命令來到這兒的，」石內卜說，他的聲音反而變得越來越輕，非常刻薄的輕，「不過儘管留下來吧，布萊克，我很清楚你想要插上一腳。」

「你這是什麼意思？」天狼星是說，他的椅子砰的一聲，四隻椅腳齊落到地上。

「只是說我很確定你一定覺得——啊——很沮喪，因為自己派不上任何用場，」石內卜輕輕在那幾個字上加重語氣，「對鳳凰會。」

這回輪到天狼星臉紅了。石內卜的嘴唇勝利的噘了起來，他轉向哈利。

「校長要我來告訴你，波特，他希望你這學期學鎖心術。」

「學什麼？」哈利茫然的說。

石內卜冷笑得更厲害了。

「鎖心術，波特。一種保護心智不受外界侵入的魔法防禦。非常冷僻的一門魔法，但是極為有用。」

哈利的心確確實實又開始狂跳。防禦外界的侵入？可是他又沒有被附身，大家都已經同意這點了。「為什麼我要學鎖——什麼的？」他脫口而出。

「因為校長認為這是個好主意，」石內卜圓滑的說。「你每個星期要接受一次個別課程，可是你不准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特別是恩不里居。你明白嗎？」

「明白，」哈利說。「誰會來教我？」

石內卜揚起一條眉毛。

「我。」他說。

哈利全身起了一種可怕的感覺，好像內臟正在溶化。還要額外上石內卜的課——他到底是做了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報應？他很快的瞥向天狼星，尋求援助。

「為什麼鄧不利多不能教哈利？」天狼星兇狠的問。「為什麼要你？」

「我想這是因為，身為校長，他就有特權將沒人想做的任務分派出去，」石內卜圓滑的說。「我向你保證，我並沒有求他給我這項工作。」他站了起身。「星期一晚上六點我會等你過來，波特。到我的辦公室。如果有人問起，就說是為了要學調製矯正閱讀

障礙魔藥。在我的課堂上見識過你的人都不會反對你有這個需要。」

他轉身要走，身上那件旅行用的黑色斗篷在他背後漲得鼓鼓的。

「等等。」天狼星說，在椅子上稍微坐直起來。

石內卜回轉身面對他們，冷笑著。

「我在趕時間呢，布萊克。我可不像你有無限制的休閒時間。」

「那麼我就長話短說，」天狼星說著，站了起來。他比石內卜要高得多，這時哈利注意到，石內卜的手在長袍口袋中握成了拳頭，哈利確定他底下握的是魔杖的把手。「如果讓我知道你利用鎖心術上課的機會刁難哈利，我一定會找你算帳。」

「真是感人哪，」石內卜冷笑。「不過想必你已經注意到了波特很像他父親？」

「對，我有注意到。」天狼星驕傲的說。

「啊，那麼，你應該就會曉得他有多麼的傲慢，別人的批評他很本就是左耳進、右耳出。」石內卜不慌不忙的說。

天狼星粗暴的將他的椅子推到一旁，大步繞過桌子走向石內卜，邊走邊抽出他的魔杖，石內卜也抽出了他的。他們面對面對峙著，天狼星看起來很激動，石內卜則是冷冷的在算計，眼睛在天狼星的魔杖和他的臉之間飄來飄去。

「天狼星！」哈利大聲說道，可是天狼星只當沒有聽見。

「我警告過你了，鼻涕卜，」天狼星說，他的臉和石內卜的只差上一吋，「我不管鄧不利多是不是認為你改過自新了，我可是很了解你——」

「喔，那你為什麼不親口對他說呢？」石內卜低語。「還是你害怕，他不會去聽一個在他母親房子裡躲了六個月的傢伙的意見？」

「告訴我，魯休思·馬份最近好不好？他有一隻乖狗腿在霍格華茲工作，一定很高興吧，對不對？」

「說到狗啊，」石內卜輕聲說道，「你知不知道上回你在外面玩大冒險的遊戲，魯休思·馬份認出你了？很聰明的主意啊，布萊克，讓自己在一個安全的火車月台上被人家發現——這可是給了你一個很好的藉口，往後都不用離開這個藏身窟了，不是嗎？」

天狼星舉起魔杖。

「不行！」哈利大喊，急忙爬上桌子翻過去，試圖擋在他們之間。「天狼星，不行！」

「你是在說我沒種嗎？」天狼星大吼，想要將哈利推開，可是哈利死都不移動。

「嗯，對啊，我想就是。」石內卜說。

「哈利 - - 你 - - 不要 - - 插 - - 手！」天狼星吼著，用他空出來的手將他往一旁推。

廚房門開了，衛斯理全家人，加上妙麗，一起走了進來，全都看起來很開心，衛斯理先生驕傲的走在中央，穿著一套條紋睡衣，睡衣外面有雨衣遮著。

「復元啦！」他高興的對整個廚房裡的人說，「完全復元啦！」

他和衛斯理家其他的人全都凍結在門檻上，呆望著眼前的情景，眼前的另一方也動作到一半就這樣懸著，天狼星和石內卜轉頭望著門口，魔杖直指著對方的臉，哈利夾在他們之間動彈不得，他兩隻手往他們一人一邊伸過去，想要將他們隔開。

「梅林的鬍子啊！」衛斯理先生說，笑容從臉上抹去，「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天狼星和石內卜兩人都將魔杖放下，哈利看看這一個，又看看那一個，兩人臉上都帶著極度的輕蔑，然而這麼多證人突然到來似乎讓他們恢復了理智。石內卜將魔杖收進口袋，鞋跟一轉，大步走過廚房，不發一言的越過衛斯理一家人。到了門口，他回過頭來。

「六點，星期一晚上，波特。」

接著他使離開了。天狼星怒目瞪著他的背影，魔杖垂在身旁。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衛斯理先生又問。

「沒事，亞瑟，」天狼星說，他呼吸很急促，彷彿剛剛跑完長途似的。「只是兩個老同學友善的聊個天。」他似乎費了好大的勁才擠出一個微笑。「所以你復元了是嗎？那真是好消息，真的太好了。」

「可不是嗎！」衛斯理太太說，帶著她的丈夫往前走向一張椅子。「史梅治療師的魔法到最後終於生效了，那條蛇的毒牙裡不曉得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反正他都已經找出

解藥來，而且亞瑟也學到了教訓，以後再不會隨便去碰麻瓜的藥物了，對不對啊，親愛的？）她追加了這番話，態度十分兇狠。

「是的，茉莉，親愛的。」衛斯理先生溫馴的說。

由於衛斯理先生的歸來，那一晚的晚餐原本該吃得十分愉快。哈利可以看出天狼星很努力的想讓氣氛變得輕鬆，然而只要在沒有勉強他自己對弗雷和喬治的笑話大笑，或是勸每一個人多吃些菜時，這位教父的臉上就會回復到憂鬱沉重的表情。哈利和他的座位中間隔著蒙當葛和瘋眼，他們是路過來恭喜衛斯理先生病癒的。他很想要跟天狼星說話，告訴他完全不用理會石內卜所說的任何一個字，石內卜是在故意激怒他，其他人並不會認為天狼星遵照鄧不利多的命令留在古里某街是沒種的行為。但是他根本沒有機會這麼做，而且，看見天狼星的臉色這麼難看，哈利偶爾還會懷疑，就算真有機會，自己可能也沒有勇氣去提這件事。結果，他反倒是低聲的對榮恩和妙麗說了必須向石內卜學鎖心術的事。

「鄧不利多希望你不要再去做那些佛地魔的夢，」妙麗馬上說。「嗯，你應該會很高興終於可以擺脫這些夢了吧？」

「還要再另外去上石內卜的課？」榮恩說，聽起來嚇壞了。「那我寧可繼續作惡夢！」

他們第二天必須搭乘騎士公車回到霍格華茲，同樣又是由東施和路平護送，隔天早上哈利、榮恩和妙麗下樓來時，他們兩人已經在廚房吃早餐了。哈利開門的時候，東施和路平原本似乎在低聲討論著什麼事情，忽然紛紛轉頭張望，安靜下來。

早飯匆匆吃完了，他們全都穿上外套包上圍巾，那灰色的一月早晨實在太冷了。哈利胸口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悶脹感，他並不想跟天狼星道別。他對於這次離別有著很糟的預感，不曉得他們下一次見面會是什麼時候，他覺得自己非得盡快和天狼星談一下，要他別做任何傻事——哈利很擔心，石內卜那一句沒種的指控，對天狼星刺傷太重，搞不好他現在就在計畫脫離古里某街的大膽旅行。然而，他還沒想清楚究竟該如何開口，天狼星就已經將他叫過去了。

「我要你把這個帶著。」他安靜的說，將一個一般書籍大小的粗糙包裹塞進哈利手中。

「這是什麼？」哈利問。

「萬一石內卜找你麻煩，就用這個來道知我。不行，不要在這裡拆開！」天狼星說，警戒的望了一眼衛斯理太太，她正在勸說雙胞胎戴上手工編織的毛手套。「我不認為茉莉會同意——但我希望你只要需要我就把它拿出來用，好嗎？」

「好。」哈利說，將包裹塞進外套的內袋，他心裡很清楚，不管那是什麼東西，他都不會去用它。

他，哈利，絕對不會將天狼星誘出安全地帶，不管在往後的鎖心術課程上，石內卜怎麼使壞的對付他。

「那麼，我們走吧。」天狼星說，拍了拍哈利的肩膀苦笑著，在哈利還來不及說任何話之前，他們已經往樓上走去，來到那扇上鎖加鍊的大門，周圍站著衛斯理一家人。

「再見，哈利，保重喔。」衛斯理太太說著，摟住他。

「拜拜，哈利，要幫我注意蛇喔！」衛斯理先生和藹的說，跟他握手。

「喔 - - 好。」哈利心不在焉，這是他對天狼星叮囑要小心的最後機會。他轉過身，望著他教父的臉，張嘴想要說話，還沒開口，天狼星一手已經環住他，短促的摟了他一下，粗著聲音說：「好好照顧自己，哈利。」下一刻，哈利發現自己已經置身在寒冬的冰冷空氣當中，東施（偽裝成一個高大的，穿著羊毛衫的鐵灰色頭髮女人）一個勁的在催他趕快走下台階。

十二號的門在他們背後砰一聲關上，他們跟隨路平走下大門台階。哈利站上人行道，四處張望著。十二號迅速的萎縮變小，它兩邊的屋子開始向兩側擴展，很快就將老宅擠到看不見。只一眨眼，它已經不存在。

「快點，我們越早上公車越好。」東施說，哈利覺得她在左右查看環境時神情有些焦慮。路平猛的揮出右臂。

砰！

一輛艷紫色的三層公車從他們眼前冒了出來，差一點就撞上最近的電線桿，電線桿趕緊連連的往後跳。

一名瘦長、滿臉青春痘、一對招風耳的青年，身穿紫色制服，從車裡跳到人行道上，說著：「歡迎搭 - - 」

「好了，好了，我們都曉得，謝謝，」東施急急說道。「上去，上去，統統快點 - - 」

她於是將哈利往前推上公車的階梯，經過車掌，他瞪大眼看著哈利走道。

「哇，是阿利 - - ）」

「你如果敢說出他的名字，我就下咒讓你的記憶消失。」東施威脅的低語，這時又將金妮和妙麗往前推。

「我一直想來坐這個車子。」榮恩高興的說，上車加入了哈利，不停的東看西看。

上一次哈利是在晚上搭乘騎士公車，那時三層車廂裡都擺滿了黃銅床架。如今，一大清早，車子裡面塞滿了許多各式各樣不搭調的椅子，沿著兩邊的窗戶凌亂的擠著，其中有幾張顯然是在古里某街緊急煞車時翻倒的。有幾位女巫和巫師還在那兒搖搖晃晃爬起來，一邊埋怨著，不曉得誰的購物袋也從公車後頭溜到了前方。地板上到處都是青蛙掌、螞蟥和乳漿糖糕，看起來有些噁心。

「看來我們得分開坐，」東施輕快的說，東張西望的找尋空椅子。「弗雷、喬治和金妮，你們坐到後面那幾張椅子上，路平會陪著你們。」

她、哈利、榮恩和妙麗往上走到最高層車廂，在最前端有兩張沒人坐的椅子，在最後面也有兩張。史坦·桑派，那位車掌，急切的跟隨哈利和榮恩走到後面。哈利經過時，座位上的頭一起都轉了過來，當他坐下時，他看見所有的臉馬上又轉回前方。

哈利和榮恩分別給了史坦十一西可，公車開動了，危險的劇烈搖晃著。它沿著古里某街繞了一圈，在人行道忽上忽下，接著，又是巨大的一聲砰，他們全都往後傾倒，榮恩的椅子整個由下往上翻了過來，而原本擺在他膝上的豬水梟也順勢衝出籠子，瘋狂的邊叫邊飛，一路衝到公車最前面，拍拍翅膀降落在妙麗的肩膀上。哈利及時抓住了一個蠟燭的支架才沒有摔倒，他朝窗外看，他們現在好像是在一條高速公路上猛衝。

「剛剛出了伯明罕，」史坦開心的說，回答了哈利沒問出口的問題，這時榮恩掙扎著從地上爬了起來。「那你最近還好吧，阿利？我整個夏天一天到晚在報上看見你的名字，可是都不是報導什麼好事。我就跟爾尼說，我說，上次我們遇見他的時候，他也不像瘋子啊，只是說說嘛，對不對啊？」

他將車票遞給他們，繼續著迷的盯著哈利。顯然，史坦是不會在意對方是不是瘋子，只要出名到會上報，他就覺得這個人很棒。騎士公車嚇人的搖晃著，一口氣超越了內線的一排車子。哈利往公車前端望去，看見妙麗用兩隻手摀著眼睛，豬水梟在她肩膀上開心的搖來晃去。

砰！

椅子再度向後倒，騎士公車從伯明罕的高速公路跳到了一條安靜的鄉間小道上，路面彎彎曲曲。

他們一路往前橫衝直撞，兩旁的樹叢籬笆紛紛從他們面前閃開。從這兒，他們又移上了某個熱鬧小鎮市中心的幹道，再轉向一條高丘環繞的高架橋，再又跑上一條颯大風的街道，街道兩旁都是高聳的公寓樓房，每換一次都是砰的一大聲。

「我改變主意了，」榮恩咕噥，這已經是他第六次從地上爬起來，「我再也不要坐這個東西。」

「各位，下一站就是握格娃茲啦，」史坦輕鬆的說，搖搖晃晃朝他們走過去。「坐前面那個跟你們一起土來的跋扈女人，她給了我們一點小費，把你們排到前面的順位了。不過，我們得先放馬許夫人下車 - -」樓下傳來了一陣作嘔聲，接著是一陣可怕的唏哩嘩啦聲。「 - - 她人不大舒服。」

過了幾分鐘，騎士公車在一間小酒吧前頭「噠」的一聲熬了車，酒吧趕緊自己挪出個空位，怕被撞上。他們可以聽見史坦趕著可憐的馬許夫人下車，也聽見第二層車廂裡跟她同乘的客人鬆了一口氣的咕噥聲。公車又開始移動，加快速度，接著 - - 砰！

他們在白雪皚皚的活米村當中行駛。哈利瞥見了坐落在那條小街上的「豬頭酒吧」，那個野豬頭招牌在冬日的風中咿呀作響，片片雪花打在公車前端的大片玻璃上。終於，他們在霍格華茲的大門前停了下來。

路平和東施幫他們將行李提下公車，接著下來跟他們道別。哈利往上瞄著騎士公車的那三層車廂，看見所有的乘客都往下盯著他們，鼻子緊緊貼著車窗。

「只要你們進到校園裡就安全了，」東施說，小心的朝那無人的路面望了一眼。「好好把握這學期，知道嗎？」

「要照顧自己，」路平說，利大家一個一個的握手，最後輪到哈利。「你聽我說」他將嗓門壓低，這時其他人正和東施做最後的道別，「哈利，我知道你不喜歡石內卜，可是他是個很棒的鎖心者，而我們 - - 包括天狼星 - - 都希望你學會保護自己，所以好好的去學，好嗎？」

「好，我知道了，」哈利沉重的說，抬頭望著路平那張未老先衰的臉。「那就再見囉。」

他們六人奮力走上通往城堡的那條滑溜路徑，行李拖在身後。妙麗已經開始在談上床睡覺前要織上幾頂小精靈的帽子。抵達橡木大門時，哈利回頭望；騎士公車已經離開了。一想到隔天晚上等著他的課程，不禁有些希望自己仍舊坐在那輛車上。

第二天，哈利一整天都在為晚上的來臨提心吊膽。上午兩堂魔藥學課程並定有驅散

他的不，因為石內上仍舊跟以往一樣惹人厭。每到下課時間，DA 的成員又一個個都在走上拉住他，滿懷望的詢問當晚會不會上課，他越聽心情越差。

「我會照平常的方式通知你們下一次集會的時間，」哈利一遍又一遍的說，「可是我今晚真的不行，我得去 - - 呃學調製矯正閱讀障礙魔藥。」

「學調製矯正閱讀障礙魔藥？」災來耶傲慢的問，他吃完午餐後在入口廳堵住了哈利。「老大，你情況一定是很糟。石內卜不輕易額外幫人上課的吧？」

災來耶大搖大擺的離去，那德行非常惹人反感，榮恩怒目瞪著他的背影。

「我對他下咒好不好？我從這裡還是打得到他。」他說，魔杖舉起，瞄準了災來耶的肩胛骨。

「算了，」哈利喪氣的說。〔反正大家都會這樣想的吧？認為我實在有夠笨 - - 〕

「嗨，哈利。」他身後有一個聲音，他轉過身發現張秋站在那兒。

「喔，」哈利說道，胃很不舒服的開始亂跳。「！」

「我們會在圖書館，哈利。」妙麗明確的說，她已經從手肘上方抓住榮恩，拽著他走向大理石樓梯。

「聖誕節過得好嗎？」張秋問。

「呃，還不錯。」哈利說。

「我都沒做什麼特別的事，」張秋說。不曉得為了什麼原因，她看起來有些尷尬的樣子。「呃 - - 下個月還有一次活米村郊遊，你有沒有看佈告？田「什麼？喔，沒有，我從回來以後就沒有去看佈告欄。」

「對啊，就是在情人節那天 - - 〕

「喔，」哈利說，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向他提這件事。「那麼，妳是不是想要@。？」

「如果你也想要的話。」她熱切的說。

哈利瞪著她。他本來要說的是，「妳是不是想要問下一次 DA 的聚會時間？」可是她的反應好像跟這不大合。

「我 - - 呃 - - 」他說。

「啊，你不想要的話地無所謂，」她說，看起來像是被羞辱了。「沒關係。那我們就 - - 就先這樣吧。」

她走了。哈利站在那兒瞪著她離去，腦子拚命轉。終於，叮咚一聲有某些東西接合了起來。

「張秋 - - 嘿 - - 張秋！」

他追了上去，在大理石樓梯的中途趕上她。

「呃 - - 妳願意情人節那天跟我一起去活米村嗎？」

「喔，好啊！」她說，臉變得通紅，對他甜甜笑著。

「好 那麼 就這麼說定。」哈利說，他現在覺得這大總算不是一無所獲，他幾乎是用跳的衝去圖書館找榮恩和妙麗一起去上下午的課。

然而，到了這一晚約六點，就連約張秋出去的成就感也不管用了。隨著一步步接近石內卜的辦公室，哈利心中那種不祥的感覺便愈發加重。

他到了那兒先在門外停了一會，好希望自己現在能在別的地方，幾乎是隨便哪裡都行，之後，他做了一次深呼吸，敲敲門，走了進去。

陰暗的房間裡豎著一排排的架子，上頭擺了上千個的玻璃瓶，瓶子裡都是五顏六色的魔藥水，浸泡著各種黏答答的動植物器官。在一個角落立著一個擺滿原料成分的壁櫥，石內卜當初曾經指控哈利 - - 指控得也很有道理 - - 在這兒偷過東西。然而，哈利的注意力卻移向了書桌，那兒擺著一個淺淺的石盆，躺在一池燭光當中，上頭刻滿古文字和符號。哈利馬上認出它來 - - 那是鄧不利多的儲思益。他正在想這東西怎麼會跑到這裡，石內卜冰冷的聲音突然從陰影中出現，嚇得他跳起來。

「把門關上，波特。」

哈利照他的話做，心裡有種很可怕的感覺，就好像是把自己監禁在裡頭了。當他轉回身進到房間深處時，石內卜已經走到了燈火下，靜靜指著書桌對面的一張椅子。哈利坐下，石內卜也坐下，那對冷酷的黑眼睛死盯著哈利，眨也不眨，臉上每條紋路裡都清楚刻了厭惡兩個字。

「好吧，波特，你曉得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他說。「校長要求我教你鎖心術。我只能希望你在這上面會比魔藥學有天分。」

「喔。」哈利簡短的騰著。

「這也許不是正規的課程，波特，」石內卜說，眼睛邪惡的眯了起來，「但我仍舊是你的老師，而你也必須隨時都用「老師」或是「教授」來稱呼我。」

「是的 老師。」哈利說。

石內卜繼續眯著眼打量他一會兒，接著說：「鎖心術，就像我在你那親愛的教父廚房裡告訴妳的，這門魔法是當你的心智碰到外來的侵入和影響時，用來封鎖心靈的。」

「鄧不利多教授為什麼認為我需要學它，老師？」哈利說，直直看著石內卜的眼睛，狐疑著石內卜是否會回答。

石內卜回瞪了他好一會兒，輕蔑的說：「就算是你，到現在也應該弄懂這一點了吧，波特？黑魔王對於破心術非常拿手 - - 」

「那是什麼？老師？」

「那是從另一個人的心智抽取情感和記憶的能力 - - 」

「他可以讀取別人的心智？」哈利馬上說，他最大的恐懼證實了。

「你真是粗枝大葉，波特。」石內卜說，他那對深色眼睛閃爍著。「你沒有辦法了解細微的區別，這也就是你魔藥會調製得這麼爛的原因之一。」

石內卜停頓片刻，顯然是在享受侮辱哈利的快感，然後才又說下去。

「只有麻瓜才會用『心智讀取』這種說法。心不是一本書，說翻就翻開，隨你高興喜歡。思想並不是刻在腦袋裡面，任由入侵者欣賞的。心這個東西構造複雜，有著許多的層面，波特 - - 或者爐該說是，大部分的心都是的，」他賊笑。「然而，精通破心術的人確實是有辦法，在特定條件之下，侵入受害者的心智，並且正確的解讀他們的發現。比方說，黑魔王，幾乎就永遠有辦法知道人家是不是在對他說謊。只有那些擅長鎖心術的人，才能夠把駁斥謊言的感覺和記憶封鎖，也才能夠在他的面前口

是心非而不被識破。」

石內卜說了半天，在哈利聽來，破心術根本就還是心智讀取，他一點都不喜歡這背

後的含意。

「所以他可以知道我們現在腦子裡想什麼囉？老師？」

「黑魔王目前離我們很遠，而霍格華茲的牆壁和土地都有許多古老的咒語和符咒守衛，確保著居住在裡面的人身心上的安全，」石內卜說。「時間和空間關係著魔法，波特。視線接觸道常是破心術的基本條件。」

「這麼說來，我為什麼還要學鎖心術？」

石內卜打量著哈利，一面用一根細長的手指撫弄著嘴唇。

「一般的規則對你似乎不適用，波特。當初『那個人』的詛咒沒有能殺掉你，結果似乎反而在你和黑魔王之間建立了某種連結。證據指出，在某些情況下，當你的心智最放鬆最脆弱的時候 - - 比方說，像你在睡眠時 - - 你會分享黑魔王的想法和情感。校長認為這不應該再持續下去，他希望我教導你，如何對黑魔王關閉你的心智。」

哈利的心又開始劇烈跳著，這些話全都是似是而非的。

「鄧不利多教授為什麼要它停止呢？」他突兀問道。「我也不喜歡這種現象，但是這一直很有用，不是嗎？我是說 - - 我看見了那條蛇攻擊衛斯理先生，如果不是我看見，鄧不利多教授也就沒有辦法去救他了，不是嗎？老師？」

石內卜瞪了哈利好一會兒，手指仍舊撫弄著嘴唇。當他再度開口時，語調非常的緩慢做作，似乎每一個字都深思熟慮了半天。

「看起來，黑魔王似乎是到了最近才知道，你跟他之間有這麼一道連結存在。一直到目前為止，你似乎是在他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經歷他的情感和分享他的思想。不過，你在聖誕節前夕所看到的那個景象 - - 」

「就是有蛇和衛斯理先生那個？」

「不准打斷我的話，波特，」石內卜的語氣透露了這件事的危險性。「如同我剛剛所說的，你在聖誕節前夕所看到的景象，代表著你如此強烈的侵入了黑魔王的想法 - - 」

「我是在蛇的腦袋裡看到的，不是他的！」

「我不是叫你不准打斷我的話嗎，波特？」

可是哈利根本不在乎石內卜生氣，至少他似乎已經快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他在椅子上往前挪了挪，卻沒意識到，身子已經坐到了椅子邊緣，整個緊繃著，像是準備要打鬥一般。

「如果我分享的是佛地魔的思想，為什麼我會從蛇的眼睛中看出去？」

「不准說出黑魔王的名字！」石內卜怒道。

兩人都憤怒的不說話。他們隔著儲思益怒眼相對。

「鄧不利多教授就敢說出他的名字。」哈利安靜的說。

「鄧不利多是一個極為強大的巫師，」石內卜低語。「雖然說他可能不害怕說出這個名字——我們其他人——」他揉了揉左邊的胳膊，顯然是不自覺的撫摸著一塊區域，哈利曉得那是當初黑魔標記烙印上去的位置。

「我只是想要知道，」哈利又開口了，強迫自己恢復有禮貌的聲音，「為什麼——」

「你似乎探訪了那條蛇的心智，因為黑魔王那一刻就是在那裡，」石內卜低吼。「他當時正附在蛇的身上，所以你才會夢見自己在裡面。」

「結果佛——他——也明白了我在那裡？」

「似乎是如此。」石內卜冷冷說道。

「你怎麼曉得的？」哈利急急說道。「這只是鄧不利多教授的猜測，還是——」

「我告訴過你，」石內卜說，全身在椅子裡僵硬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線，「稱我為『老師』。」

「好，老師，」哈利不耐的說，「可是你怎麼會知道——」

「反正我們知道就對了，」石內卜訓斥的說。「重要的是黑魔王現在已經察覺你有辦法進入他的思想和情感，他也推論出這個過程是可以逆轉的：也就是說，他已經明白了，他也許有辦法反過來進入你的思想和情感——」

「那他可能會利用我去替他做事囉？」哈利問。「老師？」他匆匆補上一句。

石內卜從他長袍內袋中抽出魔杖，哈利在椅子上緊張起來，可是石內卜只是將魔杖

舉到太陽穴的地方，將它的尖端伸進他油膩膩的髮根。他抽回魔杖時，某種銀色的物質跑了出來，從太陽穴拉長到魔杖上，像又粗又厚的蜘蛛絲，魔杖一移開銀絲就斷了，輕巧的落進儲思盆裡，在那兒急速旋轉成銀白色、既不是氣體又不是液體的東西。又連續兩次，石內卜將魔杖舉到太陽穴的地方，把銀色物質置入石盆，接著，對他這番舉動也不做任何解釋的，小心端起儲思盆，把它移到一個架子上，轉身面對哈利，手中的魔杖擺好了準備的姿勢。

「站起來，把魔杖拿出來，波特。」

哈利站起身，非常緊張。他們隔著那張辦公桌面對面站著。

「你可以試著用你的魔杖來把我的打掉，或著用其他任何你想得到的方法防禦自己。」石內卜說。

「那你又要怎麼做？」哈利問，焦慮的盯著石內卜的魔杖。

「我會試著侵入你的心智，」石內卜輕輕說道。「我們來看看你能抵抗到什麼程度。有人告訴過我，你已經表現出了抵抗蠻橫咒的天分。你曾發現你需要類似的能力來對抗這個東西——現在，準備好了，破破心！」

哈利根本還沒準備好，根本還來不及召喚任何力量或防禦，石內卜就出手了。辦公室在他面前游動，按著消失，一個又一個的畫面從他的心中穿梭過，像是閃動的影片，如此的鮮明，讓他根本分不清自己到底置身於何處。

他五歲，在看達力騎一輛全新紅色腳踏車，他心中充滿了嫉妒——他九歲，牛頭犬殺手把他追上了一棵樹，德思禮一家人在下頭的草地上大笑——他坐在分類帽底下，它正在對他說他到史萊哲林會表現很好——妙麗躺在醫院廂房，臉上蓋滿了濃密的黑毛——有一百個催狂魔在黑暗的湖邊朝他逼近——張秋在懶寄生樹下向他靠近——不，當張秋的記憶浮現之時，哈利腦海裡一個聲音說道，這個你不能看，不准你看，這是私人的——他感到膝蓋上一陣劇痛。石內卜的辦公室又回到了他的視線，他才發現自己摔到了地板上，一個膝蓋撞上了百內上辦公桌的一隻桌腳，痛得要命。他抬頭看石內卜，後者的魔杖垂下了，正揉著手腕。那兒起了一塊憤怒的印痕，像是一個燒焦的疤痕。

「你是不是故意發出了螫人蠱？」石內卜冷冷問道。

「不是。」哈利忿忿的說，從地上爬了起來。

「我想也不是，」石內卜說，專注的望著他。「你讓我太深入了，你失去了控制。」

」

「我看見的每一件事，你都看到了嗎？」哈利問，不確定自己想要聽到什麼樣的答案。

「片段，」石內上說，嘴噘了起來。「那隻狗是誰的？」

「我瑪姬姑姑的。」哈利低語，好恨石內卜。

「嗯，就第一次嘗試來看，表現算是勉強，」石內上說，魔杖再度舉了起來。「你最後終於阻止了我，雖然說你浪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在大叫。你必須學會專注，用你的腦子將我驅逐掉，這樣你就不必動用到魔杖。」

「我有在試，」哈利生氣的說，「可是你又不告訴我該怎麼做！」

「注意禮貌，波特，」石內卜恐嚇的說。「現在，我要你閉上眼睛。」

哈利兇狠的瞪了他一眼，然後才照做。他不喜歡石內卜舉起魔杖站在他面前的時候，自己卻把眼睛閉起來傻站著。

「把你的心淨空，波特，」石內卜那冷酷的聲音說。「放掉所有的情感。」

可是哈利對石內卜的怒氣繼續像毒液似的灌入他的血脈之中。放掉他的憤怒？那還不如拆了他的兩隻腳比較容易。「你沒有在做，波特。你必須更自律才行。現在專心。」

哈利努力出空心靈，試著不要去思考，或著是回憶，或著是感受。「我們再來一次。數到三——一——二——三——破破心！」

一隻巨大的黑龍在他面前張牙舞爪。他的父親、母親從一面施了咒的鏡子裡對他揮著手。西追·迪哥里倒在地上，兩眼空洞的瞪著他。「不不不不不不不！」

哈利又跪到了地上，雙手掩面，腦子痛到彷彿有人想要把它拉出頭殼似的。

「起來！」石內卜兇惡的說。「起來！你沒有在試，你根本沒有努力。你讓我輕易的進到你所恐懼的記憶裡，在那裡束手就擒！」

哈利又站了起來，他的心狂野的跳著，彷彿他剛剛真的見到西追死在墓園裡。石內卜著起來比以往更蒼白、更生氣，但生氣的程度卻無法和哈利相比。

「我——有——在——努力。」他咬著牙說。

「我告訴過你，要把所有的情緒出清！」

〔是嗎？那我告訴你，目前我覺得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哈利吼著。

「那麼你就等著去做黑魔王的獵物吧！」石內卜野蠻的說。「只有愚蠢的人才會自負的隨便流露自己的情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沉溺在悲傷記憶裡，輕易的容許自己被人激怒——這些就是軟弱的人，換句話說——他們根本就擋不住他的力量！他輕而易舉就能穿透你的心智，波特！」

「我才不軟弱。」哈利低聲說道。怒氣衝激著他的全身，他覺得不用再過多久，自己就會出手攻擊石內卜。

「那就好好證明！駕馭你自己！」石內卜啐道。「控制你的脾氣，掌握你的心！我們再來試一次！」

準備好了，來！破破心！」

他在看威農姨丈用鐵鎚把信箱封死 一百個催狂魔飄過庭院裡的湖面往他逼近
他在和衛斯理先生沿著一條沒有窗戶的走道往前跑 哈利打算要跑完這條走道
衛斯理先生卻帶著他左轉，下了一道石頭樓梯 「我知道：我知道了！」

他又雙手雙腳的跪在石內卜辦公室的地上，傷疤難受的刺痛著，但是剛剛從他嘴裡發出的那個聲音是勝利的。他將自己再度撐起身來，看見石內卜瞪著自己，魔杖高舉著。看起來，這一次，在哈利還沒嘗試反擊之前，石內卜就將咒語解除了。

「又發生了什麼事，波特？」他問，專注的望著哈利。

「我看見——我想起了，」哈利喘著氣。「我剛剛明白過來」

「明白什麼？」石內卜尖銳的問。

哈利並沒有馬上回答，他揉著額頭，仍舊在回味剛才那莫名其妙明白體會了的一剎那 幾個月來，他不斷夢見一處沒有窗戶的走廊，走廊盡頭是一扇上鎖的門，哈利從來沒有明白過到底是不是真有這地方存在。現在，再度面對這回憶，他明白了這些日子以來自己所夢見的，正是八月十二日那天，和衛斯理先生趕往魔法部審判室時跑道的走廊，那就是通往神秘部門的走廊，而衛斯理先生在被佛地魔的巨蛇攻擊的那一晚就在那兒。

他抬頭看著石內卜。

「神秘部門裡頭有什麼？」

「你說什麼？」石內卜安靜的問。而哈利非常滿意的看見石內卜不安了起來。

「我說，神秘部門裡頭有什麼，老師？」哈利說。

「為什麼，」石內卜緩緩說道，「要問這種事情呢？」

「因為，」哈利說，緊緊盯著石內卜的臉，「我所著見的那條走廊 - - 幾個月來我一直夢見它我剛剛認出它了 - - 它是通往神秘部門的 - - 而我認為佛地魔想從裡面拿什 - - ）」

「我說過不准提黑魔王的名字！」

他們怒目瞪著對方。哈利的傷疤又開始燒痛，這次他不在乎了。石內卜看起來很慌張，可是當他再度開口時，他的語氣彷彿是在盡力表現冷酷和漠不關心。

「神秘部門裡頭有很多東西，波特，沒有幾樣是你能了解的，跟你有關係的更是一樣都沒有。我說得夠清楚了嗎？」

「清楚。」哈利說，仍舊揉著他刺痛的傷疤，它現在痛得愈來愈厲害。

「我要你星期三同樣時間回到這裡，我們到時候再繼續練習。」

「好。」哈利說。他急著想離開石內卜的辦公室去找榮恩和妙麗。

「你每晚上床前必須把所有情感從心中放掉，把它淨空，讓它變得空白和冷靜，你聽懂了嗎？」

「懂。」哈利說，他已經無心聽下去。

「記住，波特 - - 如果你沒有練習，我會發現的。」

「知道。」哈利含糊的說。他撿起書包，朝肩膀上一甩，往辦公室的門急急走去。打開門時他回頭看一眼，石內卜正背對著他，將自己的心思從儲思益中用魔杖尖端挑出，小心的將它們放回自己的腦袋裡。哈利一言不發的離開，小心的將門帶上，他的傷疤仍舊劇烈的刺痛著。

哈利在圖書館裡找到了榮恩和妙麗，他們在做恩不里居剛給的那一大堆作業。其餘的幾乎全是五年級生，也都坐在周圍點著燈的書桌旁，鼻子貼著書本，羽毛筆不停的唸

喇寫著。格子窗外的天色愈來愈黑，唯一另外的聲響就是平斯夫人鞋子發出的輕微擦地聲，因為她正具威脅性的在走道當中踱來踱去，對著那些碰了她寶貝書本的人後腦勺猛噴氣。

哈利覺得自己在打顫，他的傷疤仍舊在痛，痛得幾乎像在發燒。他在榮恩和妙麗對面坐下時，從對側的窗玻璃上瞥見自己，他非常蒼白，傷疤似乎比以往更加清楚的顯露出來。

「課上得怎麼樣？」妙麗低語，按著表情變得很關切。「你還好吧，哈利？」

「嗯 還好 我不曉得，」哈利不耐的說，傷疤又是一陣痛，讓他難過得皺起臉。「告訴你 我剛剛明白一些事 ）」

於是他將自己方才所看見以及所推論的都告訴他們。

「所以 所以你是說 ）」這時牛斯夫人從他們身旁走過，榮恩的聲音小到有點尖，「這樣武器 - - 就是『那個人』想要弄到手的 - - 就是藏在魔法部裡？」

「在神秘部門裡面，一定是，」哈利低語。「你爸帶我到審判室參加聽審會那天，我看過那扇門，那絕對就是他被蛇咬的時候所守護的同一扇門。」

妙麗發出了一聲長長緩緩的嘆息。

「當然了。」她吸氣說。

「當然什麼？」榮恩有點不耐的說。

「榮恩，你想想 史特吉·包莫當初不是想要闖過魔法部的一扇門嗎 一定就是那一扇，因為這實在是太巧了！」

「史特吉·包莫是我們這一邊的人，他為什麼會想要闖進去？」榮恩說。

「嗯，逼我就不曉得了，」妙麗承認。「這實在有點怪 ）」

「這神秘部門裡頭到底藏了什麼？」哈利問榮恩。「你爸有沒有提過跟這有關的任何事情？」

「我知道他們把在那裡工作的人叫做『不可說』，」榮恩說，皺著眉頭。「因為沒有人真正搞得清楚自己是在做什麼 - - 實在是一個藏武器的奇怪地方。」

「這一點都不奇怪，非常合理，]妙麗說。「那一定就是魔法部一直在研發的某種最高機密，我想 哈利，你確定你還好嗎？」

因為哈利用兩隻手重重的壓著額頭，彷彿是想要將它壓平。

「嗯 還好 」他說，把手放下，手顫抖著。「我只是覺得有點 我不怎麼喜歡鎖心術。」

「我想不管是任何人，如果心智一再受到攻擊，一定會惶恐不安的。」妙麗充滿同情的說。「這樣好了，我們還是回到交誼廳去吧，到那裡講話會比較自在。」

可是交誼廳裡擠滿了人，到處是歡笑和興奮的尖叫聲，弗雷和喬治正在展示他們惡作劇商店的最新商品。

「無頭帽！」喬治大叫，這時弗雷對觀看的同學們揮起了一頂尖尖的帽子，上頭插著一根毛茸茸的粉紅羽毛。「每頂兩加隆，現在請看弗雷這邊！」

弗雷將帽子咻一聲戴上頭，咧嘴笑著。有那麼一秒，他看起來不過是一副蠢樣，接著帽子和頭就一塊兒消失了。

有好幾個女生都尖叫出來，其他的人都哄堂大笑。

「現在把它摘下來！」喬治大叫，弗雷的手往他肩膀上看起來是空氣的地方摸索了一會兒，接著他的頭再度出現，粉紅羽毛帽也摘了下來。

「這些帽子到底是使用什麼原理做出來的呢？」妙麗說，注意力從作業上被拉開了，專注的望著弗雷和喬治。「我是說，這顯然是某種隱形咒，把對物體下咒隱形的範圍擴大，他們居然會想到這個，實在是很聰明 如果是用符咒，我想功效可能不會持續很久。」

哈利沒有答腔；他人很不舒服。

「我明天再做。」他輕聲嘀咕，將剛才從書包拿出的書又塞了回去。

[那，把它寫在你的《家庭作業計畫手冊》上吧！]妙麗鼓勵的說。「這樣就不會忘掉！」

哈利和榮恩交換一個眼色，手伸進了袋子，抽出計畫本，有點害怕的將它打開。

「不要拉拉又拖拖，你個二流小次貨！」哈利記下恩不里居的功課時，記事本教訓

他。妙麗開心的對它笑著。

「我想我要上床了。」哈利說，將《家庭作業計畫手冊》塞回書包。一面暗暗告訴自己，只要一有機會就把它丟進火裡燒了。

他穿過交誼廳，躲過了喬治，喬治本來想把無頭帽戴到他頭上。接著他來到了通往男生宿舍的那層安詳寧靜的樓梯，他又覺得不舒服起來，就像那一晚他看見那條蛇的畫面時一樣，他心想，只要能躺下來休息一會兒，應該就會好的。

他將宿舍的門打開，才走進一步，就感受到了最強烈的痛，他真以為一定是有人在他頭頂上割了一大刀。他不曉得自己身在何處，自己究竟是站著還是躺著，他甚至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了。

瘋狂的笑聲在他耳裡迴盪著 他已經很久沒有這麼高興了 喜悅、狂樂、勝利
有一件很美妙、很美妙的事情發生了 「哈利？哈利？」

有人在拍他的臉，那著魔的笑聲被一陣痛苦大叫穿透了。快樂從他身上排了出去，可是那笑聲仍舊持續著 他睜開雙眼，而在這同時，他意識到了那狂野的笑聲是從自己的嘴裡發出來的。就在他明白過來的那一刻，笑聲消失了。哈利躺在地上喘著氣，往上瞪著天花板，額頭上的傷疤痛到他無法忍受。榮恩在他上方彎著身子，看起來非常擔心。

「怎麼了？」他說。

「我 不曉得 」哈利喘著氣，又生了起來。「他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

「『那個人』是嗎？」

「好事情發生了。」哈利咕噥著。他劇烈的顫抖，就像當初見到那條蛇攻擊衛斯理先生之後一樣，感覺難過得想吐。「是他一直在等待著的事情。」

這些話跑了出來，就像當時在葛來分多更衣室裡發生的情形，好像有某個陌生人藉由哈利的嘴在說著話，然而他知道這都是真的。他不斷深呼吸，告訴自己不准吐到榮恩身上。他非常高興丁和西莫這一回沒有在場目睹。

「妙麗叫我過來看看你的情況，」榮恩低聲說道，幫助哈利”了起來。「她說你現在的防衛能力會很差，因為石內卜剛剛才在你的心智裡面搞了老半天 不過，我想就長遠來看，這還是會有幫助的吧？」

他懷疑的望著哈利，扶著他走到床邊。哈利毫無招架能力的點了點頭，倒回枕頭上，這一晚一再的摔倒在地板上令他全身痠痛，他的傷疤仍舊難過的刺痛著。他忍不住想，這頭一次和鎖心術的短暫接觸，不但沒有幫助自己的心智變得強壯，反而削弱了他的抵抗力。他更惶惶不安的思索著，佛地魔王十四年來都沒有這麼高興過，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十五章 請『蟲』入殼】

第二天上午，哈利的疑問得到了解答。當妙麗的《預言家日報》送達之後，她攤開報紙，對著頭版新聞凝神細看了一會，咦了一聲，使得四周的人都抬起頭來看她。

「什麼事？」哈利和榮恩異口同聲問。

她把報紙攤開，指著佔滿頭版的十張黑白照片給他們看算是回答，這十張照片中有九個是巫師，第十個是個女巫，他們有的在默默的嘲笑，有的用手指敲著相框，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每張照片都附註姓名和他們被送進阿茲卡班的罪嫌。

安東寧·杜魯哈，一個面色蒼白、齜牙咧嘴的長臉巫師對著哈利嗤笑，照片下有一行字說他是謀害吉昂與費邊·普瑞兄弟的兇手。

阿結·羅克王，一個臉上有麻點、頭髮油膩的男巫，靠在他的照片邊上，一臉不耐煩的樣子，他的罪嫌是洩漏魔法部的秘密給「那個不能說出名字的人」。

但哈利的視線被那個女巫的照片所吸引，他第一眼就看到這張照片。她有一頭又長又黑的頭髮，從照片中看來有些凌亂，但他曾經見過它整齊光潔的樣子，她從厚厚的眼皮底下瞪著他，薄薄的嘴唇帶著一抹倨傲的微笑。她和天狼星一樣，都長得很好看，只是大部分的美已被消磨殆盡，也許是阿茲卡班的緣故。

貝拉·雷斯壯，罪嫌是對法蘭克與愛麗絲·隆巴頓施虐，導致他們發瘋。

妙麗用手肘輕推哈利一下，指著照片上方的標題。哈利因為專心看著貝拉，所以忽略了它。

阿茲卡班大逃亡魔法部擔心布萊克『號召』

食死人舊部「布萊克？」哈利大聲說，「不 - - ）」

「噓！」妙麗急忙小聲說，「不要那麼大聲 - - 用看的就好！」

魔法部昨夜宣佈，阿茲卡班發生集體逃亡事件。

魔法部長康尼留斯·夫子在他的私人辦公室對記者發表談話，證實有十名高危險性的囚犯在昨天深夜逃出監獄，他表示，他已經告知麻瓜總理這些逃犯的危險性。

「很不幸的，我們發現，我們又再度面臨兩年半前殺人兇手天狼星·布萊克越獄逃亡的緊急狀況，」夫子昨夜說，「我們認為這兩起越獄逃亡事件有關連。像這種大規模的逃亡，外面一定有人在接應。我們都記得布萊克是頭一位逃出阿茲卡班的人，他顯然經過精心策劃，協助其他人追隨他的腳步。我們認為這些人，其中包括布萊克的堂妹貝拉·雷斯壯，有可能推舉布萊克為他們的首腦。但我們會盡全力追捕這些逃犯，同時我們請求魔法界人士提高警覺、小心提防，這些人很可能就在你們的身邊。」

「怪不得，哈利，」榮恩驚懼的說，「這就是他昨晚會那麼高興的原因。」

「我不相信，」哈利怒氣沖沖的說，「夫子把這些人的逃亡歸罪給天狼星？」

「他能有什麼選擇？」妙麗沉痛的說，「他又不能說，〔很抱歉，各位，鄧不利多早就警告過我，說阿茲卡班的警衛早就和佛地魔王勾結〕 - - 不要哀哀叫，榮恩 - - 「現在連佛地魔最有力的支持者也逃出去了。」我的意思是，這半年來，他不斷的告訴大家你和鄧不利多是說謊者，不是嗎？」

妙麗把報紙扯開，開始讀裡面的內文。哈利看看餐廳，他不明白他的同學們為什麼都沒有害怕的神情，或至少互相討論這條恐怖的頭條新聞。他們只有極少數人像妙麗一樣，每天讀取這份報紙。他們在談論的都是家庭作業和魁地奇球賽，還有那些無聊又沒營養的事情，他們完全不知道，在這道圍牆之外，又有十個食死人壯大了佛地魔的聲勢。

他瞥一眼教職員餐桌，那邊又是另一番景色。鄧不利多教授和麥教授密切的交談著，兩人都面色凝重。芽菜教授拿著一份《預言家日報》蓋在一瓶番茄醬上，專注的在閱讀頭版新聞，完全沒注意到有一滴蛋黃從她靜止的湯匙溢出，滴落到腿上。坐在最旁邊的恩不里居教授舀著碗裡的燕麥粥，難得這一次，她那對鬆垂的蟾蜍眼沒有橫掃餐廳尋找不規矩的學生。她一面大口吞下她的食物，一面皺著眉，不時對密切交談的鄧不利多和麥教授投以惡毒的眼光。

「啊，我的天 - - 」妙麗驚呼，視線仍停留在報紙上。

「又怎麼啦？」哈利立刻心驚膽跳的說。

「這太可怕了！」妙麗震驚的說，她把第十版摺起來，遞給哈利和榮恩。

魔法部員工意外身亡現年四十九歲的魔法部員工柏得·簿德，經人發現被一棵盆栽勒死在病床上，治療師前往搶救時已經回天乏術。簿德是在死前幾個星期因公受傷住進聖蒙果醫院治療。

意外發生後，負責簿德病床的治療師咪蘭·史超已被免職，記者昨天無法找到她就這件事發表談話。但醫院發言人發表聲明說：「對於簿德先生的死，我們聖蒙果醫院深表遺憾。然而致使這樁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是簿德先生個人的健康問題。」

「本院對可允許的病床裝飾品一向有嚴格的規定，但這位史超治療師顯然在聖誕假期間因過於忙碌，以致忽略了簿德先生病床邊的植物所帶來的危險性。由於簿德先生入院治療後，語言與行動能力都有顯著的進步，史超治療師便鼓勵簿德先生親自照料這盆植物，完全沒有料到它不是普通的飄紅花，而是一截魔鬼網，它一接觸到康復中的簿德先生，立即將他勒死。」

「聖蒙果醫院尚未查出這盆植物是如何進入病房，院方將繼續針對男、女巫師所提供的消息展開調查。」

「簿德」榮恩說，「簿德，總起來好熟」

「我們見過他，」妙麗小聲說，「在聖蒙果醫院，記得嗎？他就躺在洛哈對面的病床，瞪著天花板。我們還看見那盆魔鬼網被送進來，她——那個治療師——說，那是聖誕禮物。」

哈利回憶當天的情景，一種恐怖的感覺像膽汁一樣溢到他的喉嚨。

「為什麼我們都沒看出那是魔鬼網？我們以前見過呀——我們應該可以阻止這件事發生。」

「誰想到魔鬼網會偽裝成植物出現在醫院裡？」榮恩脫口說，「那不是我們的錯，要怪，應該怪那個送花的人！他們也未免太驢了，為什麼不看清楚再買？」

「噢，算了吧，榮恩——」妙麗氣呼呼的說，「我不相信任何一個把魔鬼網放進花盆的人，不知道它會殺死任何一個觸摸它的人！這——這根本就是蓄意謀殺——智慧性謀殺。再說——如果這盆花是匿名者送的，又如何去查誰下的毒手？」

哈利心裡想的不是魔鬼網，他想到的是他去聽審會那天，搭電梯到魔法部九樓時，在中庭那一層樓進入電梯的那個臉黃黃的人。

「我見過簿德，」哈利慢吞吞說著，「我和你爸在魔法部見過他。」

榮恩一聽嘴巴張得好大。

「我在家聽老爸談起過他！他是一個「不可說」 - - 他在神秘部門上班！」

幾個人面面相覷，一會兒後，妙麗收回報紙，摺好，對著頭版的十個食死人照片楞了一會，忽然跳起來。

「妳要去哪？」榮恩嚇一跳，問道。

「去寄一封信，」妙麗說著，把書包往肩上一周，「這 唉，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但值得一試 這件事只有我辦得到。」

「我最恨她說這種話，」榮恩發牢騷，一面和哈利慢慢走出餐廳，「說清楚一點會死嗎？又不會多耽擱她十秒鐘 - - 嘿，海格！」

海格站在入口大廳門口，等著讓一票雷文克勞的學生先走。他仍舊和出使巨人任務回來當天一樣滿臉瘀青，而且鼻梁上還多一道新的傷口。

「你們兩個，都好吧？」他試著想擠出笑容，他們看到的卻是疼痛的表情。

「你還好吧，海格？」哈利說，也跟著他尾隨那些雷文克勞學生。

「很好，很好，」海格故作輕鬆說，一面揮揮手，差點嚇到從旁經過的薇朵教授，「就是忙一點，老樣子 - - 準備教材 - - 一、兩隻火蜥蜴在掉鱗 - - 還有，我被列入觀察。」他喃喃說。

「你被列入觀察？」榮恩大聲說，路過的幾個學生好奇的轉頭來看，「對不起 - - 我是說 - - 你被列入觀察？」他又小聲說一遍。

「是啊，」海格說，「我早料到了，老實說，你們不要再小題大作了，那次督察成績不是很好，你知道 總之，」他重重嘆一口氣，「我看我最好再給那些火蜥蜴多搽一點辣椒粉，否則連牠們的尾巴也要掉了。再見了，哈利 榮恩 」

他舉步艱難的走了，走出大門，步下石階，踏上潮濕的地面。哈利目送他離去，心想不知他還能忍受多少壞消息。

海格被列入觀察的消息幾天後便傳遍學校各個角落，令哈利感到憤慨的是，幾乎沒有人感到難過。事實上，以跣哥·馬份為首的一些人似乎顯得非常高興。至於神秘部門一個沒沒無聞的職員在聖蒙果醫院的離奇死亡事件，似乎只有哈利、榮恩與妙麗是唯一

知道或關心這件事的人。現在走廊上唯一可以聽到的話題是耶十個越獄的食死人，這件事總算從一些看過報紙的人口中逐漸傳遍學校。而且謠言滿天飛，說有人在活米村看到某幾個犯人，說他們可能藏匿在尖叫屋內，打算伺機潛入霍格華茲，就像天狼星一樣。

那些來自巫師家庭的學生從小到大都在聽這些食死人的名字，提起食死人的恐懼程度幾乎就和提起佛地魔一樣。這些食死人在佛地魔恐怖統治時期所犯下的罪行，已經成了傳奇。霍格華茲學生中就有許多是被害人的家屬，他們現在只要從走廊經過，都會身不由己的成為令人毛骨悚然的回憶目標。

蘇珊·波恩的叔叔、嬸嬸和他們的兒女，都死在其中一個逃犯的手中，她在藥草學課堂上說，她現在終於明白哈利的感覺了。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忍受的——這太可怕了。」她直言不諱的說，撒了一大把龍糞肥料在牠的尖叫豆苗上，害它們難過得一直扭動尖叫。

的確，哈利這陣子又在走廊上成為被人指指點點的目標，但他察覺他們說悄悄話的口氣和以前不大一樣了，現在他們是好奇的成分多於敵視，而且他還有一兩次偷聽到一段對話，言下之意對《預言家日報》所做的，有關十個食死人如何逃，以及為什麼逃出阿茲卡班監獄的報導甚表不滿。在困惑與恐懼之際，這些心存疑慮的人似乎轉而相信他們唯一可以聽到的解釋：也就是哈利與鄧不利多去年一直強調的事實。

現在不但學生的情緒起了變化，甚至常常可以看到兩、三位老師聚在走廊上，急切的低聲交談，只不過他們一看到學生靠近，便立刻終止談話。

「他們顯然無法在教職員休息室自由交談了，」妙麗低聲說，她與哈利和榮恩有一天看見麥教授、孚立維教授以及芽菜教授站在符咒學教室外交談，「只要恩不里居在場就不行。」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新消息？」榮恩說，回頭瞧那三位老師。

「就算他們知道也不會告訴我們，不是嗎？」哈利氣憤的說，「根據 現在是第幾條規定了？」

因為阿茲卡班囚犯越獄逃亡的消息傳出後，第二天上午學校的佈告欄便張貼更新的通知。

霍格華茲塢督察令諭今後教師們不得提供學生任何與課業無關的消息。

上述規定係依照教育章程第二十六條頒定。

簽署者：桃樂絲·珍·恩不里居總督察這條新規定立刻成為學生開玩笑的話題。阿李還向恩不里居挑明著說，根據新規定，她不能叫弗雷和喬治不可以在教室後面玩爆炸牌。

「爆炸牌和黑魔法防禦術沒有關係，教授！那和妳的課業無關！」

等哈利下次再見到阿李時，他的手背正在嚴重流血，哈利建議他搽海葵鼠鬚汁。

哈利原以為阿茲卡班逃亡事件爆發後，恩不里居或許會收斂一點，也許她會因為她的靠山夫子在部長任內出這麼大的紕漏而窘迫不安，不料她反而更憤怒的加強對霍格華茲的箝制，她似乎決意至少要開除一個人，唯一的問題是首先開『刀』的對象會是崔老妮教授，還是海格。

現在，每一堂占卜學和奇獸飼育學，恩不里居都帶著她的記事板蒞臨指導。她會躲在香噴噴的塔樓教室的爐火旁，打斷崔老妮教授漸漸變得歇斯底里的談話，問她一些有關馬占卜與七瓣仙的尖刻問題，又強迫她預測學生的答案，要求她輪流用水晶球、茶葉和吉凶石表演預言的技巧。哈利覺得崔老妮教授在這種壓力下，很快便會精神崩潰，他有好幾次在走廊上與她擦身而過——這已經是不尋常的現象，因為她通常都躲在她的塔樓裡——見她大聲的自言自語，兩隻手不住的纏絞著，一面畏懼的回頭看她背後，身上還可以聞到強烈的烹調雪利酒的味道。哈利要不是太擔心海格，他也會同情她但是，假如他們其中之一必須離職，那麼，對哈利而言，誰應該留下來的選擇只有一個。

不幸的是，哈利看不出海格的表現有比崔老妮好。他雖然像是聽從妙麗的建言，不再給他們看太可怕的怪獸，頂多是叉尾犬——外型酷似英國小獵犬，除了那條叉狀的尾巴——其實，在聖誕節以前，他的膽子似乎也變小了。他上課時心不在焉，變得很神經質，常常忘了要說的話，答非所問，還不時焦慮的偷看一眼恩不里居。他和哈利、榮恩與妙麗的關係也比以前更疏遠，還表明了禁止他們天黑以後去看他。

「萬一被她逮到，我們都會沒命的。」他直截了當的說，絕對不願再做任何可能危及他飯碗的事，他們只好放棄天黑以後去他住的地方。

哈利覺得恩不里居正在一步步剝奪他繼續待在霍格華茲的樂趣：拜訪海格的小屋、寫信給天狼星、他的火閃電和魁地奇。他唯一可以報復的方法，就是為 DA 加倍效力。

哈利很高興看到，自從更多食死人越獄脫逃的消息傳出後，包括災來耶·史密在內，大夥都更認真練習了，但進步最神速的，還是奈威。殺他父母的兇手越獄逃亡的消息，對他起了一個奇特而且帶點警惕意味的改變。他始終沒有提及他在聖蒙果醫院的隔離病房遇見哈利、榮恩與妙麗這件事，他們也一直緊守秘密。他更從不提及貝拉和她那些同黨脫逃的事，事實上，奈威在參加 DA 訓練時很本難得開口，只顧勤奮的練習哈利教他們的每一個新的惡咒和解咒，他的胖胖臉專注的扭曲著，一點也不怕受傷或意外，比房

間裡任何一個人都更認真的學習。他進步得太快，簡直令人錯愕，哈利教他們屏障咒 - - 一種使輕型惡咒轉向的手段，叫這些惡咒反彈到施咒的人身上 - - 全班只有妙麗的動作比奈威快一步。

哈利必須多下點功夫練習鎖心術，才能像奈威在 DA 訓練上的進步。哈利上石內卜的訓練課程從一開始就夠糟，現在非但沒有改善，相反的，根本是每下愈況。

在他還沒有開始學習鎖心術之前，他的傷疤偶爾會刺痛，通常發生在夜晚，或者在突然想到佛地魔的想法或情緒之後。但現在，他的傷疤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痛，而且，常常會忽然出現與當時無關的惱怒或愉快，緊接著他的傷疤就會產生劇痛。他有種恐怖的感覺，覺得他好像慢慢變成一支天線，頻道對準了佛地魔細微的情緒波動，他確信自從他開始向石內卜學習鎖心術後，這種敏感度便明顯增強。更壞的是，他現在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夢見自己走在那條通往神秘部門入口的長廊上，最後總是以無限盼望的站在那扇黑門前面做為結束。

「說不定它有點像生病，」當哈利把這種情形說給妙麗和榮恩聽時，妙麗說，「像發燒什麼的，總要壞到一個程度才會好轉。」

「石內卜的課讓它變得更糟，」哈利一口咬定說，「傷疤痛得我煩死了，每天晚上走那個走廊也很煩，」他氣憤的揉著他的傷疤說，「我真希望那扇門能打開，老是站在那裡看那扇門煩死了。」

「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妙麗嚴厲的說，「鄧不利多很根本就不希望你作走廊那個夢，否則他不會叫石內卜教你鎖心術，你自己要更用功才行。」

「我有在努力呀！」哈利生氣的說，「哪天妳自己試試看 - - 讓石內卜進入妳的腦子裡 - - 那可不是好玩的事，妳要知道！」

「說不定」榮恩欲言又止。

「說不定什麼？」妙麗沒好氣的說。

「說不定哈利無法封鎖他的心，並不是他的錯。」榮恩神秘兮兮的說。

「你這話什麼意思？」妙麗說。

「哼，說不定石內卜並沒有真心在幫助哈利」

哈利和妙麗都瞪著榮恩，他意味深長的看著他們。

「說不定，」他又低聲說，「他其實是想把哈利的心再打開一點，讓『那個人』更容易——」

「住口，榮恩，」妙麗怒氣沖沖的說，「你每次都懷疑石內卜，有哪一次你對了？鄧不利多信任他，他是替鳳凰會工作的，光是這一點就是夠了。」

「他以前是食死人，」榮恩固執的說，「我們從來也沒見過他真正改邪歸正的證據。」

「鄧不利多信任他，」妙麗又說，「如果我們不能相信鄧不利多，那我們誰也不能相信了。」

有太多的事要煩惱，又有太多的事要做——多得驚人的作業往往使五年級生忙到三更半夜，外加黑魔法防禦練習，以及固定接受石內卜的指導。不知不覺的，時序已進入二月，帶來更潮濕溫暖的天氣，人人都在期待第二次的活米柯假期。哈利自從和張秋說好一起去活米村玩後，兩人一直很少有時間說話，但忽然間他發現，就要面對一個有她陪伴一整天的情人節了。

十四日當天早上，他特別仔細打扮了一下。他和榮恩一起進入餐廳吃早飯，正好趕上貓頭鷹送信來，嘿美沒有出現——哈利並沒有期待——就在他們入座時，妙麗從一頭陌生的貓頭鷹嘴上取下一封信。

「也差不多該到了！要是今天再沒到的話——」她說著，急忙打開信封，拉出一小片羊皮紙，她的眼睛隨著信的內容從左掃到右，臉上現出一抹高興的微笑。

「哈利，」她說，抬頭看他，「這件事真的很重要，你今天中午能不能在「三根掃帚」和我碰面？」

「這——我不知道，」哈利沒有把握的說，「張秋也許會要我陪她一整天，我們沒說要去哪裡。」

「那，你就帶她過來好了，」妙麗急忙說，「可是你會來吧？」

「這——好吧，幹嘛？」

「我現在沒空告訴你，我得趕快去回這封信。」

她一手抓著信，另一手抓著一片吐司，匆忙離開餐廳。

「你去不去？」哈利問榮恩，榮恩搖頭，表情黯然。

「我連活米柯都進不得。莉娜要練習一整天，希望有點幫助，我們是我所見過最爛的球隊。你應該看看洛坡與寇克，他們好慘，比我更爛。」說著，他用力嘆一口氣，「我不懂莉娜為什麼不乾脆讓我退出算了。」

「那是因為只要你能進入情況，你的表現就會很好。」哈利煩躁的說。

他發現他很難對榮恩的困境產生同情，因為他自己多麼希望不計一切代價參加即將和赫夫帕夫學院舉行的球賽。榮恩似乎也察覺到哈利的語氣，因此早餐期間他就沒再提起魁地奇球賽，飯後兩人互道再見的口氣也有點冷淡。他們分手後，榮恩走向魁地奇球池，哈利對著湯匙背面照出來的自己，整理那一頭不聽話的頭髮，然後走到入口大廳與張秋碰面。他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道兩人到底要談些什麼。

張秋站在橡木門邊等他，她的長髮在後面紮成一束馬尾，非常漂亮。哈利朝著她走去時，忽然覺得他的腳配他的身材比例似乎嫌太大，兩隻手臂在身體兩側晃來晃去的，看起來也好驢。

「嗨。」張秋有點喘不過氣。

「嗨。」哈利說。

他們互相對視了一會，哈利說：「那 - - 呢 - - 我們走吧？」

「喔 - - 好。」

他們加入正在由飛七點名的隊伍，兩人偶爾互相對看一眼，笑一笑，又立即避開視線，沒有交談。當他們接觸到戶外新鮮的空氣後，哈利鬆一口氣，他發現這樣默默的漫步，比站在那裡尷尬的四目相視容易得多。這一天的空氣清爽，微風吹拂，經過魁地奇球場時，哈利看見榮恩和金妮掠過看台上方，他覺得自己沒能和他們一起在上面飛行，心中不由得一陣痛。

「你很想參加，對不對？」張秋說。

他轉過頭來，看見她在看他。

「是啊，」哈利嘆氣，「很想。」

「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比賽的時候嗎，三年級？」她問他。

「記得，」哈利笑說，「妳不斷阻擋我。」

「木透叫你不要太紳士，必要時把我從掃帚上撞下來，」張秋說，笑得很燦爛，「我聽說他被波樹之光隊打下來，是這樣嗎？」

「不，是泥水池聯隊，我在去年世界盃親眼看見的。」

「啊，我也看到你了，記得嗎？我們在同一個營區，那次比賽真精采，不是嗎？」

魁地奇世界盃比賽的話題一路跟著他們離開車道，離開學校大門。哈利簡直不敢相信跟她談話竟然如此輕鬆自在——事實上，一點也不比和榮恩與妙麗談話更困難——正當他開始生起信心和愉快時，一群史萊哲林學院的女生從旁經過，潘西·帕金森也在其中。

「波特和張秋！」潘西尖叫，一群女生不懷好意的起鬨笑著，「噫，張秋，沒想到妳是這種品味——西追至少還好看一點！」

女生們嘰嘰喳喳尖叫著快步走過去，還不時回頭看他們一眼，害他們在後面尷尬的沉默著。哈利再也想不出任何和魁地奇有關的話題，張秋的脸微微脹紅，一直注視著腳尖。

「那，妳想去哪裡？」進入了活米村時，哈利問。大街上擠滿了熙來攘往的學生，有的在商店的櫥窗，有的三五成群聚集在人行道上。

「啊——我無所謂，」張秋聳聳肩說，「嗯——那我們逛逛商店好了。」

他們一起往「德維與班吉」走去，窗口上貼著一張大海報，幾個活米村居民正在看。當哈利與張秋接近時，他們讓出空間給他們，哈利發現他又一次看到那十個越獄脫逃的食死人照片。「奉魔法部令」張貼的這張海報，懸賞一千加隆給通風報信的男女巫師，以便將這一干逃犯再度緝拿歸案。

「很奇怪，不是嗎？」張秋低聲說，「記得當年天狼星·布萊克逃獄時，活米村到處可見催狂魔在搜捕他；現在十個食死人逃出來了，卻連一個催狂魔的影子也沒見到——」

「是啊，」哈利說，勉強把他的視線從貝拉·雷斯壯的照片上移開，看看大街四周，「是啊，的確很怪異。」

他對附近沒見到催狂魔的行蹤並不覺得遺憾，只覺得這件事有些蹊蹺。他們不但讓食死人逃出監獄，還不急著出來搜捕——看來這些人果然已經脫離魔法部的掌控了。

他和張秋經過的每一家商店都張貼著這十個食死人的通緝照片。他們走到「寫字人羽毛筆店」

時，又大又冷的兩滴不停的打在哈利的臉上和後腦勺。

「嗯 你想不想喝杯咖啡？」張秋試探的問。雨下得更大了。

「噢，好呀。」哈利說，看看四周，「哪裡？」

「喔，前面有個很棒的地方；你去過「泥腳夫人的店」沒有？」她愉快的說，帶他走到旁邊一條路，進入一家哈利以前從沒注意過的小茶館。那是個擁擠、潮濕的空間，每樣東西似乎都用花邊或蝴蝶結來裝飾。哈利不由得想起恩不里居的辦公室。

「很可愛，是不是？」張秋愉快的說。

「呃 是啊。」哈利言不由衷的說。

「看，她刻意做情人節裝潢呢！」張秋指著許多金色的小天使，這些小天使在每一張小圓桌上面飛翔，不時把一些粉紅色的心碎紙撒在顧客頭上。

「哎 』

他們在僅剩的最後一張桌子坐下，桌位就在霧濛濛的窗邊。羅傑·達維 - - 雷文克勞的魁地奇球隊隊長 - - 帶著一個漂亮的金髮女孩坐在旁邊，距離他們只有一呎半。他們互握著雙手，這情景讓哈利有點不安，尤其是他看了看四周，發現茶館內坐滿一對對情侶，每個人都互相握著手。說不定張秋也會期待他握著她的手。

「想喝什麼，親愛的？」泥腳夫人說，她是個非常肥胖的婦人，頭上梳著一個油亮的黑色髮髻，困難的擠到他們和羅傑·達維的桌子中間。

「請來兩杯咖啡。」張秋說。

在等候咖啡送來的時候，羅傑·達維和他的女友開始隔著糖罐接吻。哈利真希望他不要這樣，他覺得達維這樣等於設下一個典範，會使張秋也期待他向他看齊。他覺得他的臉開始發燙，因此把視線移向窗外，但是窗子上一層霧，看不到外面的街景。為了減少和張秋的眼光接觸，他抬頭望著天花板，假裝欣賞上面的彩繪，卻被飛翔的小天使當頭撒下一把碎花紙。

好不容易捱過幾分鐘後，張秋提到恩不里居，哈利趕緊逮住機會，兩人高興的批評了一陣子，但這個話題在 DA 聚會時已經被徹底的討論過，所以談不了太久，兩人又再度

陷入沉默。哈利察覺到隔壁桌傳來的嘖嘖聲，心慌意亂的東張西望，想找點話來說。

「呃 中午的時候，妳想不想和我一起去「三根掃帚」？我和妙麗．格蘭傑約好在那裡見面。」

張秋揚起眉毛。

「你要和妙麗．格蘭傑見面？今天？」

「是的，呃，是她約我的，我想我會去。妳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她說妳去沒有關係。」

「喔 哦 她真好心。」

但張秋的口氣好像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相反的，她的腔調冷冷的，而且態度忽然變得很冷漠。

兩人又默默的對生了幾分鐘，哈利一下子就把咖啡喝光了，需要再來一杯。坐在鄰桌的羅傑．達維和他女朋友的唇彷彿已經膠住了。

張秋的手擱在桌上的咖啡杯旁邊，哈利很想去握它。握吧，他告訴自己，痛苦與興奮在他內心交雜，伸手去握她的手吧。真想不到，把手臂伸長十二吋去摸她的手，竟然比伸手去抓在空中高速飛翔的金探子更困難 就在他準備伸手時，張秋卻把她的手縮回去了，她現在正以有趣的眼光看著羅傑親吻他的女友。

「他本來要約我的，你知道，」她以平靜的語氣說，「羅傑。在兩個星期以前，不過我拒絕了。」

哈利已經擱上桌的手趕緊握住糖罐當掩護，他想不通她為什麼要告訴他這件事，如果她希望她坐在鄰桌接受羅傑的熱吻，又何必答應和他一起出來？

他沒說話，小天使又在他們頭上撒下一把彩紙，有幾片落在哈利的咖啡杯內。

「我去年也和西追來這裡。」張秋說。

他立刻聽懂了她話中的意思，哈利覺得一陣心寒。四周有好幾對情侶在接吻，頭上又有小天使在飄浮，他不敢相信在這種時刻她還要談西追。

張秋再開口時聲調又抬高一些。

「我一直想問你 西追 - - 他死以前有沒有提 - - 提 - - 提 - - 到我？」

這是哈利最不想談論的話題，特別是對張秋。

「這 - - 沒有 - - 」他平靜的說，「他沒 - - 沒時間留下遺言 所以 妳
妳放假期間常去看魁地奇球賽嗎？妳支持龍捲風隊，是吧？」

他的語氣聽起來有偽裝出來的輕鬆與自在。但他驚慌的發現，她的眼中又蓄滿了淚水，就像上一次聖誕節前在 DA 聚會時那樣。

「聽我說，」他無奈的說，身子略略往前探，免得被人聽到，「我們不要在這裡談西追的事 我們談點別的 〕但是這句話顯然說錯了。

「我以為，」牠的淚水紛紛落下，「我以為你會明 - - 明 - - 明白！我需要談開來！你當然也 - - 也需要談開來！我是說，你看著它發生的，不 - - 不 - - 是嗎？」

一切變得越來越離譜了，羅傑的女友甚至挪開她的嘴唇轉頭看著張秋在哭。

「我 - - 我談過了，」哈利小聲說，「我有和榮恩和妙麗談過，但 - - 〕

「喔，你和妙麗．格蘭傑談！」她怒氣沖沖的說，臉頰滿是淚水，有幾對正在接吻的情侶這時都分開來著她，「你卻不願跟我談！不 - - 不如我們把 把帳付 - - 付了，你好去見妙麗．格 - - 格蘭傑，顯然你會比較高興！〕

哈利張口結舌的瞪著她，看她抓起一張有荷葉邊的紙巾接在閃著淚光的臉上。

「秋！」他無奈的說，真希望羅傑趕快再抓起他的女友親吻，不要瞪大了眼睛看他和張秋。

「去啊，走！」她說，用紙巾捂著臉哭，「如果你還要去見別的女孩，我不懂你為什麼要約我出來 你和妙麗見面後，還要再見幾個？」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哈利說，當他終於明白她為什麼生氣後，他鬆了一大口氣笑起來。沒隔多久，他才發現自己又犯了個錯誤，但已經太遲了。

張秋跳起來，整間茶館這時候變得十分安靜，每個人都在看他們。

「再見，哈利。〕她誇張的說，微微打著嗝，然後轉身衝向門口，把門打開，快速衝進滂沱大雨中。

「秋！」哈利在後面喊她，門已叮噠一聲關上。

茶館內毫無聲息，每一隻眼睛都望著哈利。他扔了一枚加隆在桌上，甩掉頭髮上的粉紅彩紙，衝出去追張秋。

外面下著傾盆大雨，已經見不到她的身影。他實在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半個小時以前他們還相處得很融洽。

「女人！」他很恨的說，雙手插在口袋裡，在滂沱大雨的街道上快步走，「她到底為什麼要談西追？她為什麼老要扯出一個話題，然後讓自己變成一條自來水管？」

他向右轉，邁開步伐快步跑，幾分鐘後便來到「三根掃帚」門口。他知道比和妙麗約定的時間早，但也許可以在這裡找到認識的人打發一點時間。他把蓋在眼皮上的濕頭髮甩開，四下張望，果然看見海格獨自坐在角落，表情十分落寞。

「嗨，海格！」他從擁擠的桌子縫中間擠過去和他打招呼，順手抓了一張椅子在他旁邊坐下。

海格嚇一跳，低頭看他，彷彿不認識似的。哈利發現他臉上又多了兩道新的傷口，和幾處新的瘀青。

「喔，是你，哈利，」海格說，「你好嗎？」

「嗯，我很好，」哈利騙他。比起眼前傷痕累累、滿臉哀傷的海格，他覺得他沒什麼好抱怨的。

「呃 - - 你還好吧？」

「我？」海格說，「喔，是啊，我很好，哈利，很好。」

他盯著他的白鐵啤酒杯裡面，嘆一口氣，那個啤酒杯有一個大水桶那麼大。哈利不知應該說些什麼，兩人並肩默默的坐了一會，海格忽然開口說：「同病相憐，你和我，對不對，哈利？」

「呃 - - 」哈利說。

「是啊，我以前就說過，兩個局外人，」海格說，自作聰明的點頭，「而且兩個都是孤兒，是啊，兩個都是孤兒。」

他就著大酒杯喝了一大口。

〔有個高尚的家庭就不一樣了，〕他說，「我老爸是高尚的人，你媽和你爸也是高尚的人，要是他們都還活著，人生就會不一樣了，對吧？」

〔是吧 我想。〕哈利謹慎的回答，海格的情緒似乎有點不對勁。

「家庭，」海格悶悶不樂的說，「再怎麼說，血統還是很重要」

說著，他從一隻眼睛抹去一滴淚水。

「海格，」哈利實在忍不住了，「你哪裡弄來這些傷？」

「嘎？」海格嚇一跳，「什麼傷？」

「這些呀！」哈利指指他的臉。

「喔 都是普通的擦傷和撞傷，哈利，」海格故作輕鬆的說，「我有個不好對付的差事。」

他一口飲盡杯中酒，站起來。

「改天再見，哈利 要保重。」

說完，他落寞的走出酒館，消失在滂沱大雨中。哈利目送他離去，感到很淒涼。海格不快樂，而且心事重重，但他好像決意不接受幫助。到底發生什麼事？哈利還沒來得及細想，就聽到有人叫他。

「哈利！哈利！在這裡！」

妙麗從房間的另一個角落在向他招手。他站起來，穿過擁擠的人群走過去，還沒走幾步，他使發現妙麗不是一個人，和她坐在一起的，是他無論如何地想不到的兩個人：露娜·羅吉德和麗塔·史譏——已離職的《預言家日報》記者，也是這個世界上妙麗最不喜歡的人。

「你來早了！」妙麗說，移動一下讓他坐，「我還以為你和張秋在一起，至少還要再過一個小時才會到！」

「張秋？」麗塔馬上說，轉過身子注視哈利，「女生？」

她啪的一聲打開她的鱷魚皮包，在裡面摸索。

「哈利就算和一百個女生約會也沒你的事，」妙麗冷冷的對麗塔說，「妳可以把那個東西收起來。」

麗塔本來準備從她包包抽出一枝鮮綠色的羽毛筆，聽了這話彷彿硬生生吞下一口臭樹汁，便又把皮包關上。

「妳們在幹嘛？」哈利問，坐下來，看看麗塔、露娜，又看看妙麗。

「我們的完美小姐正準備要告訴我你何時會到，」麗塔喝一大口牠的飲料，「妳允許我和他說話吧？」她問妙麗。

「是的，可以。」妙麗很酷的說。

麗塔不習慣過這種失業的日子，以前一度整齊漂亮的鬢髮，現在直直的垂下來，凌亂的披在脖子上，兩吋長指甲上的猩紅蔻丹已經有點剝落，臉上那副眉梢往上挑的眼鏡上面的假珠寶也掉了幾顆。

她又喝一大口飲料，抿著嘴說：「她漂亮嗎，哈利？」

「妳敢提一句哈利的感情生活，這件事就取消。我說話算話。」妙麗不耐煩的說。

「什麼事？」麗塔說，用手背抹嘴巴，「妳還沒提到什麼事呢，大小姐，妳只叫我出來。啊，總有一天——」她長嘆一口氣。

「是是，總有一天妳會寫更多有關哈利和我的可怕故事，」妙麗冷淡的說，「妳怎麼不去找個對這個有興趣的人？」

「他們今年不必我費事就寫了許多有關哈利的可怕故事，」麗塔說，從她的玻璃杯口瞄他一眼，又用刺耳的小聲音說，「你看了那些報導有何感想，哈利？被出賣？痛苦煩惱？被誤解？」

「他當然憤怒，」妙麗用嚴厲、清晰的口吻說，「因為他把真相告訴了魔法部長，可是部長太愚蠢了，居然不相信他。」

「這麼說，你還是堅持到底，是嗎？說『那個人』回來了？」麗塔說著，低下眼鏡，對哈利投以銳利的眼光，同時一隻手在牠的鱷魚皮包裡面摸索，「鄧不利多向大家宣佈，說『那個人』回來了，而你是唯一的目擊者，你支持他這番鬼話？」

「我不是唯一目擊者，」哈利怒道，「還有十幾個食死人也看見了，妳要他們的名

單碼？」

「太好了，」麗塔高興的說，又伸手到皮包內摸索，她看著他，那眼神彷彿他是她所見過最美麗的東西，「一條大膽的標題：『波特指控』」，接下來的副題是：『哈利波特供出潛伏的食死人名單』，然後放一張你的大照片，下面再接內文：『飽受困擾，屢次在『那個人』的攻擊下死裡逃生的少年哈利波特（十五歲），昨天指控巫術界若干受人敬重的知名人士為食死人舊部，此舉已引起軒然大波』」

她手上拿著速記筆，筆桿都快碰到了嘴巴的時候，她臉上狂喜的表情忽然黯下來。

「不過，」她放下羽毛筆，用銳利的眼光注視著妙麗，「我們的完美小姐不會希望這個故事見報吧？」

「事實上，」妙麗甜甜的說，「這正是完美小姐的要求。」

麗塔注視著她，哈利也是，只有露娜作夢似的哼著「衛斯理是我們的王」，一面用又著一粒雞尾酒洋蔥的小食籤攪拌她的飲料。

「妳要我報導他所說的有關『那個人』的話？」麗塔望著妙麗失聲說。

「是的，沒錯，」妙麗說，「我要真實的故事，全部真相，完全依照哈利所說一字不漏的報導，他會告訴妳一切細節，他會告訴妳他在哪裡看到潛伏的食死人名單，他會告訴妳佛地魔現在的模樣哎，克制一點。」她輕蔑的說，扔給她一張紙巾，因為麗塔一聽到佛地魔三個字便大吃一驚，把半杯火燒威士忌打翻在身上。

麗塔擦一擦她那件邋遢的雨衣，仍然注視著妙麗，一會兒後她坦白的說：「《預言家日報》不會刊登這種文章的，難道妳沒注意到，沒有人相信他那些荒誕無稽的故事，大家都認為他是瘋子。現在，如果妳讓我從那個角度來寫——」

「我們不需要再來一篇哈利失去理智的報導！」妙麗憤怒的說，「拜妳之賜，那種報導已經夠多了！我要給他一個說出真相的機會！」

「那種故事是沒有市場的。」麗塔冷冷的說。

「妳的意思是，《預言家日報》不會刊登，是因為夫子禁止。」妙麗不耐煩的說。

麗塔對妙麗投以嚴厲的眼光注視良久，這才傾著上身靠向妙麗，以談公事的口吻說：「好吧，夫子是靠向《預言家日報》那一邊的，不過問題還是一樣，他們不會刊登對哈利有利的文章，沒有人要看，這樣的文章不符合大眾的情緒，這次阿茲卡班逃亡已經夠大家煩惱的了，誰也不願相信『那個人』」

回來了。」

「所以《預言家日報》的存在是為了告訴大家他們愛聽的新聞，是嗎？」妙麗嘲諷說。

麗塔坐直身子，揚一揚眉，乾掉杯子裡的火燒威士忌。

〔《預言家日報》的存在是為了推銷它自己，妳這個傻姑娘。〕她冷冷的說。

「我爸認為它是一份很爛的報紙，」露娜出其不意的插嘴說，一面吸吮她的雞尾酒洋蔥，一面用她那對很大、很凸、又有點瘋狂的眼睛瞪著麗塔，「我爸刊載的都是他認為大家應該知道的重要報導。

他不在乎賺不賺錢。」

麗塔用貶低的眼光看她。

「我猜妳老爸是經營某個無聊的鄉村小通訊報吧？」她說，「大概是《與麻瓜周旋約二十五種方法》，還有下次快賣會的日期？」

「不對，」露娜說，把那粒洋蔥又浸入牠的紫羅蘭水，「他是《謬論家》雜誌的編輯。〕

麗塔大哼一聲，鄰桌的客人都轉頭看她。

「他認為大家應該知道的重要報導」，嘎？」她尖酸刻薄的說，「我可以把那些報導拿來當我花園的肥料了。」

「這不是妳揚眉吐氣的大好機會嗎？〕妙麗愉快的說，「露娜說她父親很樂意接受這篇採訪哈利的報導。人家可是願意把它刊登出來的。」

麗塔望著她們倆，一會兒後她不可置信的笑笑。

〔《謬論家》！〕她咯咯發笑著說，「如果是刊登在《謬論家》雜誌上，妳以為大家會當真嗎？」

「有些人不會，」妙麗壓低聲音說，「但《預言家日報》的阿茲卡班逃亡事件報導有一些漏洞，我想會有許多人想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如果能有另外一篇平衡報導，就算是刊登在 - - 」她瞥一眼坐在旁邊的露娜，「在 - - 呃，一本獨特的雜誌上 - - 我

想他們還是會想看的。」

麗塔沉默良久，銳利的眼光一直注視著妙麗，微微偏著頭思考。

「好吧，我就答應吧，」她忽然又說，「那我可以拿到多少稿費？」

「我爸一向不付錢給為雜誌寫稿的人，」露娜夢囈似的說，「他們寫文章是為了榮譽，當然，他們的名字會印在上面。」

麗塔的表情彷彿口中又有強烈的臭樹汁味。她轉頭望著妙麗。

「我得免費寫這篇報導？」

「啊，是的，」妙麗平靜的說，啣一口飲料，「否則，妳心裡明白，我曾向當局舉發妳是一個沒有執照的化獸師。當然，《預言家日報》以後說不定會給妳不少錢寫阿茲卡班監獄生活的內幕報導。」

麗塔的表情像是很不得抓起插在妙麗飲料中的紙傘，戳進她的鼻子裡。

「看樣子我沒別的選擇了，是嗎？」麗塔說，聲音微微發抖。她又打開她的鱷魚皮包，抽出一張羊皮紙，拿起牠的速記筆。

「我爸會很高興。」露娜開心的說。麗塔的下巴抽搐了一下。

「好了嗎，哈利？」妙麗轉向他說，「準備對大眾說出真相了嗎？」

「我想是吧。」哈利說，他看著麗塔把速記筆穩穩的放在那張隔在他們中間的羊皮紙上。

[那就開始吧，麗塔。]妙麗平靜的說，從她的杯底撈出一粒櫻桃。

【第二十六章 看得見與看不見】

露娜含混的表示，她不曉得《謬論家》什麼時候才會刊登麗塔對哈利的專訪，因為她父親正在等一篇關於犄角獸再度現身的精采長篇報導，「——小當然啦，這會是一篇重量級的文章，所以哈利的專訪可能得延到下一期才登。」露娜說。

哈利發現，重新述說佛地魔復活當晚所發生的一切，對他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麗

塔道他把每一個細節全都交代清楚，而他自己也知道，這是他向世人公開真相的大好機會，因此他將他記得的所有事情，全都鉅細靡遺的告訴麗塔。他不曉得大家看到這篇報導，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他猜想，這篇文章的內容大概會讓許多人更加確定：他，哈利波特，真的已經完全瘋了，更糟的是，它居然還是登在專門報導「犄角獸」這類胡說八道的無聊雜誌上。但貝拉·雷斯壯和其他食死人越獄逃亡的消息，讓哈利心中燃起一股強烈的渴望，急著想要去做一些事，不管有沒有用。「我真等不及想看看，恩不里居要是發現你公開發言，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丁在星期一吃晚餐時，用滿懷敬畏的語氣說。西莫正忙著把一大堆雞肉和火腿派剷到自己的盤子裡，哈利知道他正在聽他們說話。

「你這麼做是對的，哈利，」奈威說，他坐在哈利對面。奈威的臉色有些蒼白，他繼續壓低聲音說：「那一定很不好過吧 重新提起那些事 是不是？」

「是啊，」哈利囁嚅的說，「但總得讓大家知道，佛她魔會做出什麼樣的事來，對不對？」

「沒錯，」奈威點點頭說，「還有他手下那些食死人 是應該讓大家知道 ）」

奈威話還沒完全說完，就又開始吃他的烤馬鈴薯。西莫抬起頭來，他一接觸到哈利的目光，就又立刻低頭望著餐盤。不久之後，丁、西莫、奈威就先回交誼廳去了，餐桌邊只剩下哈利和妙麗兩個人。他們在等榮恩，他忙著練習魁地奇，到現在都還沒來吃晚餐。

張秋跟她的朋友毛莉一起走進餐廳。哈利胃中立刻出現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但她連看都沒看葛來分多餐桌一眼，就背對著哈利坐了下來。

「對了，我忘了問你，」妙麗愉快的說，往雷文克勞餐桌瞥了一眼，「你那天跟張秋約會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呢？」

「呃 嗯，既然妳提起這件事 ）」哈利說，把一盤大黃布丁拉到面前，替自己再添了一些，「那我告訴你，那個約會真是糟糕透頂。」

接著他就把他們在「泥腳夫人的店」裡發生的事情告訴妙麗。

「 結果，」他花了好幾分鐘的時間才說完，盤中的大黃布丁也吃得一乾二淨，「她就跳起來，拋下一句：「再見，哈利。」接著就衝出大門去了！」他放下湯匙，望著妙麗，「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妙麗往張秋の後腦勺瞥了一眼，嘆了口氣。

「喔，哈利，」她悲哀的說，「嗯，請原諒我這麼說，你實在是有一點不解風情。」

「我，不解風情？」哈利憤慨的說，「前一分鐘我們遠處得好好的，下一分鐘她卻突然告訴我，說什麼羅傑·達維邀她出去啦，西追以前跟她到過那家愚蠢的茶館啦，而且他們兩個還在裡面親嘴什麼的——妳說我心裡會怎麼想？」

「嗯，你該知道，」妙麗換上一副耐心十足的口吻，彷彿是在對一個非常情緒化的一、兩歲小孩，解釋一加一等於三的簡單道理似的，「你不應該在你們約會到一半的時候，跟她說你想要來跟我碰面。」

「可是，可是，」哈利急得語無倫次，「可是——是妳要我十二點去找妳，還要我帶她一起過來，我要是不告訴她，那我怎麼去得成啊？」

「你應該換一種不同的方式跟她說，」妙麗仍然帶著那副令人生氣的容忍表情說，「你應該這麼說，是我逼你去「三根掃帚」跟我碰面，你覺得很煩，而且你真的一點也不想去，你寧願一整天都待在她身邊，不過妳還是覺得應該去跟我碰個面，所以拜託她也跟你一起去，希望這樣你就可以早點脫身。對了，你最好再跟她說，你覺得我長得很醜。」妙麗說完後，又突然想到補上一句。

「可是我不覺得妳醜啊。」哈利滿頭霧水的說。

妙麗大笑。「哈利，你簡直比榮恩還要糟糕——喔，不，你還是比他好一點，」她嘆了口氣，正說著，榮恩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進了餐廳，他渾身沾滿了泥巴，臉也臭得要命。「聽我說——你跟張秋說你要來跟我見面，她聽了心裡很不舒服，所以她就故意想要讓你吃醋。她是想用這個方法，來試探你到底有多喜歡她。」

「真的是這樣嗎？」哈利問道，榮恩頹然坐在他們對面的椅子上，把他能夠拿得到的餐點全都拉到面前，「好吧，那她為什麼不乾脆問我，妳和她兩個我到底比較喜歡誰，那不是簡單多了嗎？」

「女孩子通常是不會問這種問題的。」妙麗說。

「她們應該要問！」哈利用強烈的語氣說，「這樣我就可以直接告訴她，說我很喜歡她，她也不用又突然開始發作，為西追的死哭得死去活來！」

「我不是在替她講話，」妙麗說，金妮在他們身邊坐下，她跟榮恩一樣全身沾滿汗泥，臉同樣也是臭得要命。「我只是想辦法讓你了解，她那時候心裡是怎麼想的。」

「妳真應該去寫本書，」榮恩邊切馬鈴薯，邊對妙麗說，「把女孩子那些瘋兮兮的舉動翻譯一下，好讓我們男生知道她們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對啊。」哈利熱烈附和，轉頭望著雷文克勞餐桌。張秋剛好站起來，她還是連看都不看哈利一眼，就走出了餐廳。哈利感到有些沮喪，回過身來望著榮恩和金妮說：「魁地奇練習得還順利嗎？」

「惡夢一場。」榮恩沒好氣的說。

「喔，別這麼說，」妙麗望著金妮說，「我相信不至於那麼——」

「沒錯，那真的是場惡夢，」金妮說，「簡直是恐怖至極。練習結束的時候，莉娜都快要哭出來了。」

榮恩和金妮吃完晚餐後就先去洗澡，哈利和妙麗回到熱鬧的交誼廳，繼續寫他們那好像永遠寫不完的功課。哈利開始畫天文學要交的一張新星座圖，在他奮戰了半個鐘頭之後，弗雷和喬治出現在他面前。

「榮恩和金妮不在這兒？」弗雷問道，一邊東張西望，一邊拉出一張椅子坐下，哈利搖搖頭，他立刻接口說：「很好，我們剛才在看他們兩個練習，到比賽的時候是死走了。沒有我們幫忙，他們根本什麼都做不成。」

「別這麼說，金妮其實還不錯，」喬治說道，一副很公平的樣子。他在弗雷身邊坐下來，「坦白說，我還真想不通她怎麼會這麼厲害，別忘了，我們可從來都沒讓她跟我們一起打過魁地奇。」

「她從六歲開始，就常常闖進你們家花園裡的飛天掃帚倉庫，趁你們不注意的時候，輪流把你們每個人的掃帚拿出來玩。」妙麗的聲音從一大堆搖搖欲墜的古代神秘文字書籍後面傳過來。

「喔，」喬治說，他似乎有些動容，「難怪——這我就明白了。」

「榮恩有沒有成功擋住一球？」妙麗的眼睛從《神秘象形文字與符號圖案》上方冒了出來。

「這個嘛，只要他不覺得有人在看他，他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弗雷說，眼珠骨碌碌的轉個不停，「所以說，我們只要在星期六的時候，每次一看到快浮逼近他那邊的球門柱，就趕快叫觀眾全都轉身背對著他，假裝專心聊天就行了。」

他又站起來，浮躁不安的走到窗前，望著窗外漆黑的校園。

「妳知道，唯一值得讓我們待在這兒的原因，恐怕就只有魁地奇了。」

妙麗丟給他嚴厲的一個眼色。

「你還要考很多試欸！」

「我告訴過妳，我們沒那麼在乎「超勞巫測」，」弗雷說，「點心盒就快要上市了，我們已經找到方法去除掉那些疔瘡，只要一、兩滴海葵鼠鬚汁就解決了，這全都是阿李的功勞。」

喬治打了個大呵欠，悶悶不樂的望著濃雲密佈的夜空。

「這場比賽我甚至連看都不太想看。要是我們真的敗在災來耶·史密手裡，我大概只好以死謝罪了。」

「我正好相反，我會殺了他。」弗雷堅決表示。

「這就是魁地奇最大的問題，」妙麗心不在焉的說著，又開始趴向她的古代神秘文字翻譯作業，「讓不同學院的學生彼此看不順眼，害大家關係鬧得很僵。」

她抬起頭來，想找她那本《符咒家的字音表寶典》，卻看到弗雷、喬治和哈利全都帶著一臉既厭惡又吃驚的神情盯著她瞧。

「幹嘛，本來就是這樣啊！」她沒耐心的說，「它只不過是種運動遊戲嘛，是不是？」

「妙麗，」哈利搖著頭說，「妳是懂很多事情，也很有自己的著法，但妳一點也不了解魁地奇。」

「也許我是不了解，」她陰沉的說，又繼續做翻譯作業，「但至少我的快樂，不必靠榮恩的救球能力來決定。」

雖然哈利寧可從天文塔跳下來，也不肯向她承認這個事實，但是到了接下來的這個星期六，在哈利親眼目睹他們的練球情形之後，他真的寧願給錢，要多少加隆都行，也不要再管什麼魁地奇了。

這場比賽最大的好處，就是時間很短，葛來分多的觀眾們只須忍受二十二分鐘的痛苦折磨。很難說這場比賽最糟糕的是哪一部分：哈利認為其中以榮恩失掉第十四個球、洛坡揮棒沒打到搏格，反倒擊中莉娜的嘴巴，以及寇克看到災來耶抱著快浮朝他衝過來，就尖叫著往後一栽，從掃帚上掉下來這三件事最為突出，要論排名，倒是各有千秋，很難分出個上下。最神奇的是，葛來分多最後只輸十分：金妮居然當著赫夫帕夫搜捕手

夏佰的面一把攔住了金探子，使得這場比賽最後他們只以兩百三十比兩百四十的分數落敗。

「那一手抓得真漂亮。」哈利回到交誼廳後告訴金妮，這裡的氣氛活像是正在舉行一場特別淒慘的喪禮。

「我只是運氣好，」她聳聳肩說，「那時候金探子飛得不算快，而且夏佰感冒了，他打了個噴嚏，正好在最重要的時候閉上眼睛。反正只要等你回到球隊 - - 」

「金妮，我是被罰終身禁賽。」

「你只是在恩不里居還待在學校這段期間被禁，」金妮糾正他的說法，「差別就在這裡。反正等你回到球隊，我打算去膺徵追蹤手。莉娜和西亞兩個明年都要畢業了，其實我不太愛當搜捕手，我比較喜歡去射門得分。」

哈利望著遠處的榮恩，他弓身縮在一個角落，望著自己的膝蓋發楞，手裡緊握著一瓶奶油啤酒。

「莉娜還是不肯讓他退出，」金妮說，似乎看出哈利心裡在想什麼，「她說她知道他有潛力。」

哈利很感謝莉娜對榮恩這麼有信心，但同時也認為，其實乾脆放榮恩離開球隊，對他反倒還仁慈一些。榮恩在離開球場時，周圍又再次響起一陣響徹雲霄的大合唱：「衛斯理是我們的王」，史萊哲林學生這次顯然對歌詞特別有感覺，唱得十分投入，現在他們已成為最有希望贏得魁地奇盃的隊伍了。

弗雷和喬治晃了過來。

「我甚至連嘲笑他的心情都沒有，」弗雷說，望著榮恩那副垂頭喪氣的模樣，「我告訴你 - - 在他第十四次失球的時候 - - 」

他雙臂在空中激動的亂抓亂扒，就像是站在那兒用狗爬式游泳似的。

「 - - 算了，我還是留到慶功宴再表演吧，如何？」

過了不久，榮恩拖著沉重的腳步上樓睡覺去了。為了尊重榮恩的感受，哈利又再多等了一會，才上樓回寢室，好讓榮恩有點時間裝睡著，要是他想這麼做的話。果然，在哈利終於踏入寢室的時候，榮恩的鼾聲已經大得有些誇張，一聽就知道是裝的。

哈利爬上床，心裡仍在想著那場比賽，站在球場邊緣觀戰時的挫敗感實在太大了。

他對金妮的表現印象深刻，但他心裡知道，如果由他自己上場，一定可以更早抓到金探子——在它飛到夏佰腳踝附近那時候，出現過一次動手的大好機會；金妮當時要是不遲疑，就有可能讓葛來分多低分險勝了。

恩不里居坐在哈利和妙麗下面幾排的座位上。在看比賽的時候，她曾伏身在位子上，同過頭來看了他幾眼。她那蟾蜍似的闊嘴一路撐開，看在他眼裡就是一副幸災樂禍的笑容。他躺在黑暗的房间裡，一想到她那副嘴臉，心中立刻燃起一股熊熊怒火。過了幾分鐘，他又想起石內卜每次在鎖心術結束時對他的囑咐，他必須在臨睡前出空一切雜念，什麼也別想。

他試了一會兒，可是在恩不里居上面再加一個石內卜，真是火上加油，只會讓他心裡感到更加怨恨，他發現自己非但沒有出空雜念，反倒專心的痛恨起這兩個人來。榮恩的鼾聲漸漸平息，換上一種深沉緩慢的呼吸聲。哈利過了很久才終於睡著。他的身體相當疲倦，腦中卻思潮翻湧，過了許久才得平靜。

他夢到奈威和芽菜教授在萬應室裡跳華爾滋，麥教授在一旁吹風笛替他們伴奏。他開心的看了一會兒，接著就決定去找 DA 的其他成員。

但他一踏出房間，發現面對的並不是呆子巴拿巴的掛幔，而是一根插在石牆托架上的火把。他緩緩將頭轉向左方。是了，在那沒有窗子的通道盡頭，就是一扇素淨、黑色的門。

他朝黑色門走過去，心裡感到越來越興奮。他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知道這次一定可以交到好運，順利把門打開——他現在距離門只有一呎遠了，他狂喜的發現，門右邊現出一道細長的朦朧藍光——門開了一條縫——他伸手把門推開，可是——榮恩發出一聲響亮刺耳的真正鼾聲，哈利立刻驚醒過來，他的右手在黑暗中伸向前方，正準備打開一扇遠在數百哩之外的門。他懷著一種混雜了失望和罪惡感的心情，把手放了下來。他知道他不應該看到那扇門，但同時也感到一股強烈的好奇心，想要知道門後面到底藏了些什麼，這使他忍不住有點生榮恩的氣——要是榮恩再晚一分鐘打鼾就好了。

星期一早上，他們到餐廳吃早餐時，送郵件的貓頭鷹正好飛進來。妙麗並不是唯一急著想看《預言家日報》的人：幾乎所有的人都急著想知道有關越獄食死人的新消息，只可惜儘管有許多發現行蹤的報導，但他們目前依然逍遙法外。妙麗把一個納特給了送信的貓頭鷹，就急切的攤開報紙，哈利在一旁悠哉遊哉的倒橘子汁喝；他這一整年來就只收到過一封信，因此當第一隻貓頭鷹砰一聲降落在他面前時，他很確定牠是找錯人了。

「你是要找誰啊？」他問貓頭鷹，懶洋洋的把他的橘子汁從牠的鳥嘴下移開，俯身去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霍格華茲學校餐廳哈利波特收哈利皺起眉頭，準備伸手去取貓頭鷹送來的信，但還來不及動手，就有三隻、四隻、五隻貓頭鷹，拍著翅膀飛落到牠旁

邊，她們開始擠來擠去的想要找好位子站，在混亂中踩到了奶油，打翻了鹽罐，全都搶著要第一個把信交給哈利。

「這是怎麼了？」榮恩驚愕的問道，就在葛來分多餐桌上的學生全都湊上前來看時，又有另外七隻貓頭鷹飛過來，降落在原先那群正在大鬧的隊伍中間，不停的又叫又啼，猛拍翅膀。

「哈利！」妙麗屏息喊道，把雙手伸進那一堆亂七八糟的羽毛中間，拉出一隻身上綁了個圓筒形長包裹的鳴角鴉。「我大概知道怎麼回事了——先打開這個包裹！」

哈利拆開褐色的包裝紙。從裡面滾出一本捲成一束的三月份《謬論家》。他攤開雜誌，看到他自己的面孔，在封面上咧嘴露出靦腆的微笑。照片上印著一排大大的紅字，寫著：哈利波特終於大膽驚爆內幕：關於「那值不能說出名字的人」的真相和我親眼目睹他復活的那一夜「很棒吧！」露娜說，她輕飄飄的走到葛來分多餐桌旁，擠到弗雷和榮恩兩人中間坐下，「昨天就出刊了，我請我爸寄一份送給你。至於這些呢，」她伸手朝桌上那堆貓頭鷹揮了一下，她們仍不死心的在哈利面前亂轉，「是讀者們寄來的信。」

「我也是這麼想，」妙麗滿臉渴望的說，「哈利，我們可不可以！」

「別客氣。」哈利說，他感到有些困惑。

榮恩和妙麗兩人開始拆信。

「寫這封信的傢伙覺得你是個神經病，」榮恩說，又瞥了一眼手中的信，「啊，這個」

「這個女的建議你去聖蒙果醫院試試，說那裡有一種非常棒的「驚嚇咒」療程。」妙麗說，在那一瞬間她臉上露出氣餒的表情。

「這封信看起來還不錯，」哈利慢吞吞的說，眼光掃過一封長信，寫信的人是一名住在佩斯利的女巫，「嘿，她說她相信我！」

「這個人說他猶豫不決，」弗雷說，他熱心的加入他們的拆信活動，「他說你看起來不像是個瘋子，可是他實在不願意相信「那個人」已經復活，所以他現在不曉得自己該怎麼想。哎喲喂呀，這簡直是白白浪費羊皮紙嘛。」

「又有一個人被你說服了！」妙麗興奮的說，「看過你述說的事情之後。我不得不做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預言家日報》對你實在是太不公平了——雖然我不是很願意相信，「那個不能說出名字的人」已經重新復活，但我不得不承認你說的全都是事實

這真是太棒了！」

「又有個人說你是瘋狗亂吠，」榮恩說，把揉成一團的信拋到背後，「這個人倒是說你完全改變了她的想法，她現在認為你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她還附上一張照片——哇！」

「這裡是怎麼回事啊？」一個帶著虛假甜膩語氣，像小女孩似的嗓音說。

哈利抬起頭來，手裡還抓著一大堆信。恩不里居教授站在弗雷和露娜後方，用那對蟾蜍般的凸眼珠，掃視哈利面前桌上那堆亂七八糟的貓頭鷹和信件。他看到她背後有許多學生，正帶著準備看好戲的表情在望著他們。

「你為什麼會收到這麼多信，波特先生？」她緩緩問道。

「現在連這都不准啦？」弗雷大聲說，「難道收信也犯法嗎？」

「你說話小心點，衛斯理先生，要不然我就只好罰你勞動服務了，」恩不里居說，「怎麼回事啊，波特先生？」

哈利遲疑了一會兒，他實在想不出，要如何去隱瞞他接受採訪的事，恩不里居教授遲早都會注意到這期的《謬論家》。

「這些人寫信給我，因為我接受採訪，」哈利說，「談我去年六月遇到的事情。」

由於某種原因，他一邊答話，一邊朝教職員餐桌望了一眼。哈利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在前一秒鄧不利多還在盯著他，等他轉過頭來看的時候，這位校長卻帶著專注的表情，忙著去跟孚立維教授聊天。

「採訪？」恩不里居重複道，她的聲音變得比平常更尖東高，「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有個記者問了一些問題讓我回答，」哈利說，「就是這個——」

他拋給她一本《謬論家》。她拿起雜誌，低頭看著封面。她那張慘白、像發麵糰似的面孔，現在變成一朵顏色斑駁、難看極了的紫羅蘭。

「你是在什麼時候接受採訪的？」她問，聲音微微顫抖。

「上次去活米村度週末的時候。」哈利說。

她勃然大怒的抬頭望著他，雜誌在她那粗短的手指中抖動。

「以後你休想再去活米村度假了，波特先生，」她悄聲說，「你好大的膽子——你竟敢——」她做了一次深呼吸，「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導你，叫你不要再撒謊。顯然你並沒有把我的話牢牢記在心裡。葛來分多扣五十分，另外再罰你一個禮拜的勞動服務。」

她把《謬論家》緊緊扣在胸前，昂首闊步的掉頭走開，許多學生的眼睛都一路跟隨著她。

早上才過了一半，學校就到處都貼滿了大張佈告，而且這次不只是貼在學院的佈告欄上，甚至連走廊和教室也都不放過。

霍格華茲總督察令詢任何持有《謬論家》的學生將予以開除學籍。

上述規定係依照教育章程第二十七條頒定簽署者：總督察桃樂絲·珍·恩不里居不知為了什麼，妙麗每次只要看到其中一張佈告，就會笑得非常開心。

「妳到底在高興什麼啊？」哈利問她。

「喔，哈利，你看不出來嗎？」妙麗輕聲說，「有一件事，她只要肯做，那學校裡的人百分之百都會看這篇專訪，那就是下令查禁！」

妙麗的看法似乎相當正確。到了當天深夜，雖然哈利在學校裡根本連《謬論家》的影子都沒瞧見，大家卻好像都在互相轉告採訪的內容，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迅速傳遍了整個校園。哈利在排隊進教室時，聽到學生們在旁邊竊竊私語，他在午餐和課堂休息時間，也聽到其他人在熱烈討論，而妙麗甚至向他報告，說她在上「古代神秘文字研究」之前匆匆趕去上廁所的時候，聽到女生廁所裡的每一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

「接著她們突然看到我，她們顯然都知道我跟你認識，所以就纏著我問了一大堆問題，」妙麗告訴哈利，她的雙眼閃閃發光，「我覺得她們都相信你，我是說真的，你終於說服她們了。」

在同一時間，恩不里居教授正大搖大擺的在校園裡巡行，不時攔下學生隨意抽查，要他們把書本和口袋裡的東西全都交出來讓她過目，哈利知道她是在找《謬論家》，但學生們的動作比她快了好幾步。他們早就對刊登哈利專訪的那幾頁動了手腳，魔法把它們變得跟課本內容一模一樣，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看到真正的文字，要不然就是用魔法把它們變成一張白紙，等他們想要再仔細閱讀的時候才會重新顯現。很快的，學校裡每一個人似乎真的都看過了。

老師們自然也受到「教育章程第二十六條」的限制，不准提起這篇專訪，不過他們還是有辦法找到管道來表達心中的感受。芽菜教授在哈利遞灑水壺給她的時候，當場賞了葛來分多二十分。笑容滿面的孚立維教授，在符咒學下課時，塞給哈利一盒吱吱尖叫的糖鼠，說了聲：「噓！」就急忙離去；

而崔老妮教授在上占卜學時突然歇斯底里的大聲飲泣，當著全班驚駭莫名的學生，和滿臉不以為然的恩不里居的面前宣佈，說哈利並不會少年早夭，而是可以長命百歲，日後還會當上魔法部長，一連生下十二個孩子。

哈利最高興的是，第二天正準備趕去上變形學的時候，張秋快步走到他身邊。他還來不及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就握住了他的手，貼在他耳邊悄聲說：「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看了那篇專訪，你實在是太勇敢了 我都忍不住哭了。」

哈利雖然很遺憾那篇訪問又害她多掉了一些眼淚，他還是非常高興張秋終於又肯跟他說話了，接著她就飛快的在他臉上吻了一下，又匆匆離去，使他感到欣喜若狂。更令人無法相信的是，他才剛走到變形學教室外面，就發生了一件天大的好事，西莫離開隊伍，走過來面對著他。

「我只是想說，」他囁嚅的說，斜眼望著哈利左邊的膝蓋，「我相信你。而且我寄了一份雜誌給我媽。」

而馬份、克拉和高爾三人的反應，使哈利的快樂達到巔峰。當天下午在圖書館裡，他看到他們三人正在咬耳朵，他們身邊還有一名看起來非常瘦弱的男孩，妙麗悄聲告訴他，那個人名字叫喜多·諾特。哈利瀏覽著書架上的書目，尋找關於「局部消失魔法」的資料時，他們回過頭來望著他。高爾充滿恐嚇意味的把指關節掰得啪啪響，馬份輕聲對克拉說了幾句顯然不太好聽的話。哈利心裡很清楚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做：他指名道姓的公開宣稱他們的父親是食死人。

「最棒的就是，」妙麗在他們離開圖書館時開心的輕聲說，「他們完全不能反駁你的說法，因為他們根本不敢承認自己看過那篇文章！」

在晚餐時，他的喜悅又到達新的高峰，露娜說《謬論家》從來沒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全都賣得精光。

「我爸正在加印！」她告訴哈利，興奮得眼珠子都快要蹦出來了，「他完全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說大家好像對這篇專訪，比對犄角獸的報導還更感興趣！」

當晚哈利成了葛來分多交誼廳裡的英雄。弗雷和喬治非常大膽的對《謬論家》的封面施了一個「放大咒」，再把它掛到牆上，讓一個超大的哈利的頭俯視下方的一切活動，不時的還會用聲若洪鐘的嗓音冒出幾句「魔法部是白癡」或「去吃屎吧，恩不里居」

之類的话。妙麗並不覺得這個花招多有趣，她說這會害她不能專心寫功課，最後還氣沖沖的提早跑上樓去睡覺。哈利不得不承認，過了一、兩個鐘頭，特別是當說話咒的效力逐漸消退之後，那張海報就沒剛開始那麼好玩了。現在它只是斷斷續續的喊出「屎」和「恩不里居」之類的片段字句，而且間隔時間變得越來越短，嗓音也變得越來越高亢響亮。事實上，他被它吵得頭都痛了，而且他的傷疤又開始很不舒服的陣陣刺痛。因此當一大堆人圍在哈利身邊，要求他不知第幾次重複他在專訪中提過的事情時，他終於開口說他地想早點上床睡覺，招來他們一陣失望的抱怨聲。

回到寢室，房中空無一人。他把額頭貼到床邊冰涼的窗玻璃上，這使他的傷疤疼痛減輕了一些。

他脫下衣服，爬上床，只希望頭疼快點消失。他也覺得有點想吐。他翻了個身，側躺在床上，閉上眼睛，幾乎立刻陷入夢鄉。他站在一個簾幕低垂的黑暗房間裡，房中唯一的光源是一個托座上的幾支蠟燭。他前面有一張椅子，他的雙手抓著椅背。這雙手有著細長的手指，慘白得彷彿多年沒曬到陽光，在黑絲絨椅背的襯托下，看起來就像是兩隻蒼白的大蜘蛛。

在椅子後方，那圈燭火照亮的光暈中，有一名身穿黑袍的男子跪在地上。

「看來我好像受到了誤導。」哈利用一種高亢冰冷的嗓音說，他的語氣充滿了怒意。

「主人，我懇求你原諒。」跪在地上的男人淒聲說。他的後腦勺在燭光下發出閃爍的微光。他好像在發抖。

「我不怪你，羅克五。」哈利用那冰冷殘酷的嗓音說。

他鬆開椅背，從椅子旁邊繞過去，走向那名畏縮著跪在地上的男人，站在他正前方的黑暗中，從一種起平尋常的高度往下看。

「你確定你說的是事實，羅克五？」哈利問道。

〔是的，我的主人，是的。畢竟我以前是在魔法部工 - - 工作。〕

「艾福瑞告訴我，說簿德可以除掉它。」

「簿德永遠也拿不到它的，主人。簿德也曉得他自己做不到。他肯定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那麼奮力去抵抗馬份的「蠻橫咒」。」

「站起來，羅克五。」哈利悄聲說。

跪著的男人趕緊聽命站起，慌亂得差點摔倒在她。他的臉上佈滿了坑坑疤疤的麻點，那些凹凸不平的疤痕，在燭光下顯得格外清晰。他站起來後仍然微弓著身，好像鞠躬鞠到一半似的，他用恐懼的眼神，飛快的瞥了哈利臉龐一眼。

「你把這件事告訴我，做得很好，」哈利說，「非常好。看來我是白白浪費了幾個月，去進行這無用的計畫。沒關係。我們就從現在重新開始。佛她魔王很感激你，羅克五。」

「我的主人。是的，我的主人。」羅克五喘著氣說，他鬆了口氣，嗓音變得有些沙啞。

「我會需要你幫忙，我會需要你提供我所有的情報。」

岳田然，我的主人，當然。一切情報。」

「非常好。你可以走了。叫艾福瑞來見我。」

羅克五邊鞠躬邊慌忙後退，一下子就走出門不見了。

哈利獨自待在黑暗的房中，他轉過頭來望著牆壁。牆上的暗影中掛了一面佈滿歲月痕跡的破鏡。

哈利朝鏡子走去。鏡中的他，在黑暗中變得越來越清晰。一張比骷髏還要慘白的面孔。一對瞳孔如細縫般的紅眼。「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怎麼啦？」他身邊有個嗓音在喊。

哈利瘋狂的亂踢亂滾，結果被床邊的簾幕纏住，從床上摔了下來。他有好幾秒的時間，完全不曉得他自己是在哪裡。他深信他馬上就又會看到，那張骷髏般的蒼白面孔在黑暗中朝他逼近，這時他耳邊響起了榮恩的嗓音。

「拜託你別像發瘋似的亂動，這樣我才能幫你解開！」

榮恩用力扯開纏在哈利身上的簾幕，哈利平躺在她上，在月光下仰頭望著榮恩，他額上的傷疤如燒灼般的陣陣刺痛。榮恩看來好像是剛準備上床，身上的長袍已經脫下了一條袖子。

「又有人被攻擊了嗎？」榮恩問道，粗魯的把哈利拉起來，「是我爸嗎？是不是那條蛇？」

「不 - - 大家都沒事 - - 」哈利喘著氣說，他的額頭好像有火在燒，「嗯 - - 除了艾福瑞 - - 他有麻煩了 - - 他提供錯誤的情報 - - 佛她魔非常生氣 - - 」

哈利發出一聲呻吟，渾身顫抖的倒在床上，揉著額上的傷疤。

「不過現在羅克五會幫他 - - 他又重新找到正確的途徑 - - 」

「你究竟在說什麼？」榮恩的語氣顯得十分害怕，「妳是說 - - 你剛才看到了『那個人』？」

「我就是『那個人』，」哈利說，他在黑暗中伸出雙手，湊到眼前檢查，要確定它們不再有死白的細長手指。「他跟羅克五在一起，就是那批從阿茲卡班逃出來的食死人之一，記得吧？羅克五剛才告訴他，說簿德不可能辦得到。」

「辦得到什麼？」「除掉某個東西 - - 他說簿德應該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辦得到簿德受到「蠻橫咒」控制 - - 我記得他說下手的人是馬份。」

「他們用魔法控制簿德，要他去除掉某個東西？」榮恩說，「但是 - - 哈利，那一定就是 - - 」

「那個武器，」哈利替他把話說完，「我知道。」

寢室大門敞開，丁和西莫走了進來。哈利趕緊把腿縮到床上。西莫好不容易才相信哈利不是神經病，他可不想讓西莫看出剛才又有怪事發生。

「你是說，」榮恩假裝去拿床頭裝上的水罐，把頭湊到哈利耳邊低聲說，「你剛才就是『那個人』？」

「沒錯。」哈利平靜的說。

榮恩雖不渴，還是灌下了一大口水。哈利看到水溢到他下巴上，淌到他的胸前。

「哈利，」他說，丁和西莫在他們旁邊吵吵鬧鬧的到處走動，忙著換衣服和聊天，「你必須把這告訴 - - 」

「我不用告訴任何人，」哈利不耐煩的說，「我要是能把鎖心術練好，就根本不會再看到這種事情。我應該學會關上腦袋，把這一切全都擋在外面。這就是他們要我做的事情。」

他口中的「他們」，其實指的是鄧不利多。他重新躺到床上，翻了個身，背對著榮恩側躺，過了一陣子，他聽到榮恩的床墊在吱吱嘎嘎響，榮恩也躺回了床上。哈利的傷疤又開始陣陣灼痛，他用力咬著枕頭，不讓自己發出一絲聲音。他知道，在某個地方，艾福瑞正在受到懲罰。

第二天一大早，哈利和榮恩就把事情一五一卡的告訴妙麗，他們十分小心，不讓任何人聽到他們的談話內容。他們三個走到校園中常去的老地方，站在那個涼爽通風的角落，哈利把他所記得的夢中情景全都告訴她，連一絲細節都不放過。他說完之後，她沉默了好一會兒沒答腔，只是帶著一種痛苦的專注神情，緊盯著站在庭院對面的弗雷和喬治，他們兩人現在頭都不見了，正忙著從斗篷底下取出他們發明的魔術帽向大家兜售。

「所以那就是他們要殺他的原因，」她終於收回視線，不再盯著弗雷和喬治，開始平靜的說，「在簿德試著去偷這個武器的時候，發生了某些怪事。我認為在那個東西上，或是在它周圍的環境，必然施了些防護性的符咒，制止人去碰它。那就是他為什麼會被送到聖蒙果醫院的原因，他的腦袋出了毛病，變得不會說話了。記得那個治療師是怎麼跟我們說的嗎？他正在漸漸康復。而他們絕對不能冒這個險，讓他真的好起來，對不對？我的意思是，他在碰到那個武器時所受到的不明魔法攻擊，很可能同時也解除了他身上的蠻橫咒。等他一恢復說話能力，他就會向大家解釋他做了些什麼事情，是不是？那人們就會曉得他是被派去偷武器了。當然啦，魯休思，馬份要對他下詛咒還挺方便的。他不是根本就「住」到魔法部裡了嗎？」

「他甚至連我去參加聽審會那天都待在那兒，」哈利說，「就在 - - 等等」他緩緩說道，「他那天是待在神秘部門的走廊上！你爸說他大概是想要溜下去查探我受審的情形，但要是 - - 」

「包莫！」妙麗倒抽了一口氣，露出震驚的神情。

「對不起？」榮恩滿臉迷惑的問道。

「史特吉·包莫 - - 」妙麗屏息說，「就是因為企圖闖進一扇門而被逮捕！魯休思·馬份想必也對他下了咒！我敢說，他一定就是在你看到他那天動的手，哈利。包莫帶著穆敵的隱形斗篷，是不是？」

所以說，要是包莫當時站在門前看守，隱形的，而馬份聽到他走動的聲音 - - 或者只是猜到有人站在那裡 - - 再不然就是，他抱著萬一有人會在那裡看守的想法，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用蠻橫咒胡亂攻擊？所以，包莫在等下一次下手的機會 - - 很可能就是再度輪到他執勤看守的時候 - - 他就要設法闖進神秘部門去替佛她魔偷武器 - - 榮恩，你先別吵 - - 結果卻被逮捕了，並且關進了阿茲卡班」

她凝視著哈利。

「現在羅克五已把取得武器的方法告訴佛地魔了嗎？」

「我沒有聽到他們全部的談話內容，不過聽起來應該就是這樣，」哈利說，「羅克五以前是在那邊工作——也許佛地魔會派羅克五去偷武器？」

妙麗點點頭，她顯然仍在沉思。然後，她突然沒頭沒腦的說了句：「你根本就不應該看到這些的，哈利。」

「什麼？」他吃了一驚。

「你應當學會如何關閉你的心靈，阻止這類事情侵入。」妙麗說，她突然變得非常嚴肅。

「我是在學啊，」哈利說，「可是——」

「嗯，我認為，我們應該把你看到的事情全都忘光，」妙麗堅定的表示，「而且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再多用功一點，好好把鎖心術學會。」

一整個禮拜情況也未見好轉。哈利在魔藥學拿到了兩個「D」，他仍在提心吊膽的害怕海格會被解雇，而且老是忍不住回想起他化身為佛地魔的那個夢境——他並沒有再跟榮恩和妙麗提起這些事，他可不想再被妙麗臭罵一頓。他很希望能夠跟天狼星好好談一下，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只好設法把這件事深深埋在心底。

不幸的是，他的心底已不再像過去那麼安全了。

「起來，波特。」

在哈利夢到羅克五的一、兩個禮拜後，他又再度跪倒在石內卜的辦公室地板上，努力讓自己的腦袋變得一片空白。剛才他又再度被迫去回想一連串非常遙遠的記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居然還記得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達力和那些狐群狗黨在小學時羞辱他的往事。

「剛才最後一段記憶，」石內卜說，「那是什麼？」

「我不曉得，」哈利說，勉強撐腿站了起來。他發現他越來越難在石內卜召喚出的一連串快速聲音影像中，清楚分辨出不同的記憶。「你是指我表哥要我站在馬桶裡面的事情嗎？」

「不是，」石內卜柔聲說，「我指的是有個男人跪在一個陰暗的房間裡——」

「那 沒什麼。」哈利說。

石內卜的黑眼珠深深望進哈利的眼底。哈利想起石內卜說過，視線接觸是「破心術」最重要的關鍵，他趕緊眨眨眼，別過臉去。

「那個男人和那個房間，是怎麼跑進你的腦袋裡去的，波特？」石內卜問道。

「那 - - 」哈利說，硬是不看石內卜一眼，「那是 - - 那只是我作的一個夢。」

「一個夢？」石內卜重複道。

沉默了一會兒，哈利定定的望著泡在一罐紫藥水中的一隻很大的死青蛙。

「你該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到這兒來吧，波特？」石內卜用一種低沉而令人驚駭的嗓音說，「你該知道我為何要放棄我的夜晚休息時間，來做這份無聊的工作吧？」

「知道。」哈利生硬的答道。

「那你告訴我，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波特。」

「讓我可以學會鎖心術，」哈利說，現在他怒目瞪著一條死鰻魚。

「完全正確，波特。你雖然是笨了點兒 - - 」哈利回轉頭看石內卜，恨死了他。「 - - 但我原本以為，經過兩個多月來的訓練，你或許會有點兒長進。除了剛才那個，你還作道多少關於黑魔王的夢？」

「就只有那一次。」哈利撒謊。

「也許，」石內卜說，微微眯起他那對漆黑冷酷的眼睛，「也許你心裡其實很喜歡這些幻象跟夢境，波特。也許它們讓你覺得自己很特別 - - 很重要是吧？」

「不是，沒有。」哈利說，他咬緊牙關，手指緊緊握住他的魔杖把柄。

「事情還是一樣，波特，」石內卜冷冷的說，「因為你既不特別也不重要，而且也輪不到你去探聽黑魔王對食死人的說話內容。」

「沒錯 - - 那不是你的工作嗎？」哈利忍不住挖苦他。

他不是有意要這麼說，他只是在盛怒中忍不住脫口而出。他們互相對望了很長一段

時間，哈利心裡知道，他這次是說得太過分了。當石內卜再開口回答時，他臉上卻露出一種幾乎可說是滿意的古怪神情。

〔是的，波特，〕他說，他的雙眼閃閃發光，「那的確是我的工作。好，要是你已經準備好，我們就再開始練吧。〕

他舉起魔杖：「一 - - 二 - - 三 - - 破破心！」

上百名催狂魔越過校園中的湖泊朝哈利撲過來。他皺起臉，努力集中心思。她們越來越近了。他可以看到她們斗篷帽下的黑洞。同時他也可以看到石內卜站在他面前，緊盯著他的面孔，嘴裡喃喃低聲哈誦。不知為了什麼，石內卜變得越來越清晰，而催狂魔卻越來越模糊。哈利舉起他的魔杖。

「破心護！」

石內卜的身子晃了一下，他的魔杖飛到空中，不再正對著哈利。哈利心中突然充滿了許多不屬於他的回憶！一個有著鷹鉤鼻的男人，朝著一個畏縮的女人大吼大叫，一個黑頭髮的小男孩躲在角落哭泣。一名頭髮油膩的青少年獨自坐在漆黑的臥室，用魔杖指著天花板射蒼蠅。一個骨瘦如柴的男孩企圖跨上一根蹦蹦跳跳的飛天掃帚，旁邊有個女孩子在大笑。「夠了！」

哈利感到好像有人朝他胸口用力推一下。他踉踉蹌蹌的退了好幾步，撞到石內卜辦公室牆邊的架子，他聽到有東西破裂的聲音。石內卜在微微顫抖，臉色一片慘白。

哈利背上的長袍濕了一大片。他把架子上其中一個罐子撞破了，藥水流出來，泡在裡面的那個黏答答的東西不停的打漩。

「復復修！」石內卜嘶聲說，罐子立刻完好如初。「好，波特。這的確是有點兒進步。」石內卜微微喘著氣說，他將上課前用來儲存思緒的儲思益扶正，看起來彷彿是在檢查，看它們是不是還存在裡面，「我不記得我有教你用「屏障咒」。但毫無疑問的，相當有效。」

哈利沒有說話。他覺得現在不管說什麼，都可能會有危險。他確定剛才闖入了石內卜的記憶，而他看到的是石內卜童年時的情景。一想到那個在父母吵架時躲在旁邊哭泣的小男孩，現在就帶著無比憎惡的眼神，活生生的站在他的面前，他不禁感到心底發寒。

「我們再來試一次吧？」石內卜說。

哈利感到一陣強烈的恐懼。他非常確定，他就要為剛才發生的一切付出慘痛的代價。

了。他們走回原位，隔著書桌面對面站好，哈利暗暗心想，這次要摒除心中的雜念，想必會比以前更加困難。

「聽我數到三，」石內卜說，再次舉起魔杖，「一 - - 二 - - ）」

哈利根本還來不及重新打起精神，努力摒除心中的雜念，石內卜就揚聲喊道：「破破心！」

他沿著那條通往神秘部門的走廊向前狂奔，經過那片光禿禿的石牆，經過那根火把 - - 素淨的黑門變得越來越大。他衝得太快了，眼看就要一頭撞到門上，就在他距離那門只剩下一呎遠的時候，他又看到了那條透出微弱藍光的門縫黑門突然敞開！他終於穿過那道門，踏入一個牆壁和地板都是黑色的圓形房間，房中點著搖曳著藍色火焰的蠟燭，而他四周環繞著更多的門 - - 他必須繼續前進 - - 他究竟該選哪一扇？「波特！」

哈利睜開眼睛。他又再度平躺在地上，但已完全不記得怎麼到這兒來的：同時他不停的喘氣，彷彿他真的狂奔過神秘部門整條長長的走廊，真的全速衝進那扇黑門，找到了那個圓形的房間。

「給我解釋清楚！」石內卜說，他站在哈利身邊，露出狂怒的神情。

「我 - - 也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哈利說的是實話，他站起來。頭撞到地上的部位腫起了一個大包，他覺得全身發燙。「我從來沒看過那裡，我的意思是，我以前跟你說過，我夢到過那房門 - - 可是它以前從來都沒打開 - - ）」

「你實在是太不用功了！」

由於某種原因，石內卜看起來甚至比兩分鐘前，哈利看透他記憶時更加生氣。

「你懶惰又不謹慎，波特，也難怪黑魔王 - - ）」

「能不能請你告訴我一件事，老師？」哈利又開始發火了。「你為什麼老是叫佛她魔「黑魔王」

呢？只有食死人會這麼叫他。」

石內卜張嘴準備厲吼 - - 門外某處突然響起女人的尖叫聲。

石內卜的頭猛的往後一仰，凝視著天花板。

「這是什 - - 〕他喃喃的說。

哈利可以隱約聽到一陣騷動聲，據他判斷，來源應該是在入口大廳。石內卜轉過頭來望著他，皺起眉頭。

「你來這兒的時候，一路上有看到任何不尋常的事嗎，波特？」

哈利搖搖頭。在他們上方的某個地方，又響起女人的尖叫聲。石內卜大步走向辦公室的門，仍舉著魔杖擺出備戰的姿勢，然後一溜煙跑不見了。哈利遲疑了一會兒，也跟著走出去。

尖叫聲的確是從入口大廳傳過來的。哈利快步跑上從地窖通往上方的石階，尖叫聲變得越來越響亮。當跑到石階頂端時，他發現入口大廳裡擠滿了人。當時晚餐時間尚未結束，一波又一波的人潮從餐廳湧出來，想看看到底出了什麼事；另外還有些人擠在大理石階梯上。哈利從一群高大的史萊哲林學生中間擠過去，看到所有旁觀者圍成一個大圈，有些人露出震驚的表情，另外有些人甚至顯得相當怕。麥教授正對著哈利，站在大廳另一邊，看她的神情，彷彿是覺得眼前的景象令她忍不住感到微微作嘔。

崔老妮教授站在入口大廳正中央，一手握著魔杖，另一手抓了個空雪利酒瓶，看起來活像是個瘋婆子。她的頭髮到處亂翹，眼鏡歪戴在臉上，所以只有一隻眼睛透過鏡片放大，顯得一眼大一眼小，極不協調。她身上那些數不清的披肩和圍巾，現在邐裡邐邊的從肩上垂下來，看來很像是剛被她自己亂抓亂扯過。她身邊的地板上擱了兩個巨大的行李箱，其中一個整個翻轉過來，這讓人強烈懷疑，這個箱子是有人從樓梯上扔下來的。崔老妮教授正帶著明顯的驚恐神情，望著某個似乎是站在樓梯最下方，哈利卻完全看不見的東西。

「不！」她尖叫道，「不！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不可能 我拒絕接受 - - 」

「難道妳不明白，這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嗎？」一個如小女孩般的尖細嗓音說，語氣透出一絲冷酷無情。哈利微微移到右邊，看到那個讓崔老妮驚恐失措的景象，原來是恩不里居教授。「妳連明天的天氣都預測不了，也應該心裡有數啊，在我督察期間妳表現得那麼差勁，而且毫無改進的跡象，被解雇不就是在所必然的事嗎？」

「妳不 - - 不能這樣！」崔老妮教授大聲哭號，源源不絕的淚水從她巨大的鏡片後面流出來，倘落到牠的面頰上，「妳不 - - 妳不能解雇我啊！我在 - - 這兒都待十六年了！霍 - - 霍格華茲是我我的 - - 家啊！」

「它以前是妳的家，」恩不里居教授說。她看到崔老妮教授垂頭喪氣的坐在其中一個行李箱上，無法控制的不停啜泣，她那蟾蜍般的臉上露出了愉快的神情，那副嘴臉令哈利著了厭惡至極。「在一個鐘頭前，魔法部長簽署了妳的免職令，這兒就不再是妳的

家了。現在麻煩妳快點離開這個大廳，妳這樣讓我們感到很尷尬呢。」

話說完她卻站在原處，帶著一種幸災樂禍的愉快表情，望著崔老妮教授簌簌打顫，哀哀呻吟的坐在行李箱上，身子不停的陣陣前後搖晃，悲傷得幾乎快要發狂了。哈利聽到左邊隱約傳來一陣低泣聲，他轉過頭來一看，文妲和芭蒂兩人抱在一起暗暗的哭泣。然後他聽到一陣腳步聲。麥教授從圍觀的人群中走出來，筆直的走向崔老妮教授，堅定的輕拍她的背，並從長袍下掏出一塊大手帕。

「好了，不要緊的，西碧 冷靜一點兒 用這擤擤鼻涕 事情沒妳想的那麼糟 妳不是一定得離開霍格華茲 ）」

「喔，是嗎，麥教授？」恩不里居用一種充滿惡意的語氣說，並往前走了幾步，「請問是誰授權讓妳來發表 ）」

「是我。」一個低沉的嗓音說。

橡木大門此時已經敞開。站在門邊的學生一看到鄧不利多站在門口，立刻退後讓路。哈利想不通鄧不利多這麼晚跑到外面校園去做什麼，看著他背後襯托著煙霧朦朧的夜色，靜靜站在門前的情景，竟帶著某種令人動容的力量。鄧不利多並未關上大門，就大步穿越圍觀的人群，走到崔老妮教授跟前，她淚流滿面，渾身顫抖的坐在行李箱上，麥教授陪在她身邊。

「是你嗎，鄧不利多教授？」恩不里居說，並發出一陣難聽的輕聲怪笑，「你大概還不太了解狀況吧。我這兒有一份 - - 」她從長袍裡掏出一個羊皮紙捲，「 - - 一份由我本人和魔法部長所簽署的免職令。根據「教育章程第二十三條」，霍格華茲總督察有權做審核，決定列入觀察的期限，或是解雇任何她 - - 也就是我本人 - - 認為表現未能達到魔法部標準的教師。我已經判定崔老妮教授未能達到水準，我已經解雇她了。」

哈利驚訝萬分的發現，鄧不利多竟然還在微笑。他低頭望著仍坐在行李箱上哽咽啜泣的崔老妮教授，開口說：「妳說的當然都沒錯，恩不里居教授。身為總督察，妳確實有資格解雇我的教師。不過，恐怕妳並沒有權力把他們趕出城堡，」他彬彬有禮的微微鞠了一個躬，「這份權力仍然屬於校長本人所有，而我希望崔老妮教授繼續住在霍格華茲。」

聽到這裡，崔老妮教授發出瘋狂的一聲笑，中間還打了個相當明顯的酒嗝。

「不 - - 不，我會走 - - 走，鄧不利多！我會 - - 會 - - 離開霍格華茲去別 - - 別的地方找出路「不，」鄧不利多斷然表示，「我希望妳留下來，西碧。」

他轉向麥教授。「請妳帶西碧回樓上去好嗎，麥教授？」

「沒問題，」麥教授說，「起來吧，西碧」

芽菜教授快步走出人群，抓住崔老妮教授的另一隻手臂。她們兩人一起扶著崔老妮教授經過恩不里居身邊，再爬上大理石階梯。孚立維教授急匆匆的跟在她們身後，舉起魔杖指向前方，尖聲叫道：「疾動箱！」崔老妮教授的行李飛到空中，跟著她一起爬上樓梯，孚立維教授跟在後面。

恩不里居一動也不動的站在原處，凝視著鄧不利多，他的臉上仍帶著和藹的笑容。

「那麼，」她用一種響遍整個入口大廳的耳語聲說，「等我指派了一名新的占卜學老師過來，需要用到她的宿舍，那時候你要怎麼處置她？」「喔，這不成問題，」鄧不利多愉快的說，「我已經替大家找到一位新的占卜學老師，我想他會比較喜歡住在一樓。」

「你已經找到——」思不里居尖聲說，「你已經找到了？讓我提醒你，鄧不利多，根據「教育章

程第二十二條」——」

「魔法部有權——而且只能——在校長無法找到適當人選的時候，指派一名合適的候選人，」鄧不利多說，「我很高興能達成這件任務。讓我來替妳介紹好嗎？」

他轉身面對著敞開的大門，氤氳的夜霧從門外陣陣飄送進來。哈利聽到一陣蹄聲，大廳中響起一陣驚訝的耳語，那些離門邊最近的學生又慌忙退後幾步，讓出一條路讓新來者通過，有些人遠因為走得太急而不小心絆倒。

門外的濃霧中浮現出一張面孔，哈利過去曾在一個黑暗而危險的夜晚，在禁忌森林中見過他一面：一頭白金髮和一雙美得驚人的藍眼睛，頭和上半身是個男人，腰部以下是奶油色的馬身。

「這位是翡冷翠，」鄧不利多開心的對著嚇傻了的恩不里居說，「我想妳會發現他絕對能勝任這份工作。」

【第二十七章 人馬與告密者】

「妙麗，我敢打賭，妳現在一定後悔自己放棄了占卜學，對不對？」芭蒂嘻嘻的笑著問。

是早餐時間，崔老妮教授被解雇的兩天後。芭蒂用她的魔杖在捲眼睫毛，再從湯匙的背面檢視成果。這個早上他們要去上翡冷翠的第一堂課。

「才不，」妙麗冷淡的說，專心的看著《預言家日報》。「我從來就沒喜歡過馬。」

她翻到報紙的下一頁，快速掃描報紙的專欄。

「他不是馬，他是人馬！」文妲的語氣很震驚。

「一匹美好的人馬」芭蒂嘆著氣。

「再怎麼說，他還是有四隻腳，」妙麗冷冷的說。「不管怎麼樣，我想妳們兩個一定很失望崔老妮走了吧？」

「那當然 - - 」文妲提出保證。「我們帶了一些黃水仙去她的辦公室看她 - - 不是芽菜教授那裡拿的會叭叭叭亂叫的那種喔，是很不錯的品種。」

「她好嗎？」哈利問。

「一點都不好，可憐的傢伙，」文妲充滿同情的說。「她哭著說她寧願永遠離開城堡，也不要待在這個有恩不里居在的地方。這也不能怪她，恩不里居對她真的很惡劣，不是嗎？」

「我有種感覺，這只是恩不里居惡劣的開頭而已。」妙麗陰鬱的說。

「不可能，」榮恩說，他大口大口的吃著盤子裡的培根蛋。「她已經惡劣到頂了。」

「記住我的話，她一定會想辦法報復鄧不利多沒有跟她商量，就擅自聘請新老師，」妙麗說著，把報紙合起來。「尤其又是一個半人生物。你有沒有注意她看到翡冷翠時的臉色？」

早餐過後，妙麗轉去上算命學，哈利和榮恩跟著芭蒂和文妲走進入口大廳，前往占卜學的教室。

「我們不上北塔嗎？」芭蒂繞過大理石樓梯時，榮恩一臉疑惑的問。

芭蒂不屑的轉頭看著他。

「你想翡冷翠要怎麼爬這個樓梯？我們現在改在十一號教室上課，昨天的佈告欄有寫。」

十一號教室在最底層，沿著走廊，從入口大廳進去，就在餐廳的正對面。哈利知道這也是一間平常沒在使用的教室，所以自然而然就把它當成大櫥櫃或是儲藏室那樣視而不見。他緊跟在榮思後面走進去，竟發現自己置身在森林空地的正中央，一時間大感驚訝。

「這是什麼 - - ？」

教室的地板全都佈滿了潮濕的青苔，樹木高過天井，茂盛的枝葉繞過屋頂和窗子在那兒擺動輕拂，點點和煦的綠色光線在屋內搖曳交錯。那些早到的學生坐在泥土地上，背靠著樹幹或是大塊的鵝卵石，有的抱著膝蓋，有的兩手緊緊的疊抱在胸前，每個人看起來都柏當緊張。空地中間，一棵樹也沒有，站著翡冷翠。

「哈利波特。」哈利一進來，他使伸出手。

「呃 - - 嗨，」哈利跟人馬握手，人馬用那雙藍得驚人的眼睛打量他，眨都沒眨一下，沒有笑容。

「呃 - - 很高興見到你。」

「我也是，」他那白金髮的頭，微微的低了一下。「有預言說我們會再見面。」

哈利注意到翡冷翠的胸前隱約有個蹄形的瘀傷。他轉過身加入班上其他席地而坐的同學時，才發現所有的人都帶著敬畏的神情看著他，顯然他和翡冷翠的交談方式令他們太佩服了，因為翡冷翠給他們望之卻步的感覺。

最後一個學生在廢紙簍旁邊的樹墩坐下時，門關了起來，翡冷翠用手指著屋內。

「鄧不利多教授很體貼的安排這間教室給我們用，」大家都就位之後，翡冷翠說，「仿造我的天然棲息地。我原本是想在禁忌森林裡教你們的，那個 - - 在星期一以前 - - 我的家 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請問 - - 呃 - - 老師 - - 」芭蒂喘著氣，舉起手來，「 - - 為什麼不去呢？我們跟海格去過那裡了啊，我們不怕！」

「你們的勇氣是不容質疑的，」翡冷翠說，「純粹是因為我個人的立場，我不能再回去森林裡了。」

我那一群已經把我驅逐了。〕

「一群？」文妲用一種困惑的語氣說，哈利知道她想到的是一群牛。「什麼 - - 喔！」

她的臉上露出理解的表情。「那裡還有更多的你？」她驚愕不已。

「海格是不是像餵騎士墜鬼馬那樣餵你？」丁急切的問。

翡冷翠慢慢的轉過頭來看著丁，他立刻明白自己說了非常冒犯的話。

「我沒有 - - 我的意思是 - - 抱歉。」丁壓低聲音把話說完。

「人馬並非人類的奴隸或是玩物。」翡冷翠平靜的說。接下來是一陣靜默，然後芭蒂又舉起手來。

「請問，老師 為什麼其他的人馬要驅逐你？」

「因為我答應替鄧不利多教授工作，」翡冷翠說：「他們認為這是背叛同類的行為。」

哈利想起來，大約在四年前，翡冷翠為了安全起見讓他騎在背上，當時人馬禍頭是如何的對翡冷翠怒吼，罵他是一頭「平凡的驢子」。哈利懷疑翡冷翠胸前的傷或許就是禍頭踢的。

「讓我們開始吧。」翡冷翠說。他嗖嗖的揮動起奶油色的長尾巴，一隻手高舉向枝葉茂密的天頂，再慢慢的放下，就在他這樣做的同時，房間的光線暗了下來，因此他們好似坐在黎明時分的森林空地，天頂出現了點點繁星。一片哦啊聲和驚喘聲，還有榮恩清晰可辨的聲音在說著：「我的老天啊！」

「往後仰躺在地上，」翡冷翠沉靜的聲音說，「仔細觀察穹蒼。對那些窺看得出其中奧秘的人來說，上面寫著我們種族的命運。」

哈利四平八穩的躺著，凝視著上面的天頂。一顆閃爍的紅色星星在他頭頂上對他眨眼睛。

「我知道你們在天文學課裡已經學到行星和衛星的名字，」翡冷翠沉靜的聲音出現，「而且知道星星在天空運行的方向。人馬早在好幾世紀以前使破解了它們移動的秘密。這樣的發現使我們領悟，未來也許就在我們頭頂上的天空窺看得見 - - 」

「崔老妮教授有教過我們天文學！」芭蒂興奮的說，把手舉在她面前，看起來那手就像是直立在半空中。「火星會導致事故和燒傷這一類的事件，當它傾斜到土星的位置，就像現在這樣 - - 」她在自己的上方，懸空畫了一個直角，「 - - 那就表示人們在接觸熱的東西時，要特別小心 - - 」

「那 - - 」翡冷翠冷靜的說，「是人類的無稽之談。」

芭蒂的手無力的垂到身旁。

「一些瑣碎的傷害，渺小的人類事故，」翡冷翠的馬蹄砰砰的踩在青苔地上。「這在廣闊的宇宙裡有如匆忙移動的螞蟻，沒什麼重要，也不受行星運行的任何影響。」

「可是崔老妮教授 - - 」芭蒂帶著一種受傷和憤怒的語氣開口說話。

「 - - 是個人類，」翡冷翠簡短的說。「因此目光狹隘，而且受到人類極限的束縛。」

哈利稍稍的轉過頭看著芭蒂。她一臉被激怒的樣子，她周圍其他的人也一樣。

「西碧·崔老妮也許看到了我所不知道的事，」翡冷翠繼續說，他在他們前面到處走動，哈利又聽到他尾巴揮動的聲音，「但她主要是浪費時間在人類稱之為算命，自吹自擂的無稽之談。然而，我，在這裡跟你們解釋的是人馬非個人以及無私的智慧。我們觀察的是穹蒼有時會標出的巨大禍害或是變遷，這往往得花上十年左右的時間，才能確定我們所看到的到底是什麼。」

翡冷翠指著哈利正上方的那顆紅色星星。

〔在過去的十年裡，種種的跡象指出巫師族類在經歷兩個戰爭中間，會有短暫的風平浪靜時期。火星，戰爭的帶來者，在我們上方閃閃發亮，暗示著很快就會再度爆發戰爭。至於有多快，人馬或許會嘗試燃燒藥草和葉子，靠著其煙霧和火焰來占卜 - - 〕

這是哈利上過最不一樣的課。他們真的在教室的地上燃燒鼠尾草和錦葵，翡冷翠告訴他們如何在嗆鼻的煙霧裡尋找特定的形狀和記號，他似乎完全不在意沒人看得出他描述的標記，反而跟他們說人類對此本來就不在行，即使是人馬也得花好多好多年的時間才得以窺見其奧秘，最後他以過於仰賴這個東西是很愚蠢的行為，即使是人馬有時也會誤讀其中的含意作為結束。他完全不像哈利其他任何一位人類的老師。他的重點不在於將他所懂的東西教他們，而是要他們牢記，絕沒有一件事情 - - 即使以人馬的博學 - - 會是百分百簡單明瞭的。

「他好像對任何事情都不太確定，是吧？」他們把錦葵的火熄滅時，榮恩壓低聲音說，「我的意思是，對於我們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我都還能略知個一二，你呢？」

教室外面的鐘聲應聲響起，每個人都跳了起來。哈利完全忘了他們仍舊待在城堡裡面，還真以為是在森林裡。同學一臉迷惑的，排成縱隊離開。

哈利和榮恩正要跟著同學走出去時，翡冷翠叫著：「哈利波特，能否留步，說句話。」

哈利轉過身，人馬稍微靠近他一些，榮恩躊躇不前。

「你可以留下，」翡冷翠跟他說。「麻煩把門關上。」

榮恩趕緊照著做。

「哈利波特，你是海格的朋友，是吧？」人馬說。

〔是的。〕哈利說。

「那請代我警告他，他的企圖是徒然的，最好是放棄。」

「他的企圖是徒然的？」哈利茫然的重複。

「而且他最好是放棄，」翡冷翠點著頭說。「我很想親自去警告海格，但我被驅逐了 - - 現在對我來說，太接近森林並非一個明智的做法 - - 海格的麻煩已經夠多，沒有必要再捲入人馬的戰爭。」

「但是 - - 海格的企圖是什麼？」哈利緊張的說。

翡冷翠面無表情的上下打量哈利。

「海格最近給予我相當大的幫助，」翡冷翠說，「而且他長期以來對，生物的關懷與照顧贏得我相當的尊敬。我不應該洩露他的秘密，但他必須恢復理智。他的企圖是徒然的。告訴他，哈利波特。祝你今天一切都好。」

哈利在《謬論家》的專訪事件後感受到的快樂，似乎已經蒸發遠走了。沉悶的三月不清不禁的就進入了不安寧的四月，他的生活再度變成了一連串的擔憂和麻煩。

恩不里居持續每堂奇獸飼育學都來，所以根本很難把翡冷翠的警告傳遞給海格。終於有一天，他逮到機會，假裝掉了那本《怪獸與她們的產地》，下課後跑了回去。他重

複了翡冷翠的話之後，海格用他那雙鼓脹發黑的眼睛瞪著他瞧了好一陣子，一副十分震驚的樣子，隨後又恢復了冷靜。

[好傢伙，翡冷翠，]他粗魯的說。「對於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這企圖進展得好極了。」

「海格，你到底在做什麼？」哈利嚴肅的問。「因為你千萬要小心，恩不里居已經把崔老妮給開除了，你要知道，她已經開始發動攻勢。如果你在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你就會 - -]

「有些事比保住工作更重要，]海格說，他的手微微的在抖，一盆裝滿魔刺蝟糞便的容器，眶噹一聲掉在地上。「別擔心我，哈利，快走吧，我還有事要忙。」

哈利除了讓海格一個人在那裡擦拭滿她的糞便之外，別無選擇，他拖著步伐走回城堡，心中沮喪到了極點。

在這同時，老師和妙麗都不斷的提醒他們普等巫測的時間就快到了。所有五年級的學生都深受不同程度的壓力和痛苦，漢娜·艾寶卻是第一個從龐芮夫人那兒拿到鎮定劑的人，她在上藥草學時，突然哭了起來，嗚咽的說她太笨了不能參加考試，想要現在就離開學校。

哈利在想，如果少了 DA 的教學課，他一定會變得非常的不快樂。有時候他甚至覺得，他是為了在萬應室的那幾個小時而活的，雖然工作得很辛苦，卻也樂在其中。他驕傲的巡視 DA 的成員，察看著他們學習的進展。事實上，哈利有時候在想，假如所有的 DA 成員在普等巫測的黑魔法防禦術項目都得到代表「傑出」的「o」時，恩不里居不知道會有何反應。

他們終於開始練護法咒，每個人都很熱中練習，不過哈利還是不斷的提醒他們，在光線明亮的教室裡，在沒有受到任何威脅的情況下召喚護法，跟他們真正在對抗像催狂魔之類的東西時，是完全不一樣的。

「哎呀，別這麼掃興嘛，」張秋愉悅的說，這是他們在復活節前的最後一堂課，她看著那天鵝形狀的銀色護法繞著萬應室飛行。「多麼漂亮啊！。」

「它們不是要漂亮，而是要去保護妳，」哈利耐心的說。「我們的確是需要一個幻形怪什麼的，我就是那樣學的，當幻形怪假裝是催狂魔時，我就得哈咒召喚一個護法 - -]

「那會很嚇人的！」文妲說，從她的魔杖尾端射出一陣陣的銀色煙霧。「我還是 -

- 沒辦法 - - 做到！ } 她生氣的加了一句。

奈威也有同樣的問題。他的臉專心的扭成一團，但只有一小束微弱的銀煙從他的魔杖尖端流出來。

「你得想一些快樂的事。 } 哈利提醒他。

「我有在試啊。」奈威悲慘的說，他試得相當用力，汗水在他圓圓的臉上閃閃發光。

「哈利，我好像辦到了！」西莫大喊，這是他第一次參加 DA 聚會，是丁帶他來的。
「看 - - 啊 - - 不見了 可是那很明顯的是個毛茸茸的東西，哈利！」

妙麗的護法，是個閃亮的銀色水獺，繞著她身邊玩耍。

「她們是有點兒可愛，不是嗎？」妙麗溫柔的看著她們。

萬應室的門打開又關上。哈利四周圍看看是誰進來了，但似乎是沒人在那兒。過一會兒他才發覺，靠近門的那些人全都不出聲了。緊接著的是，有個東西在他膝蓋附近，拉扯著他的長袍。他低頭看，大吃一驚，家庭小精靈多比從他平常戴的那八頂毛線帽底下，冒出頭來盯著他瞧。

「嗨，多比！ } 他說。「你怎麼 - - 發生了什麼事？ }

家庭小精靈的眼睛張得老大，滿是恐懼，全身顫抖。最靠近哈利的 DA 成員全都靜了下來，房間裡的每個人都看著多比。剩下幾個有護法的人，都設法唸咒把它們消退成銀色的煙霧，這使得房間看起來比先前更暗。

「哈利波特，先生 家庭小精靈尖聲的說，從頭到腳抖個不停。「哈利波特，先生 多比是來警告你的 但所有的家庭小精靈都被警告說不能講 」

他用頭去撞牆。哈利有過幾次經驗，知道多比有自我懲罰的習慣，試著去抓住他，還好多比撞上石頭又彈了回來，因為他的八頂帽子緩衝了撞擊的力量。妙麗和其他幾個女生都發出恐懼又同情的尖叫聲。

「發生了什麼事，多比？」哈利問他，緊緊抓住家庭小精靈瘦小的手，把他拉離任何他可能會找來傷害自己的東西。

「哈利波特 她 她 」

多比用他那隻沒被抓的手用力揮拳打自己的鼻子。哈利也把那隻手給抓住了。

「『她』是誰，多比？」

他大概知道了，能讓多比這樣恐懼的，肯定只有那一個「她」吧？家庭小精靈抬頭看著他，眼睛有點鬥雞，嘴巴說不出一句話來。

「恩不里居？」哈利驚愕的問。

多比點點頭，然後試著用自己的頭猛撞哈利的膝蓋。哈利把他架開。

「她怎樣？多比 - - 她還沒發現這個 - - 發現我們 - - 這個 DA？」

他從多比那張憂慮的臉上讀到了答案。家庭小精靈的手被哈利抓得緊緊的，他試著踢他自己，結果跌在地上。

「她來了嗎？」他輕聲的問。

多比大叫一聲，開始用他那雙光腳丫用力捶打地面。

〔是的，哈利波特，是的！〕

哈利挺直了身子，環顧這些一動不動，驚恐不已的人，他們在那裡猛盯著不斷在痛揍自己的家庭小精靈。

「你們還在等什麼？」哈利大吼。「快跑！」

大夥立刻趕向出口，爭先恐後的往門口擠成一團，再一起爆衝出去。哈利可以聽見他們在走廊全力衝刺的聲音，只希望他們有點腦筋，可別這樣一路衝回寢室。現在才八點五十分，如果他們先躲到距離這裡比較近的圖書館，或是貓頭鷹屋 - - 「哈利，快走！」妙麗從一群人中尖叫，使出全力逃跑。

多比還在那裡試著要傷害自己，哈利一把將他抄起來，抱在懷裡，跟在隊伍最後面跑。

「多比 - - 這是命令 - - 回去底下的廚房和其他的家庭小精靈在一起，如果她問妳有沒有警告過我，對她說謊，要說沒有！」哈利說。「還有，我嚴禁你再傷害自己！」他又加了一句。他們總算跨過了門檻，他用力把房門帶上，再把家庭小精靈放下來。

「謝謝你，哈利波特！」多比吱吱叫著，飛也似的跑走了。哈利左顧右看，其他的

人速度都很快，他只看到走廊兩頭有一些飛奔的腳後跟，然後就不見任何人影了。他開始往右跑，前面有一間男生廁所，他可以假裝一直躲在那裡面，只要他到得了「啊啊啊唷！」

有東西抓住他的腳踝，他很響亮的跌了個狗吃屎，往前滑了六呎才止住。有人在他後面哈哈的笑。他翻轉身，看到馬份藏在一個醜陋的龍形花瓶底下的壁龕裡。

「絆倒咒，波特！」他說。「嘿，教授 - - 教授！我逮到一個了！」

恩不里居匆忙的從遠處的轉角跑過來，氣喘吁吁的，但帶著愉快的笑容。

「就是他！」她看了在她上的哈利一眼，愉快的說。「太好了，跩哥，太好了，喔，很好 - - 史萊哲林加五十分！我要把他帶走 站起來，波特 - - 」

哈利站了起來，怒視著他們這一對。他從來沒看過恩不里居這麼開心過。她像老虎鉗一樣緊緊的鉗住哈利的手臂，再笑容滿面的轉向馬份。

「跩哥，你趕緊到別的她方去看看還能不能再多圍捕到幾個，」她說。〔告訴其他的人去查查圖書館 - - 有沒有誰氣喘吁吁的 - - 檢查廁所，帕金森小姐可以檢查女廁 - - 你可以走了 - - 而你，〕在馬份走後，她用她那最輕柔、最透露出危險性的聲音補上一句，「波特，你跟我一起到校長室。」

沒多久他們就到了石像鬼。哈利在想，不知道已經有多少人被抓了。他想到榮恩 - - 衛斯理太太一定會把他給殺了 - - 想到妙麗要是在拿到普等巫測之前就被開除，她會作何感想。而且西莫還是第一次參加這個聚會 奈威已經進步了許多 「嘶嘶咻咻蜂！」恩不里居說。石像鬼跳到旁邊，後面的牆壁裂開來，他們登上不斷往上移動的石頭螺旋梯。到達那扇光澤閃亮、有著鷹面獅身獸敲門鎚的大門，恩不里居連敲都不敲，大刺刺的直接走進去，她仍舊緊抓著哈利不放。

辦公室裡面都是人。鄧不利多神情安詳的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指尖合在一塊兒。麥教授臉部緊繃，全身僵硬的站在他旁邊。魔法部部長康尼留斯·夫子在火爐旁邊，跼著腳尖前搖後晃的，擺明了非常滿意這個狀況。金利·俠鉤帽和一個有著一頭粗硬短髮，臉部表情剛硬，哈利不認得的巫師，兩個人像警衛一樣在門口各站一邊。滿臉雀斑，戴著眼鏡的派西·衛斯理興奮的在牆邊來回走動，手上握著一枝羽毛筆和一捲厚重的羊皮紙，一副準備做記錄的架式。

今天晚上歷任校長和女校長的畫像都沒在裝睡，他們全神戒備的關注著畫像底下發生的一切。哈利一進來，有些畫像就溜到隔壁的畫框，急忙的跟他們的鄰居咬耳朵。

門一關上，哈利就使勁從恩不里居的掌握中掙脫。康尼留斯·夫子瞪著他，臉上一

副稱心如意的邪惡樣。

「啊，」他說，「好哎好哎」

哈利竭盡所能的用最卑劣的表情回應他，他的心裡狂暴的怦怦跳個不停，頭腦卻異常的冷靜。

「他正要回葛來分多塔哪，」恩不里居說。她的聲音帶著一種很卑劣的興奮，這種冷酷絕情的喜悅感，哈利曾經聽見過，她在入口大廳看著因痛苦而崩潰的崔老妮教授時，就是這個聲音。〔是馬份那孩子把他半路攔截的喔。〕

「哦，是嗎，是嗎？」夫子讚賞的說。「那我一定得記得要告訴魯休思。嗯，波特你應該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裡吧？」

哈利打定主意全部要用明確的「是的」來作答，就在他的嘴巴已經張開，話快說出口的一刻，他著到鄧不利多的臉。鄧不利多沒有直視哈利 - - 他的眼睛凝視著他肩膀上方的位置 - - 但當哈利盯著他看的時候，他把頭朝左右兩邊稍微晃動了一吋。

哈利話說到一半，馬上改口。

「是 - - 不。」

「對不起，你說什麼？」夫子說。

「不。」哈利堅定的說。

「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裡？」

「是的，我不知道。」哈利說。

夫子一臉懷疑的從哈利看向恩不里居教授。哈利趁著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的空檔，又快速的偷偷瞄了一眼鄧不利多，他微微的朝地毯點了點頭，然後輕輕的眨了眨眼。

「所以你毫無概念，」夫子用一種相當挖苦人的聲調說，「恩不里居教授為什麼要把你帶到這個辦公室來？你沒有意識到你已經觸犯了校規？」

「校規？」哈利說。「沒有。」

「或者是魔法部的章程？」

「我並沒有意識到。」哈利溫和的說。

他的心還是怦怦的跳得極快。看著夫子的血壓上升，說這些謊似乎是滿值得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如何才能脫困。如果已經有人偷偷的跟恩不里居洩露 DA 的事，那他，這個領導人，可能馬上就得捲舖蓋回家了。

「我們發現了學校裡面有個非法的學生組織，」夫子的話語充滿了憤怒，「所以，這對你來說也是個新聞囉，是嗎？」

「是的，真的是這樣。」哈利擺出一臉無辜，一副驚訝難以置信的表情。

「部長，我想，」恩不里居在他旁邊輕柔的說，「如果我把告密者請了來，進展會比較順利。」

「是的，是的，就這麼做，」夫子點著頭說，恩不里居一離開房間，他就不懷好意的看著鄧不利多。「沒有什麼比一個好證人來得更好了，是吧，鄧不利多？」

「絕對是的，康尼留斯。」鄧不利多嚴肅的說，點了點頭。

等了幾分鐘，這段期間，大家都互不相望，然後哈利聽到身後的門打開的聲音。恩不里居走過哈利身邊進到房間裡面，緊抓著張秋那位鬍鬚朋友毛莉的肩膀，她正用手遮住自己的臉。

「別害怕，親愛的，別恐懼，」恩不里居溫柔的說，拍拍牠的背，「不會有事的。妳做了很正確的事。部長對妳很滿意，他會跟妳母親說妳是一個多麼棒的女孩子。部長，毛莉的母親，」她抬起頭看著夫子補充說明，「是邊坑夫人，她在魔法運輸部門的呼嚕網管理局工作 - - 她在幫我們監控霍格華茲的火爐，你知道的。」

「很好，很好！」夫子熱情的說。「有其母必有其女，呃？好吧，現在可以開始了，抬起頭來，別害羞，讓我們聽聽妳知道什麼 - - 哎呀，會跑的石像鬼！」

毛莉抬起頭來時，夫子嚇得往後跳，差點就跌坐在火爐裡。他邊咒罵，邊踩熄冒著煙的斗蓬下襪。毛莉嚎啕大哭，她把長袍的領口提上來遮住眼睛，但是慢了一步，大家都看到她的臉完全毀了，一連串緊密的紫色膿包橫漫過她的鼻子和臉頰，排列成「告密者」三個字。。

「親愛的，現在不要管那些膿瘡，」恩不里居沒有耐心的說，「把長袍從妳的嘴邊拿開，跟魔法部長說 - - 」

毛莉又開始蒙頭痛哭，瘋狂的搖著頭。

「喔，非常好，妳這個蠢女孩，就由我來說吧。」恩不里居怒氣沖沖的說。她把那令人作嘔的笑容掛回到臉上，開始說，「是這樣的，部長，今天晚餐過後不久，邊坑小姐就到我的辦公室跟我說，她有事想告訴我。她說如果我進入七樓的一個秘密房間，有個叫做「萬應室」的地方，就會在那裡找到我想要的東西。我再進一步追問，她便承認有某個聚會在那裡進行。很不幸的，就在這節骨眼上，這個魔咒，」她不耐煩的揮向毛莉遮住的臉，「就起了作用，這女孩在我的鏡子一看到自己的臉，就難過得什麼也不肯多說了。」

「哦，好好，」夫子說，用他自以為是慈父的表情注視著毛莉，「我的好孩子，妳敢去跟恩不里居教授說，就是真勇敢。妳做得完全正確。現在，妳可以告訴我聚會是在做什麼？目的何在？有誰在那裡？」

毛莉不想開口，她只是再度搖著頭，眼睛張得很大，異常的恐慌。

「我們沒有任何的解咒術可以對付這個嗎？」夫子不耐的問恩不里居，指著毛莉的臉。「讓她可以自在的說話？」

「我還沒設法去找，」恩不里居不情願的承認，哈利對妙麗下惡咒的功力感到相當的驕傲。「她不講話也沒關係，我可以從這裡把故事接下去。」

「部長，你應該記得，我在十月的時候送過一份報告給你，指出波特在活米村的「豬頭酒吧」跟一群學生碰面 - - ）」

「妳有什麼證據？」麥教授打斷她。

「麥教授，我有威利·逆行的證詞，他剛好到那個酒吧。他是傷得很重沒錯，他的聽力可是好得很，」恩不里居得意的說。「波特講的每一個字他都聽得清清楚楚，馬上就直接跑到學校來跟我報告 - - ）」

「原來這就是他設置回流廁所卻沒有被起訴的原因啊！」麥教授揚起眉毛。「這樣來理解我們的司法體系可真有趣！」

「公然的腐化！」鄧不利多書桌後面牆上的一幅畫像怒吼著，那是一個肥胖的紅鼻子巫師。「在我那個時代，魔法部不會去跟些低三下四的罪犯打交道，不會的，先生，絕對不會！」

「謝謝你，福球，別再說了。」鄧不利多溫柔的說。

「波特和這些學生見面的目的，」恩不里居教授繼續說，「是要說服他們加入一個

非法的團體，目的是要學習那些魔法部認為不適合學生的符咒和咒語 - - 」

「關於這點，我想妳到時就會知道自己是錯的，桃樂絲。」鄧不利多靜靜的說，透過掛在他彎曲的鼻子中間那付半月形的眼鏡凝視著她。

哈利盯著他看。他根本不知道鄧不利多要怎樣才能說服夫子放棄這個證據，如果威利·逆行真的聽到他在「豬頭酒吧」說的每一個字，那他真的無處可逃了。

「喔呵！」夫子的腳又開始踮啊踮的。「好啊，讓我們來聽聽專門為波特脫困設計的最新荒謬版本吧！繼續啊，接下來，鄧不利多，繼續 - - 威利，逆行在說謊，是嗎？還是那天出現在「豬頭酒吧」

的是波特的雙生兄弟？或者是那些老掉牙的解釋，包括一個時間的錯置啦、一個死人復活啦、還有幾個隱形的惟狂魔啦？」

派西·衛斯理痛快的笑出來。

「喔，太好了，部長，真棒！」

哈利真想踢他。然後他驚訝的看到鄧不利多也面帶微笑。

「康尼留斯，我並不否認 - - 同時我相信，哈利也不會否認 - - 那天他是出現在「豬頭酒吧」，同時我也不否認，他是在吸收學生加入黑魔法防禦術團體。我只是想指出，桃樂絲認為這樣的團體在當時是違法的，絕對是錯誤的想法。如果你還記得，魔法部禁止學生成群結社的章程，是在哈利的活米村聚會兩天後才生效的話，那麼他在豬頭酒吧並沒有違反任何的規定。」

派西看起來一副被很重的東西砸到臉的樣子。夫子的腳踮到一半突然停了下來，一動也不動，他的嘴巴張得開開的。

恩不里居先恢復鎮靜。

「校長，那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她笑得很甜，「我們公佈教育章程第二十四條差不多有半年了。如果第一次聚會沒有違法，那接下來的所做所為，就肯定違法了。」

「這個嘛，」鄧不利多從他合在一起的指頭上方有禮貌的打量著她，「如果他們在章程生效之後還在繼續，那肯定就是違法了。妳有任何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們在繼續這類的聚會嗎？」

鄧不利多在說話的時候，哈利聽到在他背後有窸窣窸窣的聲音，他甚至在想金利是

不是悄悄的在說些什麼。他還可以發誓，他真的感覺到有東西輕輕的拂過他身邊，一個輕輕柔柔像是風或是小鳥翅膀的東西，他低頭，卻什麼也看不到。

「證據？」恩不里居重複，臉上帶著她那可怕的大蟾蜍笑容。「你都沒在聽嗎，鄧不利多？那你想邊坑小姐在這裡幹嘛？」

「喔，她能告訴我們這六個月的聚會內容嗎？」鄧不利多揚起眉毛。「我以為她只有報告今天晚上的聚會。」

「邊坑小姐，」恩不里居立刻說，「親愛的，告訴我們這個聚會已經持續多久了。妳可以簡單的點點頭或是搖搖頭，我很確定那不會使妳的膿瘡更加嚴重的。他們在過去六個月有定期的聚會嗎？」

哈利感覺他的胃嚴重的往下墜。這次，有這麼一個可靠的證人，他們是窮途末路了，即使是鄧不利多地無法改變了。

「只要點點頭或搖搖頭，親愛的，」恩不里居哄著毛莉，「快，現在說，這不會讓這個惡咒重新活躍起來的。」

房間的每個人都盯著毛莉的臉。在她往上拉的長袍和髻髻的劉海中間，只能看得到她的眼睛。也許是爐火的火光反射，她的眼睛看起來有種怪異的茫然感。然後——出乎哈利意料的——毛莉搖搖頭。

恩不里居快速的瞧一眼夫子，再轉頭看著毛莉。

「親愛的，我並不認為妳了解這個問題，是吧？我的問題是，妳過去六個月有沒有參加這個聚會？」

有還是沒有？」

又一次，毛莉搖搖頭。

「妳搖頭的意思是什麼，親愛的？」恩不里居用暴躁的聲音說。

「我認為她的意思已經夠明確了，」麥教授嚴厲的說，「過去六個月並沒有任何的秘密聚會。是這樣嗎，邊坑小姐？」

毛莉點點頭。

「可是今天晚上就有一個！」恩不里居狂怒的說。「邊坑小姐，妳跟我說過今晚

上有一個聚會，就在萬應室！波特是領導人，不是嗎，是波特組織的，波特 - - 為什麼妳要搖頭，妳這女孩？」

「這，通常一個人搖頭，」麥教授冷靜的說，「他們的意思是「不是」。所以邊坑小姐是用一般的肢體語言來表達，這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 - - 」

恩不里居抓著毛莉，把她拉到一邊看著她，再用力搖著她。只一眨眼的工夫，鄧不利多站了起來，舉起魔杖。金利開始向前，恩不里居從毛莉身邊跳開，她兩隻手在空中揮著，彷彿被火燒到的樣子。

「我不允許妳對我的學生動粗，桃樂絲。」鄧不利多說，這是他第一次看起來很生氣。

「妳應該冷靜下來，恩不里居夫人，」金利用低沉緩慢的聲音說。「妳不想讓自己惹上麻煩吧。」

「不想，」恩不里居喘著氣說，抬頭看著高大的金利，「我的意思是，是的 - - 你說得是，金利，我 - - 我 - - 有點失控了。」

毛莉就在恩不里居放開她的那個位置呆站著。她似乎沒有因為恩不里居突然對她攻擊而心緒不寧，也沒有因為她把她放開而放鬆心情，她還是把長袍往上拉到她那雙異常茫然的眼睛那邊，直直看著前方。

從毛莉這個樣子，再聯想到金利的耳語以及剛才有東西掠過的感覺，哈利的腦海中突然閃現一個出乎他自己意料的懷疑。

「桃樂絲，」夫子說，帶著一種決絕的姿態，準備一次把事情解決掉，「今天晚上的聚會 - - 這個我們百分之百確定是有的 - - 」

「是的，」恩不里居說，讓自己恢復鎮靜，「是的 嗯，邊坑小姐一向我透露這個消息，我立刻就著手進行，在幾位值得信賴的學生陪同下趕到七樓，去抓那些參加聚會的現行犯。很顯然是已經有人先去道風報信，警告他們我會過去，因為我們一到七樓便發現他們四處逃竄。但沒關係，我手上有他們全部成員的名字。帕金森小姐替我跑進萬應室，檢查看他們是否有留下什麼東西。我們需要證據，這個房間就提供給了我們。」

哈利驚恐莫名，她從口袋拿出那張釘在萬應室的名單，交給夫子。

「我一看見波特的名字在上面，就知道該怎麼處理了。」她輕聲的說。

「很好，」夫子說，笑容擴散到整張臉，「非常好，桃樂絲。而且 千真萬確
〕

他抬頭看著鄧不利多，他仍站在毛莉的身邊，魔杖鬆垮垮的握在手裡。

「看看他們給自己取了個什麼名字？」夫子靜靜的說。「鄧不利多的軍隊。」

鄧不利多伸出手，把那張羊皮紙從夫子手中拿過去。他看著妙麗幾個月以前在上面潦草下的標題，有一度似乎說不出話來。接著他抬起頭，笑了。

「這個嘛，遊戲結束了，〕他簡短的說。「你是要我寫自白書呢，康尼留斯 - - 還是當著這些證人面前做個口頭供述就夠了？」

哈利看到麥教授和金利彼此互望，兩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驚恐。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很顯然的，夫子也搞不清楚。

「供述？」夫子慢慢的說。「什麼 - - 我沒有 - - 」

「鄧不利多的軍隊，康尼留斯，」鄧不利多說，他把名單在夫子面前揮來揮去時，還是笑著。「不是波特的軍隊。是鄧不利多的軍隊。」

「但是 - - 但 - - 」

夫子的臉上突然一陣紅，似乎有所頓悟。他驚訝的往後退了幾步，大聲喊叫，又再次跳開火爐。

〔你？〕他極小聲的說，再次踩熄他斗篷上的火苗。

「沒錯。〕鄧不利多快活的說。

「是你組織這個？〕

「是的。」鄧不利多說。

「你吸收這些學生去做 - - 做你的軍隊？〕

「今天晚上應該算是第一次聚會，〕鄧不利多點頭說。〔只是想知道他們是否有興趣加入我。當然，我現在知道邀請邊坑小姐是個錯誤。〕

毛莉點點頭。夫子看著她又看著鄧不利多，他的胸部鼓了起來。

「那你已經有預謀要對抗我！」他大吼。

「是的。」鄧不利多愉快的說。

「不！」哈利大喊。

金利對他使個警告的眼色，麥教授威脅性的圓瞪起她的雙眼，哈利突然明白鄧不利多打算要怎麼做了，他絕對不能讓它發生。

「不 - - 鄧不利多教授！」

「安靜，哈利，不然我恐怕得把你請出我的辦公室。」鄧不利多冷靜的說。

「是的，波特，給我閉嘴！」夫子咆哮著，他仍然用那種樂哈哈的可怕眼神瞟著鄧不利多。「哎呀呀 - - 我今天晚上來這裡本來是預計要開除波特的，沒想到 - - 」

「沒想到卻逮到我，」鄧不利多笑著說。「這就像是丟掉一個納特，卻撿到一個加隆，是吧？」

「衛斯理 - - 」夫子大聲喊叫，現在無疑是樂得發抖，「衛斯理，你有全部寫下他說的每一件事嗎？」

他的招供，有沒有記下？」

「是的，長官，有的，長官！」派西急切的說，因為快速記筆記的結果，他濺了一鼻子的墨水。

「尤其是他如何不遺餘力的組織一個軍隊對抗魔法部，如何運作暗中顛覆我的這些部分？」

「是的，長官，我已經全都記下，是的！」派西說，高興的掃視自己的筆記。

「非常好，去，」夫子現在是容光煥發，「把筆記拷貝一份，衛斯理，立刻送到《預言家日報》。

如果派最快速的貓頭鷹，就可以趕上明天早上的版面！」派西立刻衝出房間，砰的一聲把門帶上，夫子轉身面對鄧不利多。「你現在就要被押解回魔法部，在那裡接受正式的控訴，然後再把你送往阿茲卡班等候審判！」

「啊，」鄧不利多有禮貌的說，「是的，是的，不過我們也許曾遇到意外的小阻礙。」

「阻礙？」夫子說，他的聲音仍發出喜悅的顫動。「我看不出有什麼阻礙，鄧不利多！」

「恐怕是有的。」鄧不利多帶著歉意的說。

「喔，是嗎？」

「哦 - - 你似乎深受錯覺所苦，以為我會 - - 那句話要怎麼說？ - - 乖乖的跟你走。我恐怕無法乖乖的跟你走，康尼留斯。我完全沒有意思要去阿茲卡班。當然，我是可以逃獄 - - 但是為什麼要那麼浪費時間呢，說實在的，我可以想到一大堆我比較喜歡用的法子。」

恩不里居的臉變得越來越紅，看起來好像裝滿了滾燙的熱水。夫子用一種很傻的表情瞪著鄧不利多，像是突然被打了一拳，彷彿是過度驚訝而無法相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似的。他小小的乾咳了幾下，轉頭看著金利和那個灰色短髮的男人，他是整個房間裡，到目前為止唯一保持全程沉默的人。後者對夫子一點頭做為保證，他離開牆壁，稍微往前一步。哈利看到他的手，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游向他的口袋。

「不要傻了，鈍力，」鄧不利多親切的說。「我很清楚你是個很棒的正氣師 - - 我還記得你的超勞巫測拿到了代表「傑出」的「o」 - - 可是如果你打算要 - - 呃 - - 逼我訴諸武力，那我就得傷害你了。」

這個叫做鈍力的男人傻傻的眨著眼。他又往夫子瞧，這次似乎想尋求下一步該怎麼做的指示。

「所以，」夫子恢復鎮定，冷笑著說，「你想跟我還有鈍力、金利、桃樂絲單打獨鬥，是嗎，鄧不利多？」

[梅林的鬍子啊，當然不是，] 鄧不利多面帶微笑，「除非你笨到逼我這樣做。」

「他不會一個人單打獨鬥的！」麥教授大聲的說著，把手插進牠的長袍。

「他會的，米奈娃！」鄧不利多激烈的說，「霍格華茲需要妳！」

「廢話夠多了！」夫子說，拔出了他自己的魔杖，「鈍力！金利！拿下他！」

一道銀光閃遍整個屋內，像槍響似的砰一聲，地板在震動；有一隻手抓住哈利的後

頸，強迫他趴在地上，第二道銀光就在這時爆了出來；好幾幅畫像在大吼，佛客使發出尖銳刺耳的叫聲，空中佈滿了塵埃。哈利在塵土中咳著，他看到一個黑色的人影重重的栽倒在他的面前：有一聲尖呼，有一聲碰撞，還有人在喊「不」！接著是打破玻璃、凌亂的腳步和痛苦呻吟的聲音——然後一切沉寂。

哈利奮力掙扎著想看是誰差點把他勒死，他看到麥教授蹲在他旁邊，她使出全力不讓他和毛莉受到傷害。塵埃仍緩緩的在空中飄蕩。哈利微微的喘著氣，看著一個非常高的身軀朝他們移近。

「你們都還好嗎？」鄧不利多問。

「很好！」麥教授說，她拽著哈利和毛莉一起爬了起來。

塵埃總算是沉澱清淨了。辦公室的災情漸漸看出了一個輪廓：鄧不利多的桌子整個翻轉了過來，所有支架脆弱的桌子全部倒在地上，上頭擺的銀色儀器也全部解體。夫子、恩不里居、金利和鈍力都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鳳凰佛客便在他們上方繞著大圈圈盤旋，輕柔的唱著歌。

「遺憾的是，我得連金利也一起下咒，否則會讓人起疑心，」鄧不利多低聲說。「他的理解力非常的強，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別處的時候，他修改了毛莉的記憶——幫我謝謝他，好嗎，米奈娃？」

「他們很快就會醒過來，最好不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有交談的機會——妳得裝作時間根本沒在走，就好像剛剛才被撞倒在她上，他們不會記得——」

「你要去哪裡，鄧不利多？」麥教授低聲說。「古里某街？」

「喔，不，」鄧不利多帶著倔強的笑容說，「我離開不是為找個藏身的地方。夫子很快就會後悔把我逐出霍格華茲了，我向妳保證。」

「鄧不利多教授——」哈利開口說。

他不知道該先說哪件事：是先說組織這個 DA 引起這一切的麻煩，他感到多麼的抱歉；還是，鄧不利多為了不讓他遭到開除，因此得離開學校，他覺得多麼的糟糕？但是，鄧不利多在他要繼續說話之前就打斷他。

「聽著，哈利，」他急迫的說。「你一定得盡全力去學鎖心術，你了解我說的話嗎？照著石內卜教授告訴你的每件事，每天晚上，在睡覺以前，一定要確實的做練習，你才可以關閉你的心，不再進入惡夢當中——你很快就會明白為什麼了，你一定得答應我——」

那個叫做鈍力的男人身體動了一下，鄧不利多抓著哈利的手腕。

「記住 - - 關閉你的心 - - ）」

鄧不利多的手指一接近哈利的皮膚，疼痛便從他前額的傷疤射了出來，他再次感受到那可怕的、像那條蛇一樣的渴望，渴望著要攻擊鄧不利多，咬他、傷害他 - - [- - 你會了解的。」鄧不利多低聲說。

佛客使繞著辦公室轉個圈，俯衝下來。鄧不利多放開哈利，伸手抓住鳳凰金黃色的長尾巴，一道火光閃過，他們兩個就不見了。

「他在哪？」夫子大喊，試著從地上爬起來。〔他在哪？〕

「我不知道！」金利大聲說，也同樣的跳了起來。

「他不可能用消影術的！」恩不里居叫了出來。「不能在學校裡面使用 - - ）」

「u 土「樓梯！」鈍力大叫，拔腿衝向門口，用力把門打開，消失在他們眼前，後面跟著金利和恩不里居。夫子猶豫了一下，慢慢的站穩腳步，拍拍袍子上的灰塵。一陣優長而難受的沉默。

「米奈娃，）」夫子語氣惡劣的說，一面弄直被拉扯破掉的袖子，「我想你的朋友鄧不利多恐怕是完了。」

「你這麼認為嗎？」麥教授輕蔑的說。

夫子似乎沒在聽她說話。他四處張望看著混亂的辦公室。有些畫像對他發出噓聲；一、兩個還對他比出粗魯的手勢。

「妳最好把這兩個弄回床上去睡覺。」他回頭看著麥教授，輕視的朝哈利和毛莉點著頭。

麥教授一聲不吭，帶著哈利和毛莉往門口走。就在他們把門帶上時，哈利聽到非尼呀·耐吉的聲音。

「說實在，部長，我並不同意鄧不利多許多的價值觀 可是你不能否認，他真的很有自己的風格 ）」

【第二十八章 石內卜的隱私】

魔法部令諭總督察桃樂絲·珍·恩不里居已取代阿不思·

鄧不利多成為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校新任校長。

上述規定係依照教育章程第二十八條頒定。

簽署者：康尼留斯·夫子，魔法部長佈告在一夜間就貼遍了全校，然而，有一些似乎整個學校上上下下都已經知道的事，在佈告上頭卻沒有做出解釋，那就是鄧不利多打退了兩名正氣師、總督察、魔法部長和他的初級助理之後，逃逸無蹤。不管哈利走到城堡的哪一個地方，大家談論的，就只有鄧不利多逃跑了這一個話題。令人驚訝的是，儘管某一部分的細節開始越傳越離譜（哈利正好聽見了一名二年級的女生信誓旦旦的對另一個女生說，夫子躺在聖蒙果醫院裡，頭腫得跟南瓜一樣大），大部分的消息卻都非常的精確。比方說，所有人都知道哈利和毛莉是唯一在鄧不利多辦公室目睹一切的學生，現在毛莉進了醫院廂房，哈利於是發現自己被群起包圍，大家都想從他那兒挖出第一手消息。

「鄧不利多不用多久就會回來了，」在仔細聽完哈利的敘述之後，阿尼·麥米蘭從藥草學教室走回去的途中自信的說，「我們二年級那次他們就沒有辦法除掉他，這一次當然也不可能。胖修士告訴我說——」他像是有什麼秘密似的將嗓門壓低，於是哈利、榮恩和妙麗只好靠近去聽。「——昨晚他們搜索了城堡和附近一帶之後，恩不里居又想回到他的辦公室裡。結果通不過石像鬼那一關。校長的辦公室自己封鎖了起來，不讓她進去。」阿尼竊笑。「顯然，這讓她哇哇大叫了好一會兒。」

「喔，我看她真的是巴不得要坐上校長辦公室的寶座，」妙麗惡意的說，這時他們走上了通往入口

大廳的石頭台階。「對其他的老師們大呼小叫，這個愚蠢癡肥、迷戀權力的老——」

「哎呀，妳真的想把這句話說完嗎，格蘭傑？」

跂哥，馬份從門後頭滑了出來，後面緊跟著克拉和高爾，他那蒼白尖瘦的臉上盡是亮晃晃的惡意。

「看來我得從葛來分多和赫夫帕夫各扣個幾分了。」他拖著嗓音說。

「只有老師才能扣學院的分，馬份。」阿尼馬上說。

「沒錯，我們也是級長，你記得嗎？」榮恩吼著。

「我知道級長不能扣分，餵屎王，」馬份奸笑著。克拉和高爾在一旁竊笑。「可是督察小組的隊員們就」

「督什麼？」妙麗大聲問道。

「督察小組，格蘭傑，」馬份說，指向他長祖上頭別在級長徽章下的 T 個小小銀色字母「日口。

「由一群支持魔法部的菁英學生所組成，恩不里居教授親自挑選的成員。反正，督察小組的隊員就是有把分的權力——所以呢，格蘭傑，我要扣妳五分，因為妳對我們的新校長不禮貌。麥米蘭，扣五分，因為頂撞我。波特，扣你五分，因為我看你不順眼。衛斯理，你的襯衫沒塞好，也把五分。喔，對囉，我忘了，妳是個麻種，格蘭傑，所以再扣十分。」

榮恩抽出了他的魔杖，可是妙麗將它接下，低聲說：「不行！」

「很聰明嘛，格蘭傑，」馬份吸了口氣。「新領導、新時代——要乖乖的喔，剝皮餵屎王——」他開懷大笑，大搖大擺的跟克拉和高爾離開了。

「他在吹牛，」阿尼說，看起來嚇到了。「他不可能有辦法扣分的——這樣太可笑了——這麼一來會把級長制度整個破壞掉。」

可是哈利、榮恩和妙麗已經自動的轉過身，望著背後的牆壁，牆上那些凹槽裡擺著一個個巨型沙漏，都是用來記錄學院積分的。那天早上，葛來分多和雷文克勞還是肩併肩的排在第一名。甚至就在他們查看的同時，沙漏裡的石子都還在不停往上飛，沙漏下半部的量也跟著一直減少。事實上，唯一沒有異動的好像只有史萊哲林那個裝滿翡翠石的玻璃瓶。

「注意到了吧？」弗雷的聲音說。

他和喬治剛剛才走下大理石樓梯，加入了哈利、榮恩、妙麗和阿尼，一起站在沙漏前面。

「馬份剛才扣了我們大概有五十分。」哈利憤怒的說，這時他們眼睜睜看著葛來分多的沙漏裡又有好幾顆石子往上飛去。

「沒錯，蒙塔在下課時本來也要扣我們的。」喬治說。

「什麼叫『本來也要』？」榮恩馬上接道。

「他到最後來不及把扣分的指令說完，」弗雷說，「因為我們先把他的頭接進一樓的消失櫥櫃，再把他整個人送進去。」

妙麗嚇壞了。

「你們這樣會惹上大麻煩的！」

「那也要等到蒙塔重新出現以後，而且可能要等到好幾個禮拜以後，我也不曉得我們把他送到哪裡去了，」弗雷冷冷的說。「反正我們已經快走，以後就算惹上再大的麻煩也不會在乎。」

「你們有在乎過嗎？」妙麗問。

「當然有，」喬治說。「從來沒被開除過吧，不是嗎？」

「我們向來懂得適可而止。」弗雷說。

「我們偶爾會稍微過分一點點。」喬治說。

「可是我們都會在製造出真正的混亂之前打住。」弗雷說。

「不過現在？」榮恩怯生生的說。

「嗯，現在 - - 」喬治。

「 - - 既然連鄧不利多都被趕走了 - - 」弗雷說。

「 - - 我們認為一點點的混亂 - - 」喬治說。

「 - - 正是我們的新校長應該得到的。」弗雷說。

「你們不可以！」妙麗低聲說。「你們絕對不可以！讓她有藉口開除你們，她求之不得啊！」

「妙麗，妳還是沒聽懂，對不對？」弗雷說，對她微笑著。「我們根本不想再待了。要不是我們決心先要為鄧不利多盡點義務，我們現在就直接走出這個大門。所以，反正，」他看一下手錶，「第一階段就要開始了。我要是你們的話，會趕快進餐廳吃午飯

，這樣老師們才曉得事情不是，你們幹的。」

「幹什麼事？」妙麗焦急的說。

「到時候妳就知道，」喬治說。「現在趕快走吧！」

弗雷和喬治轉過身，消失在一大群下樓吃午飯的人當中。阿尼一副心神不寧的樣子，咕噥著一些關於變形學功課沒做完的事，倉皇的離開了。

「我認為我們應該離開這裡了，你們知道嗎？」妙麗焦急的說。「以免」

「對，好吧。」榮恩說，他們三個便朝著通往餐廳的門走去，哈利連餐廳飄著浮動白晝天花板還都沒來得及看到，就差點鼻對鼻的撞上管理員飛七。他急忙後退幾步，對飛七這個人這個人最好是站遠一點看比較順眼。

「校長要見你，波特。」他斜睨著眼說。

「不是我幹的。」哈利笨笨的說，心裡只想著弗雷和喬治不曉得在計畫些什麼好事。飛七面頰骨上的贅肉因為無聲的笑而抖動起來。

「已經有罪惡感了，是嗎？」他喘吁吁的說。「跟我走。」

哈利回頭看榮恩和妙麗，他們一臉擔憂的神色。他聳了聳肩，跟著飛七走向入口大廳，迎向一波飢腸躑躅的人潮。

飛七心情似乎好得很，他低著嗓子哼著荒腔走板的小調。這時，他們已經爬上了大理石樓梯。在抵達第一層樓梯合時，他說：「這裡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波特。」

「我注意到了。」哈利冷冷答道。

「沒錯 我跟鄧不利多說了多少多少年，他對你們太寬厚了，」飛七惹人厭的呵呵笑著。「要是我早能夠有權力掌鞭子把你們抽到爆，你們這些可惡的小畜生還敢扔小臭丸嗎，敢嗎？要是我早能夠把你們倒吊在我辦公室裡頭，還有人敢在走廊上擲獠牙飛盤嗎，敢嗎？不過等到教育章程第二十九條開始實行以後，波特，這些事兒我就統統可以做啦 而且她已經要求部長簽署命令，把皮皮鬼趕出這裡 嗨呀，在她上白以後，這裡真的是會統統不一樣啦」

恩不里居顯然花了很大一番力氣把飛七拉攏到她那邊，哈利想，最糟的是，他可能真的會成為一樣很有用的武器；他對學校秘密通道以及躲藏她力的了解，大概僅次於衛斯理雙胞胎。

「到啦。」他低頭瞄著哈利，在恩不里居教授的門上敲了三下，將它推開。「波特小子來見您了，夫人。」

恩不里居的辦公室，因為許多次的勞動服務，哈利對這兒已經相當熟悉，看起來和以往一樣，除了她辦公桌的前端多了塊木製名牌，上頭印著金色的校長兩個字。此外，令他看了心痛不已的是，他的火閃電以及弗雷和喬治的狂風掃帚，都用鐵鍊大鎖綁在桌子後面牆腳的一根粗鐵性上。

恩不里居坐在辦公桌後頭，忙著在她那粉紅色的羊皮紙上寫東西，他們一進來，她就抬起頭、咧大嘴笑著。

「謝謝你，飛七。」她甜甜的說。

「不客氣，夫人，不客氣。」飛七說，腰已經彎到了他那風濕痛所能容忍的最大極限，倒退著離去。

「坐。」恩不里居簡單的說，指向一張椅子。哈利坐下。她繼續又寫了幾分鐘。他看著那幾隻毛色骯髒的小貓，繞著她頭頂上方幾個壁盤打鬧嬉戲：全想不知道她又準備了什麼樣的驚恐在等著他。

「嗯，好，」她終於說話了。她放下羽毛筆，得意的打量著他，就像蟾蜍準備要吞下一隻特別美味蒼蠅的樣子。「你想喝點什麼？」

「什麼？」哈利說，肯定他是聽錯了。

「喝點飲料，波特先生，」她說，笑容咧得更開了。「茶？咖啡？南瓜汁？」

她每說出一樣飲料，就揮舞一下那支短魔杖，而茶杯、玻璃杯也跟著一樣樣出現在她桌上。

「都不要，謝謝。」哈利說。

「我希望你能和我喝一杯，」她說，聲音變得極為危險的甜蜜。「選一樣。」

「好，那就茶吧。」哈利說，聳了聳肩。

她站起身，背對著他煞有其事的加些牛奶，然後端著杯子快步繞過辦公桌，虛假的裝出甜蜜的笑容。

「來，」她說，把茶遞給他。「快喝吧，別讓它涼了，好嗎？我說，波特先生經過昨晚發生的事後，我想我們應該稍微談一下。」

他不吭氣。她坐回了她的椅子等著。靜悄悄的過了幾分鐘後，她輕鬆的說：「你都沒喝呢！」

他將茶杯舉到嘴邊，突然又放下了。恩不里居背後那幾隻畫得很醜的小貓裡，有一隻眼睛是藍的，又大又圓，就像是瘋眼穆敵的那隻魔眼，哈利猛的想到，他這樣喝下一個明知是敵人所給的東西，要是給穆敵聽見了會怎麼說啊。

「怎麼了？」恩不里居問，她仍舊專注的盯著他。「你要加糖嗎？」

「不用。」哈利說。

他再將把茶杯舉到嘴邊，假裝喝了一小口，實際上嘴巴卻閉得緊緊的。恩不里居的笑容咧得更大。

「好，」她低聲說。「非常好。那現在」她身子往前傾了一些。「阿不思·鄧不利多人在哪裡？」

「不知道。」哈利立即回答。

「把它喝完，喝完，」她說，仍舊笑著。「波特先生，我們不要再玩小孩子的遊戲了。我曉得你知道他跑到哪裡去了。你和鄧不利多一開始就是同夥的。想一想你的處境，波特先生」

「我不知道他人在哪裡。」哈利重複。

他又假裝喝茶。她非常仔細的盯著他。

「很好，」她嘴裡說著，臉色卻很不高興。「既然這樣，就請你告訴我天狼星·布萊克的藏身處。」

哈利的胃翻滾了一下，端茶的手顫抖起來，茶杯在碟子上喀啦喀啦響。他將茶杯歪斜到嘴邊，嘴唇閉緊，一些熱騰騰的液體便沿著他的長袍流下。

「我不知道。」他說得太急了些。

「波特先生，」恩不里居說，「讓我提醒你，當初十月的時候，在葛來分多的火爐裡，差一點就逮到這個逃犯布萊克的可是我。我十分清楚跟他會面的就是你，要是那時

候讓我拿到了任何證據，今天你們兩個都別想逍遙法外，我跟你保證。我重複一次，波特先生——天狼星·布萊克在哪裡？」

「不知道，」哈利大聲的說。「完全不知道。」

他們就這樣大眼瞪小眼，到最後哈利覺得開始流出了淚水。恩不里居站了起來。

「很好，波特，這一回我就相信你，不過你聽好了，魔法部的龐大勢力可是站在我這一邊。這間學校對外的一切通訊管道都已經被監控了。有一位呼嚕網管理者負責監看霍格華茲的所有火爐——當然，我的除外。我的督察小組會把所有進出城堡的貓頭鷹郵件拆開來檢閱。飛七先生也會看管著所有進出城堡的秘密通道。只要讓我找到一絲證據，證明——」

砰隆！

辦公室的地板在搖晃，恩不里居打斜滑了出去，她一把抓住桌子才站穩了，滿臉驚嚇。

「怎麼——」

她瞪向房門。哈利乘機將那杯近乎全滿的茶倒入就近的乾燥花瓶裡。他聽見好幾層的樓底下很多人在奔跑尖叫。

「回去吃你的午飯，波特！」恩不里居大叫，她舉著魔杖衝出辦公室。哈利等她出去幾秒之後，才跟在後面趕去察看混亂的來源到底是什麼。

其實一點都不難查。就在底下一層樓，簡直亂得不可開交。有人（哈利很清楚是什麼人）點燃了看似有整整一大箱下週咒的煙火。

一隻隻完全由綠色、金色火花變成的能在走廊上下飛舞著，一路吐出響亮的爆炸火球。直徑長達五呎，顏色粉紅到嚇人的飛輪煙火在半空中致命的飛滾著，像是無數個飛碟。一支支的火箭，尾巴拖著一長串明亮的銀色星星，在牆壁間彈來撞去。還有耀眼的火星炮在半空申寫起罵人的字句，不管哈利往哪裡望，鞭炮都像地雷一樣到處爆炸。這些燦爛的煙火奇景非但沒有燒光耗盡、淡化褪色或者聲嘶力竭，反而似乎越燒越有勁，聲勢越變越浩大。

飛七和恩不里居兩人樓梯只下到一半，便傻傻站在那兒，顯然是驚嚇到動彈不得。就在哈利觀望的時候，其中一個大號的飛輪似乎決定要爭取更多揮灑的空間，它兇狠的發出「咿咿咿咿——」的聲音朝著恩不里居和飛七飆過去。兩人害怕的大叫著，拚命閃躲，飛輪直接穿出了他們身後的窗戶，沿著校園一路飛衝離去。在這同時，有好幾隻龍

和一隻不斷冒怪煙的紫色大蝙蝠利用走廊盡頭開著的一扇門，竄上了二樓。

「快，飛七，快！」恩不里居尖叫，「如果我們再不採取行動，會搞得全校大亂的——咄咄失！」

從她魔杖的尖端射出一道紅色光束，打中其中一支火箭。被打中的火箭並沒有凍結在半空中，反而整個炸開來，力道強得把牆上一幅畫炸開一個洞，畫上面原本有一名多愁善感的女巫坐在草地中央。她及時逃開了，飛快的擠進隔壁的一幅畫，幾名在玩牌的巫師匆忙的站起身來，讓位子給她。

「不要用昏擊咒啊，飛七！」恩不里居生氣的大叫，好像這咒是他施的。

「是的、是的，夫人！」飛七喘氣的說，身為一個爆竹，要他昏擊這些煙火，就等於要他生吞這些煙火，根本不可能。他衝到附近的壁櫥，抽出一根掃帚，對著半空中的煙火亂揮亂打。不到幾秒，掃帚頭就著了火。

哈利真是看夠了。他大笑著，彎低了身子衝向走廊，他知道隔不遠有一扇門就藏在一幅錦幔後面，他鑽過了門，發現弗雷和喬治就躲在門後頭，聽著恩不里居和飛七大吼大叫，兩人憋笑憋到全身發抖。

「太棒了，」哈利低聲的說，笑著。「真的太棒了——你們會讓飛力博士的煙火店關門大吉的，毫無問題——」

「謝啦！」喬治小小聲說著，一面將臉上笑出來的淚水抹去。「喔，希望她接下來會用消失咒對付——每用一次它們就會繁殖十倍。」

那天下午，煙火繼續在全校燃燒蔓延。雖然造成了不少的混亂，特別是那些鞭炮，可是別的教師似乎不太怎麼在意。

「哎呀，哎呀，」一隻龍飛到麥教授的教室周圍打轉，砰砰砰的吐著火焰，麥教授帶著嘲諷的口氣說，「布朗小姐，麻煩妳到校長那兒，通知她我們教室裡有一隻脫逃的煙火龍好嗎？」

事情發展的結果是，恩不里居教授當上校長的第一個下午，都花在全校奔走，回應老師們的召喚上面，這些老師似乎非得靠她才有辦法趕走煙火似的。最後一節下課鈴聲響起，大夥提著書包走回葛來分多塔時，哈利看見，並且滿意到極點，那恩不里居已經不成人形，她全身沾滿煤灰、滿頭大汗，搖搖晃晃的從孚立維教授的教室走出來。

「非常感謝妳，教授！」孚立維教授用他那細小的尖音說。「當然，我自己也有辦法除掉火星炮的，只是我不敢確定自己有沒有這個權力做主。」

他笑咪咪的，當著她那張氣歪的臉將教室門關上。

那一晚，弗雷和喬治在葛來分多的交誼廳成為了英雄。就連妙麗都擠過興奮的群眾，跑去向他們道賀。

「真的是一流的煙火。」她崇敬的說。

「謝謝，」喬治說，看起來又驚又喜。「衛氏野火魔爆彈。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把所有的庫藏都用光了，現在又得從頭開始了。」

「不過很值得，」弗雷說，他正忙著從嘈雜不休的葛來分多學生那兒接受訂單。「要不要也在申購單上加個名字，妙麗，基本型火焰盒是五加隆，衝跳火焰豪華版是二十加隆。」

妙麗回到了哈利和榮恩坐的這一桌，他們兩個死瞪著書包，好像在期待作業會從裡頭跳出來，自己開始寫似的。

「喔，我們為什麼不休息一晚呢？」妙麗興高采烈的說，這時窗外飛過了一支銀色尾巴的衛斯理火箭。「反正，復活節假期禮拜五就要開始了，到時候會有很多時間。」

「妳還好吧？」榮恩問，不敢相信的瞪著她。

「既然你提到了這點。」妙麗開心的說，「你們曉得嗎。我想我現在感覺有點叛逆。」

一個小時後，他和榮恩上樓就寢，哈利仍舊可以聽見亂竄的鞭炮從遠處傳來的爆炸聲。他換睡衣時，一顆火星炮飄過了他們那座塔，仍舊堅快的要拼出「便便」兩個字。

他上了床，打著呵欠。摘下眼鏡之後，那些偶爾掠過窗外的煙火也變得模糊了，看著好像是閃亮的雲朵，映著那黑色夜空，美麗又神秘。他側過身，心想恩不里居接手鄧不利多工作第一天的心情不知如何。夫子聽到學校花了將近一整大陷在混亂無秩序當中，不知又會有什麼反應。哈利微笑著，閉上眼睛。校園裡亂竄的煙火傳來的咻咻聲和爆炸聲似乎越來越遙遠。或者，也許是他在不斷的離它們遠去。他直直掉入了通往神秘部門的那條走廊。他快速的衝向那扇素淨的黑門。打開吧。打開吧。它打開了。他在這個排滿了門的圓形房間裡面。他橫過房間，將手搭在式樣相同的另一扇門上，它朝內旋開了。現在他來到一個很長的長方形房間，裡頭充斥著一種奇特的機器滴答聲。牆上有斑斑點點的光塊舞動著，他沒有停下來研究。他必須繼續向前。

在最遠的盡頭有一扇門。它，同樣的，在他的碰觸下打開了。現在他來到一個昏暗的房間，像教堂一樣的大小，除了一排排高大的架子之外，什麼也沒有，每個架子上

裝滿了小小的、沾滿灰塵的纖維玻璃球體。現在，哈利的一顆心因為興奮而怦怦跳得好快。他知道要往哪裡走。他往前跑，可是他的腳步在那臣大荒置的房間裡竟沒有絲毫聲響。這個房間裡有一樣他非常、非常想要的東西。是他想要的東西。或者是另外某個人想要的。他的傷疤又痛了起來。砰！

哈利立刻就醒了，困惑而憤怒。黑漆漆的寢室裡到處都是笑聲。

「酷！」西莫說，他站在窗旁，映著光線只看得見一個輪廓。「有一個飛輪撞上了一支火箭，看起來好像交配成一對了，來看啊！」

哈利聽見榮恩和丁翻下了床，自要看得更清楚。他躺在那兒，不動也不出聲，傷疤的疼痛開始消退，沮喪淹沒了他。他覺得彷彿有一樣美妙的獎品偏偏在最後一刻被奪走了。這一次他幾乎就要得手了。

閃閃發光的粉紅和銀色的飛翅乏豬仔在葛來分多塔的窗外飛來飛去。哈利躺在那兒，聽著從他們底下寢室傳來葛來分多的學生讚嘆的歡呼聲。他想起明天晚上還有鎖心術的練習，胃於是又翻攪起來。

第二天一整日，哈利都在擔憂，若是石內卜發現他在上個夢裡又更深一層的探入了神秘部門，不知道會說些什麼。他泛起一陣罪惡感，自從上次的課程之後，他的確沒有再練習過鎖心術。鄧不利多離開以後，實在是發生了太多事情，他確信即使去練習，也沒有辦法將自己的心靈出空。然而，他懷疑石內卜會接受這樣的藉口。

他在這天的課堂上很想做一點臨時抱佛腳的練習，但是根本行不道。每當他一安靜下來，試著摒除一切雜念和情感時，妙麗就會問他哪裡不對了。畢竟要淨空腦袋，實在不該挑選在老師對班上提問題作復習的時候啊。

再糟的後果也只好面對了。晚餐後他往石內卜的辦公室走去，在入口大廳走過一半的時候，張秋向他跑了過來。

「過來這邊，」哈利說，很高興有了個拖延和石內卜會面的理由，他打手勢耍她過到入口大廳放置巨型沙漏的那個角落。葛來分多的沙漏現在幾乎是空空如也。「妳還好嗎？恩不里居沒問妳 DA 的事吧？」

「喔，沒有，」張秋急急的說。「沒有，那只不過是。哎呀，我只是想說。哈利，我完全沒想到毛莉會說出。」

「啊，這個。」哈利悶悶的說。他確實覺得張秋交友實在有些不慎。唯一的小小安慰是，據他日前所了解，毛莉仍舊躺在醫院廂房，而龐芮夫人對於她長出來的那些痘子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她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人，」張秋說。「她只是犯了錯」

哈利不敢相信的望著她。

「很好的人，犯了個錯？她把我們所有人都出賣了，連妳都賣了！」

「呃——我們最後還是沒事了，不是嗎？」張秋求情的說。「你知道，她媽媽在魔法部工作，對她來說實在是有點為難——」

「榮恩的爸爸也在魔法部工作！」哈利憤怒的說。「妳要是不知道，我可以告訴妳，他臉上可沒寫著告密者幾個字——」

「都是那個妙麗·格蘭傑想出來的餿主意，」張秋激動的說。「她應該告訴我們她對那張名單下過咒了——」

「我認為那是個很棒的主意。」哈利冷冷的說。張秋臉發紅，眼睛也放亮起來。

「喔，沒錯，我忘了——當然，如果是親愛的妙麗想出來的主意——」

「妳不要又開始哭。」哈利警告她。

「我沒有要哭！」她大叫。

「喔——那——很好，」他說。「我現在要應付的事已經夠多了。」

「那你就去好好應付吧！」張秋憤怒的說，鞋跟一轉，大步離去。

哈利怒氣沖沖的走下道往石內卜地牢的樓梯，從過去的經驗知道，他這樣生氣怨很的走進去，石內卜很容易就會穿透他的心思。儘管如此，在到達她牢的大門前，他滿腦子想的卻仍是剛才和張秋談起毛莉時應該再多說上幾句的事。

「你遲到了，波特。」當哈利將門在身後帶上時，石內卜冷冷的說。

石內卜站在那兒背對著哈利，像以往一樣，正將一部分的思緒取出，小心的放進鄧不利多的儲思益裡。他將最後一縷銀絲丟進了石盆裡之後，轉身面對哈利。

「你，」他說。「最近有練習嗎？」

「有。」哈利撒謊，小心翼翼的望著石內卜辦公桌的一支桌腳。

「我們馬上就會知道的，對不對？」石內卜圓滑的說。「魔杖拿出來，波特。」

哈利移到他平常的位置，面對著石內卜，兩人當中隔著辦公桌。他的心怦怦跳得很快，一半是因為對張秋感到憤怒，另一半是感到焦慮，不曉得石內卜會抽出他多少的心思。

「那就數到三吧，」石內卜懶洋洋的說。「一 - - 二 - -」石內卜辦公室的門突然砰一聲打開了，跩哥·馬份衝了進來。

「石內卜教授，老師 - - 喔 - - 抱歉 - - 」

馬份帶幾分驚訝的瞪著石內卜和哈利。

「沒關係，跩哥，」石內卜說，將魔杖放下。「波特來這裡學一些矯正閱讀障礙魔藥。」

從上次恩不里居監督海格的事件之後，哈利還沒看馬份這麼開心過。

「這我還不知道呢。」他斜眼瞟著哈利說，哈利知道自己的臉在燒。他實在很想不顧一切把事實吼給馬份聽 - - 或者，更好的話，直接對他的臉好好下一記詛咒。

「跩哥，到底有什麼事？」石內卜說。

「是恩不里居教授，老師 - - 她需要你的協助，」馬份說。「他們發現蒙塔了，老師，他剛剛在四樓的廁所裡出現了，人塞在馬桶裡。」「[他怎麼會跑到那裡去的？]」石內卜上質問。

「我不曉得，老師，他現在神智有點不清。」

「好吧，好吧。波特，」石內卜說，「我們明天晚上再繼續這堂課。」

他轉過身大步走出辦公室。馬份臨走還在石內卜的背後對哈利用唇語說了一句「矯正閱讀障礙魔藥」？

哈利一肚子火，將魔杖塞回了長袍準備離開。至少他多出了二十四小時來練習。他曉得這樣驚險的逃過一劫應該要感激才對，只不過還是很不甘心，因為代價是馬份會告訴全校他需要矯正閱讀障礙魔藥。

就在他走到辦公室的門前時，他看見了門框上有一團閃爍的光在舞動著。他停下來

，站在那兒看著它，勾起了對某件事的回憶。接著他想了起來，那跟昨晚在夢裡見到的光有點類似——在穿越神秘部門之旅中，經過第二個房間時所見到的那個光。

他轉過身。光是從石內上桌上的儲思益裡發出來的，銀白色的東西在那裡起伏旋轉著。石內卜的思想——當哈利意外穿透了他的防禦，石內卜不想要他看見的東西——哈利盯著儲思益，好奇心在體內膨脹著——石內卜到底有什麼事情非瞞著哈利不可？

銀色的光在牆上閃爍著——哈利往桌子前進了兩步，拚命想著。石內卜決心不讓他知道的，會不會就是關於神秘部門的資料？

哈利越過肩頭往回看，他的心跳得比任何時候都來得重又快。石內卜把蒙塔從馬桶中救出來要花多少時間？他之後會直接回辦公室嗎？還是陪蒙塔去醫院廂房？一定是後者——蒙塔是史萊哲林的魁地奇球隊隊長，石內卜一定要確認他沒事才行。

哈利走完最後幾步到儲思益的路，站在它面前，看進石內的最深處。他猶豫著、傾聽著，再次抽出了他的魔杖。他身後的辦公室和走廊是一片安靜。他用魔杖尖端對儲思益裡頭的東西輕輕戳了一下。

盆裡面的銀色物體開始飛快的打轉。哈利傾身向前，看見它已經變得透明起來。於是，又一次的，他在俯看一個房間，就像是從天花板上的圓形窗戶往下看著那樣——事實上——除非搞錯——他往下看著的正是學校餐廳。

他呼出的氣已經模糊了那些石內卜思緒的表層——他的腦子似乎是一團渾沌——他非常想做這件事，但要是真的做了那又實在太瘋狂——他全身顫抖著——石內卜隨時都會回來——可是哈利想到了張秋的憤怒，想到了馬份那張嘲弄的臉，他決定豁出去。

他深深吸了一大口氣，接著把臉壓進石內上思緒的表層。頓時，辦公室的地板晃動起來，哈利一頭栽進了儲思益——他在冰冷的黑暗當中往下落，途中瘋狂的旋轉著，然後——他站在餐廳的正中央，可是那四排學院桌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百多張的小桌子，統統面向同一個方向，每張桌子都生了一個學生，頭埋得低低的，在羊皮紙上唸唸寫著。唯一聽得兒的聲響是羽毛筆的刮紙聲以及偶爾有人調整紙張的沙沙聲，這很明顯的是考試時間。

陽光透過高處的窗戶灑在一個個低著的腦袋瓜上，在明亮的光線下閃現出了栗子、紅銅以及純金的髮色。哈利小心的四處張望。石內卜一定在這兒的某個地方——這是他的記憶——他就在那兒，就在哈利身後的那張桌子旁，哈利瞪著他，十幾歲的石內卜長得一副冷硬、慘白的模樣，像是在黑暗中擺了好久的植物。他的頭髮平直油膩，統統垂到了桌上，他在那兒拚命寫著，他的鷹鉤鼻離羊皮紙不到半吋。哈利移到石內卜身後，讀著試卷的標題：〔黑魔法防禦術——普通巫術等級〕。

所以石內卜一定是十五、十六歲左右，差不多是哈利的年紀。他的手在羊皮紙上飛來飛去，他寫的至少比他的近鄰要多出了一呎，他的字跡還是像螞蟻一樣小，而且緊貼在一塊兒。

[還有五分鐘！]

說話的聲音讓哈利跳了起來。轉過身，他看見孚立維教授的頭頂在不遠處的課桌之間移動。孚立維教授正走過一個有著亂糟糟黑髮的男孩身旁——非常亂的黑髮——哈利飛快的趕過去，他如果是實體，這麼急的動作早已經把桌子撞翻了。結果沒有，他反而是用滑的，像作夢似的，滑過了兩排走道來到第三排。黑髮男孩的後腦勺越來越近，男孩現在坐直起來，放下羽毛筆，將羊皮紙拉近自己，重新讀著自己剛剛寫好的答案。哈利停在書桌前向下望著他那十五歲大的父親。

興奮在他的胃裡頭爆炸，他好像正在望著一個自己，只是這一個的身上有著幾處蓄意的誤差。詹姆的眼睛是棕褐色，鼻子比哈利的要稍微長一些，額頭上也沒有疤，不過他們有著一樣的瘦臉、一樣的嘴巴、一樣的眉毛；詹姆的頭髮後面翹著，跟哈利的完全一樣，他的手可以說就是哈利的，哈利還看得出，如果詹姆站起來，他們兩個身高差距應該是在一吋以內。

詹姆打了好大一個呵欠撥弄著他的頭髮，這使它變得比之前更亂。他先瞟一眼孚立維教授，然後在座位上轉過頭去，對坐在他後面隔了四個位子的一個男孩咧嘴笑著。

哈利再度感到又驚又喜，他看見天狼星正在向詹姆豎起大拇指。天狼星很悠哉的閒坐在椅子上，伸著兩腿，身子往後躺。他非常帥，深色的頭髮垂落到他的眼睛，那一股滿不在乎的優雅氣質，是詹姆或哈利永遠都學不來的，他身後有一名女孩正心存希望的注視著他，而他似乎渾然不覺。從這名女孩再過去兩個座位——哈利的胃又快樂的跳了一下——坐的是雷木思·路平。他看起來很蒼白，病懨懨的（是滿月快到了？），正專心的考著試。這時他重新檢視一遍自己的答案，一面拿羽毛筆桿頭接了搔下巴，眉頭微微皺著。

那，就表示蟲尾一定也在附近——果然沒錯，哈利不到幾秒就認出他，小小的、老鼠色頭髮的一個男孩，鼻子尖尖的。蟲尾看起來很緊張，他正在咬指甲，瞪著他的考卷，腳趾頭在地上磨來蹭去。

還不時充滿渴望的瞥著他鄰座的考卷。哈利盯著蟲尾看了一會兒，再回頭看詹姆，他正在一小張空白羊皮紙上塗鴉著。他已經畫了個金探子，現在描著兩個英文字母「L.E」。這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請把羽毛筆放下！」孚立維教授細聲叫著。「也包括你，史特賓！請留在座位上等我把各位的羊皮紙收完！速速前！」

一百多捲的羊皮紙衝上了空中，再轉進孚立維教授伸開的臂彎，將他撞了個人仰馬翻。有好幾個人都笑了，坐在前排課桌的幾名學生站起來，拉住孚立維教授的手肘，將他扶起來站好。

「謝謝 謝謝，」孚立維教授喘著氣。「很好，各位，你們可以走了！」

哈利低頭望著他的父親，他已經匆忙的將之前描繪的「L.E」兩個字母畫掉，跳起身，把羽毛筆和試題塞進書包，往背上一揸，站在那兒等天狼星過來。

哈利四處張望，在不遠處瞥見了石內卜，他正在那些桌子中間移動，往入口大廳的門走，路上仍舊專心在研究著試題。他肩膀很寬但都是骨頭，走起路來一抽一划的，讓人想起蜘蛛，他那頭油膩膩的頭髮在臉孔四周跳呀跳的。

一票嘰嘰喳喳的女孩將石內卜跟詹姆和天狼星、路平他們幾個隔開了，於是哈利移到他們中間，一邊設法讓石內卜維持在視線之內，一邊又豎起耳朵聽詹姆和他朋友問的交談。

「月影，你喜歡第十題嗎？」他們走近入口大廳時，天狼星問道。

「愛死了，」路平輕快的說。「列舉指認狼人的五個徵兆，真是好問題。」

「你把所有的徵兆都寫全了嗎？」詹姆帶著促狹的關切口吻說。

「有啊，」路平認真的說，這時他們加入了擠在前門的一大群人裡，大家都想要到陽光普照的校園去。「第一，他就坐在我的椅子上。第二，他就穿著我的衣服。第三，他的名字叫雷木思·路平。」

蟲尾是唯一沒有大笑的。

「我寫了口鼻形狀、眼睛瞳孔還有簇毛狀的尾巴，」他著急的說，「可是我想不出其他的 - -」

「你到底有多蠢啊，蟲尾？」詹姆不耐的說。「你每個月都會跟個狼人到處跑上一次 - -」

「小聲一點。」路平懇求著。

哈利急切的又往回看。石內卜仍舊在不遠處，專心研究著他的試題 - - 可是這是石內卜的記憶，哈利確定，如果石內卜決定要往別的方向走離開校園，他就不可能再繼續

跟隨詹姆了。好在，他終於鬆了一大口氣，詹姆和他三位朋友往湖邊的草坪走去時，石內卜也跟了上來，仍舊低頭看著試題，顯然不是很在乎要往哪個方向走。哈利保持超前他一點點的程度，繼續緊緊跟在詹姆和其他人後面。

「嗯，我想那份考卷真是太簡單了，」他聽見天狼星說。「如果連個「傑出」都拿不到，那才奇怪。」

「我也是。」詹姆說。他手探進口袋，拿出了一顆不停掙扎的金探子。

「你從哪裡弄來的？」

「偷來的啊！」詹姆若無其事的說。他開始玩弄金探子，讓它飛離是有一呎遠，再一把抓回來；

他的反射動作一流，蟲尾敬畏的在一旁看著。

他們停在湖邊一棵山毛櫸的樹蔭下，正巧就是有個星期日哈利和榮恩、妙麗做功課的同一棵樹下，那四個人紛紛坐上了草皮。哈利橫過肩膀往回看，高興的發現石內卜在一大叢灌木遮影裡的草地上坐好了。他仍舊跟之前一樣全神貫注在普等巫測的試題上，這使得哈利可以隨意坐在山毛櫸和灌木叢之間的草地上，觀察著樹下的那四個人。陽光在光滑的湖面上閃爍，湖邊岸上是剛剛離開餐廳的那群女孩，正坐在那兒有說有笑，鞋子和襪子都脫了，把腳泡進湖水裡頭。

路平拿出了一本書，在那兒讀著。天狼星瞪著草地上那些散步的學生，一副自大厭煩的神情，不過模樣很瀟灑。詹姆還在跟金探子玩著，讓它衝得越來越遠，幾乎就要逃走了，但是總會在最後一秒將它抓回來。蟲尾目瞪口呆的在一旁看著，每次詹姆做了個特別困難的抓球動作，蟲尾就驚呼一聲然後鼓掌。在看了五分鐘之後，哈利開始感到奇怪，詹姆為什麼不會要求蟲尾稍微自制一些，然而詹姆似乎非常享受有人矚目的感覺。哈利注意到他的父親有個撥亂頭髮的習慣，好像故意不要它整齊似的，同時他還在不斷瞧著湖岸邊的那群女孩。

「把它收掉，好不好？」天狼星終於說，這時詹姆做了個很漂亮的接球動作，蟲尾跟著氣喘歡呼，「要不然蟲尾興奮得都要尿褲子了。」

蟲尾的臉微微紅了起來，詹姆卻笑了。

「你如果嫌煩，那好吧！」他說著，將金探子塞回口袋。哈利有個很強烈的印象，天狼星是詹姆唯一肯給面子停止炫耀的人。

「好無聊，」天狼星說。「希望現在是月圓。」

「你儘管去希望吧，」路平陰陰的從他書本後頭說道。「我們還有變形學要考，要是嫌無聊可以來考我。來」接著他遞過他的書。

可是天狼星嗤之以鼻。「我不需要看那種垃圾，我全部都懂了。」

「這個可以讓你打起精神來，獸足，」詹姆安靜的說。「看看誰在這裡」

天狼星頭轉了過去。他整個人定住，一動也不動，像是狗嗅到了兔子。

「太好了，」他輕輕說道。「鼻涕卜。」

哈利轉頭查看天狼星到底看見了什麼。

石內卜又站了起來，一面將普等巫測的試題收回書包。他離開了灌木叢的遮蔭準備走過草叢，這時天狼星和詹姆都站起來了。

路平和蟲尾繼續坐著。路平照舊垂著眼睛盯著書本，不過眼睛並沒有在移動，眉頭也微微皺著。

蟲尾的頭正在天狼星、詹姆和石內卜三個人之間來回張望，一臉期待的表情。

「還好嗎，鼻涕上？」詹姆大聲說。

石內卜反應得如此之快，彷彿他一直等著對方攻擊似的，他把書包扔了，手急速探進長袍，他的魔杖才剛剛抽出來，詹姆已經大喊：「去去，武器走！」

石內卜的魔杖飛上了十二呎的空中，接著輕輕的啪一聲掉在他背後的草地上，天狼星發出了一陣嚎笑。

「嘖嘖障！」他將魔杖指向石內卜，石內卜衝去撿魔杖的路上，就硬生生的被打倒在地。

四周的學生都轉過頭來觀戰。有的人站起身往這邊靠攏，有的神情很焦慮，其他的人都在盡情的看好戲。

石內卜躺在地上喘著氣。詹姆和天狼星向他逼近，舉起魔杖，詹姆一面走一面回頭望湖邊的那群女生。蟲尾現在也站了起來，貪婪的觀看著，還湊到路平身旁想要取得較好的視野。

「考得如何，鼻涕卜？」詹姆說。

「我有在觀察他，他的鼻子都貼在羊皮紙上，」天狼星刻薄的說。「上面一定到處都是油漬，他們大概連一個字都沒辦法讀。」

一旁好幾個觀望的人都笑了出來，石內卜很顯然不受歡迎。蟲尾尖聲的嘿嘿笑著。石內卜試著要爬起來，可是詛咒仍然控制著他，他掙扎著，彷彿被看不見的繩索綁住似的。

「你 - - 等著，」他喘著氣，用最最厭惡的表情瞪著詹姆，「你 - - 等著！」

「等什麼？」天狼星冷冷說道。「你打算做什麼，鼻涕卜，在我們身上擤鼻涕嗎？」

石內卜罵出了一連串各式各樣的髒話和毒咒，他的魔杖在十呎之外，因此一點效果都沒有。

「把你的嘴巴洗一洗，」詹姆冷酷的說。「滅滅淨！」

粉紅色的肥皂泡泡馬上從石內卜的嘴裡流出來，泡沫蓋住了他的嘴唇，他沒法出聲，噙得快要窒息「不要鬧他！」

詹姆和天狼星轉過頭，詹姆那隻空出來的手立刻跳上他的頭髮。

那是在湖畔的其中一名女孩。她有著一頭垂肩的、深紅色濃密秀髮，還有一對亮麗的綠色杏仁形眼睛 - - 哈利的眼睛。

哈利的母親。

「妳好嗎，莉莉？」詹姆說，說話的語調突然間變得愉悅親和，而且更深沉、更成熟。

「不要鬧他，」莉莉（註：莉莉·伊凡 Lily Evans，哈利的母親原名。）重複著。她望著詹姆，臉上充滿了厭憎。「他到底哪裡惹到你了？」

「這，」詹姆一副深思熟慮的模樣，「應該說是，他這個人的存在就惹到大家，妳明白我的意思。」

周圍的許多學生都笑了，包括天狼星和蟲尾在內，路平沒有，他仍舊專心的在那兒看書，而莉莉也沒笑。

「你自以為很幽默，」她冷冷的說。「你只不過是個自大、欺負弱小的爛人，波特。不要再鬧他。」

「好啊，莉莉，只要妳跟我約會的話，」詹姆馬上接道。「好不好 跟我約會，我以後就再也不會碰老鼻涕卜。」

在他身後，障礙惡咒的威力在逐漸的消退。石內卜開始往他那掉落在地上的魔杖一寸吋爬過去，邊爬邊吐著肥皂泡沫。

「就算要我只能在巨無霸烏賊和你之間挑選，我也不會跟你出去。」莉莉說。

「運氣不好，鹿角，」天狼星輕鬆的說，接著轉向石內卜。「嘿！」

太遲了，石內卜已經將魔杖對準詹姆，一陣閃光射出，詹姆一邊的面頰上立刻出現了一道傷口，鮮血濺上了他的長袍。詹姆一個旋身，在第二道閃光之後，石內卜已經倒懸在半空中，長袍覆蓋到他的頭上，露出了蒼白的竹竿腿和一條發灰的內褲。

小小的觀眾群裡很多人都在喝采，天狼星、詹姆和蟲尾轟然大笑。

莉莉，那憤怒的表情稍微抽搐了一下子，彷彿原本想笑的樣子，她說：「放他下來！」

「沒問題。」詹姆說著，將魔杖往上一彈，石內卜摔到她上，蜷縮成一團。他將長袍翻回原狀，迅速爬了起來，舉起魔杖，但是天狼星說了一句：「整整 - - 石化！」於是石內卜又跪倒在地，全身變得像塊木板似的僵硬。

「不要鬧他！」莉莉大叫。這時她將她自己的魔杖抽了出來，詹姆和天狼星戒慎的瞄著它。

「莉莉，不要逼我對妳施惠咒啊！」詹姆急切的說。

「那你就解了他的咒！」

詹姆深深嘆了一口氣，轉向石內卜低聲說出破解咒。

「這樣可以了吧，」他說，這時石內卜搖搖晃晃的爬了起來。「算你好運，遇到莉莉在這裡，鼻涕卜 - - 」

「我不需要像她這種低賤的麻種來幫我！」

莉莉眨著眼。

「很好，」她冷冷的說。「以後我也不會再多管閒事。而且我是你的話，我會把內褲洗一洗，鼻涕卜。」向莉莉道歉！」詹姆用魔杖對準石內上，威脅著。

「我不要你來叫他道歉，」莉莉大叫，轉向詹姆開罵。「你跟他一樣壞。」

「什麼？」詹姆叫著。「我絕對不會叫你 - - 「那種東西」！」

〔整天亂撥頭髮，想讓自己看起來像剛從掃帚下來似的，以為這樣很酷。拿著那顆白癡金探子到處炫耀，走廊上有人惹到你就對人家施惡咒，以為自己很厲害。我真覺得奇怪，你那把掃帚載了你這麼肥一個豬頭，怎麼還有辦法起飛？我看到你就想吐！〕

她腳跟一轉就急匆匆的走了。

「莉莉！」詹姆對著她大叫。「喂，莉莉！」她頭也不回。

「她到底怎麼回事？」詹姆說，很想裝成這只是個不值一提的小問題，但是完全不成功。

「從她話裡的含意聽起來，我會說她認為你有點自作多情，老哥。」天狼星說。

「好，」詹姆說，現在滿臉怒火，「很好 - - 」

又是一道閃光，接著石內卜再度倒過來掛在半空中。

「有誰想看我把鼻涕卜的小褲褲脫下來？」

但是，詹姆究竟有沒有脫下石內卜的褲子，哈利永遠沒法發現。有一隻手用力抓住了他的上臂，像鉗子一樣扣得死緊。哈利哀叫一聲，轉過頭看是誰抓住了他，大驚失色之下，他看見一個完全長大成人的石內卜就站在他身旁，一張臉憤怒到毫無血色。

「好玩啊？」

哈利感到自己升上了空中。夏日的空氣在他四周蒸發，他在冰冷的黑暗中向上飄浮，石內卜的手仍舊緊緊扣在他的上臂。接著，他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好像整個人顛倒在半空中，他的腳撞上了石內卜地牢的石頭地板，他回到了現在魔藥學教授的陰暗書房裡，站在石內上辦公桌上的儲思益旁。

「怎麼樣？」石內卜緊掐著哈利的臂膀，哈利的手開始發麻。「怎麼樣啊 你玩得還盡興嗎，波特？」

「沒 - - 沒有。」哈利說，想要將臂膀掙脫。

實在是太可怕了。石內卜的嘴唇顫抖著，一張臉慘白，一口牙齒都露出來。

「很風趣的人啊，令尊，對不對？」石內卜說，猛烈搖著哈利，把他的眼鏡都搖下了鼻子。

[我 - - 不是要 - -]

石內上用盡全力將哈利從他身旁摔開，哈利重重跌到她牢的地板上。

「剛剛你所看見的，一個字都不准給我說出去！」石內卜咆哮。

「不會，」哈利一邊站起身，一邊儘可能的遠離石內上。「不會，我當然不 - - 」

「滾！給我滾！以後再也不要讓我看見你走進這間辦公室！」

哈利朝房門衝去時，一罐死蟑螂就在他腦袋瓜的上方爆炸開來。他一把扭開門，沿著走廊狂奔，一直到他離石內卜距離有三層樓遠了才停下。他靠到牆上，喘著氣，揉著瘀青的臂膀。

他一點都不想這麼早就回葛來分多塔，也不想把剛剛看見的事對榮恩和妙麗說。哈利之所以感到如此害怕和不快樂，並不是因為人家對他大吼大叫，也不是因為被瓶罐砸到：是因為他明白在一堆人團團圍住之下被羞辱是什麼滋味，明白石內上被他父親嘲弄時心裡是什麼感覺，根據他剛才所目睹的一切來判斷，他更明白，他的父親完全就像石內卜一直以來所說的那樣 - - 傲慢自大。